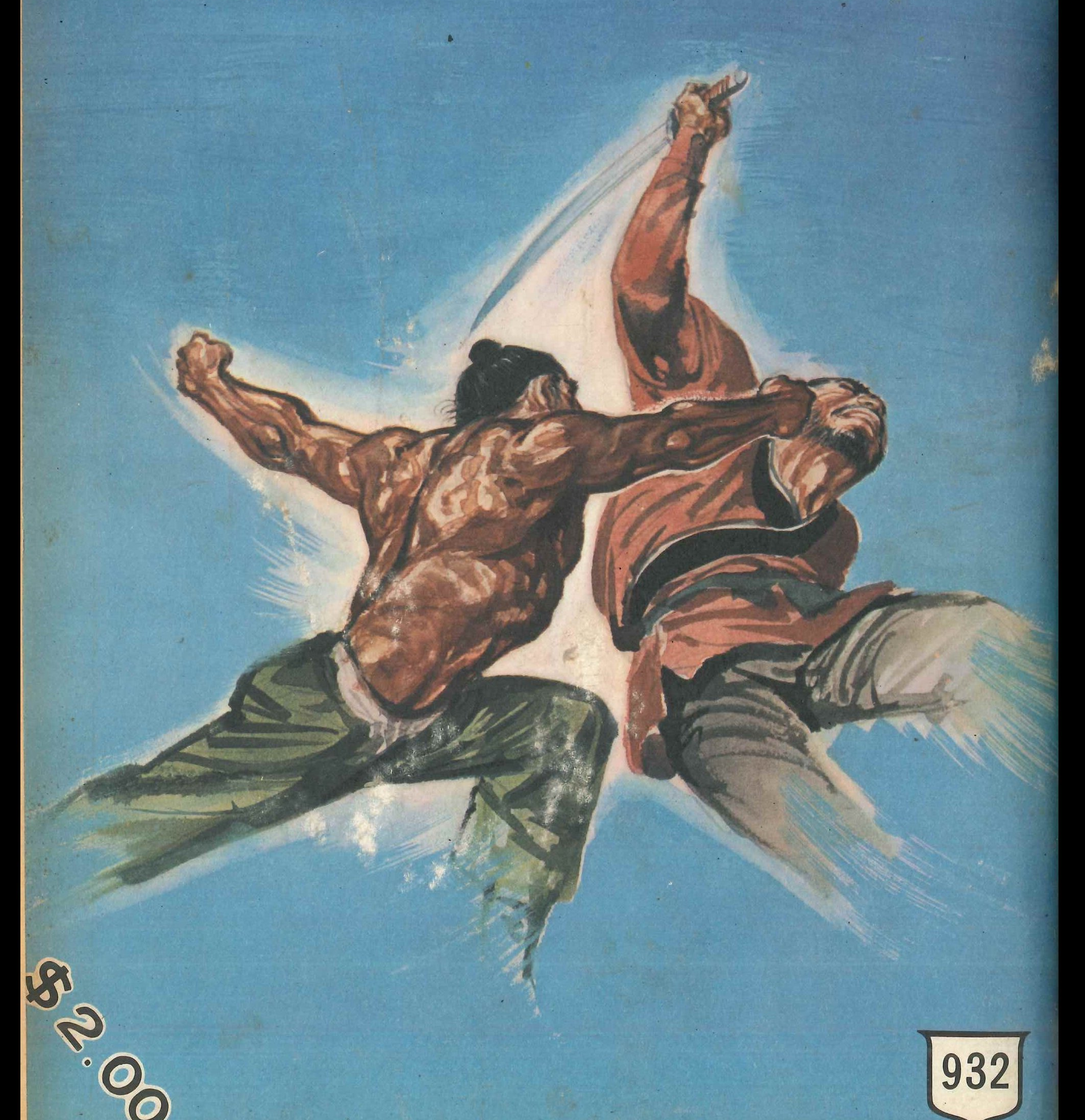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納粹幽靈 希特拉的鬼魂作崇，人類又一次捲入可怖的浪潮中，一場無形的戰爭，實際上已告展開………



$2.00

932

◀編　後　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又是全港獨家專刊的最受讀者喜愛之鐵拐俠盜故事「納粹幽靈」，這是馬雲君在該故事集中的一篇驚人創舉之最佳巨著，內容之詭秘離奇，高深莫測，是從所未睹，情節橋段之新穎突出也是出人意表，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政治大鬥爭在西德漢堡展開，一連串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亦相繼在該地一再發生，弄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三俠等人亦因捲入事件漩渦中，歷盡驚險，施展奇謀，終於給他們揭破了東西德之間一個驚人的大秘密！全部過程刺激緊張，打鬥場面由頭到尾不絕，是鐵拐故事迷最夠份量和豐富的一份最佳精神食糧。

司馬洛故事「毒手獅王」與風・林・火・山故事之三「烈如火」兩大巨著，今期同時推出，以上佳作，早已深印讀者腦海中，極受歡迎，今番馮嘉與朱羽兩大名家，更不遺餘力，再接再厲大揮生花妙筆，淋漓盡緻，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下期刊出的巨型大小說是「艷俠」奇情故事「疾風勁草」，這是蕭逸君繼「劍氣美人恩」後最新作品，欲知郭飛鴻行踪何處去？他是否可作一個了無牽掛的人？不再為那些兒女私情所困擾？本文在下期裡均有詳盡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　嘉　大　廈　十　一　樓
電　話：四　七　四　三　四　零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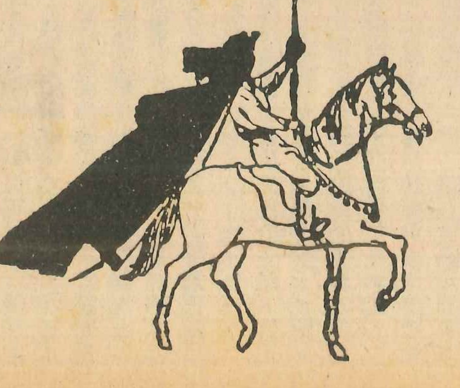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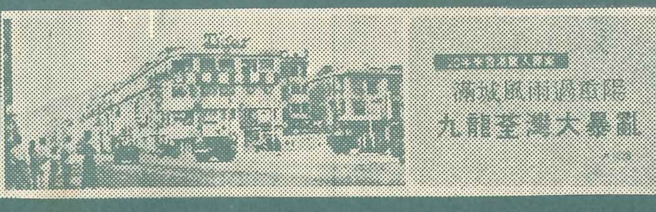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9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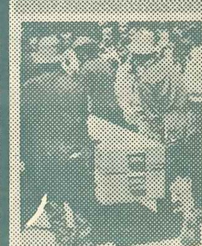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納粹幽靈

馬雲·文
盧令·圖



分道揚鑣

英法合製的和諧式超音速巨機曾飛臨香港，引起不少市民的興趣，蘇聯設計的「TU——一四四型」超音速巨機在巴黎航空展覽會展出，也引起了舉世觸目！於是不甘寂寞的美國人，立即宣佈發展「SST」超音速巨型運輸機！

但是，在發展計劃中花掉了十億美元的大計，終被國會擱置，理由何在？

表面上的理由是：這項計劃並無必要。因爲波音廠已製成「七四七型」珍寶機

酒吧惡鬥

，洛歇廠也發展了「三星式」巨機。超音巨機太過吵鬧，而且不受歡迎——

以上是世人見得到的，以下則是一般人根本無法知道的事實。

當今世界上各大國表面上一片平靜——和平而且安靜，但實則爾虞我詐，各懷鬼胎。

應用於民航事業的發展計劃可以公開，但應用於軍事方面的又如何？

後者屬於軍事秘密，永不會公開，人們能夠獲悉一鱗半爪，全是西方記者們的死纏爛拚得來的結果而已。儘管如此，已屬難能可貴！

一個喜歡逞强的人，永不服輸，同樣的理由，美國似無可能在航空競爭上打起了「退堂鼓」來，究竟山姆叔叔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道理非常簡單，他們要集中力量去設計一些軍用的戰機！

許多新型戰機的製作計劃已被西方記者揭露，尤其是在一架「米格廿五」投奔自由之後，人們的興趣均集中在「美國是否有比米格廿五更新、更先進的戰機？」這個問題之上。

人們似乎疏忽了「非戰鬥性」的航空發展。

事實上，自從美國「U——二）偵察機一再失手之後，美國軍事航空設計專家，正集中全力設計另一種更新，更可靠的高空偵察機！

這種新型間諜機之所以能在數萬呎高空飛行時，在一掠而過的剎那間，對地面上的一切軍事設施瞭若指掌，完全是因爲機內裝置了「電子眼」。

「電子眼」只是一種較明朗的簡稱，眞正的名稱應該是：「紅外綫偵測器」。

發展這種敏感度極高的電子儀器的，是美國亨尼威爾公司。

亨尼威爾研究中心主任馬克葛之林博士解釋這種「電子眼」的構造時說：它的秘密完全在於一個强力的紅外綫輻射眞空胆！

這小小的輻射眞空胆可以偵察出億萬份之一的微量靜電熱。

換句話說，幾乎任何一種帶熱的微小物體，均無法避過它的偵察。

馬克博士在形容它的效能時强調指出，是項新設計，比起舊的紅外綫偵察器最少靈敏了一萬倍。

「一萬倍」是個十分驚人的數字。

要再進一步說明它的威力，不妨從美國最新間諜機上裝置的「電子眼」說起。

一架新間諜機以高速在數萬呎高空一掠而過，「電子眼」不但可以穿過濃密的雲層，更可以「窺破」地面上的密林野草，將下面的最複雜的詳細情形，傳送回總部的電視螢光幕之上，同時加以錄映。

這似乎「跡近神話」，但在科學界已經不算是什麼秘密，而且，科學家正應用於「和平用途」之上。

目前的鐵楞俠盜呂偉艮的右眼，就正是裝置了這種最先進的「電子眼」。所以呂偉艮在「死期未到」一案中，能凌空窺破樹林之內的情景，絕對也不是神話。

唯一不同的，就是西德科技比美國更爲先進而精細，「電子眼」從國防部專家改進後，體積變得更小，效能更大而已。

說西德科技先進絕非誇張，最少香港人也會體會到，西德出品的彩色電視機不但耐用，而且效果奇佳。

美國利用電腦管理指紋，已經被稱作先進，但西德聯邦犯罪調查局的最新電腦系統，却將令西德每一名罪犯的犯罪資料收集在電腦的記憶系統之內。任何一地的警局須要某一名罪犯的資料，都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得到應得答案。

設在威斯班登的聯邦犯罪調查局，目前利用電腦記憶系統儲存了大約五萬二千個罪犯的詳細資料！整個西德大約有七百五十個分站，經常與威斯班登總局保持連絡。

只要各地警方須要某一名罪犯的一切有關資料，都可以到這些遍佈全國的分站查詢，目前這個電腦系統每天要處理二十五萬宗以上的詢問。

調查局的電腦專家目前正分兩個步驟發展，第一步驟，先讓每一輛巡邏警車都可以裝上電腦連絡設備。

此等連絡設備可以讓警察隨時向各分站的無綫電提出詢問，再由分站向總局的電腦系統找答案。以便在最短時間之內，作出決定，配合警方的逮捕行動。

第二個步驟更發展到每一名巡邏警員的身邊，都有袖珍型的電子收發機！正如香港港島區目前試用的無綫電對講機一樣方便。

西德內政部部長沃納邁賀佛已答允在這方面給予足够的經費，讓電腦設計專家全力發展。

毫無疑問，單在這方面，西德已比美國更爲先進！

也許正是由於西德的科技十分先進，所以國際特警才主張呂偉艮接受一次破天荒的精細電子手術，結果不但證明絕對成功，也十分實用！

呂偉艮希望自己重新振作起來，爲世人做更多更有意義的事。

他們三個人又來到了漢堡。

西德西北部就是北海，漢堡就在易北河與北海之間。是一個相當良好的港口，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曾在此建造不少潛水艇。

提起漢堡，人們一定記起兩件事，一是「漢堡飽」，二是「聖堡里」。

聖堡里也就是漢堡著名的「風化區」，有如香港的紅燈區，或者台北的北投。

聖堡里位於港口一旁，整個風化區包括有十多條大小街道。

每條街道的入口處都有一個牌子，意譯大概是「愛的中心」，同時未過十八歲的男女，禁止入內。

究竟裏面有些什麼風光？

毫無疑問，主要還是男女之間的性愛那回事，例如其中有性商店，妓院和上演性愛話劇的劇院等等。

妓院有如百貨公司一樣，妓女有如貨品一樣坐在玻璃飾櫃之內，任由顧客先飽眼福，再行交易。

至於那些劇院，却常常成爲市民爭論的中心，主要是一些衞道之士，對於那些「性劇」引起反感，經常組織羣衆，到劇院門前抗議！

英美著名的裸劇都曾經在這一區的劇院上演，但最賣座的還是一部歌舞劇「高加達」。劇中數十名青年男女，一雙雙一對對的，裸體相擁，一絲不掛。此等演員有白人，亦有黑人，簡直就是公開造愛，難怪天天有人到劇院門前抗議。

奇怪的是西德政府可以容忍他們，這與他們的自由法律有關。

也許凡是港口都有海員登陸，所以全世界每一個港口幾乎不成文地，都是色情

事業最繁榮的地方，漢堡也不例外。

但是，呂偉艮等三俠到這兒來旅遊，並非由於對上述色情玩意感到興趣，而是另有目的。

主要還是由於阿生又接到了一項新任務。

阿生須要查明一件事，那是傳說中的幽靈——納粹黨首領的幽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希特拉為首的一班納粹黨首領先後死去，其中有些已有事實根據，有些則被軍事法庭缺席審判，判處了死刑，有些被抓入獄中服無期徒刑。

總之，重要的戰犯，死的死，不死的亦已在獄中老到不能動了。

但是，最近德國各地竟然傳說紛紛，有人見到那一輩納粹黨首領出現，而且言之鑿鑿，煞有介事的，越傳越厲害。

納粹黨各首領早已先後死去多時，又怎麼會出現？宣稱見過的人，簡直就是活見鬼。

不錯，報章就只好稱那些是幽靈——納粹幽靈。

這說法似乎跡近迷信，像希特拉這一類納粹頭子，又怎麼可能有幽靈出現。

但是，正當傳說紛紛之際，英倫方面又傳來一個驚人消息。

英倫一名頗享盛譽的靈魂專家，竟揚言曾會見了一些納粹首領的幽靈。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靈魂學家似乎不會受人尊重，到底那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迷信。

但是，在英美等國家，不知道是否由於人們的精神生活太過貧乏，即使毫無根據的事，他們也會大感興趣，於是什麼靈魂學家，什麼靈魂學博士之流，竟然也十分吃香。

他們不但在當地社會很有地位，往往一些被認為「無稽之談」，也會被外國通訊社傳到世界各國，煞有介事的。

這一次，英倫那位「權威的」靈魂學家，竟然也來湊熱鬧，繪影繪聲的，聲稱會見了一些納粹首領，還跟他們談過話。於是外國通訊社又大事渲染，向全世界發佈消息！

有人指責那位靈魂學家太過「盲從附會」，為什麼德國人傳說紛紛之際，他才發表是項聲明？

但是，那「專家」竟然有他的「大條道理」。

他說：其實在此之前，已十分希望會見一些二次大戰的風雲人物，可惜一直機緣未到。

直到不久之前，他首先見到的，並非希特拉，而是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

如所周知，邱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人物之一，他死了還不會太久，但是，那位靈魂學專家說：邱吉爾不但跟他討論過世界當前的局勢，還將他引見希特拉。

這是跡近神話的故事，極難令人置信，尤其是在歐美社會中，科學如此昌明，這一類「謊言」，照計必會引起世人的反感。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但沒有反斥那位「專家」荒唐無稽，還代他宣揚一番，認為以他的「地位」和對靈魂學方面的修養，絕對可以信賴云。

然而國際特警隊方面就不會這樣想，他們認為刹那間「謠言傳遍了整個歐洲」，其中一定有些表面上見不到的原因。

因此，巴黎總部方面，就密令阿生親自去調查一下。

於是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等三俠，就以一般外國遊客身份，到漢堡來。

因為有關納粹黨幽靈出現的謠言，以漢堡這個地方傳出最早，也最多！

有些在漢堡港口登岸渡假的海員，甚至還宣稱見到一艘漆上納粹黨徽號的潛艇在港外出現，該等潛艇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活躍一時，令到英美法蘇的盟國海軍大為頭痛。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超過了三十年，納粹黨的艦艇，照計已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相信也一定陳舊不堪！

呂偉艮認為這件事的幕後一定絕不簡單！

日間，三俠到漢堡市政府前遊覽。

市政府門前的古典石柱，雕工精細，無論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都十分高。

三俠並非考古學家，更非藝術家，他們到此遊覽，卻是事先安排好的。

突然有人走過來：「先生小姐，要拍一張紀念性的照片麼。」

「即映即有？」阿生瞪住那個會講英語的德國人。

「是的，而且彩色艷麗，保證滿意！」那個德國人說。

於是三俠併立在古典石柱之前，讓對方拍照！

「是不是他？」林愛莉低聲問阿生。

阿生說：「暗號都說對了，可能是他，等一會兒就有答案。」

三俠心裏都明白，他們到這兒來，是為了要會晤一個人。

這個人他們從未見過，只知道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人員。

根據巴黎總部秘密傳達的命令，阿生須依時在這古典石柱之前出現，而且一定要和呂林二人同來——三個人同時出現。

大概對方也是接到巴黎總部的密令，要向三個中國人以暗號連絡。

暗號包括了「即映即有」，「彩色艷麗」和「保證滿意」等等。

初步的接觸，表示雙方的確是自己人，但阿生為小心謹慎計，他仍然不敢招呼對方。

進一步的默契又是什麼。

是那張「即映即有」的彩色照片。

根據阿生得到的秘密指示，對方下一步會讓他見到了一幀「彩色證件」的照片——那是對方的國際特警隊的證件。

換句話說，如果對方不是國際特警隊人員，自然不可能有特警證件，同時等一會兒也只會將三俠的即映即有照片，向他們換取應得的代價而已。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總部雖則沒有說明白，但是，主要相信還是由於上層不想阿生的身份過於暴露，以免被對方有所防範，所以才不許阿生直接去找當地的特警人員。

西德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漢堡這個繁盛的港口，自然也設有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因此，如果阿生要直接按址去找當地特警人員的話，一定方便得多。

但是現在，阿生只能依命行事，對於上司為什麼要他這樣，他是不便追問的。而且亦無從追問！

最新的即映即有相機，無須一分鐘，立刻可以見到一張彩色照片。

那男子就像一般旅遊區的攝影師一樣，笑嘻嘻的走過來。

三俠看見他將照片由相機後撕下，頗感意外，他們以為遇上了真正的攝影師。

這是不足為奇的事，不少旅遊區都有這一類專為遊客拍照的攝影師！

他們經常出現於那些名勝古蹟之前，尤其是即映即有攝影機面世之後，他們是生意更好。

阿生在驚愕中，左張右望。遊客不多，行人也不多，那邊路旁，却停了幾輛街車。

攝影師過來了。

他將照片交給阿生。

三俠的視綫集中，在那照片之上。奇怪，那不是他們三人的照片，而是一張彩色的證件。

呂偉艮和林愛莉都是江湖中人，他們剛才明明看見對方將照片由相機後面撕下，為什麼這麼快就變為一張證件。

毫無疑問，對方的偷龍轉鳳手法非常到家，連呂林這輩過來人也騙倒了。

阿生將「照片」接過，付了錢，一切就像一般遊客的態度一樣。其實那一幀「照片」只是一份證件——彩色製作的特警證件！

三俠湊在一起看那份證件，表面上也像一般遊客一樣，對剛剛收到的即映即有照片極感興趣。

但是，那攝影師却離開了他們。

阿生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對這份證件十分熟識，他現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分出它的真假來，因此表面上他似乎很欣賞手上的「照片」，其實只是看清楚那份證件而已。

然而呂偉艮的態度却有些古怪。

他注視了那份證件一會兒之後，便把視綫移到那邊路旁去。

究竟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低聲對阿生說道：「這證件是真的吧？」

「是真的。」阿生自語地，瞪住那份證件，「可惜我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跟貝力連絡！」

貝力是這份國際特警證件上寫上的名字！

呂偉艮却說：「我知道。我知道下一步我們要到那邊一輛街車去。」

「你怎麼知道？」阿生有些奇怪。

呂偉艮將那份證件拿過來，道：「我見到證件的膠套之上有字跡，叫我們到路邊一輛街車去。」

彩色證件之上是用膠套封上的，但阿生和林愛莉都見不到有字跡。

這點絕不奇怪，因為呂偉艮那隻是配有紅外綫的電子眼，常人眼看不見的，呂偉艮也可能見得到。

由於對方將字跡寫在膠套之上，可見得對方也知道了其中秘密。

三俠步向路旁，其中一輛街車司機已將車門推開，向他們招呼。

車中人竟然就是那份證件上的人，他叫貝力，樣子與證件上的照片一模一樣。

三俠若無其事地上了車。

司機立即開車，外人很難知道其中奧妙。

阿生從那望後鏡看清楚，貝力正在含笑招呼他們：「歡迎三位到漢堡來。」

阿生一邊將那證件交還給貝力，一邊說道：「閣下就是這裏的負責人，貝力先生？」

「是的。」貝力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現在帶三位去遊覽，沿途我自有交代。」

無論如何，三俠覺得他們做事十分小心，這種間諜手法，相信不易被人發覺。

車子開到遠離市中心區的地方，相信是貝力為了避免引人注意的一種手法。

就像各大城市的街車司機一樣，他們做遊客生意，往往兼任嚮導，貝力也一樣，每當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就口講指劃，彷彿大講身邊的風光似的。

呂偉艮從談話中，知道貝力早已從總部的秘密連絡中，知道了他的身份和體內的秘密，所以貝力才會用一種特殊的墨水，在證件的膠套之上加上了一些字。

那些字是指示三俠登上那輛街車去的，還有街車的編號。

那些字也只有呂偉艮才可以見到。

呂偉艮等三俠又從貝力口中知道，這一次他們的任務非常艱巨。

貝力十分認真地說：「我越來越担心這是一個秘密組織。」

阿生道：「是犯罪組織？」

「性質還不知道，可能是犯罪組織，也可能是政治性的組織，更有可能是東德方面派過來的地下組織。」貝力道。

呂偉艮說：「目前有些什麼綫索？」

「我相信我們要先從一班海員下手偵查。」貝力道，「本市警方並不太過重視這件事，所以他們全無消息。」

阿生問：「為什麼要向海員偵查？」

「因為他們言之鑿鑿，說見過一些陳舊的潛水艇。」貝力道。

林愛莉忍不住插咀問：「究竟你們為什麼如此重視此事？這分明就是謠言。」

「但這項謠言影响太大了！」貝力道：「例如西德聯邦情報局——BNO，懷疑他們國家之內有個地下組織，以納粹黨昔日的政綱，慫恿人民作反。而我們最担心的，還是犯罪方面的可能性。」

阿生冲口而出：「這件事看來並不易辦？難道我們就為了一些謠言而興師動衆麼？」

「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貝力說：「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個叫夏里的半機械人。他是逃犯名單中一份子。」

呂偉艮等三俠都知道，一批由西德國防部秘密試行改造的半機械人，曾經在手術完成後走脫，其中雖然先後緝捕，捉回了一部份，但仍有人至今下落不明，國際特警曾奉到密令，注意這班人的行踪。

根據貝力說，這個叫夏里的人曾被他們追踪，結果在漢堡一個海港碼頭失去了他的踪影，事後，一名特警隊隊員持夏里的照片向一些碼頭工人調查，有人見到夏里租了一艘小電船出海。

至此，阿生忍不住問：「有沒有查過載他的那艘小電船？」

貝力道：「有，船家說，夏里當時自稱是一名海軍人員，這次是上岸渡假。當時船家送他到一艘潛艇旁邊，他也付了船費，但是，船家發覺一些怪事，就是潛艇很舊式，豎起納粹時代的旗幟，因此船家以為自己見鬼，匆匆逃回。」

呂偉艮沉吟道：「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看來我們不但要見見那些海員，也要會晤一下那些出租小電船的船家！」

貝力道：「是的，這件事我不想驚動本市警方，道理就是警方的保密工作不够周到。」

「那麼，BNO人員呢？」阿生問。

「也沒有，最少暫時沒有與BNO人員連系。」貝力說，「你也是我們的人，相信一定知道BNO的前身是什麼。」

阿生點點頭。

其實三俠都同樣明白，「BNO」是納粹時代「格蘭機構」的化身。

「格蘭機構」，就是希特拉的特務機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人將「格蘭機構」改組，仍然用回若干經驗老到的德國特務，正名為「西德聯邦調查局」，簡稱「BNO」。

貝力大概也得到巴黎總部的暗示，才會作出是項決定。

呂偉艮似乎對半機械人份外敏感，主要還是由於他本身也是一個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

半機械人早期的「製成品」未必能像呂偉艮一樣能幹，但呂偉艮仍然担心他們到處為患社會，決心一一把他們抓回來。

因為早期改造的半機械人都是囚犯——死囚與無期徒刑的犯人，所以在質素上已大有問題，加上當局明查暗訪地追緝他們歸案，形勢上很易令到他們大失常性！

三俠與貝力經過了一番商議後，決定當晚先到一間海員常到的酒吧調查。

× × ×

一間海員雲集的紅燈酒吧，就設在聖堡里區之內。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在貝力的引領下，晚上到此喝酒。

貝力又化了裝，他有如千面人一樣，與日間的司機扮相逈異。

現在的貝力，打扮有如一名海員，呂偉艮和阿生也一樣。

林愛莉因為是女人，她到這種地方來不大方便，所以呂偉艮叫她留在酒店裏面休息。

三個男人跑到這燈紅酒綠的地方來，但見光綫暗淡，酒氣薰人。

一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海員，正跟一些濃粧艷抹的吧娘狂舞！

這裏的吧娘似乎不足，三個男人入來，只有一個吧娘過來招呼。

可能因為呂偉艮和阿生是黃種人，那吧娘只向貝力擲過去賣弄風情。

貝力的興趣却在那班海員的身上。於是他將那吧娘交給阿生。

阿生看見他師父呂偉艮到那邊去飲酒，乘機擁抱那吧娘去跳舞。

那女人已將近三十歲，香水混着酒精的氣味，十分刺鼻！阿生儘管不慣，仍然希望從她身上知道一些。

呂偉艮在酒櫃前的圓櫈坐下，酒保立刻招呼他。

在昏暗的燈光下，呂偉艮似乎並未引起旁人的注意。假如這是日間，光綫又非常充足的話，他這個黃面孔的中國人，一定很惹人注目。

呂偉艮要了一杯酒，還未呷進第一口，就聽到身邊有人談話。

其中的一人說道：「俱樂部的生意好嗎？」

「總算不錯。」另一個人說：「如果有機會，介紹一些年青人來渡假吧！」

「有回佣麼？」

「當然有，我不會難為你的。」

「怎麼找你？」

「打電話到辦事處去，那兒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接聽。」

「一日二十四小時？」

「是的。全日辦公。你知道，現代的年青人很焦急，任何事情，都要速戰速決。有時三更半夜，他們想通了，就打電話來。」

「目前你的會員多嗎？」

「正逐漸增加。」

「旅遊季節到了，我相信你們的生意一定也會逐漸好起來……」

這原是很常見的「朋友話舊」，本來就不足為奇；但是，呂偉艮却認為「一日二十四小時辦公」和「年青人要速戰速決」等等字眼，似乎有另一種含義；究竟他們何所指？

呂偉艮不由自主地，朝身邊那個兩人瞧了一眼，發覺他們都是三十餘歲的德國人。

那個可能開設旅遊社的人，穿了一件皮外衣，戴帽。

另一個像是海員。

呂偉艮搭訕道：「先生，你的旅行社收費貴嗎？」

穿皮外衣的人說：「我不是開旅行社的，你想往何處渡假？」

他一邊說，一邊打量着呂偉艮。

呂偉艮呷了一口酒，聳聳肩，道：「只要好玩的地方，我都有興趣。」

「你似乎是日本人。」那法國人說。

「不！中國人。」呂偉艮道。

那德國人又發現了他的枴杖，苦笑道：「對不起，要不是你這樣子，我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俱樂部。」

「俱樂部？」呂偉艮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什麼俱樂部？」

「北海渡假俱樂部？」

「那跟旅遊社有何分別？」

「分別大了！」德國人說道，「凡參加我們俱樂部的人，都可以獲得特價優待，到我們的渡假營去，享受一個愉快的假期。」

呂偉艮笑道：「我給你說得心也動了，可惜我沒有資格。」

那德國人似乎很瞧不起呂偉艮，沒有跟他再談下去。

那一邊，阿生正跟一名吧娘擁舞，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膊。

阿生很奇怪，當初還以為是他的師父或者貝力，但回頭一看，却是個陌生人。一陣酒味攻鼻而來。

「中國人！」那人很不友善，盯住阿生道：「讓開吧！你怎配跟依娃共舞？」

阿生知道與他一起的吧娘就叫依娃。

老實說，阿生對依娃當初絕無好感，但後來談了幾句之後，他覺得這德個女郎很友善；一想到她來此賣笑無非為了賺錢養活一個沒有父親的兒子，阿生對她就有點同情。

阿生還想不到如何回答對方這無理的指責，一隻拳頭已在黑暗中直撞過來。

阿生是什麼人？他又怎麼會眼光光被人迎面擊倒？只見他身形一閃，連消帶打，轉眼已將對方摔倒地上。

阿生不但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也對武功非常到家。

對方用的只是「顧上不顧下」的西洋拳擊法；阿生却渾身是勁，手腳俱見功夫！所以一經接觸，優劣立判。

那是一名海員，也可能對依娃情有獨鍾；依娃企圖制止，但那海員已由地上爬了起來，對阿生展開攻擊。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酒吧主持人亮燈喝止。無奈那海員三分酒意加上十足的醋意，竟召來另外二名同伴，對阿生展開圍攻。

呂偉艮看得清楚，這三個莽夫絕非阿生的對手，所以他決定不採取行動，只冷眼旁觀。

至於貝力，他這時正找着一名水手；那水手是目睹過「納粹潛艇」的人。他們正躲在一角，靜靜地交談，想不到這邊却天下大亂。

到此喝酒的都是男人，而且絕大部份是水手和海員——在船上工作的人，或者軍艦上的士兵。他們這時大都有些醉意。

於是有人紛紛拍手叫好。

事實上，阿生身手不凡，三個海員絕對佔不到任何便宜。

反而阿生有意露兩手，左來右擋，拳揮腳踢，俱見功夫。

在塲觀熱鬧的人，都看得眉飛色舞，認為這是難得一見的「拳賽」。

貝力發覺原來引起騷動的是阿生，非常焦急；他正想出面制止，已經有人比他更先一步採取行動。

那是主持酒吧的人。

阿生被人勸開，心裏仍覺憤憤不平。

酒吧中人担心影响生意，所以叫那三個海員到後面去。

阿生也被人勸導，請他趕快離開那間酒吧。

呂偉艮看見貝力正想跟了出去，立即加以制止；原來呂偉艮另有想法。

他看見有人跟阿生在搭訕中，雙雙離開了那間酒店。

那個人是穿皮外衣的德國人——呂偉艮曾一度懷疑他身份的人。

呂偉艮也想接近那德國人，可惜對方對他不感興趣。

現在難得阿生跟他搭上了；呂偉艮不但制止貝力出面，還担心阿生不知機，而跟那人分開。

究竟那個德國人找阿生談些什麼？阿生當初也有點愕然。

「朋友，你眞正好身手！」那德國人拍着阿生的肩膊。

「過奬了！」阿生本來就不想鬧事，因為他也見得到呂偉艮和貝力正分頭出動；他不想因為這場打架而影响他們。

現在難得有人把他帶着離開了酒吧。

但是，阿生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還以為他是酒吧中人。

那德國人自我介紹：「我叫克魯巴，是北海渡假俱樂部派駐漢堡辦事處的負責人。」

他順手又把一張咭片交到了阿生的手上。

阿生這時才初步弄清楚了他的身份，笑道：「你眞會做生意，可惜你這一次似乎找錯了對象，我並非一個闊客。」

「不！不！」克魯巴道：「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只不過欣賞你的身手，並非向你兜生意。」

然後，他又指指街頭另一角：「我們過去再找個地方喝一杯。」

阿生才沒有興趣；但回心想想，他師父呂偉艮和貝力還未出來，找個地方坐一會兒也是個好主意。

那邊一間酒吧，有一邊牆壁鑲上了整塊的玻璃，可以見到街道上，以及這間海員聚集的「紅燈酒吧」門口的情形。

於是阿生和克魯巴進去之後，就在靠街的玻璃後面，揀了一個座位坐下來。

克魯巴叫酒遞烟，對阿生十分敬重。

阿生道：「你大概想招收會員——俱樂部會員，是不？」

「是的。」克魯巴不否認。他又笑道：「我們這個俱樂部，歡迎各國年青人參加。」

「有什麼手續？」

「每個入會的新會員，先交十元美金的入會費，以後按月交一元月費，以後凡參加我們各地的渡假營，均可享受超值的欵待。」

「你們在各地都有渡假營？」

「是的，北海和地中海都有。」

「可惜我是途經此地，」阿生說，「對這方面不感興趣。」

「請問閣下做什麼行業？」

「嗯！」阿生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如何回答。他決不能讓對方知道他是一名國際特警。

「暫時我還是個遊客。」阿生終於說，「但我家裏有些錢。」

「哦！我明白了，府上是富戶，所以閣下根本無須工作。那好極了！」克魯巴說，「來吧！做我們的名譽會員。」

「什麼是名譽會員？」

「無須交費。」

「那怎麼可以？」

「我看中你，這是你的光榮；許多人交費也不一定獲得批准入會。」

阿生笑道：「你怎麼會看中我？」

「我看中你的身手。」

「那只是雕虫小技。」

「如果你有興趣，到我們的營地去參觀一下，保證你也會留戀。」

「你們的營地在何處？」

「這季節，當然最好是到地中海去！如果你不怕凍，北海也可以；我們在北海一些孤島之上，也有營地。」

「嗯！先讓我考慮一下好不好？」阿生說。

這時候，對面的紅燈酒吧之內，有人走出來；那是呂偉艮。

呂偉艮似乎已經見到阿生跟克魯巴進入這間酒吧，所以他也走了進來。

不過，他並未跟阿生招呼，只走到酒櫃前面去，叫了一杯酒。

阿生對克魯巴說：「對不起，請等一等，我去買包烟。」

其實阿生並不抽烟，只是想找機會接近呂偉艮而已。

克魯巴剛才已遞過香烟給阿生。

阿生道：「我不抽慣這一種牌子。」說完，他走到酒吧櫃枱前面去，向酒保買了一包美國烟。

在這一刹那間，他聽到了呂偉艮的低聲指示：「那穿皮外衣的傢伙有些可疑，他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阿生也低聲答道：「他要我參加什麼俱樂部。」

「打蛇隨棍上吧！」呂偉艮只能簡簡單單地說。他不想阿生來得太久，引起那人的注意。

阿生回到座位上。

那是一個卡座，與這邊相距頗遠，所以克魯巴可能見不到呂偉艮。

阿生即使不喜歡抽烟，這時候也得裝模作樣一番，否則，對方可能會看出了破綻。

克魯巴道：「我早已聽過中國武功第一流，今晚若非親眼見到，很難相信你可以一敵三，而且勝者是你。」

阿生笑道：「你們西方人有一種錯覺，認為搏擊之術，着重體重。於是西洋拳分級也以體重多少為標準，其實，中國人不重視這些。只要功夫好，九十磅的少年，可以擊倒二百磅的大漢，你信嗎？」

「以前不信，現在信了。」克魯巴道：「他們三個人都比你高大，但顯非你對手。所以，我們想邀你加入。」

阿生半開玩笑地說：「你似乎想請我做什麼武術教練之類，是不？」

「對了！」克魯巴道：「你這個人真夠爽快。」

「這方面我反而有些興趣。」

「那好極了，我們一言為定。」

「慢着！我們還未談好條件啊。」

「你獨個兒來此旅遊？」

「是的。」

「那易辦了，我們明天再談條件。只要你答允，一切不成問題。」

「明天，我如何與你連絡？」

「剛才給你的咭片上，有地址電話。」克魯巴又說，「現在我們先喝一杯，祝我們合作成功。」

阿生於是與克魯巴碰杯。

× × ×

紅燈酒吧之內。

貝力正與一名海員細談：在此之前，貝力已知道阿生到了對面另一間酒吧去。

那是呂偉艮告訴他的。

貝力要求那個海員提供進一步的詳細資料；因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貝力聽他說過，確曾目擊「納粹潛艇」出現。

這海員叫朗奴。

朗奴強調說：「當時雖則時在黑夜，但我對納粹的徽號，永不會忘記。」

貝力從談話中，已知道朗奴的家世。

朗奴是德國人，他的父親是個富有自由思想的德國人。

由於反對納粹黨，朗奴的父親被蓋世太保送到柏林的軍事法庭去，最後則被處死於勃蘭登堡。

老一輩的德國人都知道「勃蘭登堡」與「波勒程斯塞」是代表了「恐怖」與「死亡」。

納粹黨在希特拉時代，只稱作「國家社會黨」；大戰期間，希特拉在柏林設軍事法庭，不准任何人反對他。

凡是反對他的人，均被視為叛逆，由蓋世太保秘密送到柏林，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或苦工監。

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不少德國人，包括軍官在內，先後密謀推翻希特拉的獨裁統治。可惜都沒有成功。

相反，希特拉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卻紛紛為那大獨裁者，屢建「奇功」，將不少正義的德國人送上斷頭台。

最轟動的一次革命行動，發生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當時陸軍上校俄爾貝爾斯特，將一枚炸彈安置於軍中指揮部的會議營房，企圖把希魔炸到粉身碎骨。

可惜希特拉命不該絕，竟然僅受了微傷。死的只是他的衞兵。

該次事件立即引起一次大整肅。

一位將軍，一名陸軍上將，二位上校，一名中尉等，先後被處決。

處決的方法令人毛骨悚然。

包括上述高級將領在內，最少有二百人以上，分別被送到那兩座著名的監獄。

其中一種處死方法，是以利刀俯衝而下的「斷頭台」處決。

這種俗稱「斷頭台」的斬首機，又叫「格尤丁諾」——那是一名醫生的名字，他是位法國人，也是斬首機的發明人。

另一種方法是「吊刑」。

一個一個，一排一排的鐵鈎，被懸於獄中一角，被「處決」的人，以繩綑綁雙手雙足，離地懸掛在該等鐵鈎之上，不眠不食，至死為止。

毫無疑問，前者比較爽快得多；後者則屬於折磨。

根據事後各方面的統計，那兩座監獄，最少殺害一千八百人以上，而且有二百名是女性，六百名非德籍的外國人。

時至今日，西德政府為警惕國人，仍將該兩座「刑房」保留，供世人參觀！甚至裏面的「斷頭台」和「吊鈎」等等，也保留下來。

柏林參議院還在那兒立了一座石碑，上面寫住：「在這裏死去的人，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曾被希魔非法處決！他們為爭取自由鬥爭的崇高觀念，將帶給每一個德國國民以無尚光榮……」

根據朗奴說，他的父親當年正是被希魔的手下處決於勃蘭登堡。

貝力希望他正確地指出那處海面的地點，以便實地觀察一下，於是相約明天在海港一個碼頭前相見。

神秘海島　可疑人物

深夜，酒店的房間之內。

這是呂林二人的大套房，房間的窗簾早已落下了。這兒日夜以空氣調節，算得上是一間第一流酒店。

呂林二人也像以前入住每一間酒店時的情形一樣，必先看看室內的環境；他們肯定這兒「十分安全」。

這意思就是說：沒有人在房內安裝竊聽設備之類的東西。

儘管如此，他們仍防有人由對面窺伺，所以把窗簾也落下了。

現在坐在客廳這邊的，除了呂林二人之外，還有阿生和貝力。

他們交換了當天晚上第一步獲得的印象。呂偉艮一直認為：那個叫克魯巴的人，十分可疑，所以要阿生接近他。

現在阿生已獲得了初步成就：他們相約明天再見。

貝力覺得約那海員朗奴出海，比較實際，於是他們決定分頭進行。而呂林夫婦、二人，則負起了連絡之責。

× × ×

翌日。

漢堡海港近碼頭一帶，有間圓頂的古堡式飯店。

飯店的最大特色，就是裏面每一張桌子之上，分別擺了各國國旗一面，欵欵不同，張張枱都有。

飯店外面，建築獨特，而且面對海港碼頭，所以生意很好。

阿生在電話中，約好了克魯巴在這裏共晉午餐。

阿生與呂林二人商量過之後，心理上已作好了準備。

他在一張枱上插了一支挪威國旗的桌子那兒，找到了克魯巴。

克魯巴老遠見到阿生，就笑着伸出手來。

阿生的確有點受寵若驚。

他想不明白，究竟克魯巴要他加入那俱樂部做一些什麼？

一頓午餐十分豐富，而且還是由克魯巴做東道的。

克魯巴顯然是為了吸引阿生的好奇心，許多事物說得十分動聽；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故作神秘，吞吞吐吐的。

例如克魯巴形容他們的渡假營時，說那些海島之上，風光如媚，如詩似畫！而且美女如雲，充滿了羅曼蒂克……等等。

但當阿生問及海島所在時，克魯巴又欲言還止，吞吞吐吐的；更說那是外人很難找到的「神仙似的境界」等等。

阿生也像許多年青人一樣，的確是充滿了好奇心。

他向克魯巴示意道：「我隨時也可以走。我們幾時去看看？」

「越快越好！」克魯巴道，「我們日日有機船出發。」

「到底是坐飛機還是搭船？」

「到地中海就要先坐飛機，到北海則須要搭船。以我意見，我們不妨先去北海一個小島的渡假營地看看。」

「好的。不過，我可否先知道一下，我到底要做一些什麼工作？」

「你負責教練之責，一班年青人對中國功夫十分嚮往。」

「我有何好處？」

「薪酬方面，保證令你滿意。」

「時間呢？」

「隨你喜歡。如果你喜歡該處環境，歡迎你長期留下去。因為我們一年四季都有人到各處營地渡假。」

「教渡假人仕練拳脚功夫，他們有興趣麼？」阿生心裏覺得可疑。

「絕對有！」克魯巴很肯定的說，「這是年青人的世界，他們必然與你相處得很好。」

「交通方便嗎？」

「當然方便，我們每日均有機船來回，你大可放心好了。」

「我給你說得心動了，幾時起程？」

「我說過了越快越好；等會兒離開這兒之後，我們就可以到碼頭去。」

「好極了。」

「你須要先返酒店料理一下麼？」

阿生由地上抽起一個手提袋，笑道：「我隨身行李，早已退了房。」

然後，他又故作尷尬地說：「現在我才不怕坦白相告，我並不是什麼富家子；我旅費已花得七七八八了；我正須要一份有入息的工作。」

克魯巴笑了笑，道：「難得你如此坦白，以後只要你安心為我們工作，保證你不必担心吃的，住的和以後的旅費。」

於是，召來侍者結了賬，二人雙雙離去。

× × ×

這一邊，貝力正約晤那個海員，在另一處碼頭之上相會。

漢堡的碼頭又長又闊，佔去了整條街道；並非像香港一樣獨立的。因此，儘管阿生也在那兒海邊，但却難以見到貝力。

貝力與那個叫朗奴的海員，正在那兒碼頭租用一艘快艇，朗奴人面熟，所以由他去接洽。

朗奴是一艘商船上的海員，剛巧那艘商船正在起卸貨物，海員因此可以自由登岸。貝力才能夠邀得他一齊出海。

其實，貝力已不止一次聽過那個關於「納粹潛艇」的故事。

許多海員見過納粹潛艇出沒於海港外圍地區；只是當時距離航綫頗遠，所以一艘船艇不能改變航綫去追踪他。

朗奴負責去租快艇，貝力在等他。

不久，朗奴回來了，他說那艘快艇機件不妥，必須改租另一艘。

於是二人又到了另一邊去，那兒一帶有許多小船艇出租。

有些是載貨的小電船，有些是駁艇，有些是躉船，也有些是快艇。

但是，今天不知是什麼日子，大部份快艇均已租光了，淨下來的，要不是不能動的，就是正在小修。

貝力非常焦急，因為時間不早了，他

們早去早返，而且希望日間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貝力所以要實地視察，是爲了確實「納粹潛艇」經常出沒的地方。因爲在此之前，他巳聽過另外一批海員說過，也視察過那處海面。

假如「潛艇」出沒的地點限於一處海面，這表示了一些什麼？

迷信的說法，那是「幽靈」出沒之處，因爲傳說中的「幽靈」，大多數限於一處。例如可能有一艘納粹潛艇，在戰時曾於該處海面沉沒。所以時至今日，潛艇的「幽靈」便經常出現於該海面。

撇開迷信不提，那兒海底會不會有一艘戰時沉沒的陳舊潛艇？

潛艇既然不能動，但由於種種原因，例如水流的冲擊等等，而令到它有時會浮升於海面，或者載浮載沉，又或者那兒水清如鏡，所以凡是由該處經過的船隻上的海員，亦往往因而產生錯覺等等。

以上的可能性，都曾被貝力等一班國際特警隊人員考慮過。

貝力就是爲了要進一步確定那一個可能性比較高，所以才決定先去看一看。

想不到，偏偏就是今天找不到一艘快艇。

快艇因爲速度快而輕便，所以貝力不想租用其他船艇，以免費時失事。

但是現在，他情急之下，即使速度較慢的小電船，他也希望租得一艘；可惜同樣是沒有。

再晚一點時間上便可能不足以供他們來回，那時他們可能要在海面上摸黑。

北海不似其他海洋，一到晚上便隨時可能有風雪吹襲。所以他們希望一定要在日落之前，完成回程。

貝力正在失望之際，奇蹟出現了。

有個遊艇的主人，過來跟貝力搭訕：

「朋友，你想出海麼？」

「是的！」貝力朝他瞥了一眼，「你也出海？」

那人點點頭：「是的，我也出海，但沒有目的地，只想去釣魚，如果你有急事，我想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那是個風度不俗的中年德國人，一看就知道，他很富有。

貝力苦笑一下：「這怎麼好意思？」

中年人道：「別客氣！我們註定有緣，然後才會有這種機會，來吧！我的遊艇就在這兒。」

貝力順住他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望向海邊，那兒果然停泊了艘頗豪華的遊艇。

遊艇上有水手，而且都穿上了白色的制服，看來這中年人眞是排塲十足，但貝力却無法知道他是誰。

中年人陪住貝力併肩走上跳板，朗奴墮得較後。

中年人向貝力介紹道：「我叫奎恩，請問閣下貴姓大名？」

「我叫貝力。」貝力這時巳登上了船舷，「今天很榮幸能够結識閣下。」

「別客氣！我們同是德國民族，自己人！」奎恩又對水手道：「出海吧！」

水手吩咐下去開船。

奎恩又問貝力：「目的地由你選擇，難得有個人陪伴我，釣魚的節目可以取銷的。」

貝力望了朗奴一眼，因爲事實上只有朗奴才眞正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朗奴會意地說：「朝北海方面駛吧，我們的目的並非一艘船隻的正常航綫。」

「目的地？」奎恩怔了一怔：「請問你們的目的地究竟在何處？」

「嗯！」朗奴表情有些尷尬地，瞪住了貝力。

朗奴想直言，但他又怕貝力怪責他。

貝力終於說：「不妨對你直講，我們是想出海找尋納粹潛艇的。」

奎恩呆了一呆。

他顯然感到非常意外地說：「請問兩位，究竟是什麼人？」

貝力道：「我本人只是出於好奇心，但他——朗奴就曾見過那艘納粹潛艇！」

「閣下是記者？」奎恩問貝力。

貝力正找一種職業掩飾他本來的身份，想不到對方竟就此提醒了他。

貝力順水推舟地說：「是的，在下是一家外國通訊社的特約記者，希望找一些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奎恩先生，相信你對這項傳說也略有所聞吧？」

「嗯，」奎恩想了想，道：「照計大戰結束了三十餘年，他們不可能再存在了吧？」

朗奴插嘴道：「我敢發誓，那的的確確是一艘舊式潛艇。」

奎恩道：「據我所知，許多落後國家，仍用着一些舊潛艇。」

「但徽號却是納粹的！」朗奴說。

奎恩道：「會不會有人故意整古造怪？正如那些扮鬼嚇人的一樣。」

「用一艘潛艇去嚇人？」貝力笑道：「除非是海盜才有此本能。」

朗奴立即說：「但我們從來沒有損失過。」

「然則，你們以爲何處可以找到那些潛艇之所在？」奎恩問。

朗奴說：「公海上有許多小島，我記得在一個無名海島外的海面上，就常常見到那艘納粹潛艇出現。現在我們不妨先到那兒去。」

「但是，它未必再出現啊！」奎恩道：「我担心你們枉費心機。」

貝力道：「不要緊，我們也是爲了了解一下那兒的環境而巳，不一定要求見到潛艇，事實上也不是每一艘經過的船隻都見到。」

奎恩笑了笑。「假如眞能見到的話，我也可以順便開開眼界呢！」

快艇越開越快，直朝住北海進發。

離開了港口之後，快艇更加快得像箭一樣，轉眼之間，各人巳置身於公海之上了。

貝力以爲舵手巳知道了朗奴所講的目標，所以一直與奎恩閒聊，倒未有加以注意。

及至朗奴走過來說：「我們似乎摸錯了方向。」

貝力才如夢初覺地，朝四下裏張望，但見大海茫茫，可幸當日風不大，浪也不高。

奎恩心裏有數地笑了笑：「兩位放心好了，我這艘快艇上的水手，都是有經驗

的航海者，他們不會弄錯方向的。」

朗奴堅持道：「我剛看過了羅盤，的確錯了方向！」

奎恩若無其事地，站到甲板上去，用望遠鏡朝住西北方望過去。

貝力和朗奴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似乎也想到了一些什麼。

奎恩一邊將望遠鏡交到貝力手中，一邊說道：「請你看看，那是什麼？」

貝力接過望遠鏡，朝遠處望去，不禁呆了一陣。

究竟他們看見了什麼？

奎恩說道：「那可能就是你們要找尋的東西。」

貝力點點頭：「你說的不錯。」

然後他又將望遠鏡交給朗奴：「你看看那是不是你見過的東西？」

朗奴瞧了一眼，即說道：「不錯，這一次我們不但找到它，還知道了它的基地呢！」

奎恩問道：「你怎麼知道那是它的基地？」

朗奴道：「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它的補給站一直是我們要找尋的答案，現在那兒是個小島，還不是基地是什麼？」

貝力也說：「是的，我們一定要過去看看。」

朗奴却道：「我們手無寸鐵，怕不怕成爲俘虜？」

奎恩道：「我有自衞武器，這點你們大可以放心；怕只怕那是鬼，不是人！」

貝力苦笑一聲，道：「我們怎麼會白日見鬼？」

「是的。」朗奴說：「無論如何，今天我們也要有個答案，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不能再錯過，萬一眞的是幽靈，我們反而沒有危險。」

奎恩道：「既然你們也這樣說，我就吩咐水手們小心戒備，將快艇開過去。」

貝力雖然明知這樣可能有危險，但是，他對這件事感到太過有興趣，所以不想就此放過，正如朗奴說，它隨時會消失，這是難得的機會。

奎恩吩咐水手全面戒備。

船長奉命將快艇開過去。

剛才是由於距離太遠，所以必須用望遠鏡才可以看見那小島四周海面的情形，但現在，距離逐漸拉近了，各人巳可以用肉眼張望過去。

那停在岸邊的，的確是一艘漆上了納粹徽號的舊式潛艇。

舊式和新式潛艇，外型看來差別不大，但舊的體積較小。

至於內部設計，不但差別大，而且基本結構也絕不相同，舊的用柴油機發動，新的巳發展到用核子發動。

講到威力，更加差了十萬八千里，舊的潛艇能施放十多二十枚潛艇用的魚雷，巳經非常了不起；新的却以發射越洲飛彈，多彈頭飛彈等等爲主。

例如美國國防部的情報專家最近指示，蘇聯由巴倫支海（蘇境北部，與北海相隣的一個海）施放的「SSN——十八式」越洲飛彈，就是供蘇聯核子潛艇使用。

當日的試驗，射程竟然刷新了紀錄，達五千六百英里；比舊紀錄增加了六百英里！

最後該飛彈竟落在太平洋公海之上，目標也被擊中。

不管舊式或新式潛艇，一般來說，很少會把徽號漆在艇身之外，只在浮在水面之時，才懸掛所屬國家的國旗。

爲什麼這艘舊潛艇，會漆上了納粹徽號？

的確有點令人想不明白。

快艇逐漸接近那小島，忽然之間不見了那艘潛水艇。

究竟它開走了，還是沉入水底？因爲那是刹那間的事，沒有人敢肯定。

假如這是戰時狀態，潛艇的下一步行動就是：發射魚雷，快艇的處境就十分危險。

現在雖然不是戰爭時期，但是誰也不敢保証，潛艇會不會採取行動。

奎恩發覺快艇停止了前進。

他問一名水手：「爲什麼停下來？」

水手回答道：「船長担心潛艇對我們不詭計！」

奎恩回頭向貝力問道：「你有什麼高見？」

貝力道：「我們不妨過去細看，邪不能勝正，我們豈可空手而回？」

奎恩於是吩咐下去：「叫船長把快艇開過去，我們要靠岸登陸。」

那水手回到駕駛室去傳令。

奎恩十分尊重貝力的意思，反而令到貝力和朗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貝力站在甲板上，一直注視那個小島近岸處的情形。

朗奴則疑神疑鬼地瞪住海面，彷彿那兒出現了魔鬼似的。

奎恩一直目不轉睛地，以手中的望遠鏡，盯住小島上的情形。

快艇在小心翼翼地靠岸。

那兒海底似乎很平靜，一度出現的潛艇，竟然無影無踪。

奎恩又對貝力道：「我們是否須要登岸？然則，我叫大家準備一下。」

貝力道：「照計不會有危險的，我們上去看看吧！希望你不會反對。」

奎恩苦笑一下：「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

回頭他又吩咐水手們預備一些槍械，以防不測。

各人臨到離船時，奎恩調配好人手，吩咐部份水手留守船上，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立刻利用船上的無綫電設備，向外求救。

此外，登岸的水手與留守船上的水手之間，亦以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

貝力覺得奎恩不但似個富有商人，也具備了領導人的才幹。

各人魚貫登陸，奎恩的二名水手走得較前，做了開路先鋒。

突然間，那二名水手停了下來。

貝力等人巳直覺得不妙。

奎恩首先趨前問道：「你們發現了什麼？」

其中一名水手道：「似乎是脚印。」

那處是一個天然的碼頭，並非沙灘，登岸後便是岩石。

岩石再行過去就是泥土，水手的視綫

正投在泥土之上。

貝力也過來，其他人亦圍攏一起，水手見到的，的確是一些足印。

「這裏肯定有人來過！」貝力道：「說不定這就是秘密潛艇基地。」

「那麼——」奎恩有些猶疑起來，「我們是否繼續前進？」

貝力道：「當然繼續，相信深入一些，必然另有發現。」

「讓我們想清楚好嗎？」奎恩道：「我實在有點兒担心！」

貝力道：「老實說，卽使你不去，我也要深入一些看看。」

奎恩十分愼重地，束眉想了想，道：「既然如此，我們一齊去吧。」

於是奎恩一聲令下，大隊又告開動。

這小島似不大，但除了接近海邊的岩石地帶之外，離岸數丈，便是密密麻麻的樹林。

貝力的身份一直不敢公開，但他的勇敢已逐漸被人重視。

他身先士卒，逐步向樹林中推進。

樹林中儘管荊棘滿佈，仍有小路可行，但是不知怎的，貝力突然又打出了手勢，示意各人停止前進。

奎恩朗奴一齊湊過去，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貝力指指草叢中，但各人都見不到什麼。

奎恩又問：「這是什麼？」

貝力道：「樹籐中有機關，這當然不是野獸的所爲。」

朗奴想用手去摸一下，立即被貝力制止。

奎恩半信半疑地說：「你怎麼知道它是機關？」

貝力叫各人退後幾步，然後以一支枯枝探進草叢中。

驀地「卡察」一聲。

那兒一條樹籐立即迅速上升，將枯枝緊緊繫住，吊在半空。

各人呆了一陣。

貝力道：「假如這樹枝是人，你想想將會怎樣？」

朗奴服了貝力，但却嚇怕了其他人，尤其是奎恩。

奎恩道：「眞對不起，我不想跟你去；不如我們返回岸邊等你。」

朗奴不禁束眉道：「你怕什麼？」

奎恩道：「不知怎的，我覺得此行，十分冒險；但你們既然來了，我又不想掃興。」

貝力苦笑道：「好吧！你就在岸邊等我，我們假如一小時不返，請即向海事處發求救訊號，派人來此救我們就是。」

貝力又回過頭來問朗奴：「你陪我去，還是跟他們返岸邊等候？」

朗奴猶豫一下，便說道：「我似乎沒有理由讓你一個人去，好吧，我跟你一齊走。」

「謝謝你！我總算有人支持了。」貝力向各人笑了笑。

貝力於是帶同朗奴，一齊繞過那處草叢，朝小徑前進；而奎恩和他的水手們，却退回岸邊去。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分頭暗中監視住阿生和貝力。

他們目送貝力出海，也記起了那艘快艇的編號；另一方面，林愛莉也知道阿生離開了那間海傍餐室。

林愛莉只知道阿生懷疑那個叫克魯巴的人，却猜不出他們的未來動向。

阿生也發覺林愛莉一直跟踪他，只是沒有機會讓他們交談。

克魯巴帶着阿生到他的辦事處去，那兒寫明是「北海渡假俱樂部派駐漢堡辦事處」。裏面分別坐了十多名男女職員。

克魯巴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去，阿生等在會客室之內。他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

趁着四周無人，阿生匆匆寫了一張字條，準備等會兒交給林愛莉。

透過半截玻璃間隔的板障，阿生發覺辦公室內的男女職員十分勤力；他們顯得非常忙碌，彷彿有許多事務處理似的。

至於克魯巴的情況，阿生因爲見不到他在辦公室內的情形，所以不知道。

阿生把字條納入口袋裏，等待機會傳遞給林愛莉，因爲他相信林愛莉仍在外面窺伺。

不久，克魯巴出來了。

克魯巴似乎處理完畢他的事務，挽住一個公事包，與阿生再度外出。

說也奇怪，阿生左張右望，再也見不到林愛莉的影子。

阿生既失望又焦急，他一直未有機會對呂林二人說出他的動向。

他一方面覺得克魯巴是個可疑人物，這間「俱樂部」大有可疑之處；另一方面，他又須要向呂林二人作個交代。以免失去了聯絡。

登上一輛車子，克魯巴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往碼頭。

阿生道：「我們究竟要往何處？」

克魯巴道：「我想過了，北海有個渡假勝地，非常適合你們年青人。」

「坐船出海？」

「是的，我們有專船在那兒等候。」

「費用呢？」

「你不必担心，像你這種人才，已有足够資格成爲我們的貴賓。」

阿生心裏焦灼萬分，他眼看就要離開了，却無法與呂林二人取得連絡。

車子到了碼頭。

阿生剛下車，就有個冒失鬼匆匆迎面而來，阿生一個不留神，差些兒給他撞倒了。

那傢伙一聲「對不起」，人已遠去。

阿生回頭一看，是個披頭散髮的嬉皮士，鮮紅色的飛機恤，一個牛仔布袋，搖搖擺擺的，頭也不回地走了。

阿生在這一刹那之間，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伸手往口袋裏一摸。

糟糕！那張字條寫好準備傳遞給林愛莉的字條不見了。

毫無疑問，那嬉皮士打扮的人分明是個扒手，可惜他眼光不够，扒去的不是鈔票，却是一張字條。

不過，卽使是字條，相信也够令對方大感莫名其妙。

那字條寫的是一些中文字。

假如對方是眞眞正正的扒手，阿生倒

還放心得下；萬一對方是另有所圖，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克魯巴有可疑之處，阿生才會故意接近他；假定他是對手，阿生這一回首先就吃了敗仗，那字條可能就是證據。

克魯巴這時也由另一邊落了車，他似乎很敏感，好像也發覺到阿生的尷尬表情，立即過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苦笑搖頭：「沒有事！我差些兒以爲被人扒走了銀包。」

假如不是有克魯巴在旁，阿生一定會急起直追，抓住那個嬉皮士打扮的扒手，但是現在，他反而不敢承認事實。

克魯巴將阿生帶到一艘氣墊船上；這是比快艇還要快的海上交通工具。船上似乎未見太多的乘客，但見水手們的態度十分嚴謹。

克魯巴上船後，將阿生送到船艙，然後叫人立即開船。

阿生覺得克魯巴突然沉默下來。

阿生下意識地感到有些不妙。

他向克魯巴問道：「究竟我們此行目標何在？」

「到時你自會知道，何必焦急！」克魯巴道。

然後，他獨自離開了船艙，留下阿生在裏面。

阿生感到納悶，想出去呼吸一下海風，立即被二名大漢制止。

其中一人說：「對不起，請回吧。」

另一人說：「外面風浪大，容易發生危險，最好不要隨便走動。」

其實當時風浪並不太大，二名大漢不准阿生出去，一定是奉命行事。

究竟他們奉了誰之命？可能是克魯巴的，也可能是其他人。

阿生越來越覺得不大對勁，獨個兒關在船艙內，悶得死去活來。

爲什麼對方要防範阿生？

阿生又一次想起碼頭上的扒手，難道他已閱悉字條上所寫的內容？

假如那扒手是克魯巴一帮的，阿生的處境就十分危險。

爲什麼扒手只扒去了他口袋中的字條？口袋中照計還有銀包，但銀包却安然無事。

阿生一邊想，一邊又不由自主地，探手入口袋中摸索了一下。

阿生突然之間好像觸了電一樣，整個兒呆了一陣。

他手指上的觸覺感到有些出奇，就是那張字條竟然仍在口袋裏。

阿生自問很少如此胡塗的，明明是失去了的東西，怎麼會留下來？除非是他自己神經衰弱，根本沒有失去，但他却以爲失去了。

阿生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

他終於想清楚了，口袋也分左右；他的字條原是放在左邊口袋的，現在怎麼進到了右邊？

阿生四顧無人，悄悄將口袋裏的字條，掏了出來，立即就發覺，那不是他本人的字跡；同時，他也認得上面是林愛莉的筆跡。

林愛莉怎麼會有一張字條放到阿生的口袋裏來？

毫無疑問，那是碼頭上的「奇蹟」！當時與阿生一撞之後，瞬即消失的，一定是林愛莉。

林愛莉當時扮成嬉皮士，所以阿生就認不出她。

林愛莉的前身原是名聞海外的「迷你女賊」，她的空空妙手絕技，阿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她能够在刹那之間，既將阿生口袋中的字條扒去，又在同一時間之內，將另一字條放回另一口袋中，而阿生竟然等到現在才發覺。

字條上寫住：「有人查你底子，可能無結果，仍請小心！貝力已出海。你可能沒有找錯目標，我們查得一批往北海渡假的青年，至今未返。因此你所接觸的人，最少也可能是個危險人物，千萬小心。」

沒有上下欵，沒有署名，但毫無疑問，這是林愛莉寫的。

阿生迅速把字條撕得片片碎！他十分明白這可能是他身邊的「計時炸彈」；萬一讓對方發覺，人家總會有方法知道上面寫了一些什麼；只要知道上面寫了一些什麼，他就有危險。

阿生把字條撕毁後，正要找地方安置，外面有人入來。

那是一名水手。

水手進來對阿生道：「克魯巴先生請你到他那兒去！」

阿生道：「他在什麼地方？」

水手道：「跟我來吧！」

阿生滿腹疑團，他無法忖測此行究竟是凶還是吉。

水手把阿生帶到另一艙房之內，那兒除了克魯巴之外，還有另外一些人。

克魯巴奸笑一下，擺手示意道：「請坐吧！中國朋友！」

阿生心裏感到不妙，但表面上仍然力持鎭定。

他冷眼看看其他人，每個人的態度均表現得十分冷酷。

在那些人的面孔上，找不着一絲兒的笑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阿生不敢想下去！也絕難想像得到。

再回頭望望艙外，站立的大漢都荷槍實彈，情勢顯得緊張異常。

綜合眼前所見，阿生已想到了一些端倪；配合林愛莉字條中的提示，大概是對方已經查清了阿生的特警身份。

果然，克魯巴拉長了面孔問：「閣下的眞正身份是什麼？」

阿生苦笑聳肩，道：「你似乎太健忘，我記得你問過了，我也答過了！」

克魯巴怒道：「別再耍花樣了，特警先生，你來此何爲？」

阿生看過林愛莉的字條，知道有人查他的身份，但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查到了；其實他已非常小心，連那份特警證件也交呂林二人收藏好。儘管如此，對方仍有辦法查出，可見厲害。

阿生道：「如果這的確是一間渡假俱樂部，我的眞正身份是什麼，相信也無關重要！」

克魯巴向其他的人打了一個眼色，冷冷地說道：「然則，你以爲我們是什麼組織？」

「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阿生道：

「難道你們不是渡假組織？」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是爲了查我們的背景而來的！」克魯巴道，「我總覺得，你們國際特警組織太無聊了！」

阿生笑了笑：「你以爲有意義的事情又是什麼？」

「爲國家民族的興亡而努力，那才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不！我以爲你早已明白了，所以你才會跑來找我們。」

阿生怔了一怔：「不管你說什麼，我，是什麼身份也無關重要，總之，我正在渡假，這點絕對不會假！」

「你爲什麼要欺騙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不歡迎國際特警人員參加你們的渡假活動！」

「好傢伙！你很咀硬！」克魯巴道，「我現在不妨坦白告訴你，表面上我們只是一個渡假組織，其實我們是個很有民族意識的復興組織！」

「你的意思是——」

「新納粹黨。」

「有這個黨麼？」

「爲什麼沒有？」克魯巴道，「德國被人瓜分，一分爲二，每個身爲德意志民族一份子的人，心裏都會感到不舒服！」

「是的，我絕對同情你們！」

「你同情我們？」克魯巴呆了一呆。

「不錯，我是眞眞正正的同情德國，韓國等各民族的處境！」阿生說，「但是，你不要忘記，德國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被納粹黨所害，假如當年希特拉不是野心太大，你們就不會有今日這種處境。因此，你們不該再稱新納粹黨！」

阿生幾乎話猶未完，身邊一人已咆吼着道：「算了算了！別再敎訓我們。我們的新納粹黨並非野心勃勃地要去征服世界，只是要令到德國統一起來而已！」

克魯巴道：「中國人，究竟你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說道：「一批青年人的下落！他們都是參加你們的渡假營後，失去了踪跡的。」

「你很有勇氣！」克魯巴笑了笑——這種笑，全無半點善意。

另一個德國人說：「你眞的奉命要查一批青年人的下落？」

「不是奉命，只是個人感到有興趣！」阿生說道。

克魯巴冷冷地說：「你要付出代價的，你不後悔麼？」

「我做事從不後悔！」阿生道。

克魯巴與其他德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說道：「好吧！就讓我們來滿足你的好奇心！」

沒有人再跟阿生交談。

阿生被帶走了；帶到另一間艙房去，受到二名彪形大漢的監視。

× × ×

貝力和朗奴在小島上的樹林中轉了一會兒，仍然見不到半個人影。

但是，憑他們的直覺，肯定這小島之上住了人；而且絕對不止一個，可能有許多。

他們小心翼翼，以防中伏。

貝力只希望查出一些端倪，以確定這兒是否「潛艇基地」。

但是，樹林中荊棘滿途，可以行走的小徑，實在少得可憐。

突然之間，「砰」然一聲槍响。

朗奴立刻就地伏了下來。

但貝力却屹立不動；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槍聲的辨別，極富經驗。

貝力聽得出那一响槍聲距離他們頗遠，而且還可以聽得出並非針對他們而發射的。所以貝力根本不必躲避。

槍聲接二連三，一再响起來。

貝力把朗奴扶起，對他解釋說：「不必害怕！這不是針對我們的。」

二人繼續前行。

槍聲斷斷續續地响個不停。

朗奴非常担心，他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槍响之聲越來越明顯。

貝力顯然也有了個目標——他正朝住槍聲傳出的方向前進。

他們前進的速度雖然慢了下來，但最少巳不再是漫無目標地亂闖。

貝力與朗奴併肩地前進。

突然之間，貝力一把將朗奴推倒。

朗奴冷不提防，整個兒倒出丈外。

說時遲那時快，槍聲也在這一刹那間响了起來。

這一次，槍聲在他們的身邊响起，聽起來也份外刺耳。

子彈就在他們剛才走過的地方掠過，射在一棵樹的樹身上！要不是貝力及時把朗奴推倒跌開，他最少也會受傷。

然而貝力怎麼會有「先見之明」。

貝力是個有經驗的國際特警，他的視覺、觸覺、聽覺再加上直覺，令到他比起常人加倍地敏感。

剛才他就是見到一個人影閃動，當那人舉槍朝他們射擊時，貝力才會採取行動！但朗奴却是一無所覺。

那個人影雖然消失了，但對貝力他們的威脅仍未解除。

有人朗聲問了過來道：「來者是什麼人？」

貝力和朗奴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朗奴此時巳在貝力的示意下，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

由於事出突然，令到貝力和朗奴二人，此時巳各分東西。

他們分別躲在兩棵樹後，彼此相距最少也有二丈多。

貝力問道：「我們只是迷途的，請勿開槍！可以嗎？」

對方傳聲過來：「好吧！把你們的武器扔出來，然後高舉雙手，按住頭部，慢慢的走出來。如果你們有什麼蠢動，我就只有殺死你們！」

貝力向朗奴打了一個眼色，然後他又說：「我們立刻就出來，但我們沒有武器，你們可以過來搜身！」

說完，二人雙雙由樹後閃出。

這時候，較遠處的槍聲停止了，沒有再斷斷續續的响個不停。

貝力和朗奴高舉雙手，按住頭部，站在較明顯的地方。

那邊傳來一陣「沙沙」作响的乾葉被踏着的音响，表示正有人走過來。

陽光透過樹葉的空罅，有個人影投在樹林中的地上。

朗奴嚇得六神無主，他巳無暇顧及這些了；只有貝力比較冷靜，他知道樹上仍有槍手伺伏，由樹上投下的影子，正是那些槍手的。所以，貝力只有等待，絕不敢反抗。

不久，有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那是兩個德國人。

其中一個持槍械戒備，另一個年約四十的，却走的較前。

那中年人盯住貝力，一邊走過來，一邊問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德國人。」貝力答了。

中年人一邊搜身，一邊又問：「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旅行。」貝力担心朗奴答錯了，所以處處爭先回答。

另一名槍手去搜朗奴的身。

他們沒有携帶武器，所以對方的戒備，也隨即鬆弛下來。

中年人埋怨道：「你們不該跑到這種孤島來旅行；剛才不是我們手下留情，你們巳經死的不明不白了！」

貝力苦笑道：「我們以爲這兒根本就沒有人，想不到——」

話猶未完，那邊，又出現了另外一隊人。

貝力和朗奴看清楚對方的時候，登時又呆了半响。

原來走在前頭的，是奎恩和他的水手們；他們巳成了俘虜。

中年人與來者交談，這才知道持槍押住奎恩等人的，是這島上的巡邏隊。

根據巡邏隊隊長說：他們是在海邊發現奎恩等人的行踪，所以將他們抓住。

奎恩埋怨貝力，所以對方很快知道他們原來是同船而來的人。

貝力和朗奴，奎恩和他的水手們，都先後變了階下囚，一齊被押走。

沿途上，奎恩和貝力，沒有機會再交談。

在對方的押解下，他們轉彎抹角的，避過了許多密密麻麻的樹林；儘管眼看滿途荊棘，但這些人走來却頭頭是道。

他們很快便到達一處廣場。

那兒集合了不少年青人，個個手中有槍，各人正在練習射擊。

到了現在貝力才明白，不久前的一連串槍聲，原來是由這兒傳出的。

一班年青人都以好奇的目光，瞪住貝力等人。

朗奴看見一支旗杆之上，正飄揚着一面納粹徽號的旗幟，忍不住低聲對貝力道：「我們找對了，只可惜從此失去自由而巳！」

貝力也知道這一次找對了目標；這小島果然是一處納粹基地。

他們的努力並未白費，但却因此而失去了自由。

沒有人知道這班「新納粹黨」將會如何處置他們。

只知道這班人對貝力等人極表厭惡！他們顯然並不歡迎他們的出現；因爲這是一處秘密基地，但貝力他們却知道了其中秘密。

如果貝力是一個平民——一個普通人，他這時候一定替自己的安全而感到担心；誰也不難想像到他們未來的命運。

不希望被人知道的，竟然被人知道了；爲了保持秘密，也是爲了本身的安全，相信新納粹黨人一定會把他們處決。

然而身爲國際特警的貝力，他却不會想得那麼長遠。

他並非不怕死，他也不是「超人」！不過他受過訓練，頭腦總比一般人冷靜得多，胆子也比一般人爲大。

他明知事到如今，單是怕也沒有用；最重要的是如何知得更多，查得更清楚。

這似乎是相當愚笨的。既然他的安全發生了問題，還知道那麼多幹什麼？

貝力有他自己的想法，只要他知得更多，一有機會，他就會逃走；即使他自己逃不掉，也希望將所知的，用其他方法傳回去。

即使他逃不脫，他也希望這班人之中，最少也有一個可以逃脫；只要有一個逃脫，就可以把查到的，報告有關方面。

因此，貝力臨危不亂，不斷揀機會，向身邊一個持槍的人問及一些問題。

例如這小島上是否眞的就是一處武裝的基地？

結果他不但知道這是一個武裝的基地，還知道這海島的若干靠岸處，有很好的僞裝，可供船隻隱蔽起來。

同時那艘「幽靈潛艇」，也常常在這兒海島的四周出現。

貝力等人最後被送入一個山洞之內。

奎恩一直很不高興，貝力內心的抱歉，口頭上的道歉，都無法令到他息怒。

武裝守衛荷槍實彈地，在外面看守住他們這班「不速之客」。

奎恩對貝力說：「你究竟是什麼人？這一次我眞的給你害死！」

貝力道：「我是什麼人，到了這時候似乎巳無關重要了！」

「你是警探？」奎恩側過頭來。

「不！」貝力苦笑搖頭，「你一定要知道，我也不妨告訴你，我是一名國際特警！」

「國際特警？」朗奴和奎恩異口同聲地驚叫起來。

貝力道：「你們不必大驚小怪！我是爲了追查納粹幽靈而來的。」

朗奴道：「你早該講清楚，我還以爲你出於好奇呢！」

奎恩道：「是的，早知你跟他們作對，我才不會接載你。」

貝力道：「幽靈潛艇現在巳證明不是什麼鬼物，只是新納粹黨的交通工具之一而巳！」

奎恩道：「你知道了又怎麼樣？」

「我現在有幾句衷心的話對大家說。」貝力道，「我們一班人之中，不管誰有命活着回去，都請與漢堡的警方取得連絡，告訴他們這海島的位置，以及新納粹黨在此設立基地，訓練武裝份子的秘密！」

奎恩道：「我們如何還會有命回去？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貝力道：「有這種規模的組織，他們的領導人最少也明白到我們絕無惡意；老實說，如果他們殺了我們，對他們只有害

處，絕無好處！」

奎恩道：「你太樂觀了，其實他們是個怎麼樣的組織，相信你也一無所知。因此他們的想法，你也不可能會知。」

「好了，別吵了！」朗奴道，「我們現在還是想想辦法逃走吧！」

「逃走？」奎恩苦笑道：「你把事情想得未免太過容易了！」

貝力道：「機會一定有的，但不是現在；須要我們去等。」

這時候，外面有人入來。

那人後面跟了數名手持槍械的守衞，小心監視住各人。

其實此時此地，即使貝力他們有勇氣反抗，也未必有辦法逃離這小島。

因爲這是一個孤島，沒有船艇，那有辦法逃得脫？

進來的人問道：「誰是那艘快艇的主人？」

各人交換着眼色，奎恩却默默無言。

那人若有所覺地，指指奎恩：「你——你站起來。」

奎恩不敢反抗，站了起來。

那人又說：「誰是艇上的水手？」

穿制服的人紛紛站起來，於是只剩下貝力和朗奴。

奎恩等人均被帶走。

貝力和朗奴不知是禍是福，只知道他們暫時被留在山洞之內。

至於奎恩和他那艘快艇上的水手們，究竟命運如何？

沒有人知道。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匆匆登上一艘停在碼頭的快艇。

快艇是由西德特務機構「BNO」所控制的，貝力的助手荷夫，也偕同二名國際特警隊隊員，等在快艇之上；他們的目的是追踪一艘氣墊船。

氣墊船正作全速開往公海。

呂林夫婦二人已證實阿生就在那艘氣墊船之上；林愛莉此時亦已從阿生的字條之中，知道克魯巴要他參加一個渡假營；那組織顯然有問題。

呂偉良原是與貝力的助手荷夫在一起的，他們已發覺貝力登上一名富翁的快艇之上。

根據荷夫說：富翁奎恩是個社會名流，他以快艇載貝力出海，可能只是基於道義，照計沒有問題。

因此，荷夫並未有追踪貝力和那艘快艇；反而注意阿生的行踪。

想不到克魯巴果然叫人暗中調查阿生的身份；荷夫雖然無法制止這種調查，但却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正因克魯巴的人已經查清楚阿生的眞正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所以他們才更加爲阿生的安全而担心不已。

現在西德特務機構的快艇已告開動。

呂林夫婦二人，也僅可趕及登上艇上來。

快艇直往公海疾駛。

那艘氣墊船已離開他們超過一哩以上，所以「BNO」人員唯有憑望遠鏡離遠監視。

快艇雖快，氣墊船比它更快。

轉眼之間，距離又再度拉遠。

公海上有風浪，再加上其他船隻阻碍了視綫，所以手持望遠鏡，負責監視的人，很快又失去了那氣墊船的目標。

呂偉良一直站在甲板之上，往前面遠瞭；他手上沒有望遠鏡，但是他的右眼却比任何望遠鏡都更爲厲害。

呂偉良的右眼是一隻電子眼。

電子眼之內，裝置了最敏感的紅外綫偵測器，不但可以望得更遠，也可以透視若干物質的外面表皮。

因此，呂偉良代替了「BNO」人員的望遠鏡，他一一向駕駛快艇的人作出指示，讓快艇不致找錯了方向。

如果那是陸地，倒還可以跟隨一條「路」，或者一條「街道」去追踪；然而這兒却是一片茫茫大海——無邊無際的海。

大海之上沒有街，也沒有路可供辨別，只有供航海用的羅盤，讓他們分出方向來而已。

離岸越遠，船隻也越少，他們之中只有一個呂偉良知道那氣墊船的所在，其他人但見一片汪洋大海而已。

呂偉良儘管可以用電子眼盯住那氣墊船的影子，但由於氣墊船越開越快，所以距離也越拉越遠。

呂偉良也越來越担心，因爲他的電子眼不可能望到無限遠。

呂偉良那份担心還來不及，快艇突然之間不知爲了什麼，竟然停止不前。

荷夫一直在呂林二人身邊，注意着事態的每一步發展。

這時候他也情急起來，問下去：「是否機件發生了故障？」

但來自駕駛室的答覆却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駕駛室的人說：機件並未出事，但不知何故，快艇無法前進。

馬達既然無事，一定是車葉給一些東西糾纏住了；這是許多航海者都有過的經驗。

於是負責駕駛快艇的人，立即停止了機器，不敢勉强。

因爲一般來說，車葉被糾纏而强行開動的話，很易翻艇。

在這種情況停船，後果大家都不難想得到，一定是無法再繼續追踪了。

快艇上的人，包括呂林夫婦二人在內，都感到十分洩氣。

各人既然無可奈何，唯有先去查看快艇何故會出了毛病。

「BNO」人員檢查的結果，不由得呆住了。

原來快艇之所以停止前進，果然是給一條鐵鍊纏住了尾部的螺旋槳——即俗稱「車葉」的部份。

海底之下什麼東西都可能有，例如海草，廢物等等。但鐵鍊這麼重的東西，即使其他船隻遺落海中，也不致於飄浮於海水中；假如沉於海底，根本亦不可能纏住了「車葉」。

究竟何故會如此？

看來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人爲的。

「人爲」的意思，當然是指有人故意將鐵鍊纏住船尾部的車葉，誰有此本領？

假如眞的一如所料——「人爲」的，

那麼，這個人一定是蛙人。

即使是一般蛙人，亦未必有如此本領，因爲快艇當時正在行進中，速度不算慢，蛙人在水底下潛泳，絕不可能追得上快艇的速度。

然則，鐵鍊何故會纏上了車葉？的確令人莫名其妙。

快艇之所以能在水中推進，全憑馬達拖動那副車葉；現在車葉停止了轉動，快艇自然要停止了前進。

這可能是意外——無法用常理去解釋的意外。

這也可能是惡作劇，但誰有這種本領去做這種惡作劇的事？

於是有人不期而然地，想起「幽靈潛艇」的事情來；這會不會是「幽靈潛艇」的所爲？

大海之上，視綫範圍之內，暫時見不到有其他船隻。

假如快艇上的人不是這一輩特殊人物，一定會給嚇個半死。

但是，呂林二人和「BNO」人員，還有國際特警們，都不是迷信的人，他們不會相信什麼「幽靈潛艇」作祟的怪事。

即使傳說中的「納粹潛艇」，可能就在附近海底，但，他們絕不相信那是「幽靈」。

快艇不能動。

艇上的蛙人必須潛入水中，將鐵鍊自車葉上解下。

那條鐵鍊很新，不似是其他船隻遺落海中之物，因爲上面一些銹蝕的痕跡也沒有。

究竟誰出主意令到快艇無法前進？

假如眞的有人出這主意，此人一定是不想快艇追踪那氣墊船。

由於事出突然，快艇尾部的機件受到了損毁。

快艇不能動了。

「BNO」人員有些担心，因爲在這大海之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說不定剛才只是陰謀的第一個步驟而已。

然則下一步又是怎麼樣的？

下一步可能令到整艘快艇翻沉，也可能突然其來地，施放一枚魚雷，將快艇在刹那間炸沉。

快艇上的人都作好心理準備，因爲沒有人知道，傳說中的潛艇，究竟什麼時候出現？

也許它不會出現，只是靜悄悄地在水底施放魚雷突襲而已。

即使如此，快艇也防不勝防，何况現在他們根本也逃不了呢。

各人情急之下，無綫電生也傳來噩耗——快艇上的無綫電通訊儀器失靈。

這是罕見的現象！過去從未發生過這種類似的事件。

究竟是什麼失靈？

無綫電通訊儀器的機件呢，還是其他方面發生了毛病？

各人後來才聽到無綫電生解釋：原來並非通訊儀器故障，只是電波受到了干擾，以致儀器無法跟岸上連絡。

電波怎麼會受到干擾？

一般來說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可能是大自然的現象造成的。

例如太陽黑子的爆炸，往往會令到我們地球上的無綫電通訊中斷。

第二個可能，就是人爲的因素造成。

例如有人存心要破壞快艇上的通訊系統，可以用電波干擾的方法，令到快艇的無綫電通訊失靈。

但是，後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爲這須要高度的科技。

然而前者又如何？

假如這只是受到太陽黑子爆炸的影响，這也僅僅是刹那間的事而已。

於是，一名「BNO」高級情報官員，下令無綫電生，繼續試行與岸上連絡；必要時還要發出緊急求救訊號。

但是，無綫電生急得一額汗，試完又試，仍然沒有結果。

快艇的人越想越不對勁。

各人走到甲板之上，往海面上四處張望，海面上很靜，根本見不到什麼。

難道是「幽靈」作怪？——當時各人的心裏難免都會這樣想。

「BNO」人員相當於美國的「CIA」人員，他們在各方面都相當於半個專家；尤其是對無綫電通訊方面。

他們親自檢查過快艇上的無綫電通訊儀器，的確沒有壞。

通訊儀器既然正常，爲什麼無法與岸上取得聯絡？

他們進一步肯定下來，是電波干擾。

大海之上可能出現了一種神秘電波，令到快艇上的無綫電通訊中止。

呂偉良全神貫注，除了他的妻子林愛莉之外，沒有人知道他此刻正在想什麼。

其實呂偉良並非凝神細思，只是集中精神去「聽」而已。

呂偉良經過改造後，不但右眼是由電子儀器構成的「電子眼」，右耳更是靈敏度極高的微波收集器。

外人看上去，他由「凝神細思」中團團而轉；其實他只是讓自己的身體不停地轉動，也好讓那隻「順風耳」不斷轉換方向，以及那隻「千里眼」在四方八面凝視而已。

海面上根本見不到其他船隻出現，究竟呂偉良要看什麼？

海面上有的只是浪和風，難道呂偉良要聽風浪聲？

當然不是那回事，他只想知道神秘電波的來源而已。

他終於發覺了，是一條露出海面數呎的無綫電天綫。

海面上不但有風又有浪，同時也有陽光的反照；一般人的肉眼難看得出有什麼結果。

但呂偉良現在已是半個電子機械人，他擁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看見波濤起伏的海面上，有一支幼如鉛筆的金屬物體，就有如收音機的天綫一樣，由海底伸出。

一種神秘電波，亦由同一方向傳來。

呂偉良此時已是心裏有數，他貫注全力，希望自己那隻「電子眼」能够抵得住陽光的反射，看看海中有些什麼東西潛伏於水面之下。

但是，陽光西斜，反射得十分厲害，波光掩映，呂偉良的電子眼，亦無所施其技。

他們的快艇位於東面，同時此刻正是寸步難行之際，想轉移一下也不可以。

無論如何，到了現在，呂偉艮總算明白：「幽靈潛艇」的存在。

毫無疑問，目前呂偉艮見到的天綫，一定是由潛在水底下的「幽靈潛艇」伸出的。

也幾乎可以百份之百的肯定：快艇上無綫電通訊受到干擾，必然與此有關。

呂偉艮不是迷信的人，最少眼前的他，就是先進科技的產品；因此，他也相信「神秘電波」絕非「幽靈作祟」，而是「納粹潛艇」利用儀器發出干擾性的電波。

呂偉艮先把他的發現，告知身邊他的妻子，然後才再把一名「BNO」大員找來。

貝力的助手荷夫也來了，各人集中注視力在西方的海面上。但是，他們即使用望遠鏡，也見不到有「天綫」狀的金屬物體。

呂偉艮也明白到本身的超然力量，所以其他人見不到，聽不到的，一點不奇。

現在他感到焦慮的不是各人相信與否，而是以後的事。

目前他們的快艇開不動，也無法可以發出求救訊號，這是否表示「納粹潛艇」存心要將他們陷於絕境？

同時從另一角度忖測，「納粹潛艇」亦非一般人想像那麼簡單。

憑目擊者的航海人員陳述，那只是一艘二次大戰時期的陳舊潛艇，照計除了「嚇嚇人」之外，毫無作用。

但是現在，最少有呂偉艮相信它的設備極之科學化。

那條糾纏住螺旋推進器（車葉）的神秘鐵鍊，以及干擾無綫電通訊系統的神秘電波等，都顯示出「納粹潛艇」的力量。

這種「力量」亦非一般性的，只是先進的科技設備才可以做得到。

斜陽西下，眼看快要天黑了。

北海的氣候，有陽光時就有溫暖；沒有陽光的黑夜，隨時有可能凍僵。

快艇上的人十分担心。

無綫電生不斷利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希望可以和岸上的通訊中心接觸；可惜每一次都失敗了。

太陽不斷西墮，風浪也越來越大……

已故首領　先後出現

氣墊船在平靜中靠岸。

阿生在克魯巴等人監視下登上碼頭。

克魯巴揭穿了阿生的特務身份之後，沿途把他冷落在一旁。

現在他又走過來對阿生說：「特警先生，歡迎大駕光臨！」

阿生苦笑道：「我以爲來渡假，想不到無意間闖入了鬼穴。」

「別裝蒜了！」克魯巴說：「我們決不會令你失望的。」

身邊一名青年插咀道：「我們會讓你知道希望知道的。」

這是一個小島。

島上看似荒僻無人，但當氣墊船靠岸後，立即出現了一隊穿制服的青年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阿生還未出世；但阿生卻可以從書本，電影和圖片中見到一些納粹德國軍隊的打扮。

眼前他所見到的，正是這一類納粹軍隊。

他們由樹林中竄出，向氣墊船上的人，行納粹式的擧手禮。

這些制服都是草青色的，手臂之上也纏上了納粹徽號，十分刺眼。

阿生覺得事情已經明朗化；毫無疑問，這兒正是一處納粹基地。

克魯巴道：「你不是要知道一批青年的下落麼？眼前你已見到其中一部份。」

阿生怔了一怔，又朝那些穿制服的德國青年瞥了一眼。

然後半信半疑地問：「就是他們？」

「是的。」克魯巴道：「他們都是自願加入新納粹黨的好青年；他們將會爲復興德國，統一德國而努力。」

「偉大的理想！」阿生冲口而出，「其實西德目前已完全獨立，只差東德而已！我並非潑冷水，只怕你們要從蘇俄手中解放東德，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克魯巴很認眞地說：「在東德，也有我們的同志；我們彼此同是德國人，我們的理想自然也是相同的。」

各人在「納粹官兵」的引領下，穿過樹林，進入一處營房。

營房蓋搭得很特別，彷彿南洋一樣所見的「長屋」——離開地面建築，上加茅草作頂，主要材料是木材。

加上那兒密林遍佈，即使有直升機凌空巡貌，也難知道這裏面的秘密。

阿生看見屋前的空地之上，有一批德國青年正練習搏擊之術。

教練是個黃皮膚的亞洲人；阿生不知他是那一國人。後來看見他在喝聲中耍出了韓國跆拳道招數，才忖測他是韓國人。

克魯巴道：「你本來可以担任這個職位，我找你的原意無非如此，想不到你太不够坦白。」

阿生苦笑道：「其實這有什麼要緊？如果不是如此這般，我才不會知道你的理想如此偉大。現在我總算知道了。」

阿生當時站在空地一旁，一邊參觀青年們練習跆拳道，一邊與克魯巴交談。

至於其他的人，他們已到各處營房去了。

那些人既是由漢堡乘氣墊船而來，每個人手上，都挽了一些東西。照看他們是爲這基地運送食物和日用品而來的。那麼，氣墊船就是他們常川來往的交通工具之一。

克魯巴覺得阿生言語間有點善意，改變語氣道：「你知道了又怎麼樣？」

「我只要明白你們的目標，我就可以回去向有關方面提出報告。」阿生說，「你們不是犯罪組織，我們可以不插手。」

「嗯！你很聰明。」克魯巴笑笑說：「只有這樣博得我的信任，你才可以重獲自由。」

阿生道：「不管你怎樣想都好，我覺得我有申明立場的必要；正如你對我說出你們新納粹黨的目標一樣。」

「好吧。」克魯巴說道：「你可以說下去，我對國際特警組織，仍然是一知半解。」

「國際特警組織主要是對付國際性的大規模犯罪組織。」阿生說：「至於涉及各國國內政治性的問題，只要不危及人身自由，和國際間的安全，特警隊照例不去理。」

克魯巴立刻接口問：「然則，你以爲我們有沒有觸犯國際特警的條例？」

「暫時沒有。」阿生很機巧地說，「老實告訴你，我對你們仍然知得不多。」

「我會找機會，讓你知得更多。」克魯巴道。

這時候，那名韓國敎練已發覺克魯巴在這邊，立刻過來招呼。

克魯巴很大方地，替阿生介紹，對方果然是個韓國人。他叫金大川，是個跆拳道高手。

克魯巴的「大方」已令阿生感到驚奇，後來阿生才知道他的用心。

原來克魯巴存心要他們較量一下，所以在介紹時，言語間充滿了挑撥性。例如他說金大川是韓國跆拳道高手，這邊又稱阿生是國術界名流——中國武術的名人。

金大川滿臉不高興，他顯然瞧不起中國武術，所以，三言兩語之後，便出言嘲諷。

金大川道：「聽說中國功夫只可以供拍電影用，如果不是死鬼明星李小龍的影片可以在世界各地放映，相信世人還不知道什麼是中國功夫呢！哈哈……」

說完他又大笑一陣。

克魯巴木無表情，他顯然也曉得金大川的用心，但却未加制止。

阿生聽在耳想在心，看得很不順眼。

他終於忍不住道：「高麗古代是屬於中華民族統治的，如果你讀過歷史，你也得承認。所以我深信韓國的什麼跆拳道，也不過是由中國武術演變而來，因此，閣下瞧不起中國功夫，也相當於忘了祖宗而已。」

阿生這一招「連消帶打」，摑得金大川隱隱作痛。

阿生不必悍然向他挑戰，已氣得他七孔生烟。

金大川桀桀跳道：「你的意思可是說：跆拳道比不上中國功夫？」

阿生道：「不！我絕對不是這意思，任何一種武術，必有它的長處，然後才可以世世代代遺傳下來。任何一種絕技，均無可能有壓倒性的優勢。」

「嘿！你剛才那一番話，分明是向我挑戰。」金大川說。

阿生笑笑說：「別在主人面前失儀。本人只是來渡假，並非比武。」

金大川轉向克魯巴道：「你不反對我和這位先生比劃一下吧？」

克魯巴本來就存心要看一場龍爭虎鬥，自不可能把雙方勸開。

他說：「友誼式的較量，無傷大雅，大家切勿太過認眞，點到即止。」

金大川立即吆喝一聲，跳開幾步，擺開了架式。

阿生年少好學，他除了跟隨呂偉艮勤習中國各家各派的武功之外，還經常注意外國武術的特點，所以，他對跆拳道知得也多；其中優劣之處，更瞭如指掌。

阿生連外衣也沒有解下，就縱前把雙拳一拱——這是一種禮貌，實際上阿生的「丁字馬」還未擺開，對方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金大川如狠似虎的飛撲而來。

阿生知道跆拳道的最大特點就是將渾身的氣力集中於一點——例如手肘和脚板，因此力度非常猛烈。

正因爲力度過份集中之故，所以搏鬥進行時，也顯得不够靈活；最少也不能多面化。

阿生目睹對方來勢洶湧，急忙側身瀉馬，先讓對方撲了一個空。

金大川一記落了空，還未來得及轉身，阿生已展開反攻。

阿生雙拳如箭，兩腿似風，刹那間把金大川團團圍在中央。

克魯巴本來不敢太過看好阿生，但這時其他人也湊過來圍觀熱鬧。有些人看得拍手叫好，克魯巴也情不自禁地喝彩。

阿生拳脚功夫到家，虎虎生風，迫得金大川喘不過氣來。

優劣之勢，已非常明顯，阿生佔盡上風。

金大川儘管如狠似虎，無奈他的打法，十分消耗體力，所以不一會已是氣喘如牛。

阿生不想對方無法落台，雙手一幌，使出了一下虛招。

再吆喝一聲，對方以爲他全力搶攻，身不由主地退倒了幾步。

這一邊阿生也同時躍開數呎，回身抱拳，陪着笑臉道：「果然是一流高手！佩服佩服。」

金大川臉上紅了一陣。

只見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總算領教了中國功夫。」

圍觀的人紛紛拍手叫好。

克魯巴也趁勢過去，拉攏二人進內喝酒。

毫無疑問，經此一役後，克魯巴對阿生已是另眼相看。

× × ×

貝力和朗奴十分納悶！他們被囚禁在小島上的一個山洞之內。

貝力和朗奴都沒有再見到奎恩和他的水手們，究竟他們是去是離？更是無從獲悉。

晚餐時間到了，有人送了一些食物到山洞中來，是一些罐頭和海鮮。

貝力在進食時，忍不住問那武裝守衛：「你們究竟要把我們如何處置？」

守衛道：「我不知道。」

「誰知道？」貝力問。

守衛道：「相信你們的命運，要由首領們去決定。」

「誰是你們的首領？」

「希特拉。」

「你不是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

「希特拉已經去世多時。」

「但在我們心目中，他是永生的領袖。」守衛又說：「我不妨告訴你，他沒有死，我們常常見到首領！還有他的副手波曼。」

「眞是活見鬼。」貝力喃喃地說：「你們怎麼會把歷史顛倒？」

守衛道：「人類創造了歷史，我們就是創造歷史的人類。」

「但事實上，希特拉和波曼早巳死了。」貝力說道：「納粹老將只有一個至今仍被囚禁於四强共管的戰犯監獄之內。」

「够了。」另一名守衛說，「你似乎說得太多了。大概因為你不是德國人的緣故吧。」

貝力道：「不，你錯了，我們都是德國人。」

守衛道：「那麼，你應該為納粹歡呼！也只有希特拉值得我們德國人驕傲。」

「我不想與你辯論這問題。」貝力說，「你可否告訴我，奎恩和他的水手們去了何處麼？」

守衛道：「我不知道。」

另一名守衛說：「可能是首領要接見他們，我們首領關心每一名德國人。」

貝力苦笑道：「我也是德國人，可不知有沒有機會去見見他？」

「應該有的！」守衛說：「如果有例外，就可能由於你身份特殊！」

貝力苦笑聳肩，道：「其實，我也只是為了職業上的理由；我是人，人總要吃飯的。」

朗奴一直默默無言地，俯首進食。其實他內心一直思索着如何逃走。

那一晚，他們就睡在山洞之內。守衛在外面巡邏。

為了抵抗山洞中的寒氣。貝力與朗奴背對背地，互相靠牢，盤膝而睡。

朗奴忽然低聲道：「我們應該開始動手工作了，你贊成我們一齊動手呢，還是輪流工作？」

貝力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朗奴埋怨道：「難道我們在這裏等死麼？」

黑暗中，朗奴掏出了一個鐵碟子來，那是他在晚餐時，悄悄留下的。還好守衛沒有發覺。

朗奴對貝力說出了他的計劃，他要挖開山洞一旁的泥土，悄悄逃出去。所以才會留下這個金屬碟子作為挖山的工具。

但貝力勸他想清楚才可以動手，因為他們現在一個孤島之上，即使逃離山洞，騙過了衛兵，仍不可能游水逃去。

換句話說，到了最後關頭，他們仍要偷到一艘船或艇，才可逃出險境。

不過，朗奴很堅決。

他幾乎一開始就作好了心理準備，所以他知道山洞之內，那兒比較單薄，那兒比較易於發掘。

貝力的勸告沒有用，朗奴在摸索中展開了他的發掘工作。

他用那個金屬碟子，朝山壁挖泥土；根據他的記憶，那兒比較單薄，只要挖它三呎許，一定可以通至山邊去。

貝力担心他白費心機，因為守衛可能在最後關頭發覺。

那兒很靜，少許聲响也可能被人聽到；除非守衛在虛張聲勢之後又走開了。

晚上的氣溫降得很低，朗奴的發掘工作對體溫的增加畢竟總有好處！因此，貝力在他休息時，也動起手來。

朗奴的判斷不錯，那兒果然是山洞四周最單薄的地方。

二人努力工作半晚，泥牆後面終於露出了一個小洞。

外面儘管沒有燈光，也有星光點點。

貝力勸朗奴勿操諸過急，小心看看清楚外面的情形再說。

外面是一處斜坡，有草也有樹木，所以二人在挖去泥土時，發覺有「根」——包括樹木和草的根部。

貝力開始以手代替那個鐵碟子，逐塊泥土拿下來。

朗奴望住洞口，以防守衛突然入來。

貝力將那兒弄到可以容納一個人的頭部伸出去為止。

他很有耐性，絕不焦急。

貝力探首出外，四下裏張望了一遍。首先聽到的是虫聲唧唧，首先見到的是樹影婆娑。

朗奴有些不耐煩地在後催促道：「快些走吧！時間無多，我們還要找交通工具呢！」

貝力雖然明知這一次的脫身機會微乎其微，無奈眼前巳是勢成騎虎，他只好硬住頭皮，將洞口迅速挖大——大到足以容納他們鑽出去為止。

最後，二人終於離開了那個山洞，爬到山坡之上。

四周很靜，除了風聲和唧唧虫聲之外，什麼聲响都聽不到。

正因為太靜了，所以他們只要輕輕接觸那些草木，也會發出沙沙作响的聲音。

他們小心翼翼地，躲在一叢矮林的後面，先觀察了四周的形勢一遍，最後才悄悄落了斜坡，沿住小徑朝海邊走去。

差不多可以肯定，守在山洞外的武裝人員遲早也會發覺他們，只要他們及時醒覺，貝力他們就隨時有生命危險。

因此，貝力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匆匆與朗奴朝海邊走去。

海邊有風浪，停在那兒的船隻，被吹得不斷撞向岸邊，船身與岸邊發出的「依呀」之聲，响個不絕，就是見不到有人。

貝力低聲說道：「可能是上天助我們，否則不會有此機會。」

可能是海邊風浪太大，沒有人留在這兒看守。

朗奴道：「我們揀一艘快艇吧！希望他們還未發覺。」

二人竄至岸邊，貝力正俯下腰來，想解開一艘快艇的纜繩。

突然「砰」的一聲。

一枚子彈不知從何處飛來，「錚」的一聲，擊中岸邊一塊岩石，黑夜中冒出了火花。

朗奴急忙後退。

貝力一個後翻，先仰倒地上，再迅速滾身，滾到另一塊岩石的背後。

又是一聲槍响，子彈與岩石又再迸出了火花來。

貝力可以感覺得到，子彈就在他的頭頂之上飛過去。

毫無疑問，對方巳發覺了他之所在，而且，槍法如神。

然而四周依舊一片黑暗。

既然沒有燈光，對方又如何能見得到他之所在？貝力立刻就想到那槍手一定配備了紅外光瞄準器。

朗奴不知是否受了傷，竟然一些動靜也沒有。

突然間，燈光從四方八面射過來，把那海傍一帶照得如同白晝。

一隊納粹士兵包圍過來，荷槍實彈的，八面威風。

朗奴首先暴露在燈光之下，變成了俘虜；然後又有人朝那塊大岩石走過來。

貝力也不敢反抗，立即束手就擒。

毫無疑問，他們的行踪巳被人發覺；只是人家一直不作聲，還有心戲弄他們，在黑暗中朝他們開槍射擊。

貝力明知反抗也是無濟於事，只有令到自己傷亡而巳。

朗奴像個洩了氣的皮球，軟綿綿地被人帶走。

× × ×

朗奴可能出錯了主意，但貝力却感謝他帶頭去冒險。

假如不是這一次的冒險失敗，他們可能還要獃在那冰凍的山洞之內。

這一次他們儘管逃不脫，但最少也可以改變一下環境。

現在二人被囚於一間密室內——這是離地建成的木屋。無論如何，這比在山洞好得多了。

貝力被抓回之後，曾被人嘲諷一番，對方揚言本來可以隨時殺他，但却存心戲弄，只讓子彈在他身體旁邊掠過。

貝力相信對方的話，而且絕非誇張。

朗奴担心會被處決，所以這兒儘管比較溫暖，他仍在發抖。

「納粹士兵」似乎要等待上司的命令，所以只有暫時把貝力和朗奴囚在那密室中，如何處置顯然尚未決定。

貝力和朗奴雙雙被手鐐鎖在一起，他們不可能再逃。

室內有燈光，是一種煤氣燈。

內外有人看守，那人有槍。

貝力筋疲力盡，呼呼入睡；只有朗奴越想越覺不值，睡不入眼。

× × ×

天亮了。

室內的燈光不知什麼時候熄滅。

光綫由一些罅縫中透入，因為這是用許多木柱排列而成的「牆壁」，所以木柱與木柱之間，就有許多罅縫。

一陣集體跑步的聲音由外面傳來，齊整，有勁，彷彿一隊訓練有素的軍隊正在晨操。

貝力由隙縫中透視出去，果然是一隊穿上納粹制服的年青士兵。

在一名長官的指揮下，那隊士兵操到一處講台之前。

貝力睡眼矇矓，彷彿見到希特拉出現在那座講台之上。

他担心自己眼花看錯了，用手肘碰碰朗奴一下；朗奴還未醒來。

原來朗奴整夜未眠，直至天色將亮然後才倦極睡去。

想不到剛睡了一會，又被貝力吵醒。

貝力在他耳畔道：「你帮眼看看，那講台上的人是誰？」

朗奴由夾縫中透視出去，用左手揉揉雙眼，定神細看。

朗奴的右手與貝力的左手被同一手鐐鎖住，所以他只有左手可以動。

然而朗奴只看了一眼，立刻就順口說道：「希特拉！」

朗奴話剛出口，立即又像夢中驚醒一樣，喃喃自語：「嗯——什麼？希特拉？怎麼可能呢？奇怪！」

貝力也說：「是的，絕不可能是他；他早巳經死了！」

朗奴又說：「你瞧！還有他身邊的人，竟然是他助手波曼！」

貝力這時才注意及講台上的另外一些人，其中之一，果然是昔日希魔的助手波曼。

貝力定一定神。

他再仔細屈指一算，順口又說：「即使他們眞的未死，現在巳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是，你瞧！他們怎麼可能如此年青？」

朗奴也給提醒了。

他說：「是的，他們看來只不過四十歲左右而巳，不似七八十歲的老人！」

貝力道：「但他們的外型的確是希特拉和助手波曼！」

納粹士兵紛紛向他們台上的元首行禮——希特拉最常見的「擧手禮」。

講台上的「元首希特拉」也還以納粹式的敬禮；這情景似乎只可以在電影中見到。但是現在，貝力他們以為在造夢呢。

然而白天又怎麼會做夢？

陽光由夾縫中投射入來，二人的睡意逐漸消失了。

假如這不是造夢，又是什麼？

「一定是見鬼！」朗奴打個冷顫說：「傳說中的納粹幽靈，果然是眞的。」

貝力不信有鬼，他說：「他們分明是人，絕不可能是鬼！」

朗奴正想說下去，外面有人入來了。

「你兩個站起來吧！」一名手纏納粹黨徽，穿上制服的軍官，對貝力他們說。

貝力暗吃一驚。

他不知道對方的用意何在，只知道後面站了另外二名槍手，都是穿上納粹士兵制服的。

貝力和朗奴被入押出去。

廣塲有人吹起了軍號，彷彿就快有人被行刑處決似的。

貝力和朗奴被槍手押至台下，又被命令站立一旁。

那邊，有另外兩個人出現。

他們都是黃皮膚的亞洲人；他們的出現對朗奴來說，影响不大。

但是，對貝力來說，影响就太大了，因為貝力認識其中一個。

他！正是阿生。

阿生正與韓國人金大川一齊被邀到廣塲上來；但事前阿生絕未知道貝力也會出現在他的面前。

當他們二人的視綫接觸時，雙方都身不由主地，渾身一凜。

幸而兩個都是受過訓練的人，他們勉强還可以力持鎮定。

阿生本來也是階下囚，但自從露了一手之後，克魯巴又把他視作貴賓。

雖然阿生仍然受到監視，總比貝力他們要好得多了。

克魯巴可能為了邀功，花費了不少唇

舌，要阿生放棄原來的職業，加入他們這一個「新納粹黨」工作。

阿生很會演戲；他也知道如果答允得太過容易，只有引起對方的懷疑而已。

他故作「愼重考慮」，果然博取到克魯巴以禮相待；克魯巴希望說服他。

這時候，他們一齊走上了講台。

在克魯巴的介紹下，阿生與「希特拉」招呼。

在前前後後不足三分鐘時間之內，阿生遇上兩件事前絕難想像得到的事；一是貝力竟然也在此出現。

第二件就是「希特拉」的出現。

儘管二次大戰時，阿生尚未出世，他仍然知道希特拉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希特拉」十分客氣地，招呼阿生；看情形，克魯巴的地位也不會太低，最少現在阿生可以見到他與「元首」耳語。

台下，納粹士兵們紛紛散開。

貝力和朗奴被押至廣場中央，那兒有一支豎立起來的旗杆。

二名士兵把貝力和朗奴分別綁在兩個不同的方向。

他們彼此反手背靠背地站立在一起，讓太陽晒着。

貝力道：「朗奴，你後悔嗎？十八年後我們又是一條好漢！」

朗奴道：「生死有命！現在我反而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埋怨，反而希望你原諒，如果不是我要逃走，可能沒有事！」

「算了！」貝力道，「反正你是應我之邀而來，只要你不怪我我於願已足！」

貝力不難想像得到，這種格局的擺佈，分明是要將二人槍斃。

台上，阿生也在不斷忖測：究竟「新納粹黨」，要如何處置貝力他們？

阿生想也未想得完，克魯巴已走到了他的面前來了。

「這是你的好機會！」克魯巴道，「我把你推荐給元首，你必須有些表現。現在你就用這支槍，射殺旗杆上的人吧！」

阿生不由自主地，接過了那支手槍。

手槍槍腔之內，只有二枚子彈。

克魯巴說：「二枚子彈假如可以取走那二人的性命，你便是我們的人。」

「假如我做不到，那又如何？」阿生故意有此一問。

他絕不想殺人；何況他要殺的還是自己人呢。

但形勢所迫，究竟他應該怎樣做？——阿生不斷盤算着。

克魯巴回答他：「如果你顯得低能，我們元首一定不高興！」

阿生約略估計一下，那講台離旗杆不足一百英呎。

阿生可以一舉擊中貝力，但朗奴却在貝力的背後！另一枚子彈如何能擊中他？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生舉起手槍，略作瞄準。

驀地「砰砰」兩聲槍响！子彈直朝旗杆勁射而去。

彷彿旱天雷，又似召魂笛！朗奴突然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只有貝力頭腦比較冷靜。

當槍聲响起之前一刹那間，貝力也見得到阿生的表情。

當時阿生是十分認眞的，槍咀對準了他的頭部，看情形他必死無疑。

尤其是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他不敢怪阿生，也許阿生有難之言隱。

貝力甚至看得十分清楚，槍咀火光閃了兩下，表示在這一刹那之間，發射了兩枚子彈！難怪槍聲一响起來，朗奴就嚇昏了。

貝力不但沒有跟朗奴一齊倒下來，還感到無限驚奇。

台上傳來一個人的鼓掌喝采之聲。

原來阿生那兩枚子彈雖然未能殺死貝力和朗奴二人，却充份表現出他的「槍法如神」。

那二枚子彈先後射中旗杆上的繩子——不是升旗用的繩子，而是綁住二人手脚的繩子。

因此，槍聲响了兩下之後，貝力和朗奴實際上已獲得了自由。

這是不輕易辦得到的事，綁住二人手部的繩子與升旗用的繩子，互相擠在一起，眼力稍差，就可能誤中副車，令到旗杆上的納粹旗幟飛墮而下。

然而現在，那面納粹旗幟仍在飄揚！

但貝力和朗奴則離開了旗杆。

拍手叫好不已的人並非克魯巴，而是「希特拉」本人。

台上其他人反應不一，有人追隨「希特拉」一齊叫好，也有人木然不知所措。

不管台上反應如何，台下却是一片混亂；主要還是由於貝力重獲自由，有人担心他會乘機就此逃去。

但是，事實上貝力是伸縮一下兩條手臂而已，絕無逃走之意。

「希特拉」道：「果然是一流的神槍手，歡迎你加入我們統一德國的行列！」

說着，他伸出手來，與阿生熱烈地握了一下；回頭又對克魯巴道：「你不愧慧眼識英雄，剛才的情形，你也見到了！」

克魯巴道：「元首，他實際上並未完成任務，二名人犯仍舊活着！」

「那只是你的錯。」希特拉說，「誰叫你只裝上二枚子彈？如果再多二枚，相信他一定會按步就班地完成任務！」

克魯巴瞪住阿生，說道：「你用意何在？」

阿生苦笑道：「我不慣殺人，但我又不想令你失望，惟有如此！」

「答得好，答得妙！」希特拉拍手呵呵笑道：「這是他的良心說話，你沒有理由迫他說謊，對嗎？」

克魯巴對阿生儘管不滿，但對「元首」却又不能不尊敬。

他唯唯諾諾地退下。

希特拉却對阿生十分客氣，邀他雙雙由台上走下來。

這時候數名納粹士兵已將貝力重新抓住；另外一些人則把朗奴救醒。

朗奴根本就沒有受傷，他只是給槍聲嚇昏的。

希特拉偕同阿生過來，小心觀察了朗奴和貝力二人一番。

後來他們又走近旗杆，凝視子彈射過的一些痕跡。

繩子斷了，子彈可在旗杆裏面。

希特拉一再豎起大姆指叫好不已。



阿生被迫向貝力和朗奴行刑。

其他人尾隨其後，阿生刹那間變得十分重要似的。

被稱作「希特拉」的人，無論外型、舉止，完全與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元首一模一樣；反而助手波曼等人，只有幾分相似而已。

這班納粹首領的相片，阿生早已看過了，自然不會陌生。

但是阿生仍然不明白，爲什麼要扮演納粹黨領袖？

阿生無暇細想，目前他必須爲貝力的未來而設想一下。

貝力究竟怎會在此？納粹黨人又何故要就地處決他？

阿生不敢公然查問，但口裏却對希特拉道：「元首，他們究竟犯了何罪？」

希特拉回答道：「聽說是意圖奪船逃走！」

阿生道：「求生是每一個人的慾望，他們不是你們的人麼？」

希特拉搖搖頭。

阿生道：「他們何故在此？」

希特拉道：「我們懷疑他們來此窺探秘密！」

「有證據麼？」阿生問。

「沒有。他們只是對納粹潛艇感到懷疑，乘坐一名富翁的釣魚艇出海！不知怎的，竟摸到這兒來。」希特拉道。

阿生想了想，故意說：「你們何不乘機利用一下他們？」

希特拉道：「如何利用？」

阿生道：「你們爲了喚起其他德國同胞，然後才不斷想出各種辦法，向外宣揚；我覺得留個生口，總好過給別人一個壞的藉口。」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殺了這兩個人，遲早傳到其他德國人耳裏，人家必然對新納粹黨留下恐怖印象！以後吸收一些新黨員也十分困難！」

「嗯——」希特拉很愼重地想了想，終於說：「你言之有理！」

阿生又說：「爲安全計，我們也不能說放就立即放走他。」

「你以爲應該怎麼樣？」

「可否讓我跟他說幾句？」

「當然可以！」希特拉道，「現在你已經是我們的人了。」

阿生於是走向貝力面前。

貝力不是傻瓜，他耳聞目睹，一切看得明白，心裏亦有數。

阿生故意盯住他，問：「你叫什麼名字？」

「貝力！」貝力故作無可奈何地答。

「你想獲得自由麼？」

「當然想。」

「那麼，你必須與我們合作。」

貝力道：「只要你放我，我什麼也可以答應。」

「放你也可以，但你必須發誓不把這兒的秘密說出去！」

「你放心吧！我只是爲了好奇而來！」貝力說：「現在我知道了你們的目的後也爲之感動不已，我才不會破壞你們。」

「那麼，你如何替我們宣傳一下？」

「你希望我替你們做些什麼？」

阿生道：「首先不要提及我這個中國人，然後對其他人說：新納粹黨是個統一德國的有意義組織，同時告訴年青一輩，鼓勵他們參加這有義意的工作。」

「我明白了！」其實貝力是眞的明白了阿生的眞正用意。

他希望返回漢堡之後，再召大隊人馬前來救阿生回去。

其他人冷眼旁觀，最少有一個希特拉十分欣賞阿生的演技。

希特拉於是吩咐下去：「把這兩個人帶到我們的潛艇去吧，送他們回漢堡！」

貝力悄悄舒了一口氣，朗奴內心更加感謝阿生。

貝力不但佩服阿生的槍法如神，更加佩服他的冷靜，機智。

希特拉與阿生步向廣場的另一角。他一邊走，一邊說道：「你心地善良，可惜你不是德國人。」

阿生不大明白地問道：「這有什麼關係？」

希特拉道：「如果你是德國人，將來我們成功了之後，大可委以重任。但因爲你不是本國人，內閣可能否決你。」

阿生笑笑說：「不要緊，反正我也不想做什麼大官，只想做些有意義的事就夠了！」

各人步入一間木製的建築物之內。裏面懸上了納粹的旗號之外，還掛上希特拉的遺照。

照克魯巴後來告訴阿生，瞧得起他的並非「原庄希特拉」，只是「希特拉二世

」而巳。

阿生覺得這是一項奇蹟，為什麼對方這麼容易就信任自己？

後來從其他德國青年口中知道，「新納粹黨」成立不太久，他們招賢納士，愛才如命，阿生槍法如神，武功出衆，所以「元首」與其他「納粹首領」們，便對他另眼相看。

儘管如此，阿生仍然小心翼翼，因為他稍不小心的話，就會為人所算，眼前最少有好一些人須要防範的。

第一個是那個韓國教練。

阿生未來此之前，韓國教練金大川備受重視，但阿生來了之後，他逐漸被冷落了，現在阿生是納粹青年軍的武術教練。因此，阿生時刻提防着金大川。

其次就是克魯巴。

克魯巴雖然愛才，但為人奸險，他首先知道阿生的身份是一名特警，要不是阿生機智善辯，目前他已是階下之囚。

阿生一再表示他厭惡特警生涯，所以才到處遊埠！

克魯巴是「希特拉二世」的人事部主任，他奉了這位「元首」之命，四出搜羅人才，以充實內部，就是為了邀功，他才對阿生進行說服工作。

但是，克魯巴萬萬料不到阿生這麼好運氣，一經引見之後，希特拉二世就對他如此重視。

阿生担心因此而招妒，所以他對克魯巴此人也格外小心。

不過，克魯巴不出數小時，又離開了那個小島。

阿生忖測他可能返回漢堡去了。

× × ×

呂偉艮等人所乘坐的快艇，因為機件失靈，無綫電通訊又受到神秘電波的干擾，以至停在北海之上飄流。

眼看天色漸晚，各人暗忖這一回必冷僵在公海之上。

想不到就在此時，水平綫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黑點。

那小黑點越來越明顯。

後來他們才知道是一艘私人遊艇。

遊艇是屬於富翁奎恩的。

奎恩令水手將各人救上船，然後拖走了快艇，那險象才告改觀。

返抵漢堡了後，奎恩一直很少說話，「BNO」人員，也始終不透露他們的特殊身份。

他們只對奎恩和他的水手說，呂林二人是遊客，這快艇是租給遊客出海遨遊的。呂林等人雖然脫了險，却失去了阿生的踪跡。

他們也曾旁敲側擊地，向奎恩和水手們查詢，但各人守口如瓶。

貝力的助手荷夫與「BNO」人員商量，如何採取搜索步驟之際，呂林二人也來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記得阿生和克魯巴二人離開碼頭時的情形。

另一方面，他也記得貝力和朗奴搭私人遊艇出海的情形。

但後者印象較為模糊，主要還是由於當時的距離關係。

不過，由於呂偉艮擁有一隻電子眼，再遠他也可以看得見船身的編號。因此，當登岸後，呂偉艮由碼頭上面回過頭來張望，那時才如夢初覺地，嚇得一跳。

當時他只記起貝力乘搭的私人遊艇的編號，至於艇上人員，艇的外型，特徵等等，全無印象，主要還是雙方距離太遠。

所以，當他們在公海上獲救之後，呂偉艮仍未想起這就是載貝力出海的遊艇。

等到現在他回頭張望之後，發覺艇身漆上的編號一模一樣，他才呆了半晌。

但是，這時候快艇上的人已走得七七八八，只留下部份水手。

貝力的助手荷夫和二名國際特警，正在一輛大卡車之內開會。

那是「BNO」人員的特製大卡車，表面上看上去只是送貨車，其實裏面有完善的通訊系統。

呂林二人登車後，車門又再度關上。

車子就停在碼頭一旁，利用車內的電視傳眞鏡頭，可以朝四方八面看見街上，碼頭和海面等處的情形。

呂偉艮把他記憶中的情形，對各人說了出來。

荷夫正苦思無艮策之際，呂偉艮的申述無異就是一服興奮劑。

他對「BNO」一名高級人員洛廸說：「奎恩對我們的冷淡，看來並非無因，呂先生既然證實貝力在他的遊艇上，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但呂偉艮另有想法，他說：「奎恩如果是個問題人物，這件事更加易辦？」

洛廸也說：「是的，我正感到出奇，照計那處海面不是遊船河的好去處，為什麼奎恩會在那兒遨遊？再想，他當時面有倦色，我就覺得不對勁！」

荷夫道：「所以我們必須趁早去找找他，否則貝力就有危險。」

呂偉艮道：「我不主張明刀明槍，這樣一定沒有結果。」

「為什麼？」荷夫瞪住呂偉艮。

呂偉艮道：「他是富翁，他必然有律師，我們不可能在他身上迫出一些什麼來。既然我們在初次見到他時也問不出什麼，再問也沒有用，徒然打草驚蛇而巳。」

荷夫也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知道呂林二人的來頭。

他問道：「然則，你以為我們應該怎辦？」

「這工作我們不妨分頭進行。」呂偉艮說：「洛廸先生可以派人跟踪和監視奎恩，必要時能偷聽他的私人電話更妙。」

洛廸道：「這須要經法官批准。」

呂偉艮道：「如果太麻煩，反而容易引起對方注意。」

洛廸道：「那麼，讓我先派人去跟踪他！」

「從他守口如瓶的態度忖測，假如我當時不是看錯了船身的編號，他肯定有問題。」呂偉艮道。

荷夫忽然又說：「我們可不可以改向水手的身上。出主意？」

洛廸首先贊成。

呂偉艮想了想，說道：「這件事交給我辦吧！我已有了打算。」

荷夫對呂林二人很有信心。

洛廸召來助手，先派人去監視奎恩。

車子奉了洛廸之命，離開碼頭。

荷夫陪同呂林二人先返酒店，然後再到特警隊辦事處去部署一切。

× × ×

晚上。

漢堡的紅燈區——聖堡里。

一間水手雲集的酒吧之內，突然有人打架，裏面亂作一團。

打架的起因很簡單，水手們的生活單調，他們整天面對大海，所以上岸後就喝醉了再說。

酒能亂性，三杯到肚，稍為失去理智的人，就很易出事。

當時數名水手有講有笑，豈料談談笑笑中發生了口角。

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再由單對單發展到以寡敵衆。

被圍攻的一名水手叫比利。

衆寡懸殊之勢巳成，比利眼看被人毆至遍體鱗傷。

突然之間，有人吆喝一聲。

一支鐵枴杖如電閃至，首先介入。

比利終於遇上了救星，仗義相助的正是呂偉艮。

可惜西方人仕還未曉得「鐵枴俠盜」的大名，否則那班以衆欺寡的人一定會及時停手。

不過現在亦無大分別，唯一不同的，就是呂偉艮須要花費了一些氣力，然後才可以令到他們住手。

那班人多勢衆的水手不知道這跛子是誰，只知他的武功深不可測，甚至鐵枴杖還未揮動，氣勢巳經迫人。

衆水手被呂偉艮打得七顛倒八，紛紛抱頭竄遁，苦只苦了酒吧的主人。

外面警車聲大作，警員一湧而入。

毫無疑問較早時酒吧主人巳悄悄致電報警，可惜他們來遲一步，只能抓住呂偉艮和比利二人，帶返警局去。

比利酒意盡失，他非常感激呂偉艮仗義相助，他知道要是呂偉艮再不出手，現在他也許巳經躺在醫院裏。

× × ×

在警局的臨時覊留所之內。

比利抓抓後腦，揉揉一雙佈滿了紅筋的眼睛，盯住呂偉艮。

他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吶吶地說：「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呂偉艮一本正經地說：「我是遊客，到此地只有數天，怎可能見過你。」

「不，是眞的，讓我想想——」水手比利終於想起了——

他「哦」然一聲道：「我記起了，在我們老闆的私人遊艇之前。」

「你說奎恩號私人遊艇？」

「是的，我就是船上的水手。」

「噢，眞巧！」呂偉艮笑了笑，「這也算得是上天的巧妙安排，我總算報了一點恩。」

但是，呂偉艮很快又沉着了臉。

他為難地說：「這一次我雖然做得痛快，但是，我個人却難以交代——」

「你有什麼困難？」

「我與妻子來此遊覽，她警告過我，不准到紅燈區！」

「那只是喝酒的地方，不成問題。」

「但她與別不同，也許外國女人與中國女人最大的分別在此！」

「我可以帮你麼？」

「你肯說謊？」

「對女人說謊，尤其是助你洗脫『罪名』，有何不可？」比利笑了！「你救了我，我帮帮你，天公地道。」

不久，林愛莉果然來了。

據說，她是在酒店房中接到通知而來的。

警方根據呂偉艮的口供，用電話通知她，目的是要她把呂偉艮的旅遊證件帶來，然後保釋他出外候審。

呂偉艮將被控告在公衆場所打架，還可能要賠償酒吧的損失！

林愛莉見過一名警長之後，巳知詳情，所以當她見到她丈夫時，扯長了面孔，十分生氣！

「到紅燈區，喝酒，打架！鬧事！」林愛莉像機關槍一樣，隔住鐵欄，把呂偉艮罵得喘不過氣來。

呂偉艮道：「算了算了，反正那又不是妓院，喝什麼醋？」

比利也帮咀道：「是的，那只是喝酒的地方呢，太太！」

林愛莉吹咀睜目，生氣地說：「你以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酒不離色，那兒一樣有女人。嘿！」

呂偉艮和比利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苦笑不語，垂下頭來。

林愛莉怒氣未消，對身邊的警長道：「你們打算如何處置。」

「在公共場所打架，罪名可大可小！」警長道：「你丈夫有證件，可以留下，然後你再簽保，他就可以出外候審，至於酒吧會不會要求賠償，我們還未知。如果要，就要等法官決定應賠多少？」

林愛莉火上加油地說：「好極了，你們還有些什麼罪名，請盡可能加在他身上！嘿！這種壞丈夫，我才不會担保他出去，就讓他得個教訓好了。」

說完，林愛莉回頭就走。

隔住覊留所的鐵網，呂偉艮情急之下，一連叫了幾聲，無奈她頭也不回，匆匆地離開了警局。

連那個警長也忍不住發笑。

他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地，對籠中的呂偉艮道：「你們中國人稱妻子為老虎乸，原來眞的有些根據。」

呂偉艮欲哭無淚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比利在旁安慰他說：「算了，這種事很平常，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明天罰了錢，一定可以恢復自由。」

呂偉艮面無笑容，担心不巳地說：「我的事你不會明白的。」

「你有什麼心事？」比利低聲問。

呂偉艮看看那警長巳離去，這才說道：「我不是個正常的遊客。」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比利看看他雙足，「你是指——因為你跛足，所以不正常麼？」

「不，我指的是——」呂偉艮欲語還止，吞吞吐吐地說：「總之一言難盡。」

比利的好奇心立刻被吸引住：「究竟你有什麼心事？」

「告訴你也沒有用，算了吧。」呂偉亘深深嘆了一口氣。

比利若有所思地說：「難道你——你是一名國際通緝犯?」

「你——你怎麼知道?」

「人說，仗義每多屠狗輩，看你憂心忡忡，我懷疑你的證件也可能是假的。」

「嗯——請低聲些好嗎?」

「放心，我不會出賣你。」

「謝謝你。」

「那麼，你妻子可能救了你。」比利說，「本市警方十分聰明，證件到了他們的手，一定會被他們查出眞僞。」

「說一千句，我也不該强出頭。如果不是爲了你，我不但沒有麻煩，還可能發大財。」

「你說什麼?」

「你知道我爲什麼出海嗎?」

「許多遊客都有租船出海的習慣。」

「但我另有目的。」

「什麼目的?」

「尋寶!」

「別開玩笑了!」

呂偉亘道：「我不會胡扯，的確是想發財！北海據說有一艘沉船，上面滿是珠寶。像我這種人的性格，那會有閒心來此遊埠?」

「嗯！原來你也相信那傳說。其實北海那麼大，即使眞的有寶物，也不知如何找尋。」比利說。

「稍後，我會有一班朋友以遊客身份到漢堡來，他們有詳細資料。」

「你是先頭部隊?」

「是的。」呂偉亘又說：「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說出這內幕麼?」

「不知!」

「我可能須要你的帮助。」

「做得到我一定樂意。」

「你是本地人，一定做得到。」

「你要我如何帮你?」

「你找朋友來，一齊將我們担保出外，候審可以嗎?」

「你想逃走?」

「沒有必要，我不會令你朋友難堪，」呂偉亘又說：「這是輕微案件，相信警方不致會跟國際刑警連絡吧?」

「好吧，讓我試試——」

比利說完，高聲呼叫守衛。

一名警員過來，開口就詛咒比利，但比利反而斥責他說：「你別開口傷人，我是奎恩先生的水手，我要見你上司。」

「奎恩有什麼了不起?」警員瞪了比利一眼，「你再吵吵鬧鬧，我會把暖氣機關上，讓你過不了今晚。」

這種天氣，尤其在晚上，沒有暖氣一定不易挨得過去。

呂偉亘於是勸止比利。

但比利似乎有恃無恐，高聲叫起來。警長來了。

他知道犯人要找人担保，於是答允代他打電話。

比利說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奎恩家中的電話號碼。

比利明知見了奎恩，又要花一番唇舌去解釋，但他却給呂偉亘的身份打動了。

他回頭又問呂偉亘：「你們是個什麼組織?」

「烏合之衆！」呂偉亘笑笑說：「一心只想發財。」

比利又說：「我老闆很喜歡識你這種朋友，等會兒我會將你帶去見見他。」

呂偉亘問：「你老闆是誰?」

「本市一名大富商。」

「別開玩笑了，他怎麼會對我有興趣呢?」

「你不會明白的。」

「算了，你只是保釋我出去，我總會給你好處。」呂偉亘道：「至於你那位富有的老闆，我才不敢高攀！」

「我會做的！」比利拍拍呂偉亘的肩膊，「我們巳算得上是患難之交，相信我吧！朋友！」

不久，果然有一名律師跑到警局裏來，代呂偉亘和比利二人辦妥了保釋手續。

明查暗訪　危機四伏

律師親自開車把呂偉亘送返酒店。

比利本來要帶呂偉亘去見他老闆奎恩，但律師不答允。

比利只好安慰呂偉亘說：「一切將成過去，你在酒店等我消息吧。」

呂偉亘苦笑道：「無論如何，我仍要感激你兩位！」

律師一邊停車於酒店門口，一邊說道：「算了，這種案子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多罰欵賠錢。」

呂偉亘再次言謝，然後握別比利和那位律師。

律師目送呂偉亘進了酒店之後，立刻就開車，一邊埋怨道：「你怎麼會鬧出這種事情來?」

「是那班狗養的欺人太甚，」比利想起在酒吧中被人以衆欺寡，心裏仍感悻悻然，「要不是這個中國人，我必被活活毆死!」

「老闆要見你。」

「你不是說，奎恩先生睡了麼?」

「本來是睡了，但爲了你鬧事，他正感到忐忑不安!」

「我會解釋。」

車子最後開入一幢巨宅。

這就是大富翁的奎恩的住所。

奎恩正等着比利。

比利是「奎恩號遊艇」上的水手領班，也是奎恩的一名親信。

奎恩這時正身披睡袍，生氣地候在客廳上。

他一見了比利，就質問道：「你究竟幹什麼的?我巳經一再警告過你，切不可再鬧事!」

「老闆，請聽我解釋!」比利道，「我是被迫出手的！他們太過沒理由……」

奎恩沒有聽他說完，就咆哮起來。

奎恩又說：「你可知道今晚『仗義相助』，救了你的人是誰麼?」

「我知道，他是個中國人。」比利又說，「而且，還是我們在公海救過的遊客呢。」

「遊客!」奎恩仍然很生氣，「你這人眞的活在夢中，他不是眞正的遊客，而是有目的而來的！傻瓜!」

「嗯！」比利又故意問：「你怎麼知道?」

「你以爲我做事會像你那樣胡塗麼?」奎恩道，「當我們把他們救回來之後，我巳叫人着手調查他們的身份。」

「我知道，」比利笑了笑，「他叫呂偉亘，綽號是鐵枴俠盜，來此目的並非遊埠那麼簡單，只是爲了尋寶!」

「尋寶?」奎恩意外地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是他告訴我的!」比利說，「要不是他告訴我這許多，我才不敢打擾你呢，老闆!」

「嗯！你是說——他是一名大盜?」

「是的，他的心目中只有錢，同時我又知道，他還有同黨，他們有一個很詳細的尋寶計劃。他只是先頭部隊。」

「那麼，我明白了!」奎恩恍然大悟地，怔了一怔!

比利呆在一旁，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奎恩派人做了一些什麼?

其實奎恩登岸後，就巳經派人分頭去查呂林二人之身份。

根據他們查得的結果，只知道呂林二人是外國遊客。

但是，當另一組人查出了「機件失靈的快艇」原來屬於「BNO」人員所有之後，奎恩登時又呆了半晌!

當時奎恩和他的手下一時之間也無法將假想中的「故事」組織起來。

最大的矛盾就是：一名國際性的罪犯，如何會跟「BNO」人員混在一起，乘快艇出海?

快艇表面是私人的，但查明是屬於「BNO」人員控制的。

「BNO」人員又爲什麼會與呂林二人在一起?他們出海幹嗎?

奎恩想極也想不明白。

但是，現在經比利一說之後，他才恍然地大悟呂林二人，可能自墮陷阱，仍然一無所覺!

奎恩假想中的情形就是：「BNO」人員早巳知道呂林二人的身份，所以故意將快艇租給他們出海。

比利也同意了奎恩的想法，他說：「我覺得，我們有個好機會，假如他們的尋寶計劃有把握，假如他眞的是一名汪洋大盜，假如他所持的證件是僞造的，那麼，我們何不來一次順水推舟?」

奎恩也明白了比利的意思，他說：「讓我再查淸楚。據我所知，北海之底下，的確有不少寶船，就是沒有一份詳詳細細的地圖。假如他們有，我們就有把握找到寶物。」

「那麼，我先去敷衍他，跟他交個朋友，再聽候你的命令吧!」

「好吧！你先回去休息！我們明天再聯絡!」奎恩揮揮手。

比利離開了奎恩的住所。

他根本不知道自從他離開了警局之後，巳經一直被人暗裏跟踪!

西德特務份子——「BNO」人員洛迪，悄悄來到特警辦事處。

貝力的助手荷夫，正與呂偉亘在此秘密會晤。

呂偉亘來此最大目的，除了向荷夫弄一份僞造的旅行證件之外，就是報告昨天晚上他的「收穫」!

荷夫叫人立即把呂偉亘的照片貼到一份僞證件之上。

呂偉亘接到手之後，荷夫問他：「要一個放大鏡麼?」

呂偉亘搖搖頭。

他是無須放大鏡也可以看的淸楚僞證件上的破綻！因爲他具有一隻比放大鏡更多用途的「電子眼」。

他須要這份證件，當然另有目的。

洛迪進來之後，也聽取了呂偉亘的報告。毫無疑問，昨天晚上比利和呂偉亘的遭遇，只不過是一個假局!

佈局的人就是「BNO」人員和荷夫領導的國際特警!

協助他們的，就是當地警方。

「BNO」在西德的地位和性能，一如美國的「CIA」，要取得地方上警方的協助，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呂偉亘又說：「我担心他們對我反監視，所以昨晚返回酒店之後，我與妻子吵了一頓，隨即離開酒店，住到另一間酒店去。」

荷夫笑道：「這一回的確難爲了呂太太，他日如果要解釋，我可以作證!」

呂偉亘笑道：「她很有默契，我們都明知自己的身份只是演員而巳!」

呂偉亘又說：「我想，我應該到碼頭去一次，相信比利會再找我。」

洛迪道：「好吧！你放心去做，我們會隨時接應你。」

呂偉亘一邊行，一邊又說：「我要一班『同黨』——他們是我尋寶計劃的合夥人，你們準備一下吧!」

「我明白了!」荷夫道：「這事我有分寸，由現在開始，你不必再到這兒來，我們用其他方法秘密聯絡。」

呂偉亘正待由暗門離去，突然有人把他叫住：「呂先生，等一等!」

那是一名特警隊隊員，他正接聽着一個由外面打來的電話。

原來派到酒店監視的國際特警人員，發覺有人正到酒店去查問呂偉亘的行踪；暗中監視的人懷疑那是比利的同黨。

呂偉亘知道此事之後，立刻趕返原來的酒店去。

× × ×

「BNO」人員和國際特警隊人員，都在替阿生和貝力他們担心!

他們都知道阿生和貝力所負的任務，但現在二人却下落不明!

儘管呂林二人證實他們乘船出海，但却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何在。

北海之上有不少小島，有些連地圖上也找不到名稱和位置。

因此，雖然西德與盟軍的軍機一度奉命往北海搜索，還是毫無結果。

「BNO」和特警人員所以對「奎恩號」產生疑心，是基於下列兩點——

第一：他們覺得「奎恩號」表面既是一艘私人遊艇，實無理由從北海上那一方向回航。除非另有目的。

第二：「奎恩號」出現於他們視綫範圍之後不久，快艇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亦突然回復正常。

這究竟表示了一些什麼？

只有一個可能，就是「奎恩號」出現之後，令到干擾他們的神秘潛艇打起退堂鼓來，輕輕放過了機件失靈的快艇。

但是，事實是否就是這麼簡單？當呂偉艮發覺「奎恩號」遊艇原來正是載貝力出海的船隻之後，有關方面才決定要追查奎恩其人的背景！

於是這重任就落在呂偉艮的身上……

呂偉艮匆匆返回酒店。

這是他和妻子，還有阿生等三人，到了漢堡之後，就隱居的酒店，但為了安全上的理由，阿生表面上與他們夫婦之間，互不關連。

不過由昨晚開始，呂偉艮表面上又與妻子發生了口角，搬到另一間酒店去了。

呂偉艮以為比利的同黨一定有辦法追查到他遷居的酒店去，想不到由奎恩派來的人——比利的同黨，仍獃在這兒窺伺。

像呂偉艮這種人，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誰是奸細，但他表面上却若無其事地，大踏步走進了酒店大堂。

當呂偉艮走向升降機時，有個人迎面而來，與他撞了一下。

呂偉艮是老行尊，怎麼會不知道這個人的用心？

他甚至踏入這間酒店之後，已注意到這幾個蛇頭鼠眼的傢伙，剛才與他碰撞的人，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呂偉艮立即反手將那傢伙抓住。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另一人已迅速掠過他們的身邊。

那是接贓者！

那傢伙接了贓物之後，拔足飛奔，衝出了酒店門外。

呂偉艮欲追趕出去，却給那扒手糾纏住。

呂偉艮故作生氣，正要動粗，比利就在這個時候出現。

比利佯作「和事老」，過來將他們分開。

呂偉艮悻悻然，指出那扒手扒了他的證件。

比利似乎很有把握，也很够江湖義氣地，將他們推過一旁，勸他們不要太過張揚！

呂偉艮表現出一派焦急的神氣，也十分的生氣！

比利對那扒手作勢道：「我知道你是誰，因為我也認識你大哥，你放得聰明些，立即在一小時之內，將有關失物送回，我也許可以放你一馬；要是少了一分一毫，相信你以後也不可能再有命活着了！」

扒手唯唯諾諾，恭恭敬敬地說：「比利先生，我事前實在不知道他是你朋友，請原諒！你吩咐的事，我即刻照辦。」

比利用鼻子「哼」了一聲。

呂偉艮裝成十分佩服，非常感激的樣子，再三言謝！

其實，在這位老江湖眼中，比利的演技還很幼稚呢！

比利又對呂偉艮道：「我正要找你，你來得正好及時！」

「昨晚我回來之後，跟她吵鬧一頓，後來遷到海港酒店去了，」呂偉艮又說：「你在此等我片刻好嗎？」

比利道：「你去那裏？」

「我要上去見見她！」呂偉艮故意看看腕表，「你也知道我還有朋友，稍後將到漢堡來與我會合，我必須上去向我的雌老虎留下一個口訊，以免誤了大事！」

「好吧！」比利也看看腕表，「請你不要超過十分鐘。」

然後他又煞有介事地，低聲說道：「我老闆要見你！」

呂偉艮反問：「你約了他？」

「是的。」

呂偉艮故意頓了一頓，又說：「他為什麼要見我？難道——」

「別嚕嗦了！先去辦妥你的事。」比利又說：「在這兒做任何事，有我波士支持你，是你和你朋友的福氣！」

呂偉艮無可奈何地，步向升降機。

比利向另一個人打了一個眼色，那人表面上與比利互不認識。

那人隨即跟踪呂偉艮上樓去了。

× × ×

林愛莉正在房間裏。

她心裏想的事情太多，包括這一次的意外，以及阿生的安全。

這一次雖然只是演戲，但身為「演員」的她，心情也麻麻亂！

她從未演過「潑婦」的角色，想不到這一次却要「罵街」。

她正在胡思亂想中，有人叩門。

進來的正是她丈夫呂偉艮，她真恨不得撲過去擁抱他。

他們雖然不是一對新婚夫婦，但一向恩愛如恆！但是為了把「戲」演好，這一次却要演「分居」一幕。

她並非胆小的女人，但少了一個呂偉良在旁，她總是不慣！

因此，昨天晚上，她幾乎整夜未睡過入眼。

「導演」剛剛來過了。

那個幕後「導演」是一名「BNO」人員，扮成了酒店的侍者入房，向她傳遞命令，教她如何演戲。

想不到「導演」才走了不久，「男主角」又接踵而至。

呂偉艮一入門口，就半哄半騙的，向「女主角」的林愛莉說：「親愛的，不要生氣！先讓我們談談正經事好不好？」

林愛莉與他的丈夫一向很有默契，看見呂偉艮這副眼色，這種口氣，她已想到了外面可能有人跟踪而至。

因此，她哭哭啼啼的，又大吵大鬧起來。

呂偉艮也裝成害怕驚擾隣居的樣子，匆匆把門關上。

他一邊賠不是，一邊向林愛莉打手勢；於是，二人在吵吵嚷嚷之中，進了洗手間。

他們已動手查過，這間房沒有竊聽儀器設備。

此外潛伏在酒店的「BNO」人員也告訴他們，房中並無此類電子設備，叫呂林二人大可放心！

現在房間外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比利派來竊聽呂林二人交談的。

呂偉艮心裏有數，所以二人由洗手間重回房間之時，他就故意說：「發財要緊

，千萬不要因小失大！」

「你這個殺千刀，以後還去那骯髒的地方，我就殺你！」林愛莉故意吵得很大聲！

「好了，過去的何必再提，其實我只不過去喝一杯，從未拈過女人。」呂偉艮又哄着說：「以後最多連酒吧也不去就是了！現在你要冷靜下來，小心聽我說！」

「嗯！」林愛莉差些兒忍不住要笑了，她很少這麼兇。

呂偉艮又說：「你有沒有接聽過他們的電話？」

「沒有。」

「照計他們最遲今晚一定到。你要留下來，等他們電話。」

「你呢？」

「我去找一些人。」

「什麼人？」

「放心好了，決不會是女人。」

「我也要去。」

「親愛的，聽我說吧，你不能去！」

「為什麼？」

「他們是這兒的地頭虫！」呂偉艮說，「昨晚也是他們保釋我出來的。我想過了，這件事沒有他們合作，很難成功！」

「但是，你怎可以拿主意？我們的合夥人可能怪你分薄了他們的收益！」

「屆時我會設法說服他們的，你不必為此而担心！」

「那麼——」

「你只須留在這兒等他們的消息，其他事交給我好了。」

「好吧！」林愛莉故意輕輕嘆了一口氣，「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隨時有電話與你聯絡！」

呂偉艮說完，又匆匆外出。

在門外偷聽的人，及時撤退。

呂偉艮若無其事地，回到樓下酒店大堂，與比利同車離去。

× × ×

貝力和朗奴多得阿生說項，總算由虎口逃了出來。

他們由一艘潛艇載離海島。

最後當潛艇升出海面時，已是晚上時份了。

一艘小漁船接載他們上岸。

當他們即將離船登岸之前，有人再三警告他們：切勿將這一次的事情對任何人坦然相告；他們只可以宣揚「新納粹黨」的優點，以及統一德國的理想等等！

貝力自然唯唯諾諾。

在碼頭上，貝力與朗奴分手。

貝力是個特警，他知道有人跟踪他，所以不敢直接返回特警辦事處。

半夜的碼頭，很靜！

貝力走進路邊的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回辦事處。

他吩咐荷夫開了一輛偽裝的街車，依他所說的路綫開來。

荷夫是貝力的助手，也是一名有經驗的特警隊隊員。

他知道有人跟踪貝力，除了親自扮成街車司機之外，還配備了人手，開了一部大貨車，直駛向碼頭那一邊。

貝力沿住海港大道而行。

背後那個黑影，如影隨形的，亦步亦趨！

貝力佯作不知；其實他什麼都知，而且非常清楚。

跟踪他的人不止一個，最少是兩個。一個步行，一個開車。

貝力走了一程之後，終於看見一輛「街車」迎面而來。

那是特警隊的偽裝街車，貝力是當地特警隊長，自然認得這車子。

於是他立即揮手截停。

貝力上了車。

後面的人也迅速把手一揮，一輛黑色房車迅速開了上來。

跟踪貝力的人也上了車，跟踪住那輛「街車」直駛市中心區。

貝力對司機荷夫道：「看見了嗎？他們仍不放過我。」

荷夫道：「隊長，你放心，我已有了準備。」

車子到了一處路口，荷夫透過無綫電通話機，招呼他的同伴。

這一邊，他加油衝過那十字路路口！

那一邊，追踪而來的汽車也想衝過去，無奈說時遲那時快，一輛大貨車由橫街開出，剛好攔住黑色房車的去路。

貨車司機原是特警，他佯作生氣地，頓足大罵。

黑色房車上的兩名跟踪者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要越過大貨車固然不能，惟有眼巴巴的，看住街車遠去。

× × ×

在特警辦事處之內。

貝力向他助手荷夫和其他人等，講述這次發現「納粹基地」的經過。

他們要秘密知會「BNO」人員，一邊將市區內發生的事，向貝力報告。

貝力這才知道，接載他和朗奴一齊出海的富翁奎恩，竟然比他更早回到了市區來。

貝力於是想起在海島上的情形，當時他們先後「被捕」，但看情形奎恩之「被捕」，只是一種烟幕而已！

目的只不過是奎恩也不例外！

對方顯然要貝力覺得奎恩他們也只不過是「局外人」而已！

其實，奎恩和他的水手們是否眞正的「局外人」，還是納粹份子？只有他們才清楚。

不過，憑各方面連日來綜合所得，奎恩和他的手下們，顯然有問題。

「BNO」高級人員洛迪，漏夜秘密趕到特警辦事處來。

從貝力口中，洛迪證實了「納粹幽靈」實際上只是一班德國人扮的。

什麼希特拉、波曼等等，只是一班德國民族主義者！

毫無疑問的，這班人，都是「納粹信徒」！

他們十分嚮往昔日希特拉時代的德國，認為當時的德國「又強大、又團結」！與目前分成東西德，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德國有許多這一類人，尤其是年青一輩；他們從長輩口中聽得太多了。

長輩們經常在不知不覺中，把「昔日的德國」誇大了！

因此，老一輩的人往往在有意無意之

間，把年青的一輩思想毒害了還不知道。

鼓勵「團結、統一」是無可厚非的。但把「納粹黨」視作德國的「英雄」，則十分危險！

洛迪等人既然知道了有此秘密基地的存在，也就立即秘密知會了國防部。

× × ×

阿生儘管孤掌難鳴，憑着機智和胆色，總算獲得一些人的欣賞！

尤其是那個「希特拉二世」，他似乎是個尚武主義者，對阿生十好讚賞！

阿生也摸準了他的心理，經常在他的面前有意無意之間露了一手。

阿生目前的職位是武術教練，他和金大川負責教導一班德國青年的武功。

阿生在休息時常常與青年們交談。

他覺得這班青年們都很有理想，他們都希望德國統一！

阿生不敢說得太多；雖然他明知這種納粹思想不大正確。

阿生又從閒談中知道，這班德國青年都是先參加「北海渡假營」，然後被「感化」，再自動加入這組織的。

阿生又從他們口中知道，他們先後見過歷史中記載過的人物，包括希特拉和他的主要助手們，即使不十足相似，也有八九分與圖片中的「納粹首領」相同。

毫無疑問，這班人絕不可能是「幽靈」，只是一些德國人而已。

這輩德國人若非已故「納粹首領」們的後裔，大概也是被他們有計劃，有系統地找回來扮演「納粹幽靈」角色的。

他們爲什麼須要這班人扮演「納粹幽靈」的角色？

道理簡單，要組織「新納粹黨」，要國人相信他們，就必須多方面進行灌輸工作；喚起國人對「希特拉時代」的懷念，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找齊一班「已故的納粹首領」！

但是人死不能復生，納粹首領即使不死，也在牢中，所以，他們只好找來相似的人，負責扮演。

阿生故意對「新納粹黨」表現得十分賣力，目的只不過希望知得更多。

因爲阿生從貝力口中知道，國際特警人員已對此事調查了很久。

所以阿生只設法說服「希特拉二世」釋放貝力他們，自己反而留在小島之上。

阿生覺得島上的設施雖然簡陋，但却相當的齊全。

例如島的邊緣，有天然的碼頭，可供船艇泊岸；山洞中有許多四通八達的秘密，必要時他們可以躲一陣。

島上的青年不停接受訓練，包括軍事學識，間諜，情報等等，多方面的訓練。

據說，每個學員必須在半年之內學齊各項科目。學成後，由船艇將他們送走，分派至東，西德各大城市活動。

此外，島上有一隊年紀較大的「納粹軍隊」駐守。

這隊軍隊的職責，有如治安警察，到處巡邏，尤其是對船艇管得最爲嚴密。

所以阿生幾乎一開始就獲得警告，他不可能逃走。

那是一個孤島，沒有船艇，眞的是插翼也難飛呢。

毫無疑問，那兒也是「納粹潛艇」的基地；根據阿生所知，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小島，也被他們秘密佔用。

阿生覺得北海一帶的國家，包括英國在內，未免太過胡塗！豈可對這等零星小島加以忽視。

阿生爲避嫌疑，只在傍晚時份，散步到海邊一帶視察一下，平時絕不敢悄悄闖到碼頭這邊來張望。

不過這幾天，阿生覺得有些古怪，就是天空上出現了一些軍機。

那些軍機雖然只是一掠而過，但次數却越來越多。

阿生不難想像得到，貝力也許已經知會了德國軍方。

只要西德國防部知道這件事，他們一定不會加以忽視。

這一天，阿生正在一處山坡上散步，頭上又出現了一架軍機。

軍機一再低飛盤桓，阿生在陽光之下，一時却看不清機翼上的徽號。

軍機離去後，山頭上出現了一隊納粹軍隊。

他們突然對阿生展開包圍。

阿生不敢反抗。

他知道這些人的手段，只要他反抗，對方一定格殺勿論。

阿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他出現過在「希特拉二世」的身邊，所以這裏的人幾乎都認識阿生。

阿生問那隊長：「發生了什麼事？」

「別裝蒜了，中國人。」那位隊長說：「我們在這兒等了你許久。」

「我不知你說什麼。」

「去見元首你就明白。」

阿生心裏想：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吧！他的特警身份早已揭發，還有什麼大不了？

豈料見到了希特拉二世之後，阿生被對方揮鞭痛打了一頓。

阿生的雙手被人反綁，全無反抗之餘地。

希特拉二世道：「枉我對你如此信任，你竟敢出賣我？」

阿生一頭霧水，喊寃地說：「究竟我犯了什麼事？首領。」

希特拉二世向一名納粹軍官打了一個眼色：「讓他死得眼閉。」

那軍官摸出了一面鏡子。

阿生恍然大悟。

飛機不斷出現上空，可能與這面小鏡子有關；因爲鏡子在陽光下反射，等於替天空上的軍機指示了目標。

但是，只有阿生才明白，這完全與他無關。

因此阿生道：「這是誰的？」

「你的。」希特拉二世道：「你以爲我是傻瓜麼？自從在一處山頭上發現了這鏡子之後，我就偷偷檢對你的指紋。」

幾乎不必對方講完，阿生已在心裏暗叫一聲：「上當了。」

他記得前兩天的事。

當時他與金大川二人正由操場回到他們的宿舍，他要剃鬍子，金大川自動借了一面小鏡子給他；就是眼前這一面。

島上一切十分簡陋，洗手間也只設在郊野人少經過的地方；自然沒有潔具和大鏡。

他當時不以爲意，接過鏡子，對鏡刮去面上的鬍鬚。

他的指紋一定是當時留下的。

但爲什麼鏡子會被人放在山頭上？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金大川存心靠害。

第二，金大川不想留戀在此，存心破壞這個基地，所以給軍機這種暗示，讓軍方到這兒來把他們抓回去。

假如屬於後者的話，阿生自然不想揭穿它。

但是，萬一屬於前者呢，金大川分明就是爲了「報仇」。

阿生也知道金大川遲早會在他的身上打主意；但想不到他，狠毒到這個地步而已。

阿生對希特拉二世道：「我用過這鏡子刮鬚，但我不是它的主人。」

「我知道你怎麼說。」希特拉二世道：「你一定說這是金大川的，是不？」

「你已經問過他？」阿生心裏十分生氣，「事實上正是他的，我借用過一次而已。」

希特拉二世冷然一笑道：「你眞好胆，還好金大川一早向我備了案，我已經知道你是內奸，但想不到你出此一招。」

說完他又揮揮手。

阿生被人帶到廣場上去，綁在那支旗杆之上。

由於軍機連日不斷出現上空，旗杆之上已不掛上任何旗幟。

阿生沒有申辯的機會，被人綁在那兒「生晒」。

× × ×

呂偉艮在比利引領下，來到了一條橫街窄巷。

他們登上了一幢舊樓。

又是一連串的轉彎抹角，最後才進入一間房間之內。

呂偉艮這次要見的人，實際上早已見過了，那是奎恩。

奎恩是那艘私人遊艇的主人，他救過呂林等人，自然認得他；但他想不到呂偉艮就是名聞國際的鐵拐俠盜。

呂偉艮發覺這兒燈光不足。

他也知道對方何故會故作神秘，也許是担心被人跟踪的緣故。

奎恩問道：「你的尋寶計劃是怎麼樣的？」

「你也有興趣？」呂偉艮問。

奎恩點點頭。

呂偉艮笑道：「你已經有不少錢。」

「沒有人嫌錢多的。」

「我不是小睹你，我只担心你不是我理想中的拍檔。」

「你理想中的拍檔是怎麼樣的？」

「須要有良好的科學化的設備，例如潛水蛙人等等。」

「這些我都有。甚至我不妨告訴你，連潛水艇也有辦法找來一艘。」

「眞的？」呂偉艮故意怔了一怔！「希望你不是軍方的人就好了。」

「你放心，你的底子我已清楚，我不是軍方的人，亦非警探。」

「那，你是——」

「我是什麼人似乎已無關重要，講講你的計劃吧！先生。」

「嗯！」呂偉艮佯作小心翼翼地，左張右望，欲語還休。

「放心吧，這裏都是我的人。」

「我計劃中要找的東西，已有人出價一百萬美元。」

「照我估計，假定是傳說中的沉船，一定不止此數。」

「沉船？」呂偉艮笑了笑，「想不到連你也相信我較早時的謊言。」

「謊言？」奎恩，比利和室內的人，都呆了一陣。

呂偉艮道：「很抱歉！因爲我們太陌生，我未作進一步了解，決不可能會對比利先生講出眞話。」

比利有些生氣，他說：「你不該令我在波士面前難過。」

呂偉艮道：「你波士依舊是我合作的對手，你何必難過？只是我們的物件比珠寶還要有價值，也更多人須要。」

「究竟是什麼？」奎恩問。

「是一批帶有輻射性的核子廢料。」呂偉艮說。

室內各人又是一陣意外。

比利既失望，又生氣，差些兒就要揍過去揍呂偉艮一頓。

但奎恩却喝止他。

只有奎恩大感興趣地問：「你說有人出價一百萬購買這些廢料？」

「是的。」呂偉艮道：「而且，還是美金，不是馬克。」

「買主是誰？」奎恩又問。

「黑色九月。」

「巴勒斯坦恐怖組織?」

「正是。」

「他們要這些廢料幹嗎?」

「奎恩先生，我不是科學家，我怎麼知道?」呂偉良又說：「總之我不會白做，我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每次動手之前，必有買主，然後才去冒險!若非為了解決工具上的難題，我才不會找你。」

「嗯!讓我考慮考慮，明天答覆你好嗎?」奎恩道。

「不!我的同伴晚上就到，我要向他們交代;同時聲明在先，你不能佔超過三成，頂多也是百份之三十。」

「好吧!你回酒店等我消息，黃昏之前，一定給你回音。」

呂偉良於是又由比利帶走。

× × ×

在同一幢舊樓之內，但不是那間房。奎恩正與一班人開會;他向各人報告與呂偉良談判的經過。

有人懷疑呂偉良是個騙子。

但是，很快又有另一個人指出：核子廢料的處理和用處。

一般核子廢料都是核子反應爐中排除出來的廢物。

處理方法不外是：運到荒郊埋葬。

另一方法是：用金屬桶載住，運到公海，沉入海底。

西德是個工業先進國，英國也是。這兩國都有工業核子爐的設置，自然有核子廢料;但從來沒有人知道這等廢料如何安置。

究竟是否就在公海的海底之下?呂偉良又如何知道?

這問題似乎變得不大重要了。

最重要的，就是：核子廢料，究竟是否可以「廢物利用」?「黑色九月」組織為什麼要購買它?

席上有人指出：原來此等核子廢料果真是可供「廢物利用」——可以用來製造核子彈。

發言人是一位年輕的科學家，只有三十餘歲的德國物理學家。

他說：「用二十磅廢料，可以製造一枚核彈，威力相當於投下廣島的原子彈的一倍!費用大約不超過二萬美元。」

奎恩怔住了。

他喃喃地說：「怪不得他說已經有了買主，那跛鬼眞聰明。」

那年靑科學家又說：「這種技術已無秘密可言，美國專家已向政府警告，不小心處置此等核子廢料，終有大禍臨頭。」

奎恩道：「如果我們得到這批廢料，可以製一枚核彈麼?」

「可以，而且絕對可以。」那專家肯定地說：「由用過的核子廢料中提煉出來的稀有化學元素，最少比起黃色炸藥厲害得多。」

奎恩道：「請你立刻寫一份報告，我要帶去見元首。」

那專家答應了。

× × ×

奎恩的私人遊艇，載住呂偉良等人出海。

艇上有許多潛水用的儀器和裝備。除了「奎恩號」遊艇之外，還有其他船隻，都是奎恩僱用的。

呂偉良決定和奎恩合作，他們的談判也十分的順利。

呂偉良那五個「拍檔伙伴」也沒有意見;現在他們也在艇上。

奎恩非常興奮，他知道了核子廢料原來可以製成小型核彈之後，興趣比起尋寶來得更大了。

奎恩的確是個富翁，但他也是個民族主義者，所以初入了新納粹黨，以金錢秘密支持希特拉二世他們。

他的遊艇常常出海，其實只是到那些小島去開會，巡視。

那天他覺得貝力和朗奴形跡可疑，所以才誘他上船。

想不到貝力果然想知道潛艇的秘密，於是故意帶他登陸那個小島，但為了表示他們也是「局外人」，所以才叫「納粹兵」將他們「一視同仁」地帶走。

事後他原船回航，貝力和朗奴則被扣留在島上。

貝力後來獲釋回來，也沒有打草驚蛇，於是奎恩更放心了。

快艇出了公海，那些由奎恩僱用的漁船，紛紛散開。

呂偉良煞有介事地，與他的同伴們，攤開了一張地圖，在劃了符號的範圍內「佈陣」。

漁船在警戒綫上戒備，目的是不讓其他船隻接近窺伺。

「奎恩號」遊艇有如指揮船一樣，留在中央;蛙人紛紛準備下海。

奎恩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與一艘潛艇取得連絡。

當一艘潛艇升出水面時，呂偉良等人故作驚奇地怔了一怔。

後來奎恩告訴各人，這是他「借助」的力量，各人才安定下來。

其實，潛艇之事是老早有了默契的。

希特拉二世也在其中，他要親自指揮打撈工作。

林愛莉雖然是這活劇的「女角」，但她由於形格勢禁，却知得最少。

現在她十分替呂偉良担心，因為那海底根本不會有什麼核子廢料，這點她反而知得比較清楚。

所謂核子廢料，只是無中生有;西德核子爐的廢料在何處，呂偉良根本就不知道。

不過呂偉良為了誘迫「新納粹黨」人上當，他覺得這一套比起什麼「寶船」一定更容易引起他們的興趣。

呂偉良果然猜對了。

奎恩和其他新納粹黨首領，都對此事萬二分的重視。

他們開了不止一次的會議，一致認為：只要他們手上擁有一枚核子彈，對他們的「事業」必然大有帮助。

他們的事業是什麼?

就是統一德國。

那麼，一枚小型核子彈又有何用?

他們決定在製成了這一枚小核子彈之後，向大國敲詐，迫使他們同意，讓德國統一起來。

因此，他們對這件事十分熱心。

今天北海之上，可以稱得上風和日麗

，浪也不太大。

兩艘陳舊的潛艇，分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遺物」。

艇身之上都漆上了納粹的徽號。

差不多所有納粹黨的首領都出現在那二艘潛艇的甲板之上。

他們制服鮮明，對海面上的德國漁船，似乎一無所懼。

當然，他們只不過是化身而已，並非死去了的納粹頭頭的幽靈。

這些人十分希望這次的打撈成功，所以紛紛出現。

第一批蛙人已經落海。

那處海底不太深，新納粹黨的人常常乘他們的潛艇在此經過，自然清楚。

他們第一步只希望證實一下，該處海底下是否有一箱箱的核子廢料?如果有，他們就立刻全力打撈。

但是，當第一批蛙人上船之後，奎恩首先感到不妙。

他認得那些不是他派下海的蛙人。

奎恩正要招呼他的助手，呂偉良首先已向他提出了警告：「奎恩先生，叫你的人束手就擒吧!否則，你只有害到他們死傷纍纍而已。」

奎恩十分生氣，呱呱大叫。

但是，漁船之上，紛紛出現武裝人員——他們都是西德軍警喬裝的。

各船正紛紛向「奎恩號」靠過來。

二艘納粹潛艇想下潛，納粹首領也紛紛退了入艙內。

但是，一名手持擴音器的軍官向他們發出警告。

原來西德海軍的蛙人，早已悄悄由另一些停得較遠的漁船，潛入海中，在二艘潛艇艇身之上，附上了炸彈。

那是可以遙控的深水炸彈，只要一按儀器，二艘納粹潛艇立即粉身碎骨。

大批西德海軍軍機飛臨上空。凌空監視!令到希特拉二世也不敢下令反抗，以免招致大量傷亡。

另一批空降部隊，分頭投入那些無名小島。

空軍軍機連日來的偵察，對各島的形勢已瞭如指掌，因此這一項的行動，也非常之順利。

主要還是各納粹首領紛紛離島出海，空降部隊因此可以乘虛而入。

他們即使受到有限度的反抗，結果也難敵有備而來的西德空軍。

由於避免打草驚蛇，西德海軍未有出動;但那些漁船都是他們偽裝的，而且均有良好的武裝。

於是大局立即迅速被軍警控制。

空降部隊在其中一個小島的廣場之上，救出了阿生。

阿生當時已奄奄一息。

他被晒得頭昏眼花，空軍軍機趕緊將他送往醫院急救。

阿生命不該絕!金大川的陰謀雖然得逞，但剛巧納粹各首領紛紛要出海，所以才會把他留在廣場上「生晒」。

他不會死。

像他這種人，又怎麼會輕易死去?但他却受了傷，須要留醫。

事後呂林二人才知道，於是匆匆趕往醫院去探望阿生。

至於北海現場，已由西德軍警控制。

二艘「納粹潛艇」已被證明是二次大戰時期，由德軍自動弄沉的眞正納粹潛艇，因為德軍知道了大勢已去。

等到有人秘密組織「新納粹黨」時，一批漏網的納粹戰犯，向年靑一輩提供資料，教他們如何找到該二艘潛艇，以及如何把它撈起。

此後，他們又不斷得到一批又一批的德國人擁護。

最重要的還是像奎恩這一類富翁，他們以金錢去支持「新納粹黨」，目的也不外乎希望「統一德國」。

時至今日，德國——不論東德或西德的德國人，他們都希望終有一日眞的可以統一德國。

但是，蘇聯肯同意東西德合併麼?不但不可能，就是叫他們拆去那幅「醜惡的圍牆」也不可能。

萬一有一天拆去了，東德人必然會一窩蜂的湧過西柏林。

「希特拉二世」等人落網了。

警方從他們口供中，知道東德也有同樣的組織。

至於這些口供的眞實性如何?

他們無法證實。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同情希特拉，敬仰希特拉。

為什麼?

要說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不管他對德國人是功是過，只因為在德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這麼轟動的人。

(完)

烈如火（一）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三

朱羽·文
盧令·圖

闖來尋仇客　掀起大風浪

雲海鎮沉沉地進入夢鄉。

這是一個繁華的集鎮，也是一個忙碌的集鎮，更是一個憩靜的集鎮，尤其是夜晚。幾聲狗吠只是這個集鎮的囈語，驚不醒人們的好夢。

江五爺是鎮上的人瑞，他已經到達九十三歲的高齡。他的老伴兒過世了，他的兒子也在去年下世，眞個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其實這句辭兒並不妥當，他兒子死的時候也有了七十一歲的高齡。

江五爺的孫子，重孫子少說也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們不跟江五爺住在一起。因爲江五爺喜歡清靜；他一個人住在江家祠堂裏。

祠堂在雲海鎮的東頭上，很大，就住着江五爺一個人。很清靜，也很空洞寂寞。可是江五爺不在乎，他活了將近一個世紀，有太多的往事讓他去回憶。有人說，回憶是老年人最美好的事。

祠堂裏養了一條老黃狗，江五爺管牠叫老黃，別家的狗吠，老黃總是靜靜地趴在那兒，從不加進去窮吼亂叫，今夜却透着古怪，老黃也跟着吠了起來，而且還愈叫愈兇，江五爺不得不起來瞧瞧了。

人說年紀大了，眼睛會花，耳朵會背，江五爺都沒有這些毛病，他是愈老愈精神。

江家祠堂有院牆，沒有門，有一個很大的院子，白天就成了兒童嬉戲的場所，有時候農忙豐收，這裏也借給農家晒晒五穀雜糧。不管院子有多大，夜色有多黑，江五爺一眼就看見院子裏坐了一個人。老黃正對那個人一個勁兒地吼吠着。

江五爺先將狗吠聲喝止，然後向院子當中走去，那個坐着的人也站了起來。

「誰呀？」江五爺揚聲問。

「對不住！老大爺！」那人彬彬有禮的：「我不知道這兒還住得有人，把您給吵啦！」

「是路過的麼？」

「是呀！太累了，所以就進來歇歇。」聽聲音，彷彿是個年輕小伙子。

「打那兒來呢？」

「遠吶！」那人含含糊糊地應着。

「上那兒去呢？」

「沒定規，走一步算一步，走一程算一程……」

「進來吧！我這裏還有半個饅頭，塡塡肚子。」

江五爺回身走進了祠堂，那人猶豫了一下，也跟了進來。在油燈的火苗下，江五爺打量着他：約莫二十四，五歲年紀，身裁倒是生得很魁偉，鬢髮很久未經修剃了，顯得蓬頭垢面，手裏拎了個小包袱，要是那個小包袱換成一隻破碗，再加上一根打狗棍，人家準定以爲他是叫化子。

江五爺遞上半個饅頭，看他一丁一點地撕着，吃着，一股子津津有味的神色。

「幹嗎，要趕夜路呀？是有什麼急事麼？」

「我是累了就歇，不累就走，可沒有分什麼白天夜裏……倒是吵了你老人家，很覺不安。」

「唉！上了年紀的人也用不着睡什麼啦……小伙子！是有什麼緣故逼着你背井離鄉嗎？」

「嗯！我要找一個人。」

「哦？那個人在那兒？」

「聽說在雲海鎮。」

江五爺那兩道白眉毛，立刻挑了起來，他又問道：「小伙子！你是打那條路來的？」

「大尖山。」

大尖山縱橫五百里地，渺無人烟，這小子最少也走了半個來月，難怪他到了雲海集還不知道已經到了他的目的地。

江五爺人老，世故深，也沒有立刻說破。

「你以前去過雲海集麼？」

「沒去過。只聽人說，向南，翻過大尖山，沒多遠就到了……老大爺！這兒離雲海集還有多遠呀！」

「沒幾步路了。」江五爺含糊地說。

「你要找的人姓什麼，叫什麼來着？雲海集我熟得很哩！」

「老大爺！」小伙子的措辭很婉轉：「大凡這種人一定都改名換姓的，我說出來你也未必認識。」

「哦！是個什麼樣兒的仇怨呀？」

「深得很！」三個字，輕輕淡淡的，可是江五爺那雙世故深沉的眼睛却看出了這小伙子深埋心中的恨火。

一向平靜無波的雲海鎮看來要掀起驚濤駭浪了。

因此，江五爺的心情顯得非常沉重。

「老大爺！您好像有什麼心事？」

「小兄弟！你這一路够辛苦了，翻山越嶺，千里迢迢，就爲了一個『仇』字，人間竟有化解不開的仇怨嗎？」

那人道：「太深，太濃，抹不去，也化不開。」

「小兄弟！我剛才說過，雲海鎮我熟得很，也許我可以帮你的忙……小兄弟！我把心裏的話說出來吧！雲海鎮只有一個人是你要找的，其餘的都是善良百姓，如果你驚動了他們，你的內心也會不安，是不是？」

「老太爺！我會悄沒聲地找那個人，也會悄沒聲地了斷咱們之間的仇怨，不會驚動別人的。」

「不會驚動別人？那可能嗎？」

「可能。」小伙子很肯定地說：「我不是一個喜歡招搖的人，老大爺！謝謝你的欵待，我要走了。」

「你要連夜去雲海鎮？」

「是的。」

「深更半夜，豈不是會騷擾所有居民的不安？」

「那……？」小伙子猶豫了。

「你很累，不妨在這裏歇下，等天亮了再說。」

「老太爺！你能告訴我雲海鎮離這兒還有多遠嗎？」

「沒幾步路。」

「老大爺！你能說更詳盡一點嗎？」

江五爺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了祠堂大門，就是雲海鎮了。」

小伙子顯得非常吃驚，他心裏一定有個想法：如果這個老頭兒就是他要找的仇人，那豈不是糟了嗎？

所幸他知道要找的人並不是老頭兒。

「老大爺！剛才，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唉！我在這裏出生，我在這裏長大，衰老，這地方一直是平平靜靜的，人們和睦相處，從無仇怨，你來，將掀起一場血雨腥風，我……我沒有勇氣說出來。」

「老大爺！」小伙子站了起來，「一飯之恩，永不能忘，我會記住，盡量不騷擾地方上的安寧。」

年輕人走了，江五爺心頭却壓上了一塊鉛。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江五爺這才走出了江家祠堂。

好天氣！雲海鎮又開始忙碌起來。

雲海鎮雖然有上千戶人家，突地多了一個外來客，也會多少引起一些騷動和注意。江五爺只想知道一下這種騷動到了什麼程度。可是，他從東頭走到西頭，遇見了不少人跟他打招呼；誰也沒向他提到這檔子事。

江五爺不禁暗暗嘀咕了：莫非那小子昨夜沒宿在鎮上？

鎮上東西兩頭有兩家客棧，江五爺都去幌了幌，可都沒提起夜半來客的事，江五爺又不敢問。說不定那位半夜來客沒引起任何騷擾，他這一問反倒惹起麻煩來。

「江五爺！您早啊！」有人在向他打招呼。

是曹記酒坊的店東曹金貴，酒坊離開江家祠堂約莫二、三十步，江五爺時常過來跟他閑話桑麻。

「早！」

「五爺！您那條老黃昨兒夜裏吠得可厲害哩！」

「我倒沒留意，八成是我睡沉了。」

「五爺！老黃吠得最兇的時候我就醒來了，開門一看，什麼也沒見着。後來，也就睡不着啦！瞧着滿天星斗，知道今兒個準是大晴天，就忙着把糯米搬出來……」說到這兒，曹金貴突然壓低了嗓門：「五爺！你知道我瞧見什麼了嗎？」

「哦？」江五爺畢竟上了年紀，很能沉得住氣。「你瞧見什麼來着？」

「我瞧見一個人從東頭上走了過來，五爺！那人好像是從你們家祠堂走出來的哩！」

「金貴！你沒看錯嗎？」

「五爺！您以爲我在說鬼話嗎？」

江五爺道：「那人長個什麼模樣？你看清楚了嗎？」

「天那麼黑，那看得清楚呀？我一見他的影兒，連忙就在門邊躲了起來，我當時着實嚇了一大跳哩！」

「後來，那人又上那兒去了呢？」

「五爺！我要是說出來您一定不會相信。」

「金貴！你是個老實人，我會不信你的話嗎？」

曹金貴伸手向對街一指，那是一間鐵匠舖。

鐵匠師傅吳大個兒正揮舞鐵錘敲打得

叮叮噹噹的。

「金貴！你看見了那人進了吳家鐵匠舖？」

「是呀！他走過去，敲敲門，敲得很輕，也沒敲兩三下，門就開了，好像吳大個兒在等着他似的。」

「金貴！這檔子事，你有跟別人提過嗎？」

「沒提。一大早，我還沒跟別人搭過腔哩！」

「那就不用提。就好像壓根兒沒見過什麼。」

儘管曹金貴滿臉疑惑，他還是點頭答應了。

現在，江五爺又幌到吳大個兒的鐵匠舖去了。

吳大個兒約莫三十上下，江五爺依稀記得他到鎮上來的時候還拖着鼻涕，一幌眼十幾年過去，他從爲人打工而變成自己有了店面，也成了家，也有了兒女。

在江五爺的印象中，吳大個兒是個勤奮而又忠厚的人。

「五爺！您早！」吳大個兒停下大錘來跟他打招呼。

剛好，吳大個兒手裏的活兒要進爐，這是個小歇的機會。江五爺也就利用這個機會跟對方搭上了話兒。

「吳大個兒！瞧你生龍活虎的，愈幹愈有勁啦！」

「五爺！家小要養，不幹行麼？」

「昨兒夜裏睡得好嗎？」江五爺的話鋒突然一轉。

「白天够累的，一到夜晚，可就好睡哩！」

「吳大個兒！我是說昨兒夜裏。」

因爲江五爺格外加重語氣，吳大個兒也就留神了，他有點緊張地問：「五爺！您問這話是因爲……」

「我那條老黃狗吠了大半夜，沒吵着你。」

「五爺說笑了，就是打雷也吵不醒我呀！」

如果敎江五爺在曹金貴和吳大個兒選一個可信的人，那實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可是，難題却擺在眼前，這兩個人當中必定有一個人說的話不實在。

吳大個兒道：「五爺！您猜想半夜來了什麼壞人嗎？」

「哦！我剛才問過酒坊的金貴，他半夜睡得沉，連黃狗叫都沒聽見，所以又過來問問你……你忙吧！」

「五爺！咱們雲海鎮一向安安靜靜的，沒事的。」

江五爺笑了笑，走了。他還能問什麼呢？他相信曹金貴不會編一段故事來騙他，也不會看走了眼；但他也同樣不相信吳大個兒會跟半夜來的那個小伙子搭上什麼關係。

可是，雲海鎮的確來了那麼一個人。一個千里迢迢專程而來的煞星。

一輛騾車在江五爺面前停住，若是再不停住，就把江五爺要撞倒了。

駕車的是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因爲她渾身是勁，嬌蠻有力，她的名字就叫蠻妞兒。父女兩個本是要把戲的，流落到雲海鎮，她爹突然癱了。這妞兒倒也有法子，就用這輛四海流浪的騾車替人搬運糧食，賺取生活。

「五爺！」蠻妞是副大嗓門。「您怎麼低着頭走路呀？要是不小心把您給撞啦！那還得了嗎？」

江五爺道：「哦！蠻妞呀！妳駕車上那兒去呀？」

「替曹大叔運酒到九道溝去呀！」

「哦！蠻妞，妳眞能幹呀！妳爹大好了嗎？」

「唉！那種病還醫得好嗎？我只有盡我的孝心啦！」

「好了，妳忙妳的去吧！替我問候妳爹呀！」

「五爺！昨兒夜裏咱們鎮上好像來了人哩！」

「哦？」江五爺緊張了。「妳瞧見什麼啦？」

「我夜裏睡不着，到東頭野地上去割野草料，沾露的草料新鮮點，我這匹大麥騾還要帮我的大忙，可不能虧待牠……就在那個時候，我看見一個人拎着包袱進了鎮。」

「那時候，鎮上的狗吠叫了嗎？」

「可兇哩！五爺您那條老黃狗叫得可厲害哩！」

「妳沒看見那人是打那兒來的嗎？」

蠻妞想了一想，才說：「好像從山上來的。」

「大尖山？」

「沒錯，大尖山，就是從山上翻下來的。」

一股不祥的預感開始在江五爺心底滋生，蠻妞這女孩子挺聰明，她從江五爺的臉色看出來這件事似乎不比尋常，連忙壓低了嗓門問道：「五爺！莫非是土匪的探子……」

那年頭並不太平，土匪經常打家刦舍；他們爲了摸淸楚那家富有，那家的金錢藏在什麼地方，總是事先派人前來臥底。這種事，蠻妞可聽得多啦！

「蠻妞！別瞎說，這話傳出去那還得了呀？」江五爺故意放鬆了神情。「我看吶！八成是個路過的。」

「五爺！我看也是個趕夜路的。」

「蠻妞！這檔子事別再提啦！五角屯那一番搶掠，到如今還敎人想着就冒冷汗，萬一聽說的人想到那上頭去，雲海鎮可就成了蜂窩，一遍亂哄哄啦！」

「五爺！我也只在您面前才提，在別人面前我不會亂說的。鎮上對咱們父女太好，我要知恩圖報呀！」

江五爺回以一個慈祥的笑容。

蠻妞一揮皮鞭，又駕車忙她的去了。

來了一個陌生人；這個陌生人是來尋找人的；他留在鎮上；歇在鐵匠舖吳大個兒的家裏。

可是，吳大個兒又不承認這碼子事。偏偏吳大個兒又是個忠厚老實的人。

爲此，江五爺大大地感到不安。整個上午，就在不安的情緒下渡了過去。

吃過晌午，江五爺衝了個盹兒，醒來後，精神好了許多；那位夜半來客帶來的陰影也冲淡了不少。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長孫來了。

江五爺的長孫名叫福奎，年齡已近五旬，在鎮上開了一家藥店，也懂點醫理。鎮民有點小毛病多半找他。碰上家境貧寒的不但收不到半分診金還要送藥。不過，他却因此而受到鎮民的崇敬。久而久之，這位江「大夫」管的事情愈來愈多；夫妻拌嘴，隣居吵架，這家不見了一隻貓，那家走失了一條狗，都會找到他那兒去。

他也不嫌煩，帮得上忙的總會盡心盡力。

「爺爺！」一進祠堂門，他就恭敬地喊了一聲。

「福奎！有事嗎？」江五爺隨口問。

「剛才背街的趙大嬸來找我，她說，趙大叔半夜裏起來上毛坑，就這麼一去沒回來，人不見了。」

若是平日，江五爺可能會說幾句笑話：趙大叔也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難道還會丢了嗎？

由於半夜來了個復仇客，此刻江五爺的心情就不同了；不過，若說趙大叔會跟人結什麼仇怨，那是不可能的事。

「爺爺，趙大嬸先前還沒在意，以爲趙大叔半夜睡不着到田裏幹活兒去了，到了該吃晌午的時候還不見回來，大嬸才發了急。出動好多人去找，影兒都沒見。」

江五爺一直都沒說話，因爲他還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爺爺！這事可眞新鮮透了……」

「福奎！趙大嬸有沒有說出詳細的時間？」

「她說，就在天快要亮的那一刻。」

「確定趙大是出屋去上毛坑嗎？」

「這是趙大嬸這麼合計的，要不然，深更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爬起來跑出門去幹什麼呀？」

江五爺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雲海鎮，這對老夫婦是很有人緣的，大夥兒一致公認是很難找得到的兩個老好人。不過，大夥兒也都暗暗嘀咕一件事：這對老夫婦無兒又無女。依照古老的傳說，只有幹過缺德事的人才會絕子絕孫絕八代。

可是，這對老夫婦只怕連一隻螞蟻都沒有踩死過吧！

「福奎，」江五爺沉思良久，才開了腔：「你先去安撫一下趙大嬸，我會傳揚一下，讓大夥兒帮着留意一下。」

「好！我這就去……」

「福奎！」

江福奎道：「爺爺，你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嗎？」

「沒事。」江五爺揮揮手說：「你去吧！」

江福奎走了，江五爺又幌到了曹記酒坊。

看看對面鐵匠舖，吳大個兒正在揮汗幹活兒；江五爺不禁暗暗嘀咕：如果吳大個兒眞是說了假話，這傢伙可眞够鎭定呀，活兒照幹，一點馬脚也不漏。

曹金貴仍在櫃枱裏，也是兩眼發直地望着鐵匠舖。

「金貴！」

「哦！五爺！」

「金貴，我去問過吳大個兒，他說沒這碼子事。」

「哦？」曹金貴驚訝地站了起來。

「金貴！我相信你不會無中生有，可是……」

「就算家裏有客，也用不着瞞着別人呀！」

江五爺道：「金貴，你對吳大個兒的印象如何？」

曹金貴道：「好人，一等一的大好人，沒說的。」

「是呀，像這麼樣一個人，怎會說假話？」

曹金貴摸頭搔臉的，似乎想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可是，他想了許久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金貴，鎮上還發生了一件怪事。」

「哦！」

「趙大叔昨天晚上不見了。」

曹金貴道：「不見了？一個大人就這麼不見了？」

「是呀！他深更半夜地爬起床來到屋外去，就那麼一去不回，金貴，你說吧，這件事有多離奇。」

曹金貴喃喃自語地說：「這怎麼可能呢？」

「事實的確如此，趙大叔就這麼不見了。」

「我不相信……五爺，我可不是懷疑你的話。」

「我知道……金貴，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事。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絕不向別人提起來。」

「五爺，你該相信我不是一個喜歡傳話的人。」

「好，昨天半夜你見到的那個人，我也見過。」

「哦！」

江五爺道：「他很餓，我還給了他半個饅頭吃。」

「哦？他進過祠堂？」

「嗯！我跟他還聊了好一陣子哩！」

「他說些什麼來着？」

「他說他到雲海鎮是爲報仇而來。」

「哦！」接二連三地驚訝已經使曹金貴驚惶失措了。

「金貴，我要交代你一個差使。」

「五爺！」曹金貴精神抖擻地說：「您請吩咐。」

「立刻上床睡覺。」

「我不倦呀！」

江五爺道：「你現在上床睡覺，晚上有精神呀！」

曹金貴明白了，江五爺要他晚上監視對面鐵匠舖的動靜，人都是有好奇心的，他當然樂於從命。

江五爺又幌到鐵匠舖去了，不過，他什麼也沒問，只是東看看，西望望，可是，吳大個兒並沒有任何反應。

江五爺離開鐵匠舖的時候，連他自己都迷惑了。

江五爺總是天一黑就上床，一到午夜，他就醒過來，準確得如同春天的東南風以及寒冬的瑞雪一樣。

他今天一切照舊，上床歸上床，可就是閉不上眼。

勉强自己閉上眼，却又沒法子睡着。只因爲他心裏頭湧上千百個問題。

那小伙子跟誰有仇？趙大叔嗎？

趙大叔不見了，是被殺害了嗎？

趙大叔昨夜遇害，今夜又輪到誰？

諸如此類的問題一個接一個地浮上他的腦海。

既然睡不着，江五爺索性就爬了起身來。

他披了件衣裳，緩步走出江家祠堂。

雲海鎭的居民都是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雖然這時吃過晚飯還不久，大街上已是靜悄悄的了。

幾步路就到了曹記酒坊，江五爺剛向那邊望過去，就傳來了曹金貴的招呼聲，他連忙走了過去。

曹金貴推開門，讓江五爺進去。

江五爺差點沒笑出聲來，曹金貴竟然在窗子上挖了兩個洞，看起來，他倒是個挺負責任的人。

「金貴！你可眞當一回事在辦啦！」

曹金貴道：「五爺，您的吩咐，我還敢不聽嗎？」

「瞧見什麼沒有？」

「五爺，有一件事要向您稟報。」

「哦！」

「今兒晚飯前吳大個兒的婆娘到我這兒來打了兩斤二鍋頭，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吳大個兒是滴酒不沾的。」

「哦！你沒問問她，打酒幹什麼？」

「問啦！您猜那婆娘怎麼說？她說吳大個兒幹活兒太累，打算泡壺藥酒，給他補上一補。」

「嗯！這也許是實話，吳大個兒也眞累。」

「可是，那婆娘又到醬肉舖裏買了一包醬肉。」

「哦！」江五爺也開始驚訝了。

「沒錯吧！五爺，他們家，準定有外客。」

「金貴，你說句良心話，吳大個兒算老實人。」

曹金貴道：「沒錯，吳大個兒是個大好老實人。」

「老實人絕不會說謊，是不是？」

「五爺，這可不一定，若是情勢所逼，老實人照樣會說謊，您問過吳大個兒，他不承認，是不是？」

「嗯！」

「五爺，糟了呀，您不該問他的。」

「我可不是直截了當問他的……」

「五爺，您說說看，那小子半夜來到鎭上，在鐵匠舖裏一窩上，跟那趙大叔的失踪，是不是有關聯？」

「很難說，我決定上吳大個兒家裏去瞧瞧。」

曹金貴緊張地問：「這會兒嗎？」

「嗯！」

「五爺，我陪您一起去，行嗎？」

「用不着，你跟着去，反倒不妙。」

「五爺，這防人之心不可無，萬一……萬一……」

「金貴，我活到九十三歲，死了也不算短命。記住，我要是好久，好久沒出來，你就跑去找我孫子。」

「五爺，您可千萬小心點兒呀！」

江五爺沒再說什麼，立刻走出酒坊，橫過大街，走到鐵匠舖門口，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

「誰呀？」是吳大個婆娘的聲音。

「是我，江五爺。」

「哦！」應了一聲，可是却隔了好一陣子才打開門。

開門的是吳大個兒，他問：「五爺還沒睡呀！」

沒等人家請，江五爺已經跨進門去。

「吳大個兒，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說。」

「五爺，請裏邊坐吧，太簡陋，您多包涵。」

這間屋子有三進，第二進就是灶房跟吃飯的地方；這裏也就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江五爺自然不便再往裏走。

吳大個兒的婆娘正在收拾碗筷，江五爺很想數數有幾隻筷子，後來想想又算了，那不是很準確的。

坐下，吳大個兒親自沏上一杯茶，靜靜地等待着。

「吳大個兒，鎭上出了點漏子，你知道嗎？」

「哦！什麼事呀？」

「趙大叔昨兒半夜上毛坑，就這麼不見了。」

「這麼大個人，怎麼就不見了呀！」

「昨晚咱們鎭上來了個外客，我見過，蠻妞也見過，曹掌櫃的也見過，他的來臨好像和趙大叔失踪有關。」

吳大個兒搓着手，似乎不知道該如何表達他的意見。

「吳大個兒，我是看着你長大的，你可不能在我面前說謊話，有人看見那個半夜來客進了你家的門。」

「五爺！」吳大個兒慌了。「您是說我窩藏……？」

「這窩藏兩個字你用錯了，我並沒有說那個人就是壞人。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就應該實說。」

「五爺，難怪您白天就到我舖子裏來過兩趟，沒這碼事，昨夜我一覺到天亮，什麼也不知道。」

「我沒說你知道，如果那人只是藏在你這兒，也就不會讓你知道。」

「五爺，這不可能呀，後進就只有兩間廂房，一間我們夫妻倆睡，一間孩子們睡，沒藏人的地方呀！」

「你老婆今兒打了酒，還買了醬肉，這不是招待客人嗎？吳大個兒，我可是爲你好……」

「五爺，這可是天大的誤會，酒是買來泡藥酒的，醬肉給孩子們解解饞，咱們平常日子够清苦啦！」

「酒還在麼？」

「在。」吳大個兒立刻就教她婆娘將酒端來。

酒巳倒在罎子裏，也巳泡上了藥材，江五爺估估份量，正是兩斤左右，初步認定，吳大個兒並沒有說謊話。

江五爺道：「吳大個兒，你該了解我沒有惡意。」

「我懂，我懂，絕不敢怪五爺。」

「好啦，打擾你老半天，你也該歇息了，記住：如果看見那個陌生人，立刻就來告訴我。」

退出鐵匠舖，江五爺發現自己作了一件荒唐事。只因爲自己見到了那個復仇者，所以就格外相信曹金貴的話，也就肯定那個復仇者隱藏在吳大個兒的家裏，事實上也許不是那麼回事，曹金貴也可能老眼昏花看走了眼。

那邊有人走過來；這個時候街上還有人行走，在雲海鎭來說，倒不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兒。

那人走得很快，江五爺還來不及閃避，人已到了面前。

原來是他的孫子江福奎。

「爺爺，我正要去找您哩……」

「福奎，莫非又出了什麼事嗎？」

「爺爺，鎭上又不見了一個人。」

「誰？」

「夏家的那個寶貝心肝夏五成呀！」

夏家在雲海鎭是大戶，良田十畝，山林千頃，家大業大，却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夏五成雖是獨子，却不驕縱，是好農人，更是好獵人，每到大雪飄飛，獵狐的季節來到，他總是大有表現，大尖山成羣銀狐，這種狡猾的動物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皮毛値錢，成爲獵人注意的目標，因此在行動上總是小心翼翼。可是，夏五成一上山就不會落空。

「福奎，怎見得五成那孩子是不見了呢？」

「夏大爺說，他夜裏沒有回家吃晚飯呀！」

「五成出門的時候說上那兒去嗎？」

「這麼大的人，出門走走還要向爹娘說一聲嗎？誰也沒留意夏五成是什麼時候離開家門的。」

江五爺沉吟着，一時沒有說話。

江福奎又說：「爺爺，若在往日，夏家也許不會當一回事，偏偏趙大叔失踪的事傳出去了……」

他話剛說到這兒，突見一輛大車向他們疾馳而來。

江福奎連忙扶着他的爺爺，向街邊閃避。

那輛大車來如閃電，却又在一眨眼之間停住了。

駛車的技術實在高明，是蠻妞。

蠻妞從車座上翻身跳下，可眞是好身手。

「江五爺！」她氣喘吁吁地說：「我爹不見了。」

像有一記炸雷突然在江五爺的頭頂上爆開。

趙大叔不見了，夏五成不見了，他們都是會走動的人，蠻妞她爹是個癱子呀！這豈不太怪異了麼？

「蠻妞，別急，」九十三歲的高齡，使江五爺在極度慌亂中還能沉得住氣。「慢慢說，是怎麼回事？」

「五爺，我跟平日一樣，侍候爹吃過晚飯，然後去餵大麥騾，再去洗澡，這個時候，藥也煎好了，侍候爹喝了藥汁兒他就睡覺，等我端藥汁兒進房去，就不見人了。」

「也許你爹突然能走了……」

「五爺，我也這樣想，可是怎麼找也找不着呀！」

一個無倚無靠的農戶，一個富家子弟，一個落拓江湖的藝人，兩老，一小，兩健，一殘，這三個人怎麼扯到一塊兒去？他們怎麼可能同時跟某一個人有仇？

不可能，簡直太不可能了，這是江五爺所作的判斷。可是，擺在眼面前的事實又如何解釋呢？

「爺爺！」江福奎神態凝重地說：「我看，這件事不太尋常，莫非山上的豹子下來吃人啦！」

大尖山羣獸出沒，豹子是危害人類的，也常常拖走放羊牧牛的孩子，趙大叔可能被豹子拖走了，夏五成在大白天失踪就不能往豹子身上推了。如果說豹子會跑進客棧，拖走一個癱在床上的老人，那更加不可思議。

最主要的是，江五爺心中，有一團疑雲。

「不是。」江五爺的聲音，低沉而有力。

「五爺！」蠻妞焦急地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剛才我聽說，咱們鎭上有三個人不見了。」

「是呀，」江福奎說：「連妳爹，是不見了三個人。」

「五爺！」蠻妞壓低了聲音，「這跟昨晚我見到的那個人有關係嗎？」

江福奎跟着問道：「蠻妞，妳昨晚見到誰啦？」

江五爺接過話來說：「是一個從大尖山翻過來的流浪者，約莫二十幾歲，貌相很斯文……」

「五爺！」蠻妞吃驚地問：「您也見過？」

「他在祠堂裏歇了一會兒，吃了半個剩下的饅頭，他還說，他是到雲海鎭來尋訪仇家的。」

「哦？」江福奎與蠻妞不由得同聲驚呼！

「不過，他曾經答應我一件事情。」

「爺爺，他答應你什麼來着？」

「他答應我，盡量不騷擾鎭民的安寧。他沒有作到，這會兒，雲海鎭只怕巳成爲一座蜂窩了。」

雲海鎭就這麼一家客棧，因爲這裏不是交通要道，沒有過往客商，平時只有幾個遠道前來收購雜糧的行商，到了冬天，就只有收購皮毛的，就那麼幾間房，連個招牌都沒有。不過，這家客棧倒有一間寬敞的店堂，十來副座頭，賣賣茶，這也是鎭民交誼聚會的場所。

滿了，十幾副座頭都滿了。江五爺一來到，馬上有人讓座，別瞧這些整天與泥土接觸的粗漢，倒挺懂得敬老尊賢，全場鴉雀無聲，他們也知道，江五爺跑來幹什麼。

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跑了進來，想是跑得太快，顯得上氣不接下氣，他是夏五成的父親夏光。

也有人讓座，可不是因爲他有錢，而是因爲他現在是受害的家屬。

人說年紀大的嘴碎嘮叨，江五爺却不同，他說起話來簡明扼要：「各位鄉親，咱們雲海鎭有了禍事……」

一開口，就鎭壓了全場，也說出了問題的重點。

「三位鄉親好友不見了，生死未卜，凶吉難料，咱們當然要盡全力搜救，可是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沒有誰吭聲，江五爺的話就是金科玉律。

「咱們要千方百計地防止再有第四個人失踪。」

這句話值得鼓掌，值得喝采，可是依然沒人吭聲，大夥兒的心情太沉重，現場的氣氛也太沉重。

「他們三個不見了，到底是怎麼回事，誰也不敢講。還有，有一件事我却不能瞞着各位，昨兒夜裏咱們鎮上來了一個外客，他說，到雲海鎮是爲了尋訪仇家。」

羣衆依然緘默，九十三歲高齡的江五爺對他們有一股懾服力，他們絕不會在江五爺話沒有說完之前打岔！

江五爺繼續說：「這個人我見過，還跟他說過話，蠻妞也見過，酒坊的曹掌櫃也見過……我不敢說，這三個人的失踪與這個人有關係，也不敢說這個人還在鎮上。可是，咱們應該動手找一找，各位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羣衆中開始發出了嗡嗡的聲音，他們開始有了反應。

曹金貴也趕來了，跟在他後面的竟然是吳大個兒。

怎麼？是曹金貴抓着吳大個兒什麼把柄？還是吳大個兒眼見出了大漏子，不敢再隱瞞事實呢？

「五爺，昨晚的事，我可能是看走眼了。」

「哦？」

「五爺，我寃枉了吳大個兒……」

「金貴！」江五爺詫異地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曹金貴道：「五爺，您聽吳大個兒自己向您說吧！」

「五爺，」吳大個兒神情惶惶地說：「您走了之後，我愈想愈不妥，就到對街去問曹大叔，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曹大叔也沒跟我說清楚……坐了一會兒，我就回去，可是，我的老婆和孩子，都不見了。」

吳大個兒有一男一女，大的七歲，小的三歲，如果這母子三人也算失踪，那麼雲海鎮的失踪人數又加了一倍。

江五爺猛地打了一個顫，這的確太意外。

「五爺！」曹金貴雙手連連搓着，顯示他內心極爲不安。「您想想，吳大個兒自己老婆和孩子也遭了殃，我怎麼還說那個人是藏在吳大個兒的家裏呢？」

當然，這也可能是吳大個兒耍出來的苦肉計，可是，憑着吳大個兒平日的爲人，誰也不會這樣想。

「吳大個兒，」江五爺沉靜地問：「你去金貴家裏的時候，你老婆跟你孩子，都在幹什麼呀？」

「母子三個，都已經上床睡覺了。」

「如果他們是被人刼走的，那些人是打那兒進去的呢？後門，或者窗戶？又是從那兒離去的？」

「五爺！一點痕跡都沒有，就好像突然消失了。」

「這……這不是太神奇了嗎？」江五爺喃喃自語地說：「就算是那個復仇客幹的好事，他也只有一個人呀，大人不敢叫，難道小孩子也不會哭叫嗎？」

「江五爺，」吳大個兒哭喪着臉說：「我這種人那會有什麼仇家呀？我自小就沒有爹娘……」

「好了，吳大個兒，你先回去，咱們這就開始找人。」

雲海鎮精壯的漢子分成了好幾組，分頭搜索，一方面搜救六個失踪者，一方面也想搜出那個復仇客的下落。

忙到下半夜，人困馬乏，半點結果也沒有。

江五爺雖說身體朗健，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腰痠，背痛，江福奎連忙扶着他回到了江家祠堂。

侍候爺爺上了床，江福奎這才離去。

江五爺一上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聽見有人在他耳邊輕聲叫喚：「江五爺！」

「誰？」江五爺連忙翻身坐起。

眼前是一遍漆黑，油燈也不知什麼時候熄滅了。

「江五爺，是我，昨晚承您賞了我半個饅頭。」

「哦？」江五爺這一驚，睡意全消。

那人道：「江五爺，聽說鎮上不見了六個人？」

「是呀……」

「還聽說，您懷疑是我幹的好事？」

「老弟，」江五爺緩緩地說：「你是來尋仇的，你來了之後就發生了這些事，我怎能不懷疑呢？」

「如果我跟您說：那六個人的失踪與我無關，您相信嗎？」

「相信，我當然相信，可是……」

「江五爺，不瞞您說，雖然我聽說仇家匿居在雲海鎮，可是，我還沒找着他，而且，我的仇人只有一個，並不是六個，更不是女人和小孩，五爺，我說得够明白嗎？」

「老弟，我絕對相信你的話……」

「五爺，我曾經答應你，盡量不騷擾鎮上的居民，所以，我沒進過民房，也沒有在任何人面前露過臉……五爺，我有個小小的請求，請務必答應我。」

江五爺道：「老弟，別這麼客氣，有話儘管說。」

「請您每天晚上在祠堂門口放兩個饅頭，一碗水，我還有點兒錢，絕不會讓您破費。」

「老弟，這不是太委屈你了嗎？你可以住在我這兒，吃的，喝的我都會爲你準備好……」

「不，五爺，也許我找到的仇人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親屬，那時您豈不是會覺得難堪嗎？」

「會嗎？老弟，會有那種結果嗎？」

「五爺，世事難以預料的太多了。」

「好的，我會照你老弟的交代去辦，不過，鎮上失踪了六個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你不關心嗎？」

「我不是不關心，而是我沒有法子關心。」

「老弟，這話怎麼說呢？」江五爺是緊釘不放。

「我是自顧不暇，又怎麼能去關心別人？」

「老弟，六條性命你能漠視嗎？」

「五爺，這頂帽子，您給我扣得太大啦！」

「老弟，算我代表雲海鎮的老百姓請求你也不行嗎？」

「請求我？五爺，這是什麼意思？」

「老弟，麻煩你帮忙找一下，最少也帮忙查明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這大概不是難事。」

「五爺，承你看得起，不過，我千里迢迢，來到雲海鎮，是爲了復仇，可不是爲了報恩……」

「老弟，這與復仇，報恩，沒有關聯呀！」

「五爺，咱們就聊到這兒啦……對了，麻煩你爲我準備吃的，喝的，最好別讓其他的人知道。人都有好奇心，難免會有人窺探，我若是嚇着他們，就不妙了。」

江五爺眞想一把將這個年輕的復仇客抓住，但他知道是不可能的，他這一輩子都沒作錯任何事，今兒他却錯了，他竟然將那六個人的失踪歸咎在這個年輕的復仇客身上，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他相信這個年輕人沒說假話。

江五爺連忙取火燃燈，可是早就不見那年輕人的影兒了。江五爺追出屋去，只見月白風清，他是清清楚楚地活在現實的世界裏，絕不是幻想，也不是作了惡夢。

老黃跑過來向他搖尾巴，牠並沒有吠叫。難道那年輕小伙子，已經跟牠混熟了嗎？

江五爺現在的心情應該平和才對，他反而不安起來。如果那六個人的失踪與那年輕的復仇客沒有關係，那就顯示另外還有一夥歹人潛伏在雲海鎮，江五爺怎能安心呢？

江五爺決定，立刻去找他的孫子江福奎。

江福奎的藥舖開在雲海鎮的另一頭，江五爺雖說身子朗健，這段路也累出了他一身汗。

敲了半晌門，出來開門的是他的孫媳婦。

「福奎呢？」江五爺氣喘吁吁地問。

福奎嫂道：「怎麼？福奎沒有在祠堂裏陪您嗎？」

「什麼，福奎一直沒有回來？」

「是呀，他吃過晚飯去找您，就沒有回來過呀。」

一股不祥的感覺立刻爬上了江五爺的心田，他的長孫江福奎成了鎮上第七個不幸的失踪者。

「爺爺，」他的孫媳婦又急了，「福奎會不會……？」

「別嚷嚷，千萬別嚷嚷，」江五爺冷靜地說：「鎮上人心惶惶，妳這一嚷嚷，那更不可收拾了。咱們江家，一向沒作傷陰德的事，應該不會……我去找找看，我去……」

「爺爺，我跟您老人家一起去。」

「不，妳待在家裏照顧孩子……」

江五爺口裏說去找找，其實他根本不知道該上那兒去找。鎮民多已熟睡，這一找，豈不是要引起大騷亂？

鎮民都倚賴如同神明般的江五爺，如今他的孫子也不見了，他們去倚賴誰？怎會不引起大亂？

江五爺步履蹣跚地在大街上走着。

「江五爺，」突然有人輕輕叫喚他。

「誰？」江五爺猛地轉動了身子。可是，他什麼都沒見着。

「江五爺，請你就那麼站着。」那聲音冷冷的，很具威嚴，像是從街簷下傳過來的。

街簷下一遍漆黑，就是有人，也見不着。

江五爺就那麼站着，他知道，神秘將要揭露了。

「江五爺，鎮上失踪了七個人，是不是？」

「是的。」

「一對老夫婦，母子三個，外帶一個癱子……」

「還有我的孫子，江福奎，一共七個人。」

「江五爺！你記得可眞清楚。」

「他們……他們如今在什麼地方？」

「在枉死城的城門口，也就是說，他們在死亡的邊緣。」

「哦？他們作錯了什麼，該得這種報應？」

「江五爺，你應該問，雲海鎮作錯了什麼。」

「哦？這……這話是什麼意思？」

「江五爺，你仔細地聽着，七年前，雲海鎮來了一個路客，他投宿鎮上那家獨一無二的客棧裏，他沒病，也沒傷。可是，客棧小二第二天發現他死在床上。」

「我知道這檔子事，是我出錢買棺材把他埋了的。」

那人道：「江五爺，你眞是一個大大的好人。」

「這話又是什麼意思，難道我……」

「江五爺，那位路客身邊帶的錢足够給你們雲海鎮所有居民每一個人都買一口上好的棺材。」

「我們清點過他的遺物，他是身無分文。」

「哼，身無分文？只因爲有人刼走了他的錢財。」

「你絕不能這麼說，雲海鎮……」

「江五爺，你是好人，別人未免跟你一樣好，那個路客是被謀害的，因爲他帶着一大筆令人眼紅的財富。」

「眞的嗎？」江五爺稍稍動了一下身子。

「江五爺，請站穩了，不要亂動。」

「是是是。」江五爺連忙連聲答應。

「江五爺，咱們查過，毛病是出在雲海鎮。」

江五爺絕不會相信鎮上有人會幹出殺人刼財的事。

「江五爺，你想知道那位路客帶了多少財富嗎？」

江五爺道：「我很想聽聽，也許我可以帮你查。」

「他是一人，一馬，一騾，馬兒是他乘騎的，騾子的背上載了兩個小木箱，每一個小木箱是一千兩黃金。」

江五爺深深吸了一口氣，二千兩黃金，的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江家在雲海鎮很多有，也只有幾百兩黃金的家當。

「江五爺，人死在雲海鎮，黃金也必然流失在雲海鎮，如今討債的人來了，你是頭兒，所以來跟你打聲招呼。」

討債有這樣的討法嗎？一無憑，二無據，硬說這二千兩黃金落在雲海鎮，這未免太不講道理了。

「江五爺，那七個人當中有一個是你的孫子，對嗎？」

「是的。」

「窮人的命不值錢，所以，也得有個富家子弟湊湊數。三天，江五爺，也就是在後天的早上，太陽一露面，就算數，要是那二千兩黃金沒找着，咱們就從大後天太陽露面的時候開始宰人，一天宰一個，慢慢拖吧！」

「你是說，你拿七條性命抵償那二千兩黃金？」

「哦？江五爺，人命有那麼值錢嗎？」那人在陰暗中發出一聲冷笑。「告訴你吧，咱們宰完了這七個，就宰另外七個，一輪一輪地來，直到咱們找着那二千兩金子。」

江五爺一個冷顫，立刻汗流浹背。

「好漢，」江五爺嚕嚕嗦嗦地說：「你……千萬別這樣，雲……雲海鎮都……都是好老百姓……」

沒有回應，那個傳話的人好像已經走了。

「好漢，」江五爺又連叫兩聲。

那個人的確已經走了，看樣子他們是說得到作得到的。

江五爺雙腿發軟，在這一瞬間，他彷彿老了十歲。

他顫巍巍地走到街簷下，連個人影都沒有見着。

江五爺眞想呼天叫地，可是，天老爺未必會應呀！

「誰呀？」屋裏有人在輕輕地問。

原來他們剛才談話的時候已經驚動了街邊的人家。

「沒事，」江五爺不想將這件事張揚出去。「夜裏睡不着，出來溜躂……」

「是五爺呀！」那戶人家敞開了門，「剛才你在跟誰說話呀？」

「沒有事，好好睡吧，明兒還要早起哩！」

江五爺很快地離開，唯恐人家問東問西。

上那兒去呢？江五爺決定連夜去客棧查問這件事。

客棧店東姓錢，因排行大夥兒都叫他錢三。他姓錢，可不是個嗜錢如命的人，雲海鎮都知道他是個大好人。

「錢三，」江五爺一進門就說，「你還記得，前幾年客棧裏頭死的那一個外鄉人……？」

「記得，記得，五爺提這幹嗎呀？」

「你仔細想想，他來的時候帶了什麼沒有？」

錢三倒是很認眞地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

「錢三，是沒帶東西？還是你記不得了？」

「我記得他雙手空着，連個小包袱都沒有。」

「牲口呢？」

「牲口？嗯，一馬，一騾……」

「那匹騾子馱着什麼來着？」

「沒留意。」

「錢三，怎麼說沒留意呢？如果騾子馱着什麼東西，一定會卸下來，如果沒什麼好馱的，他帶匹騾子幹什麼？」

錢三沒有說什麼，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江五爺道：「錢三，那兩匹牲口是怎麼處理的？」

「賣了七塊大洋，給他作法事啦！」

那兩匹牲口並不重要，關鍵在那匹騾子背上所馱的兩隻木箱子。江五爺絕不相信錢三貪了那筆橫財。如果他有了那二千兩黃金，還就在這雲海鎮幹嗎？

江五爺道：「錢三，客人住店，要報名排號嗎？」

錢三道：「五爺，小客棧，那來那種規矩呀！」

「那麼，你再仔細想想，那天夜裏，客棧還住了別的客人嗎？」

「應該是有的。客棧開了十幾二十年，那怕是過年，也沒有空着過，也沒說只有住一個客人的。」

「能不能想想，那晚別的客人都是些什麼樣兒？」

「這……五爺，這麼些年了，那想得起來呀？」

「唉，錢三，別以爲我是隨口問問，可重要呢！」

「五爺！我知道你不會閑着無聊扯閑話，可是……」

「好啦！你想不起來我也拿你沒法子……錢三，記住，千萬別再提這檔子事，就當我沒問。」

「是。」錢三送到門口，「五爺你好走！」

離開客棧，江五爺可不知道該上那兒去了。

人最感到痛苦的事，就是遭遇到難題沒地方找人商量，這個秘密像座山似地重重壓在他的心頭上。

「五爺！」有人在他身後輕輕地喚。回頭看，原來是蠻妞。

「妳一個人在外頭溜躂幹什麼呀？」

「五爺！我都知道了。」

「妳知道什麼呀？」

「五爺！我到處在找我爹的下落，看見你，正想叫你，剛好有人跟你說話，我都聽見了……」

「蠻妞，這七個人當中有妳爹，也有我孫子，我知道妳急，可是，我也急。蠻妞，妳眞的聽見了嗎？」

「是的，五爺，我都聽見了。」

「蠻妞，千萬不要說出來，擺在肚子裏。」

「五爺，您怎麼吩咐我怎麼聽，可是，三天一幌眼就過去了，咱們就這樣閉着眼睛挨宰嗎？」

「蠻妞！三天的時間也不算短呀！」

「五爺，您說的是不錯，可是，咱們雲海鎮要槍沒槍，要刀沒刀，那二千兩金子不知道在那兒。別說三天，就是三十天、三百天，也沒法子挽轉這種情勢呀！」

「蠻妞！天老爺是有眼睛的。」

「五爺！靠天不行的，得靠自己才行呀！」

「蠻妞！妳說說看，有什麼辦法？」

「五爺！咱們可以暗中將鎮上的居民都組織起來，壯男多的是，鋤頭，扁担也照樣可以作武器。這七個人就算不能救，也得想想法子救救別的人呀！五爺……」

「蠻妞！別說了，讓我好生想想。」

「五爺：明兒一大早我就到祠堂來。別看我是個姑娘家，爺教我那幾招拳脚，還可以管用。」

江五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江家祠堂，和衣往床上一躺……蠻妞的話不錯，靠天不如靠人，靠人不如靠己……不！還有一個人可以靠，就是那個年輕的復仇客。

大晴天！

雲海鎮的大晴天絕不熱，東南風緩緩吹來，薰人如醉。不過，雲海鎮的居民却沒有那麼好的心情去享受好天氣。

江福奎半夜失踪的消息已傳遍了全鎮。也許因爲他是鎮上較爲顯赫的人物；或者因爲他在大家的心目中留下了較好的印象，他的失踪也就在比其餘幾個人失踪更具震撼力。全鎮一片愁雲慘霧，與大好晴天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

（未完）

武功談異

瑜伽術的武功

麥海雲

近來在港九各地有些人到健身院學習瑜伽術，事實上有些高手在健身院指導這種練功的方式，亦有高手正式開設瑜伽健身院，教授如何練武。

純然看見瑜伽術身體扭曲的姿勢，覺得好玩，就投身在這一個門派之下學習瑜伽術，那種想法是很幼稚的，眞正學習瑜伽術的人，應該知道這一派發源在印度，它包括健身，醫病，練武，以及修練道術這幾種目的在內，並非徒然把手脚扭來扭去那麼簡單。

在這裏，我想把瑜伽術的特徵寫下來，作爲紙上談兵。

印度的氣溫很熱，有時在夏季，烈日當空，氣溫升到華氏一百度過外，以香港人來說，華氏表九十六度的高熱，業經吃不消了，何況是一百零五度那麼厲害的高熱呢？故此，印度在特別熱的幾天，往往有人患了「日射病」，給陽光照映，渾身發燙，好像發燒一樣，但却沒有汗出，那是相當危險的，倘若他能夠立刻找到醫生吃藥，協助他發汗，當然很理想，可惜辦不到，因爲印度的醫生不多，而且沒有醫生出診，再又因爲難以找到許多水喝，想喝水出汗，亦有困難，故此，當地居民都喜歡練習瑜伽術。

能夠發汗，就可以使身體的溫度降低，不止是患了日射病的人大有帮忙，就算流行性感冒，或者其他感染得來的熱病，亦可因爲發汗而使體溫下降，甚至不吃藥也能夠恢復健康，在這種情況下，瑜伽術會得在印度如此流行，唯一的影响就是它可以代替治療用的藥物，換言之，它可以使人發汗。

不過，經常練習瑜伽術而且有點成就的人，不必在患了熱病之後使用瑜伽術發汗，他簡直是不會給熱病侵入的，渾身血液發燙時，自然而然的發汗了，故此，瑜伽術除了醫病之外，還有保健的作用。

再者，一個人活到中年過後，大概超過五十五歲，體型自然發胖，那時身上脂肪太多，腸胃之間的脂肪堆積起來，危及心臟，影响血循環，也比不上瘦子那麼康健，故此，瑜伽術的另一目的就是制止發胖。不過，說到這裏，話該說同來，現時在本港知名的瑜伽術大師當中有幾個人是非常壯健的，渾身肌肉發達，不但精於瑜伽，而且懂得摔角和空手道，那是瑜伽術混合於硬拳硬馬的另外一種門派，上述所說的瑜伽術減肥，那是正統派的看法，將瑜伽術溶化在別的門派之內，變成武功，當然另有一套。

照印度瑜伽派大師法克洛羅高僧的看法，他認爲瑜伽術入門的時候，只是練習魚式，弓式或輪式，又或拜日式之類的姿勢，目的是保健，充其量是練武，並非修練道術，登堂入室之後，就要學習靜坐，在靜坐當中，忘記了自己，也忘記整世界，飄飄欲仙，這種境界使人長壽，並且在生死的邊緣很快樂的離開塵世，不管那是病逝，抑或在太老的日子消失，又或碰着撞車沉船之類的災禍，總之，修練瑜伽術有相當日子之人，到了生死關頭，便無所懼。

認眞出色的瑜伽術大師，可以表演一種最高深的技藝，那是「閉氣」，以前表演閉氣的功夫就是活埋，或者在一個地洞之內坐着休息，叫人把洞口封閉，十天之後才讓他走出來，可是，更新的瑜伽術表演就不止是活埋了，還有另外一些出色的表演，在水中閉氣。

印度的瑜伽術高僧雷門高樂，曾經在美國加州當衆表演，他的身上只穿游泳褲，沉入泳池之內，在水中打坐，那個游泳池只是普通人家的泳池，水深不過十二尺，但仍可以溺斃一個人的，根本上潛入水內，寂然不動，能夠坐在水中以打坐的姿勢出現，已經是非常困難了，他還能在水中打坐了三十分鐘之久，然後離水走出來，更加難上加難。

當時有些名醫在場欣賞，事後對該項神秘的表演加以解釋，這樣說：「普通人的心臟必須晝夜不停的跳動，問題只是跳動律有快慢之分而已，大概瑜伽派的高僧有此本領，命令心臟停止跳動，而且暫時停止呼吸，血液循環依然在體內流通，但却非常之慢，消耗氧氣不多，更奇的是他能夠把肌肉裏面所藏的氧氣分解出來，貫注到血液之內，又再由血液把微量的氧氣送到腦袋，那就不會使腦細胞受傷，再又因爲他停止呼吸，游泳池的水不會透過他的口鼻流入腸胃或肺部，使他受傷，於是他能夠在水中靜坐半小時之久，他何以能夠坐得穩呢？那是他把全身氣力集中在腰臀之間的影响使然，當然的，這種功夫並非普通人能夠辦得到，就算瑜伽術的信徒，也要苦練多年，然後有機會登峯造極，做這種表演。」

當時許多醫生經過集體研究之後，都認爲這種解釋十分合理，可見瑜伽術是一種引人入勝的健身術，因爲它可大可小，輕微的練習，能夠保健，發展到最高深的境界，便是成仙變佛，並非普通的健身術可比。

馮　嘉・文
盧　令・圖

司馬洛傳奇故事

毒手獅王（一）

備嚐千般苦　飽受黑牢災

司馬洛是一個奇怪的人，常常會做出一些不可思議的事來，當他做這些事的時候，沒有什麼人能猜出他究竟是什麼目的，而他自己亦不喜歡事先說明。所以總是到了後來水落石出之後，別人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對許多人而言，那時知道，就已經是太遲了。

今天他又是這樣。

他的打扮就是使人莫明其妙的，穿得那麼襤褸，就像是一個很潦倒的人，其實以他的神通廣大，潦倒應該與他無緣，而他亦是一個相當講究穿着的人，等閒不會穿得那麼襤褸的。

他站在黑夜的街上，凝神望着對面那間屋子，有所等待似的。兩個打扮得很講究的女人經過他的面前，他對她們微笑，她們就馬上把鼻子抬高，鼻尖朝着天空，加快腳步走了。司馬洛身上那襤褸的打扮使她們也看不出，這其實應該是一個她們感興趣的男人。

這兩個女人走遠了，一部的士轉過街口駛來，司馬洛立即開步，沿着行人路慢慢走過去。

的士就在他所注視的那間屋子的門口停下來，坐車的人付了車資，跟着就開門下車，那是一個衣着講究而漂亮的男人，雖然並不英俊，然而一身都透着錢的氣味。漂亮的衣服之外手上還搭着一件名貴的大衣，而另一隻手上則拿着一隻盒子，用漂亮的公司紙包裹着，而且還紮上了顏色的絲帶。

看來，這個人假如是回家，這就是帶回去給太太的禮物，假如他不是回家，那就是來探女朋友，那麼這就是他送女朋友的禮物了。假如是後一種情形，那這件禮物一定更加豐富了。

這人下了車，把那隻盒子也交到搭着大衣的手臂上，以便空出一隻手來關上車門。

就在這時，司馬洛就剛好到達了他的身邊，司馬洛老實不客氣，一手把盒子奪了過來，開步就跑。

這也是一件與司馬洛的爲人不配合的事，他不是一個搶匪，即使他要搶，也不至於搶一件如此小的東西。

不過總之他是搶了東西，而那人是不甘心被搶的。

「唏！」那人咒罵着，手一伸就伸進上裝下面，一把手槍已經出來了一半，但是他隨即醒覺有的士司機在旁邊，於是槍又回進去了，他的人也跳回的士上，叫道：「追……追那狗養的……」

對於那的士司機而言，這倒是義不容辭的事情，他馬上就開動了車子，追上前去。

司馬洛也是跑得眞快的，兩條腿子就像活塞似的撐着，不過人到底是跑不過車子的，車子一步一步追近了。

那人兩次伸手進懷中去拿槍，但是兩次都把槍放回去了，他是有槍的人，但毫無疑問他並不是警探，因爲警探是不會担心人家知道自己有槍的。他祇是咬牙切齒地說：「捉到他的時候，我要他的命。」

那的士司機也十分落力地飛車上前，他也覺得這樣搶東西的人是應該懲戒的。

的士還差二十呎追上司馬洛時，司馬洛却一轉轉進了一條小巷中。這小巷是車子不能進入的，於是的士司機連忙剎車，車還沒有停定，那人已經像槍彈似的射了出去，追進小巷中。

司馬洛已經在小巷的另一頭轉了出去，那人槍雖然在手，也沒有機會發射。

他咒罵着飛步奔到小巷的另一頭，那的士司機正在叫喊：「搶東西！搶東西！」這司機也很落力！跟着他追來了。那人又咒罵一聲，這一次是對的士司機而發的。的士司機跟着追來，他的槍就不便出現了。他祇好把槍再收回了。

他們一先一後出了小巷，剛剛來得及看見司馬洛衝進了對街一個門口。他們也衝過街心，追進那門口，沿着樓梯追上去

，那司機却是愈追愈慢了，大概坐在車子的時間太多，雖然習慣速度却不習慣奔跑，那個被搶東西的人則仍然跑得很快，把他抛下了。

當的士司機終於捱到天台時，已經氣喘如牛，雙腿發軟，他看見那人正手忙脚亂地在天台上走來走去，而他也明白是爲什麼。這一列五層高的樓宇原來是與後街的天台通連的，天台與天台之間祇有一度矮垣隔着，司馬洛跑到這上面來，就是借這天台脫身。這上面一共有十六個天台門口，都是開着的，他們上來那一個不算在內，還有十五個門口，司馬洛可能逃進了這十五個門口之中的任何一個，回到街上，假如他走左，可以回到原來的街上，假如他走右，則可以到達後街。

「你走這邊，我走那邊，」那被搶的人對的士司機說着就衝進了右邊的一個天台門口。」

於是的士司機就回進他上來的門口，再跑下去。反正是要回到街上兜截了，哪一個門口也沒有關係。

他回到街上，沒有看見人，而他剛才的叫喊也並沒有召來什麼見義勇爲的人。有人從樓上推窗下望，但沒有過路人出手幫忙。

的士司機沿着行人路跑了半邊，又再與那失主相遇了。

「看見他沒有？」那人問。現在也是氣喘如牛了。

的士司機啞然搖頭！

「把車子開來！」那人叫道：「我們在周圍巡巡看！」

那的士司機祇好又去把車子開來，跟着他們就乘着的士司在附近兜來兜去，那人不斷咒罵着，眼睛則一面向周圍的黑暗中掃視着，但是行人是有的，司馬洛的踪影則是不見了，假如司馬洛是懂得怎樣躲藏，那裏有那許多橫街窄巷，的確是不容易找到司馬洛的，除非他們的運氣十分之好。但他們的運氣並不太好，不過普普通通而已，因此他們就找不到司馬洛了。

後來，那人也知道沒有希望了，便向的士司機吼道：「好了，好了，送我回去吧，剛才那裏。」

「但——」的士司機說，「我們不應該報警嗎？」

「算了，」那人說：「不過是一盒糖吧了。」

「一盒——」那的士司機深吸了一口氣，忽然感到憤怒了。不過是一盒糖，却累他跑得肺也快要炸了。

「這並不是那盒糖值多少錢的問題，」那人又連忙補充着解釋，「我們總不能夠就這樣讓人把我們的東西搶掉的。但是失去了一盒糖，我們去報警，這不是笑話嗎？叫警察替我們把一盒糖找回來？也許警察會叫我們滾蛋了，是不是？」

這樣解釋也不無道理，於是的士司機又祇好不做聲了。他把車子開回了那人剛才下車的地方。那人也很通情達理，塞給司機一張鈔票，說：「累你白跑一陣，不好意思！」

司機推辭了一下，那人堅持，司機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的士開走，那人走進屋子的門口，登上二樓，按門鈴。

一個女人來開門。這却不像是需要送一盒糖的女人，年紀已經不輕了，還塗了很濃化粧品，穿着少女的裝束，T恤，牛仔褲，這個男人本身雖然也不見得是一表人才，起碼表面上看來像一個花得起錢的人，他不會拿一盒糖來哄這樣一個女人的，而且這個年紀的女人大概也不會給一盒糖哄得動的了。

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說：「我的糖呢？」

他粗暴地推開她：「讓我用電話！」

「怎麼了？」那女人問：「究竟發生什麼？」

他也懶得睬她，祇是匆匆拿起了電話打出去，那一邊有人接聽的時候，他說：「老板嗎？我們的糖失去了！」

「什麼失去了？」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叱叫起來：「你不可能失去這個的。」

「有人搶去了，」那人說。他匆匆把剛才的經過情形說了出來，而那個女人在旁邊聽着，也顯得担心起來了。

那邊的聲音說：「你猜這是有預謀的嗎？」

「我看不是，」那人說：「祇是一個窮漢，以爲我是拿着一件值錢的東西。」

「那很好玩，」對方說，但是語調則是殊不表示覺得很好玩，「一個窮漢，我們怎可以把一個沒名堂的窮漢找出來？」

「那不是一盒糖，」那人說：「他賣不出去，賣不出手時他祇好自己吃掉。他一吃——哼！」

「唔，」那邊的人說：「這倒有點道理！」

「我們還是快點作好安排吧，」那人對電話裏說：「我們可以保證，這樣一個人，假如他吃那糖中了毒，他也不會去報警的！」

「你去安排吧！」那邊的聲音吼道：「東西是你失去的，你去安排吧！」

電話掛斷了。

那個女人走過來了，一手捉住他的手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阿安？」

「你沒聽見嗎？」阿安憤怒地叫着把她的手甩開了，「有人把我們的糖搶掉了，別阻着我，我還要打電話！」他果然忙着又打起電話來了。他的目的安排是要用電話去作的。

那女人祇好在沙發上坐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她的樣子和她的態度看來都不像是他正在追求的對象，而他對待她的態度，亦不像是正在追求她的人。顯然那盒糖是頗有點不尋常的了。

×　　×　　×

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離開他們很遠，走在一個貧瘠的地區，那裏的屋子都是很舊的，街道特別破爛和骯髒，街燈也是特別黑暗的，因爲這裏街上裝着的還是舊式的古老街燈，就像這個地區已經被城市發展計劃所遺忘了。

司馬洛走進了一間古老而陳舊的小旅館，這旅館雖然有光管招牌，却並沒有亮燈，所以假如不是住在這裏的人，就不敢肯定這家旅館是否還在營業了。

司馬洛仍然拿着那盒糖，不過現在這盒糖却沒有那麼好看了，因爲是用兩張報紙包了起來。出入這樣一個地方，反而是

帶着用報紙包起來的東西比較沒有那麼觸目，假如他拿着那盒包裹得那麼漂亮的糖果出入，那才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事情呢。現在用報紙包裹着，與他們的身份以及這個地方就很配合了。

他跑樓梯上了二樓，到了一間房的門口，吹着口哨，掏出鎖匙來，把門開了，那裏面是一間很蹩脚的房間，佈置都是起碼而殘舊的，即使開亮了電燈，也是顯得很陰暗，雖然那隻燈泡的火數並不弱。這絕對不是司馬洛所欣賞的那種住所，不過他現在的打扮倒是很配合的，也許可以說是很配合他現在所扮演的角色。

他繼續吹着口哨，把門鎖好了，然後在那張殘舊的床上坐了下來，一張一坐下去就發出「吱吱」的響聲的床。他把那隻包裹上的報紙拆開了，露出那美麗的絲帶以及花紙。報紙祇是隨手撕下來就丟在地上，但是對於這些絲帶和花紙，他則是採取愛惜得多的態度了。他很小心地把絲帶拆開，然後再把花紙拆下來。

露出來裏面是一隻美麗的印花鐵盒，即使看了不懂上面印着的英文，看上面的圖畫，也可以看得出，這乃是一罐巧格力糖。

司馬洛停止了吹口哨，看着這罐糖，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假如我眞是搶匪，」他喃喃自語着說：「那是眞倒霉透了，一罐糖，有什麼用？買回來大概很值錢，但要賣出去就難了。」

他把鐵罐蓋子邊緣封着的膠紙也揭了下來，然後掀開蓋子看清楚，沒有錯，這果然是一罐巧格力糖，裏面的糖一顆一顆都用精緻的顏色紙襯托着，而每一顆的樣子都很精緻，但又沒有兩顆的樣子是相同的。

「嚇！糖！」司馬洛又自言自語說着，「也祇好自己吃掉了，又賣不出去了的，而且這還是不好充飢的東西，還好我的肚子也不太餓。」

他在床上一靠，拿起一顆巧格力，放進咀巴裏，品嚐着，沒有去用力咀嚼，而是等待這顆糖自己在咀巴裏溶化。

「唔，」他又自言自語着，「味道還好。不是那些中看不中吃的東西。」因爲咀巴裏啣着糖，所以講起話來，他的聲音也變得含糊起來了。

跟着他忽然一坐坐直，眼皮也張開來了，一隻手掩着咀巴，就像吃到了什麼怪味道的東西，幾乎像他是中了毒似的，不過他並不是中毒，他祇是吃了一些不應該存在於巧格力之中的東西。

他把一些東西吐進了掌中，那是一個小小的顆粒，不過像最小的花生米那麼大小，現在因爲上面蓋滿了巧格力的溶液，所以看不出究竟是一顆什麼。

司馬洛四面望望，另一隻手就伸出去，把床頭几一隻水杯抓了過來，把這顆東西放進去，然後拿起盛載冷開水的玻璃杯，在杯中斟了半杯冷開水，搖動着。那些巧格力溶液在水中變得很稀，幾乎不見了，但是那顆東西也幾乎不見了。

「唔，唔，很有趣，很有趣，」司馬洛說着又拿過來另一隻水杯，把這隻水杯中的水小心地傾進了第二隻水杯之中，直至原來那水杯中祇剩下了那顆東西。他放下了第二隻水杯，用兩隻手指把那顆東西拈了出來。看上去像是顆玻璃，不過雖然還未洗得怎樣乾凈，却已經在閃耀出普通玻璃所沒有的光澤。

司馬洛拿着這顆奇怪的東西，再把它凑到自己的衣服上揩了幾下，那些水份以及殘餘的巧格力都沒有了。這一次，他再舉起來，迎着燈光照一照，就可以照到耀眼的光華——祇有鑽石才發得出來的那種光采。事實上這正是一顆鑽石，而且是一塊已經彫琢好了的鑽石。

「唔，」司馬洛繼續自言自語着，「這個搶匪的運氣倒眞不錯，原來這盒裏是有一種特殊的果仁的！」

他小心地在床頭几上鋪了一條手帕，把這顆鑽石放在手帕上面。由於他這是一條暗紅色的手帕，再加上已經用得骯髒了，所以鑽石放在上面，倒是看得相當清楚的。鑽石就是這樣，要襯在沉色的地方才比較顯眼，假如放在一條乾凈的白手帕上，那反而不清不楚，很容易失去了。

司馬洛跟着就忙起來了。他走到房中那隻洗盤前面，塞好了塞子，而把盆子裏的每一顆巧格力都放進了盤中，跟着就把整隻熱水瓶裏的熱水傾進盤中。可惜的就是這房間並沒有熱水喉的設備，否則他的工作做起來就會容易得多了。

他這一瓶熱水使那些巧格力大致上都溶化了，那隻瓷盤裏面就像是傾滿了泥漿。這是唯一的辦法了，司馬洛總不能够把這些巧格力全部都吃掉，把鑽石一顆一顆的吐出來的。下一步，他就是伸手進水裏拌攪着，把那些將溶未溶的巧格力也攪得全部溶化了。跟着他就開了水喉，讓水慢慢地流着，注進那洗手盤中，直至快要滿溢了。每一隻這種瓷盤在接近邊緣的地方都有一個小小的開口，與下面的去水渠通連的，當瓷盤中的水滿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水就會從這個開口流去，而不致溢到地上。他現在就是採用這個辦法，慢慢地把瓷盤中的汚濁的水換掉。他把水喉開得很小，水祇是在緩流，而在同一時候，他的手也在盤中輕輕拌攪着，以使那些水快點換掉，不過又很小心不讓水中的鑽石給冲起來，隨水流掉。他的手已經摸到了盤中有相當大數目的顆粒。

那些水不停地流着，由於不是一次過完全換掉，所以換得很慢，大約兩個小時之後，那水才由泥漿似的變成了半清晰。但司馬洛並不急。在他目前的處境的人一定都不會急的，一定很有興趣玩這種猜謎遊戲，看看自己究竟得到多少顆鑽石。

到了半清晰的時候，司馬洛很小心把那些鑽石一顆一顆都撈出來。瓷盆之上有一個小架子，架子上是鋪了一條毛巾用以墊放牙刷牙羔之類的，現在這些用品全部搬了家，那條毛巾就暫時改用作放鑽石了。司馬洛很小心撈着，直至肯定洗手盤中是已經完全沒有鑽石了，就把髒水放掉，再放上一盤清的。

這盤清水的用途就是把那些鑽石再進步洗淨。司馬洛已經拿來了另一條乾的毛巾，無疑地，是他自己用以洗臉的毛巾了。他把這些鑽石都放回來了那盤清水中，再逐顆取出來，用這條乾的毛巾抹乾，而每抹一顆就拿過去放在那條深紅的手帕上

，與第一顆鑽石放在一起。這一步工作則是比較簡單的，亦不是太花時間，司馬洛花了不少時間，祇是因爲他對每一顆鑽石都愛不釋手地把玩着而已。

終於，他把每一顆鑽石都抹乾了，也放好了，然後再把每一顆鑽石拿起來，小心地鑑賞着，沒有什麼錯誤，這的確是鑽石，而且還是一流品質的，一共有二十八顆，而即使是不是上好的鑽石，二十八顆也是相當大的財富了。他現在面前就堆放着這樣一筆相當大的財富。鑽石！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濃縮的財富了。

「你知道嗎？」司馬洛說，「爲什麼有這樣多人喜歡鑽石，就是因爲金錢可以買到一切，而鑽石却可以買到金錢。」跟着他又點頭，自問自答地說：「對了，鑽石眞是可愛的東西。這個人難道在每顆糖果裏放進一顆鑽石，讓她吃着的時候，吐出一顆鑽石來，博取她的歡心嗎？不，我不相信，假如她把鑽石吞了下肚，那怎麼辦？我猜他們是走私集團，利用糖果走私鑽石。這也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難道人家全部把糖果拆開來檢查嗎？我不知道他們會把這些鑽石帶到什麼地方去，但是這一次，鑽石是決不會到達目的地了，因爲它們已經到達了我的手中。」

他格格地笑着，在房裏踱來踱去，又再度自言自語着說：「我得到這些鑽石，我該怎辦呢？這樣值錢的東西，丟掉自然是太可惜了，所以當然是想辦法賣掉，而且我是一個窮人，我也實在需要這些錢的。一個窮人，要把一批鑽石賣掉，這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還好，我有的是綫路。打一個電話就行！」

他這並不是一流酒店，而是一家廉價的旅館，當然不能希望每一間房裏都有電話設備，祇有走廊裏裝有一隻電話，供所有住客使用而已。司馬洛就是去使用走廊裏的電話。

由於他的房間裏放着那麼貴重的東西，所以他雖然不過走兩步路去打電話，他也要將房門鎖上了。

他撥了號碼，電話响了好一陣，才有人接聽。那邊接電話的聲音是含糊的，顯然是一個剛給從夢中吵醒過來的人。那人老不高興地說：「喂？」

「胖子麼？」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說：「你是誰？」

「我是阿龍。」司馬洛說。

「誰是阿龍？」胖子大爲不耐煩地問，顯然對司馬洛報上這個大名並沒有什麼印象。

「我，阿龍，」司馬洛說：「記得嗎？上星期我就賣了一隻金錶給你的！」

「哦，你，阿龍……對了，阿龍，」那個名爲胖子的人終於記起了，不過還是不見得高興，「有什麼事？」

「我想跟你談一件生意！」司馬洛說着，語氣略備奉承的意味。

「有什麼生意，明天再談好了，」胖子說，「你不知道，現在幾點鐘嗎？這是睡覺的時間！」

「我想過來跟你談談，」司馬洛說，「可以嗎？」

「你瘋了，現在？我累得要死！」胖子說：「明天吧！」

「但這是一宗大生意！」司馬洛說。

「你有什麼大生意？」胖子說，「明天吧，別再騷擾我！」跟着就把電話擱下了。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放回聽筒，還是自言自語着說：「很好，明天就明天好了，我是可以等的！」

他回到他的房間，用門匙開了門進去，再把門關上，鎖好了，走過去在那鑽石前面彎下身子，欣賞了好一會，然後在床上躺下來，兩手枕在後腦上，臉上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

就這樣，他慢慢墮入了夢鄉，直至後來，走廊中的電話响起來了。司馬洛睜開惺忪的睡眼，看看腕錶，看見已經是他打電話給胖子之後的一小時了。

他坐起來，喃喃着說：「這電話一定是找我的！」

瞥一眼案頭上的鑽石，一顆一顆仍然在閃燦着眩目的光芒。他走過去開了門，又是帶同門匙，踏出門前之後又用鎖匙先把門鎖好，這樣他就浪費了一些時間，因而就變成不是第一個去接電話的人。走廊盡頭的另一間房間的房門開了，一個已經年華老去，臉上還有不少殘脂剩粉，身上穿着一件碎花睡袍的女人走出來，過去拿起聽筒，說：「喂？」

司馬洛看着她。

那女人皺起了眉頭：「阿龍？」回轉頭叫道：「誰是阿龍？」

「我就是。」司馬洛好像小學生受到點名時般舉舉手說，「謝謝你！」

那女人瞪了他一眼，似乎一點好感也沒有的，把聽筒放在電話旁邊，便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了。司馬洛過去拿起聽筒，說：「喂？」

那邊傳來胖子的聲音，說：「阿龍嗎？你剛才說要跟我談些什麼生意？」

「你是誰？」司馬洛問。

「別開玩笑！」胖子吼道：「你知道我是誰的！你剛才打過電話給我，我是胖子！」

「哦，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不祇打電話給你一個人，你不肯跟我談，我就去找別人了！」

「別跟我擺架子！」胖子說，「還有誰跟你交易的？你剛才說要跟我談些什麼生意？」

「怎麼又感興趣起來了呢？」司馬洛說。

「你把我吵醒了，我睡不着！」胖子說，「你說的是什麼生意？你說是大生意，假如你是跟我開玩笑，那以後可沒有交易了！」

「幾十顆鑽石，在我來看是大生意了，」司馬洛說：「可不知道你認爲够不够大？」

「你在開玩笑！」胖子說。

「那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說，「幾十顆鑽石你也嫌小。」

「不，我是說，你怎會有幾十顆鑽石？」胖子說。

「假如我是能够解釋來路的話，」司馬洛說：「我也不會賣給你了，我大可以拿到珠寶店去賣。」

「有多少卡拉？」胖子問，「是那一

種質？」

「這個我可不大在行了，」司馬洛說：「總之是二十八顆比紅豆更大的，差不多有花生米那麼大。」

「唔，」胖子說：「二十八顆，即使不是上貨，也值不少錢了。你肯定那是眞的鑽石嗎？」

「這一點你却不要小看我，」司馬洛說：「雖然我不識貨，但是玻璃和鑽石，我是分得清楚的。」

「讓我看看吧，」胖子說：「現在拿過來怎樣？」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晚上這個時間，拿着這樣值錢的東西跑來跑去？我打電話給你祇是想問問你有沒有出路，如有的話，那我明天就拿來給你看。」

「唔——你也問過別人了？」胖子問道。

「這不能怪我，」司馬洛說，「是你叫我不要出手的，而這些貨，我是急於出手！」

胖子答應了一下：「好吧，我現在就過來看貨。」

「歡迎之至，」司馬洛說，「我等你好了。」

「等一等，」胖子說：「你住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告訴了胖子他住在什麼地方。

胖子說：「很好，我馬上就來！」

胖子掛斷了電話，司馬洛也把聽筒在牆壁上掛好了，回到他的房間，又用鎖匙開了門，進去，再把門關上了，在床上躺下來，兩手枕在後腦，輕鬆地吹着口哨，不時會偷眼看看床頭上那些鑽石，一派躊志滿的神情。

他等了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就有人敲門了。

「誰？」司馬洛坐起來問道。

「我。」胖子的聲音在外面回答。

司馬洛從床上跳下來，走過去開了門，胖子從那條僅僅够他經過的縫擠進來，司馬洛馬上又把門關上了。

這胖子是一個矮而胖的人，皮膚紅紅的，並不是嫩白，又不是黧黑，總之看上去給人一種骯髒之感，圓圓的大頭的頂上是疏落的頭髮，一雙眼睛老是像快要入睡似的。他一進來就四面望望，那樣子像一隻肥大的老鼠。

「這個地方是差一點，」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交易成功之後，我當然會換一個比較適合人住的地方了。」

「東西在什麼地方？」胖子問。

「這就是了，」司馬洛指指床頭几，「小心點！共二十八顆！」

「你怕我會偷掉你一顆嗎？」胖子說。不過他倒提防司馬洛把二十六顆說成二十八顆之類，所以他也還是把這些鑽石數了一遍，證實數目無誤，然後才坐下來，拿起每一顆鑽石，以各種角度就着燈光驗看了一遍，最後就是取出一隻放大鏡來再看清楚一點。在司馬洛注意到他的眼光不時會閃開去，注意一角落地下那隻糖果盒以及在一旁的花紙。這雙半睡的眼睛其實是很精明的。

終於，他把最後一顆鑽石也放下了，收起放大鏡，吁了一口氣。

「怎麼樣？」司馬洛在旁邊顯得心急地問。

「你是什麼地方弄來這一批貨的？」胖子問。

「呀，你少担心好了，」司馬洛狡猾地吃吃笑着，「總之我可以保證警察不會找到你的頭上來就是。怎麼樣？你覺得如何？」

胖子用手指推着自己的頭髮：「東西是好東西，不過價錢方面——假如眞的沒有警察的痲煩——」

「沒有，」司馬洛說，「你大可以看看明天的報紙的。有沒有人打刦鑽石，有沒有人失去鑽石，你也可以想清楚，在這之前又有沒有這一類的案子！」

胖子聳聳肩：「好吧，我相信你這一次。不過這裏這批貨是值不少錢的，我身上沒有帶着這許多錢——」

「而且這個時間你帶着走在街上也是危險的事情，」司馬洛立即插咀，「所以我們還是明天再交易好了，先講好價錢，下點定金。」他似乎生怕胖子便把鑽石拿走而忘記了有這件事。

「這樣大批貨，」胖子說，「我一時也不容易出手呀。」

「但當然你是已經把時間的損耗計算在內了的，」司馬洛說，「我亦不預算你會給我珠寶店的價錢！」

胖子搔着頭：「我這要問問別人才能講一個價錢，讓我打一個電話吧。你這裏祇有走廊有電話？」

「我這裏又不是希爾頓酒店，」司馬洛說，「不過你祇要低聲一點講話，就沒有人聽見了。」

「很好。」胖子向門口走過去，開了門，司馬洛看見他對外面點點頭，跟着一個人就推開門闖了進來，而胖子雖然笨，動作却一點不笨，一閃身先出去了，那人則把門關上，推上了門閂。

司馬洛祇是呆在床上，而那人的手上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指着他。這個就是給司馬洛搶去那罐巧格力糖的人，現在他猙獰地露出牙齒，舉着槍，柔聲說：「阿龍，我要在你身上開幾個子彈洞！」

「不——不要！」司馬洛沙嗄地哀求道。

「下床！」那人仍然是柔聲地命令，「伏在地上，張開手脚，大字形！」

「不行！」司馬洛哀求地說：「不够地方！」

的確，這房間是這樣小，地上的空位根本不够他張開手脚成爲一個大字形的。

「那就在床上這樣做好了！」那人命令。

司馬洛祇好在床上伏下來，而腰後馬上給一件硬物重重地敲了一記。這是使人痛得痲痹的一記，作用是使司馬洛一時無法反抗。

而司馬洛一時亦並沒有企圖反抗。

司馬洛祇是伏在那裏，抽搐着。事實上那一擊也的確是使他痲痹了，不能够作反抗的企圖。

他側着臉，所以看到那人正在點算那些鑽石，數過數目無誤，便放下槍，就用那手帕把鑽石包裹起來，放進袋裏，再拿起槍。他放槍實在是太輕敵的動作，司馬

洛是大可以在這個時候反抗的，不過司馬洛並沒有作此企圖。

「你——你拿回去好了，」司馬洛囁嚅地說，「我沒有賣出去，而且我還替你洗乾淨了！」巴結地吃吃笑着，「我不知道是你，不然我也不會亂來了！嘻嘻，眞是冒犯！」

「不知道是我？」那人說，「那即是說你知道我是誰了？」

「不，」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是胖子的朋友。」

「我不是胖子的朋友，」那人說，「不過當胖子面臨選擇時，他就寧可交我這個朋友而放棄你這個朋友了！」

他把房中唯一的櫈子拉過來，坐在床邊，槍輕輕在司馬洛脚踁骨上一敲，司馬洛殺豬般叫了起來。

「別大聲！」那人說，「不然我就先把你的咀巴打壞！」

司馬洛覺得這人不像咀巴講的那麼厲害，譬如在床邊坐下就不是很聰明的。司馬洛並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床上，床是比較高的，司馬洛一腿掃過去，就大有可能把這人掃倒或者把他的槍踢掉。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說，「你已經拿回了東西，頂多我賠你一盒巧格力吧！」

「不是這個問題，」那人說，「我想知道的是，你怎會知道我這裏有這貨？」

「我並不知道，」司馬洛說，「我以爲是一件什麼禮物，可以賣錢的吧了。」

「那爲什麼你不原罐拿去賣呢？」那人問。

「糖怎能賣出去？」司馬洛說，「我祇好自己吃了！」

「我不相信，」那人說，「假如你沒有綫路，你怎麼偏偏要搶我的東西？阿龍，我勸你還是講眞話的好！」

「我的確是講眞話！」司馬洛說，「我……我是專幹這個的。你看看那抽屜吧，我還有許多賣不掉的東西留下來，你看看就知道！」

那人站起來，打開床頭几的抽屜，那裏面倒有不少雜物，尤其是鎖匙。有好多串的鎖匙。

「這些鎖匙是幹什麼的？」那人問。

「我多數是搶女人的皮包，皮包裏總有鎖匙，賣不掉的，就留下來做紀念品吧了！」

那裏面不但有鎖匙，還有好幾包紙巾和唇羔，粉盒之類。

的確係女人的手袋裏的雜物。那人在抽屜裏翻動着。

司馬洛又哀求地說：「我答應你守秘密好了，這件事情，我不會洩漏出去！我會把這整件事情都忘掉的。就當沒有發生過好了！」

「你倒提醒了我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那人說，「不錯，你知道了我們的秘密，我們該怎樣處置你好呢？」

「這個——」司馬洛哀求地道，「你不能殺我的！一定有人看見你進這裏來，而且——而且胖子也知道你來了。」

「你少担心這個好了，」那人說，「我要殺一個人，胖子決不會指證我，難道你不知道胖子已經成爲了我的朋友嗎？」

「我……我也可以做你的朋友，」司馬洛說，「我可以爲你做事。你們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總用得着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吧？」

「用你做什麼好？」那人輕蔑地冷笑着，「你搶到了東西也不知道該拿到什麼地方去賣，這樣的人有什麼用處—」忽然停了下來不說話了，接着一陣輕微的叮噹響聲，一件什麼東西從那些雜物之間給取了出來，司馬洛看見那人拿起了一隻金屬的手鈪，上面刻着一些看來是古董式的花紋。大約有兩吋寬，假如戴在手腕，那倒有一點像一個古羅馬的騎士了，雖然那些古羅馬騎士的手鈪上是不會有什麼花紋。

「這個，」那人說，「這個是怎麼來的？」

「這不過是不銹鋼，」司馬洛說，「賣不出去的！」

「我不是問你是什麼，」那人說，「我問你這東西是怎麼來的？」

「我——我也忘記了，」司馬洛吶吶着，「賣不出去，就放着吧了。」

「很久以前你也應該記得是怎麼來的，」那人說，「是偷來的？刦來的？搶來的？」

「呃——我以爲這是值錢的東西，所以搶下來了，」司馬洛吶吶着，「我還以爲是白金之類。」

那人還是小心地檢驗着那隻手鈪，不過現在則已退到了司馬洛的後面去了，使司馬洛不容易作什麼反抗的企圖。他說：「那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男人，」司馬洛說，「這是男裝的，你也看見呀。你喜歡的話拿去好了。這抽屜裏的東西，祇要你喜歡，你都可以拿走的。」

「別多話！」那人喝道，「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我怎麼知道？」司馬洛說，「我又不搶朋友的東西，我怎麼會認識他？」

「這件東西，」那人的表情相當生硬，而聲音也是發緊，「相當小。」

「那是一個——一個相當瘦的人。」司馬洛吶吶着。

「就是一個相當瘦的人也是太小了。」那人說。

「你怎樣說就怎樣好了，」司馬洛道，「我沒有什麼意見！」

槍管又敲下來，這一次是敲在司馬洛的踁骨上，司馬洛又痛得叫了起來，不過因爲已經受過了警告，所以這一次不敢太吵了，叫也是盡量壓低聲音。

那人說：「我問了你一個問題，我要你回答我！」

「問題？」司馬洛一怔說，「什麼問題？」

「你是從誰的身上拿到這個的？」那人問。

「我已經講過了，」司馬洛說，「我不認識的。我認識的人也不會去搶他的東西了，你要叫我把這個人找出來的話，我可是眞是沒有辦法！」

「你是怎樣搶到手的？」那人問。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爲這是白金之類，不然我也不會打主

意。我一手搶了下來就跑，那人也沒有追我，我就已經知道不對了，不過我當然不能夠跑回去還給他的。我把東西拿回來看清楚，果然沒有錯，不過是不銹鋼，賣不出去的，我就丟在抽屜裏算了。」

「阿龍，阿龍，」那人嘆息地說，「你是個傻瓜！你連說謊都不會，這樣細的一隻鈪，戴在手腕上，怎能够一下子就搶下來？除非你把那人的手割斷！」

「別傻吧——」司馬洛說着又叫了一聲，因爲另一隻脚踁上又給敲了一下。

「別說我傻，」那人警告道，「傻的是你，不是我！」

「我——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假如脫不下來的話，那怎麼戴上去？這鈪子沒有開口的！」

「假如小孩子的時候戴上去，」那人說，「人長大了，就脫不下來了，除非將這鈪鋸開，或者把手腕割斷！但是這鈪子又沒有鋸開。」

「你——你怎知道這鈪子是小孩子的時候戴上去的？」司馬洛問。

「譬如說我知道吧，」那人說，「你解釋你怎樣把這東西弄到手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司馬洛說，「我沒有把那人的手腕割斷，我不過是就這樣搶下來的吧了！天！即使是足白金，我也絕不會這樣做的！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對你已經很耐性，」那人說，「但現在我的耐性已經用完了。我再給你一個機會，把眞相告訴我，不然我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敲斷！」

「好吧，好吧，」司馬洛說，「我告訴你，我是在一隻女人手袋裏找到的，手袋裏除了鈔票之外還有這東西。鈔票用掉了，這東西我留下來！」

「那爲什麼你不早說？」那人道，「爲什麼你要說是從一個人的手上搶來的？告訴我爲什麼！」他大聲叫起來，也忘記了這裏是一個不適宜大聲的地方。

「你——你不肯相信我是搶來的，」司馬洛說，「那我祇好這樣說了！」

那人的喉嚨間發出哽塞的聲音，假如他是心臟有問題的，那現在問題一定會更加嚴重了。

他沒有再講話，司馬洛聽見有些布料撕裂的聲音，回頭看見那人已經拿起了他放在地上一張待洗的床單，正在把那張床單撕開來。

「你——你現在要幹什麼？」司馬洛問。

那人沒有回答他，行動就是最好的回答。那人把床單撕開成爲布條，就用這些布條把司馬洛的手脚在床頭床尾縛好。這是一張舊式的床，床頭和床尾都是鐵管製成的，睡在上面不見得很舒服，不過把一個人縛在上面則倒是很方便的。

跟着那人命令：「張開咀巴！」

司馬洛依命，他自己的一隻髒襪子便塞進咀巴來。

這辦法司馬洛在別人的身上也用過不少次了，別人用在他的身上則是第一次。咀巴塞進了這隻襪子，司馬洛就想問問那人究竟打算幹什麼也不行了。不過那人則自動告訴他。那人說：「你聽着，我現在出去打個電話就回來，你在這裏不要亂動，沒有用的，你沒有時間掙脫！」

司馬洛點點頭，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

那人拿了他的鎖匙，打開房門出去了。那個胖子已經不在了，他辦好了這件事情，就不打算留下來看下一步了。他不是笨人，知道牽涉進這件事情是對他沒有好處的，大概出賣司馬洛亦不是他願意做的事情，但正如那人所說，假如要他選擇朋友的話，當然他是不會選擇司馬洛的。

那人把門再鎖上了，然後走出去用電話。

司馬洛祇是躺在床上，也沒有企圖掙扎，因爲正如那人所講的，他掙扎也沒有用處，那人很快就會回來。

那人果然在兩分鐘之後又回來了，再關上門，就在椅子上坐下來，取出香烟來，點上了，悠閒地抽吸着，並不再向司馬洛問話，而司馬洛由於咀巴也給塞住了，所以想問他打算做什麼也不行了。但是用不着問，他知道那人是正在等。

果然，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就有幾個人的脚步聲來到了門口了。有人敲門。

那人立即把膝上的槍拿起來，對着門口，把司馬洛咀巴裏的襪子拔出來了，低聲說：「問是誰？」

「誰？」司馬洛以沙嗄的聲音問。

「阿龍在不在？」外面的人問。

司馬洛轉向身邊那人，低聲說：「不知道是誰，我不認識那聲音！」

「不要緊，」那人說，「我認識就行了！」

那人走過去開了門，外面湧進來了三名大漢，那人隨即又把門關上，下了門。

「就是他？」其中一個進來的人問。

「是的，就是他！」那人說。

那些人走到司馬洛的身邊來，司馬洛沙嗄地說：「你們——你們想幹什麼？你們……」

「閉上咀巴！」那人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那些人把縛着的司馬洛的布條解了下來，那拿槍的人則拿一隻枕頭袋把司馬洛的抽屜中的所有雜物都用一隻枕頭裝起來了。

那些人把司馬洛扶起身之後又在他的肩上推一推，命令道：「穿上鞋子嗎，我們走！」

「到……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慌張地問。

「我們去散散步！」那人說。

「你——究竟想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司馬洛恐懼地哀鳴着。

「媽的，你別嚕囌好不好？」那個拿槍的人，也是鑽石糖果的原主吼道，「假如我要殺你，我要帶你到別處去嗎？我可以就在這裏行事。」

「你們……你們已經拿回了鑽石！」司馬洛說。

那人的槍伸上來，槍咀就抵在司馬洛的鼻子上，嚴肅地說：「這是最後一次警告，你再吵，我祇好這樣一槍把你解決算了！」

司馬洛立即閉上咀巴，而動手穿上鞋子，而那人則把他的衣櫃打開，也搜索過

了一遍，把所有有關司馬洛的證件都找出來，也放進枕頭袋。司馬洛穿好了鞋子，他又對司馬洛說：「好了，聽清楚，現在我們要好像老朋友一樣離開這裏，你不想死，就鎭靜點，不要亂叫，也不要妄想逃走！」

司馬洛惶恐地點頭。

那人把上裝脫下來，搭上手上，遮住了那把槍，這倒是一個很在行的人，這樣，他的槍仍拿在手中，旁人不會看見，但是槍的壓力亦並沒有消失，假如司馬洛有什麼妄動，他仍然可以隨時開槍的。

門匙交進了司馬洛的手中，上裝搭着的槍擺一擺，說：「走吧！」

那三個新來的人成爲品字形把司馬洛圍住，出了門口，替司馬洛熄了燈，然後由司馬洛自己把房門鎖上了，就像他是跟幾個朋友一起出外似的。

他們沿着走廊而行，四個人兩個在司馬洛的旁邊，一個在司馬洛的前面，而拿槍的一個則走在後面。

沒有人看見他們出去，他們好像五個朋友一樣轉出了街口，那裏已經有一部大房車在等着了。

兩個人上了車子的前座，司馬洛則坐在後座，由兩個人挾持着，拿着槍的一個在他的左邊，槍咀抵着司馬洛的脅下。車子開動了。

司馬洛戰戰兢兢地低聲說：「現在，你可以告訴我，我們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看看脚下吧！」那人說。

司馬洛低頭看看脚下的踏脚板，那裏並沒有什麼。他說：「這裏沒有什麼。」

「再彎低一點，看清楚，」那人說。

司馬洛再彎低一點看清楚，還是看不見有什麼　而當他正要這樣說的時候，一隻手掌，就擊在他的頸後。司馬洛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覺……

× × ×

當他醒過來時，他有一種飄飄蕩蕩的感覺。

此外他同時也感到頭痛。

那飄飄蕩蕩的感覺並不是因爲他曾經被擊暈而生的，祇是那頭痛是一個人被擊暈了之後醒過來，通常是會感到頭痛欲裂的，那飄飄蕩蕩的感覺則是由於他所在的地方正在搖幌着。

司馬洛知道他是身在一艘船上。即使沒有那搖動，他也知道這是一艘船了，由於他所在的地方乃是一艘船的一間艙房內，並不是一艘豪華客輪，那間房間是非常的小，而且設備是起碼之至的，他是躺在一張床上，床有兩層，而他所在的則是下層，他不能動彈，因爲除了兩手是給縛在背後之外，他的身體是還給幾條繩子縛在床上的。而事實上假如不是如此的話，他很可能已經滾到地上了。

這房間的搖動告訴他船是正在行駛之中，而且是正在行駛在大海之中。聽那機器的聲音，他就知道這艘船的年紀已經是相當大的了。

司馬洛扭頭四面張望着，看見窗口是在他的頭頂後面，而窗外還是一片漆黑的，仍然是在夜間，這是應該的，因爲他被擊暈的時間是在夜間，而他是不會暈很久的。他不過是給擊了一掌而已，又不是打了一支痲醉針，時間並沒有過去很久。

「嗯！」司馬洛提高聲音叫起來，「喂！」

沒有人應他。

「喂，喂！」司馬洛再度叫起來，「救命，救命，救——命！」

他當然不相信這裏會有人救他的命，不過他却是眞的需要一個人來的，他需要喝一點水，假如有兩片阿司匹靈讓他止止頭痛那就更好了。

「喂，救命，救命！」司馬洛提高聲音叫。

也許他的聲音壓不倒那船的機器聲吧，也許這船上的人認爲他不會有什麼危險，也懶得睬他了，因此他的叫喊並沒有得到反應，而且他愈叫口就愈渴了，所以結果他祇好不做聲了。

船既然正在行駛，他們一定有一個目的地，也許在船抵達目的地之前，他們是不會睬他的了，於是司馬洛祇好閉上了眼睛，讓自己睡着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入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他還是做到了，司馬洛是那種幾乎在任何一種心理威脅之下，都能够鬆弛下來而入睡的人。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白天，他可以看到陽光從窗外透進來，也可以聽到有人在門外行走，不過還是沒有人進來理他。司馬洛耐性地等待着。他們既然並沒有殺死他，那當然是對他另有打算了，那他們一定不希望他渴死或餓死的。

果然，不久之後，就有人推門進來。

又是那個給他搶去了鑽石的人。他的咀巴正咬着一塊三文治，一隻手中拿着杯子，杯中冒着蒸汽，司馬洛可以嗅到咖啡的香味，不過這却顯然不是拿給他的飲食。

那人由於要用一隻手把門推開，所以才用咀巴咬着三文治的，現在門已經推開了，他便把三文治拿回手中，而在床邊坐下來。

司馬洛禁不住伸出舌頭來舐咀唇，他的其他動作也許是演技，但這一下動作則並不是的，一個人就祇能忍受這麼一段時間的飢渴！

那人在床邊的椅子坐了下來，司馬洛望着他手中的杯子和三文治，那人得意地格格笑起來：「肚子很餓了，是不是，阿龍？」

「請你……給我一點水好不好？」司馬洛軟弱地說。

「我忘記了一件事，」那人說，「我們已經認識了這麼久，我還沒自我介紹。我叫阿安，馮安，不過你也許知道了。」

司馬洛苦笑。現在來介紹，似乎無濟於事，起碼比不上一杯水對他重要。他以乾啞的聲音說：「馮先生，你究竟想怎樣？你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那人微笑：「我帶你去見一個人。這個人想問你一些問題。」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苦笑着問。

「哦，這個嗎？」馮安又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這是一位大人物，一位大大人物，是我的老板的老板，比較起來我馮安也不過是小蝦而已。自然，他的手段跟我比較起來，也是一如大魚與小蝦之比了

。所以，假如你瞞他的話，他會把你的心肝挖出來的！」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說：「有什麼好問的？你要我說的，我都已經說出來了！」

那人搖着頭。「我不相信你已經說出來了，阿龍，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

「你可以給我一杯水嗎？」司馬洛問道。

「我可以給你喝果汁，喝茶，喝咖啡，」那人說，「我也可以給你吃一個大餐，不過，你却先要招供。」

「你是說那隻手鈪的事情？」司馬洛問。

「那件事情怎樣呢？」馮安問。

「我把眞話告訴你吧，」司馬洛說，「實在我是搶來的。這東西是在一個女人的手袋裏。」

馮安臉上的肌肉又顫動起來，一時，他就像要把手上那杯咖啡潑到司馬洛的臉上來似的。不過他隨即又搖搖頭，嘆口氣：「這種眞話我已經聽厭了！」

「你不明白，」司馬洛連忙又補充，「眞相其實是這樣的，我並沒有從什麼人的手上把這手鈪搶下來，我的確從一個女人的手上搶到這手袋，但當時她跟我糾纏，我推了她一把，她的頭撞得很重。我不敢讓人知道這事是我幹的，所以你問我也不敢講了！」

馮安的咖啡杯子正在向咀巴舉上去，但司馬洛這樣講着的時候，他的杯子就愈舉愈慢，到最後，咖啡杯子就在咀邊停住了。然後他惡毒地咒駡了一聲，說：「爲什麼你不早說？」

「我不是講過了嗎？」司馬洛顯得楚楚可憐地說，「我是怕那件事，讓人知道了——」

「這女人是誰？」馮安喝叫着問。

「我怎麼認識？」司馬洛說，「假如我認識她——」

「什麼樣子的？」馮安問。

「相當摩登，」司馬洛說，「樣子普普通通吧，不算漂亮也不算醜——」

這樣說了等於沒有說，所以馮安又不耐煩地喝問道：「大約什麼年紀。」

「三十歲左右吧。」司馬洛說。

「她有些什麼特徵？」馮安問。

「我怎會注意到？」司馬洛說：「總之我覺得她是個可欺的女人，不然我就不會搶她了，可是她却跟我糾纏，一糾纏起來可眞兇，我還沒有來得及逃走就給她一把抓住了，我祇好把她一推推開，她撞在牆上，跟着我就走了，我並沒有細看她。這隻手鈪有什麼重要呢？最重要的不過是那些鑽石——」

馮安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馮安皺着眉頭想了好一陣，然後又問道：「你說傷得很重，你怎知道？」

「她進了醫院，」司馬洛說，「呃——我第二天從報紙上看到的——呃——當然不會是我把她送進去。」

「哪一天的報紙？」馮安問。

「我忘記了。」司馬洛說。

「大約多久之前？」馮安又問，「這個你總不會記不起來吧？」

「大約……大約……兩個月前。」司馬洛說，「大概是這樣吧，詳細的日期我沒有去記。」

「這個，我是可以查出來的，」馮安說着走向門口，「假如你又是騙了我……哈！」

他走出了門口。

「唏！」司馬洛叫道：「給我一杯水！請你給我一杯水！」

馮安沒有睬他。不過幾分鐘之後，來的不單祇是水，而且是早餐和咖啡，由昨夜把他押走的兩個大漢拿進來。他們其中一人把縛着司馬洛的繩子解開了，另一人說：「吃吧！」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吶吶着問，「我們究竟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那兩個人好像變成了聾子，祇會講話，而不會聽司馬洛講什麼。他們保持緘默，祇是看着他，司馬洛祇好伸展一下痳痺了的四肢，然後動手吃喝，塡飽肚子。

當他吃飽了之後，其中一個人又粗魯地把他推轉身，用原來的繩子去縛他的雙手。

「不要縛行嗎？」司馬洛苦惱地說，「反正我又逃不掉的，」

但是並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們還是照原來的樣子把他緊縛在床上，而船繼續航行。

司馬洛在吃東西的時候有機會向窗外窺望過，但是沒有什麼用，看不見陸地，所以無法知道船正在行駛在什麼地方，他祇是知道船正行駛在大海中心而已。而再躺下來之後，他就祇看得見天空了。他祇能知道天是陰還是晴。

天一直是晴的。

到大約過了中午，馮安又出現了。他推開門，站在門口，一隻手扶着門框，眼光好像冰冷的利箭在射着司馬洛，司馬洛則可憐地看着他。

「現在是午飯時間了。」馮安說。

「這……這正好，」司馬洛苦笑着，「我……我也有點肚餓了。」

「但你沒有得吃！」馮安說。

「爲什麼？」司馬洛說，「我究竟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

「你說謊說得不好，」馮安說，「我查過了，根本沒有一個女人進了醫院這件事！」

「你——這船上有三兩月前的報紙嗎？」司馬洛問。

「沒有，」馮安說：「但我們這裏有電報，我們可以跟岸上聯絡。」

「也許——也許你查的報紙剛好沒有刋登吧了，」司馬洛說，「這並不是大新聞！」

「我叫人查過了所有的報紙！」馮安說，「你以爲我是傻瓜嗎？」

「那也許是我記錯了時間了，」司馬洛說，「也許是四個月之前吧。一兩個月之差吧了。」

「不會是四個月前，四個月前你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搶到這手鈪！」馮安說。

「這手鈪究竟爲什麼這樣重要呢？」司馬洛問。

「你不知道？」馮安微笑。

「我的確不知道！」司馬洛說。

「赫！」馮安又輕蔑地笑起來，「那你好好地想清楚吧！餓着肚子想清楚！」

馮安說完轉身走了。

「唏！等一等，馮先生！」司馬洛哀憐地叫道。

但是馮安並沒有等。他走了，一直沒有回來，而司馬洛果然沒有機會吃午飯，事實上他亦沒有機會吃晚飯。他又渴又餓地在那裏等天黑。

他仍然不知道船是駛到什麼地方去，不過聽馬達聲他就知道船是已經停了下來了，因爲他也知道船是已經到達了目的地。一艘比較大的船是不能夠直接靠到岸邊去的，必須停在港口的中心，船上人要登岸就得由小船轉渡。

船靜了一段時間之後，馮安又來了，帶着那三個大漢。其中一個人手上拿着一把刀子。司馬洛不大相信這把刀子是用來殺他的，由於他們有槍。果然那人祇是用刀子把繩子割斷了。照這樣看來，這些繩子是不再需要了，也等於說他不會再逗留在這船上了。

「起來！」馮安粗魯地執着司馬洛的衣服，粗魯地把他拉起身。

但是才一放手，司馬洛就跌到地上去了。這並不是演技，而是眞的，司馬洛這樣給在床上縛了一整天，沒有飲食，又不能動，虛弱之外，手腳都痳痺了，自己根本沒有能力站起身，就是坐起來也不能。

「起來！」馮安在他身上踏了一腳。

還是那三個人比較體諒司馬洛的情況，他們三個人合力把司馬洛扶了起來，好像抬一個假人似的把他抬了出去。

他們登上甲板的時候，司馬洛是恢復了三分之一的步行能力了。他看見這是一艘相當大的貨輪，而且一如他之所料，年紀也已經很老了。不過甲板上却是什麼人都沒有的。

而且這船也不是停在一個熱鬧的港口，司馬洛祇可以看到遠遠的岸上有一點點燈光，此外就完全是黑暗了。天上沒有月亮。看來這船是停在一座荒島的附近。

他給押到了船邊，沿着樓梯下去，到了一艘小艇上，那三個人負責划槳，馮安則拿着槍在司馬洛身邊看守着他。現在，這槍似乎是多餘之舉了，即使是本來的司馬洛，在現時的情況之下恐怕也發揮不出抵抗力來的，而且他現在扮演的也不是本來的司馬洛，他現在是阿龍，一個無名小卒的搶匪，跑是跑得很快的，不過却沒有什麼打架的本領。

那艘小艇就是朝着岸上那點燈光划去，而在他們還沒有到達之前，那艘貨輪已經升火開行了。

他們終於到達了那燈光，司馬洛看見那是一座用木搭成的小碼頭，燈光就是來自碼頭一條柱子的頂上的。

既然有碼頭，這岸上當然是應該有人居住的了，雖然司馬洛却並未有看到有什麼燈光。也許屋子是在山的背後吧？因爲面前祇是一座黑墨墨的山而已。

他們登上了碼頭，馮安仰頭向山上仰望着，過了一會，司馬洛就看見上面有些燈光一明一滅地閃動起來。看來那是一隻電筒的光。

「我們上去吧！」馮安說。

其中一人也從身上拿出一隻電筒，當他們離開了碼頭上那盞燈的燈光範圍的時候，他們就需要用電筒照路了。司馬洛可以看到那裏是有一條小徑直通上山的，而後來，上到半山腰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一座相當大的屋子，看來像是一座堡壘似的，可惜這不是白天，而屋外又沒有燈光照明，他沒有機會看見這屋子的外貌。而且他亦不會有機會看到這屋子的外貌了。

他們到達的是一度起碼有二十呎高十呎寬的大木門，就是這度木門使他有堡壘的感覺。而這巨大的木門亦沒有完全打開，祇是門上開了一度僅可讓一個人通過的小木門，讓他們進去。

開門的是一個瘦而長，雙眼內陷而眼圈青黑的人，頗有點像電影裏的吸血殭屍。假如這是一座堡壘，那麼這個人的存在的確生色不少的。一座堡壘沒有這樣一個人，也就等於牡丹沒有綠葉。

那人打量着司馬洛說：「就是他？」

「就是他，」馮安說，「老板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那殭屍說。

「怎麼了？」馮安說，「我還以爲他已經在這裏等我了！」

殭屍聳聳肩：「你知道，他的行踪很難講的。他還不回來，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我們可以用無綫電跟他聯絡。」

「那麼先把這傢伙關起來好了！」馮安說。

因此司馬洛亦沒有機會參觀這間大屋子的內部了。他祇有機會看到入門口處那座小廳子，然後他就給押進廳子側面一度門裏，進入了一條陰暗的走廊。

「你們究竟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司馬洛又問。

「你閉上嘴巴！」馮安喝道。

走廊的盡頭是一度石門，石門前面的地上放有一塊大約一呎立方的方型石頭，有一半是陷入了地下一個方形的洞裏的。殭屍吃力地把那塊方形石頭抬了起來，放在一旁，然後才把門拉開。那是一度厚而沉重的石門，司馬洛相當欽佩地看出那塊方形的石頭就是門閂，門關上了，石頭放進方洞，那就任憑你是一流開鎖匠也無計可施，不可把門推開了。

司馬洛給推進了那度門之內，冷不提防前頭就是兩級石階，一失足便仆倒在地上。那度石門開始關上。

「唏！」他叫着爬回門口，「你們在幹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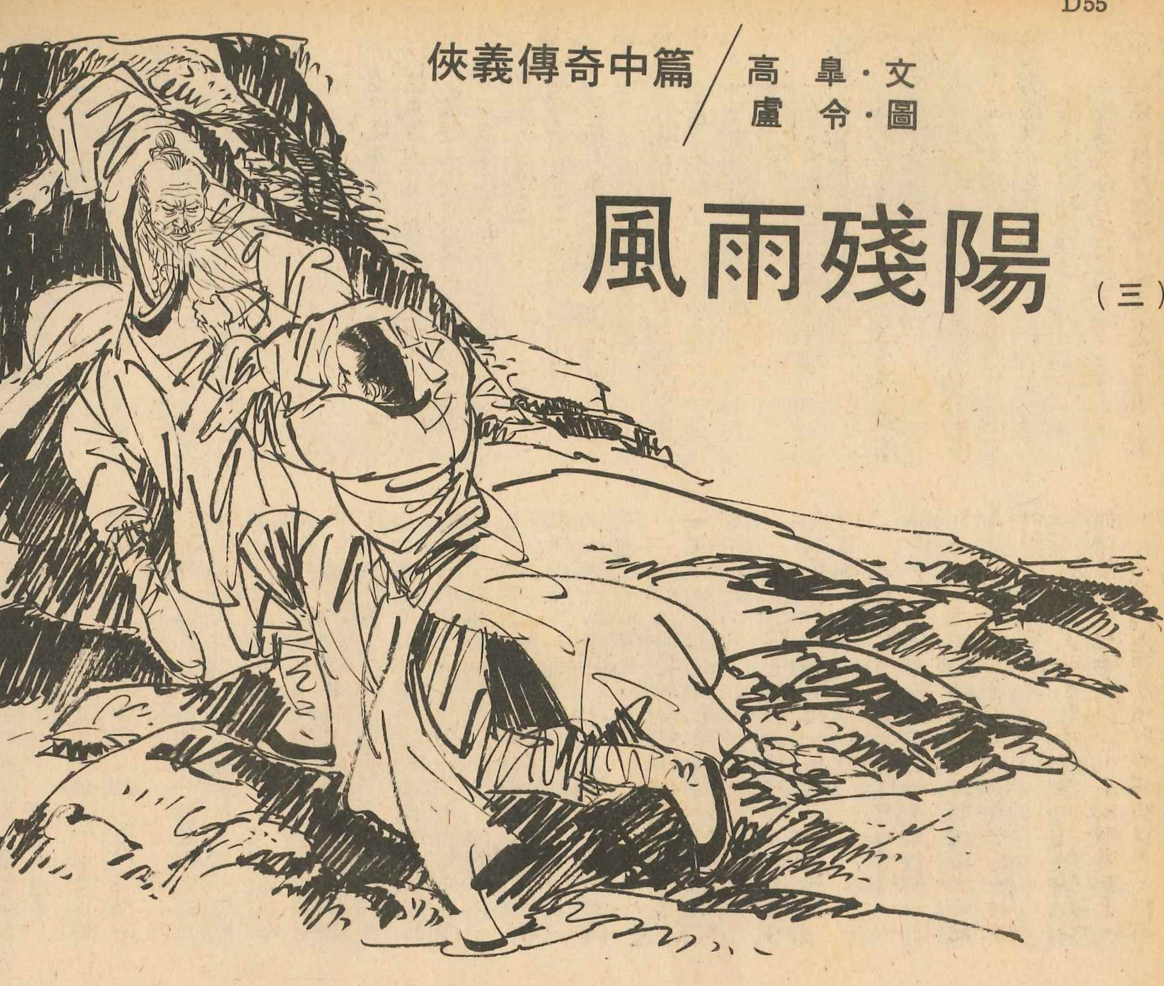
但是那度石門已經關上了，他聽不到那塊方型石頭給放進方洞中，但祇是因爲門太厚而聽不到吧了，他可以肯定那石頭一定會這樣放的，他陷身於黑暗之中了。那是絕對的黑暗，完全沒有燈光，而這裏面可能連窗子也沒有的。即使有窗子，亦不見得會有什麼用處，外面的夜晚黑得跟這裏面差不多。

「有人在這裏嗎？」司馬洛低聲問。因爲他隱若聽到黑暗中似乎有人移動的聲音。沒有回答，不過他聽到有人呼吸的聲音，所以他知道有人在這裏面了。於是他拿出身上一隻廉價的打火機來，擦亮了。他不但要看看這裏面的究竟是什麼人，而且亦要看看這是怎樣一個地方。（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騰梭得青竹絲傳授接引神罡和雷霆七折，黃騰梭練成後與彭百剛，劉薇怡與彭玉兒重入江湖找尋父親黃九峯，詎在一處小鎭，黃騰梭被人誘入陷阱，一去不回，劉薇怡與彭玉兒也中了毒，彭百剛只好送劉薇怡及彭玉兒回去治療。八年後，一長身玉立，長相英俊，但霸氣甚重的青年在江湖出現，在酒樓出手懲治找碴的黃崗三虎，惹來黑白武林盟主江漢分壇壇主歐陽建業率衆尋仇，五名冷血殺手率先出手，但只一招就像泥塑木雕般停在那兒，歐陽建業要問什麼原因，但話出一半便停住了——

玄功驚霸主　絕處遇高人

因爲冷血殺手一個接着一個的倒了下去，他們每人的咽喉都在狂噴血水。

這就是答案，藍衫少年適才旋身一轉，已替冷血殺手在喉間開了一個出氣的地方。

歐陽建業胆寒了，他自問如若冷血殺手聯手向他進攻，他縱然能够全身而退，也決無一招除去五人之能。

那麼這位冷傲迫人的藍衫少年，實在令人莫測高深，江漢分壇人數雖多，鬬下去只怕會全軍盡墨，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十六計仍以走爲上策。

他向藍衫少年的背影投下一瞥，口中喊了一聲「走」，便當先狂奔而去。

× × ×

有人說過：「吹皺一湖春水，干卿底事？」

現在的武漢就像一湖春水，但不是被人吹皺，而是投下一顆巨石。

這顆巨石自然是藍衫少年，他一日之間連毀黃崗三雄，及名震江湖的冷血殺手，使一向平靜的武漢，陷入風雨滿城，波浪汹湧之中。

他的確是一顆震撼江湖的巨石，江漢分壇幾乎被他所摧毀，統率天下武林的盟主也受到嚴重的考驗。

於是，八方薈萃，羣雄畢集，天下武林高手，全部向武漢集中，使原本繁榮的武漢，好像風雨欲來。

自然，這般武林豪客，有一些是盟主總壇派來的，爲了盟主的尊嚴，他們必須解決藍衫少年。

另外一些是慕名而來，不管他們是什麼存心，想瞧瞧藍衫少年的風度，跟他一較高低則完全相同。

不論武漢如何變化，藍衫少年全未放在心上，他依然我行我素，整天進出茶樓酒館，或徜徉於山水之間。

他的性格也異於常人，可以說冷傲絕世，不同凡俗。

他似乎無親無友，也從不與人作一語的交談，最多不過是要茶點，要酒菜之時，才吐露幾個極簡單的音符而已。

無論如何冷傲，他從不恃技凌人，但如有人向他找碴，那就是自尋死路。

只要他出手，決不爲別人留絲毫餘地，寒芒一閃之下，對手非殘即死。

他的手段是如此的狠毒，而每當出手之際，他額上的疤痕必然變作血紅。

因而他有一個渾號，「血痕閻羅」。

× × ×

這是一個晌午時分，黃鶴樓上依然遊人如鯽。

也許這仰觀悠悠白雪，俯瞰江上烟波的名樓太迷人了，遊人才會如此之多。

正當遊人逸與遄飛，高談闊論之際，那震耳如喧囂之聲忽然一起靜了起來。

自然，悄悄交談的仍然大有人在，青衣老者與儒衫青年正是其中的一對。

「前輩！你瞧，那『血痕閻羅』又來了。」

「不錯，只怕今天又有一場熱鬧好瞧了。」

「有一點晚輩十分不解。」

「那一點？」

「他爲什麼來到武漢？」

「這就難說了，也許是尋親，也許是尋仇，不管他是爲了什麼，今天這一關他只怕不易闖過。」

「前輩，此人雖是煞氣重了一點，但神瑩內蘊，英氣逼人，在滔滔濁世之中，是一個難得一見的奇才。」

「唔，你想帮他？」

「晚輩的確有此想法。」

「你們惺惺相惜，老夫不便反對，不過你可曾想到此事的後果？」

「想到了，晚輩並無家小，那問綢緞莊也不足惜。」

「毀掉安樂的家，去帮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這個犧牲實在太大，何况姓楊的權傾天下，當今武林各派，沒有一個不俯首聽命，你要是得罪了他，今後將難有容身之處了！」

「哼，姓楊的這個總盟主，是以血腥殘暴的手段得來，一般江湖同道敢怒而不敢言，眞心聽命於他的並不多，晚輩如若登高一呼……」

「嗯，也許導致他衆叛親離，羣起而攻，但也可能使你家破人亡九泉含寃！」

「人生百年，終有一死……」

青衣老者道：「好吧，我們暫時不談這些，你瞧。」

被稱爲血痕閻羅的藍衫少年坐在酒樓的右邊，與儒衫青年相距約莫一丈七八。

他們之間隔着兩張食桌，由外型及衣着瞧看，這兩張食桌坐的全是藍衫少年的對頭寃家。

其實要對付藍衫少年的並不止這些，他週圍的食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武林盟主的部屬。

這般人之中最令人矚目的有三個，一個是身着道裝，風韻不俗的雲婁仙子，其次是身着黑衣，年約六旬的紅面老者，此人是黑道中的奇才粱毋咎，黑道盟主赫連武對他十分賞識。

以上兩人雖是名噪武林，但儒衫青年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另一名灰衣老者身上。

一頂闊邊范陽帽壓到眉根以下，沒有人能瞧出他是怎樣一個長像，只由那飄飄白髯推斷，儒衫青年猜想他必然已經年逾六旬。

此人不止是扮像神秘，而且他的雙手瘦如鳥爪，黑若焦炭，如非練有某種奇功，決不會呈現這等模樣。

雲婁仙子，粱毋咎，是武林盟主座下的兩名護法，縱然是當代武林的一帮之主，也會對他們禮讓三分。

但這兩大護法都對灰衣老者執禮甚恭，此人的地位可能比護法還高一層。

此時坐在灰衣老者身側的一名彪形大漢忽然一抬手，三點紫光破空而起，逕向藍衫少年奔去。

這三點紫光去勢十分勁急，彪形大漢幾乎才一抬手，它們便已到藍衫少年的後心。

雙方的距離如此之近，藍衫少年縱然是有所戒備，只怕也難逃過彪形大漢的毒手。

黃鶴樓的氣氛原已緊張無比，像一張拉得緊緊的弓弦，只要再加上一點外力，必然會發生突變。

但沒有人會想到堂堂武林盟主的屬下，以數十個名震江湖的高手來對付一個青年，居然還用上偷襲的下策。

因此，旁觀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儒衫青年更緊張得站了起來。

青衣老者微微一笑，將他拉得坐下道：「不要担心，他不會有事的。」

他沒有說錯，藍衫少年的確是安如泰山。

原來那三點紫光在觸及藍衫少年的背部之際，它忽然向上一跳，並以宿鳥回巢之勢，一起投進桌上菜湯之中。

那碗菜湯像忽然加上高熱，水氣騰沸，嗞嗞之聲不絕於耳，顯然，那三點紫光竟是一種極端歹毒的暗器。

藍衫少年緩緩立起身形，目光有如冷電，向彪形大漢投下一瞥。

他沒有說出片語隻字，但那彪形大漢已面如死灰，噤若寒蟬。

這是氣勢，藍衫少年還未出手，在氣勢上便已勝過三分。

的確，像他如此威猛凌人的氣勢，在塵寰中十分少見。

他額頭上的疤痕逐漸現出紅色，目光殺機凌厲，全身霸氣迸發。

他用桌上的竹筷一挑，那碗菜湯忽然飛了起來。

「還你。」

他又說了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却如刀斬斧劈，字字震耳。

以竹筷挑起一碗菜湯，在一般內力已具火候的高手來說，多數都能辦到，祇不過要以這碗菜湯去攻擊某一固定的目標，那就不太容易。

藍衫少年攻擊的目標是彪形大漢，此人不僅功力頗高，他身旁還坐着一位高深莫測的灰衣老者，不要說一隻瓷碗，縱然是一根細如牛毛的鋼針，只怕也難逃過他們的攔截。

果然，彪形大漢以及他左右的同伴，六臂齊施，伸手抓向那隻凌空飛來的瓷碗，以他們的身手應該如從囊中取物一般。

誰知那隻瓷碗竟然具有靈性，它忽然

向上一跳，使他們一起抓空，然後往下一翻，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蓋上彪形大漢的面目。

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立即飄揚在酒樓之上，彪形大漢的身體倒了下去，待他的同伴摘下瓷碗，他已經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了。

這只是一個大戰的序幕，一個極小極短的接觸，但它卻變化萬端，驚心動魄，使整個酒樓的情緒，陷入一片困擾之中。

人們沒有離去，也沒有吭出一聲，但每一對目光都在藍衫少年及武林盟那般人身上打轉。

在衆目睽睽之下，武林盟丟人現眼，一名高手還因而喪身，他們如若就此罷休，武林盟豈不是威嚴掃地！

但率先動手的是他們，十目所視，無論他們怎樣不講理，也無法顚倒黑白，將罪名加在藍衫少年的身上。

因此，灰衣老者冷哼一聲道：「少俠好高明的身手，不過你既然又殺了我們一個人，這筆賬我們總得算他一算，老朽在後山相候，少俠可敢赴約？」

「請。」

藍衫少年只是斬釘截鐵的說了一個請字，隨後掏出一塊銀兩丟在桌上，便轉身走出酒樓。

後山就是黃鶴山，此處可以遠眺晴川，俯瞰江流，在綠樹成蔭，鳥語花香之中，景物更富有自然的美麗。

不過此時的黃鶴山卻充塞着一股殺機，登山之人，沒有一個在欣賞那美麗的景色。

這自然是灰衣老者與藍衫少年的生死之約了，縱然是跟來瞧熱鬧的，誰又肯放棄這大開眼界的良機？

在藍衫少年來說，什麼良辰美景，生死一搏，他似乎全未放在心上，他那英俊的面頰之上，只有像嚴霜一般的冷漠，與威猛迫人的霸氣。

對這樣一個莫測高深的少年，武林盟雖然在人數上佔盡優勢，卻沒有人敢對他稍存輕視之心。

此時一名身材高大，壯如鐵塔的大漢越衆而出，他向灰衣老者抱拳一禮道：「稟供奉，屬下師弟慘死，請容屬下爲他報仇。」

灰衣老者道：「此人功力十分怪異，似乎已經習得武林失傳的接引神罡，你出戰可以，但千萬要小心在意。」

身材高大的漢子道：「多謝供奉。」

身形一轉，大步向藍衫少年走去。

「小子，報上名來。」

「仇如山。」

「仇如山？沒聽說過，不管你是誰，血債血還，單霸今天必須取你的性命，接招。」

藍衫少年仇如山，的確名不見經傳，但瘋虎單霸，卻是名噪江湖。

此人身材高大，所使的一雙鐵鐧，也是沉重異常。

他將雙鐧一磕，發出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然後右臂一挺，以橫掃千軍之勢攔腰擊出。

仇如山沒有使用兵刃，在形勢上似乎有點吃虧，無論他功力多高，總不能以血肉之軀與鐵鐧相碰。

但他身形靈活，步法玄奧，單霸一連使出十鐧，始終無法碰到他的衣角。

以雙鐧對付一個赤手空拳的大孩子，論單霸在江湖上的身份，已經有點貽人話柄，再要十招落空，他就更掛不住了。

單霸渾號瘋虎，就是因爲他輸了就會發瘋。

十招落空，逗出了他的眞火，一聲怒吼，雙鐧沒頭沒臉的一頓亂砸。

一個人能够成名，必然有他的過人之處，單霸所以稱爲瘋虎，就是要達到發瘋的程度，才能顯露他眞正的功力。

此人的確不凡，每一鐧都像驚雷驟發，四溢的勁風，使兩丈外的觀戰者都爲之衣袂飄拂。

仇如山仍像游魚般在鐧隙之中穿梭，但他的身法顯然已不如適才靈活。

危機似乎在逐漸加重，仇如山只要趨避略慢，就可能喪生鐵鐧之下而抱終天之恨。

可是現在是一對一，別人並未依多爲勝，那麼生死禍福就只能靠自己了。

約莫一百五十招之後，仇如山剛剛避開瘋虎單霸的左手鐵鐧，他的身形還沒有立定，右手的鐵鐧已臨近他的胸門。

這是瘋虎單霸的成名絕招「流星趕月」，江湖上不知有多少高人毁在他這一絕招之下。

仇如山手無寸鐵，身法也是去勢已盡，此時如想閃避，只怕比登天還難。

他果然沒有閃避，只是向鐵鐧揮出一掌。

一般人在挽救自己的生命之時，往往不惜以手臂格拒利器，結果手臂遭到噩運，生命不一定能够檢回。

然而，仇如山這單臂一揮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蹟，那重如千鈞的鐵鐧，在他一揮之下竟然彈了回去。

更意外的是那反彈之力比來勢還要强勁，瘋虎單霸不僅無力阻止，還硬生生的送上一個大好頭顱。

噗的一聲脆响，好像砸碎了一個爛西瓜似的，瘋虎單霸一聲未吭，就這麼默默的倒了下去。

灰衣老者呆了一呆道：「好高明的接引神罡，老夫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仇如山冷冷道：「在下不願傷人，但願閣下不要迫人過甚。」

灰衣老者道：「好，好，不過老夫見獵心喜，向少俠討教幾招總該可以吧？」

仇如山冷冷道：「那麼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灰衣老者道：「少俠已然不用兵刃，老夫就以肉掌領教，請。」

仇如山知道灰衣老者自恃身份，必然不肯搶先出招，因而雙掌一分，向灰衣老者的肩頭拍出一掌。

這一掌只是一個起首式，並未存心傷人，但灰衣老者一瞧，竟然面色一變。

他身如行雲流水，向一側錯開三尺，同時目注仇如山道：「少俠使的可是太乙分光掌法？」

仇如山道：「在下這點莊稼把式，竟然瞞不過閣下的法眼，不過在下粗通皮毛，希望閣下不要見笑。」

灰衣老者道：「少俠身負幾項武林失傳的絕學，勿怪不把武林盟放在心上，只是與天下武林爲敵，似屬不智之擧。」

仇如山道：「多謝指教。」

灰衣老者道：「好，老夫拋磚引玉，少俠注意了。」

此人能當上武林盟的供奉，果然身負絕世武學，他使出一套柔若春水，猛如雷霆的掌法，立將仇如山迫落下風。

敢情他這套掌法不止是詭異得令人難以捉摸，而且掌勢虛飄無力，使仇如山的接引神罡無用武之地。及掌力陷身才忽然眞力迸發，令人匆促之間躲避不易，所幸仇如山應變奇快，總算有驚無險，接下了灰衣老者的攻勢。

百招之後，灰衣老者忽然雙掌一收，道：「慢一點，少俠，老夫想給你一點忠告。」

仇如山想不到灰衣老者會停止搏鬥，不由一怔道：「請說。」

灰衣老者道：「咱們盟主神明英武，威懾羣倫，數遍天下武林，還找不出敢與盟主相抗之人。」

仇如山冷冷一哼，道：「你是在威脅在下？」

灰衣老者道：「老夫說的是事實，難道少俠不信？」

仇如山道：「什麼事實？」

灰衣老者道：「就拿少俠來說吧，老夫如要取你的性命，不過是擧手之勞，爲了盟主的威信，才不忍不教而誅！」

仇如山心頭一動，暗忖：「灰衣老者分明奈何不了我，爲什麼不依多爲勝，而要虛聲恫駭，難道他在拖延時間，或是另有什麼陰謀？」

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他想到這些忍不住暗暗運功一試。

這一試之下，他那冷若嚴冰的面頰，竟然爲之大變。

不過他面色的變化十分暫短，刹那之間又恢復得一片平靜。

「閣下原來還是使毒的高手，失敬，失敬。」

「少俠終於明白了，那你就跟着老夫走吧。」

「閣下不要門縫裏瞧人，你這點毒還難不倒在下。」

「此話當眞？」

「不信咱們就拚一掌試試。」

「好，接招。」

這一掌灰衣老者並非含勁不吐，而是用上了十成功力。

因爲他相信仇如山身中劇毒，已無力使用接引神罡，趁機一掌將姓仇的擊斃，也好替武林盟除去一個强敵。

他的計算不錯，這一掌果然將仇如山擊得飛了起來。

只是仇如山飛得太遠了，竟然越過一片丘陵，落進一叢樹林之內。

「啊，不好，這小子乘機逃走了，咱們追。」

灰衣老者反應够快，可惜還是遲了一點，他們搜遍整個叢林，甚至搜遍整個黃鶴山，仇如山當眞像黃鶴一般，早已飛得不知去向了。

× × ×

一彎新月透過碧紗，映出一個眉目英朗而又顯得十分倔强的面頰。

他似乎剛剛由睡夢中醒來，及張目向四週一瞥，發覺環境是如此的陌生。

這是一間臥室，卻有文房四寶及書架圖籍，如果說它是書房也未嘗不可。

不管是什麼環境，他必須即刻離開，因爲他是仇如山，一個不願受人擺佈的倔强少年。

他記得在黃鶴山身中劇毒，而且陷入重圍，形勢極端危殆，後來雖藉灰衣老者的掌力脫出險地，但在落地之後已然暈了過去。

由現在的環境猜想，他必是被人所救，救命之恩固然如同再造，誰又能担保救他的人不是別有居心？

因此，他一挺身就坐了起來。

坐起來了他並未立即下床，因爲他感到疲弱不堪，像一個久病未癒之人。

在武漢他有很多仇家，也可以說天下武林同道都是他的仇人，如果他此時出去，武林盟必然放他不過。

但，不畏强權，無視生死，這是仇如山的性格，像他如此倔强之人，豈會因此而有所畏縮？

於是，他下了床，拖着沉重的雙腿，向房門緩緩走去。

他走出未及三步，房門忽然被人推開，一名身着青衣，眉目清秀的少年走了進來。

青衣少年一眼瞧到仇如山，口中啊了一聲道：「你要做什麼？公子，你毒傷才除，還得多作休養，快歇着吧。」

青衣少年奔過來攙扶仇如山，這是關心，是善意，但仇如山不領這個情，一聲冷峻的輕哼，甩掉他伸來的手臂。

青衣少年一怔，說道：「公子，你這是……」

仇如山冷冷道：「你是誰？」

青衣少年道：「我叫金兒。」

仇如山道：「是你救了我？」

金兒道：「在老虎嘴邊救人，小的可沒有那份能耐，救你的是小的主人。」

仇如山道：「哦，令主人是誰？」

金兒道：「家主施玉磬，是這裏綢緞莊的主人。」

仇如山道：「你家主人，爲什麼要救我？」

金兒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哦，家主人來了，公子請瞧。」

仇如山擧目一瞥，一名身材修長，身着儒衫的中年文士正向着房間走來，金兒迎上去道：「稟主人，仇公子起來了。」

這名儒衫文士就是施玉磬，聽到仇如山已能起床顯得十分高興，急忙快步走進房中，雙目烱烱向仇如山不斷的打量，同時哈哈一笑道：「這當眞是吉人天相，仇兄弟果然藥到病除。」

仇如山面無表情，只是雙拳微微一抱道：「多謝相救，可惜在下一身之外別無長物。」

施玉磬愕然道：「這是那裏話，施某豈是施恩望報之人，坐下來，兄弟，有話咱們慢慢的談。」

仇如山道：「不必了，兄台如無別事，在下就此告辭。」

施玉馨道：「不行，兄弟，你劇毒雖除但內傷未癒，此時決不能與人動手。」

仇如山道：「多承指教，在下不與人動手就是。」

施玉馨長長一吁道：「兩天來，武林盟幾乎翻遍武漢三鎮的地皮，只要他們發現了你，不動手怎麼能够！」

仇如山冷冷一哂，道：「不勞費心，告辭。」

他根本不聽別人的忠告，身形一側，逕行走出門外。

倔强的個性使他不願向任何人示弱，分明他的內傷還很嚴重，他依然沿着一條走廊向外面走去。

忽然，他身後傳來一聲嬌叱：「姓仇的，給我站住。」

仇如山微微一怔，他還是停了下來，不過他沒有回頭，只是以十分生硬的語氣道：「做甚麼？」

「做甚麼？哼，我師哥冒着生命的危險救了你，還用他祖傳的尅毒至寶玉蟾蜍爲你吸毒，這爲什麼？難道他應該的？欠你的？」

聽口音，語聲嬌嫩，有如珠走玉盤，只是這位姑娘似嫌潑辣了一點，一連幾個問題，迫得人喘不過氣來。

施玉馨微微一笑道：「別這樣，師妹，這位兄弟也許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或是彼此的想法不盡相同，所以……」

那姑娘道：「你冒生命危險救了他，他不止是不領情，你瞧他那副冷酷無情的德性，好像你應該救他似的。」

施玉馨道：「你少說兩句吧，師妹，救人是咱們自願，他是可以不領情的。」

那姑娘道：「誰說的？你如果不救他，他只怕連屍骨都寒了，這是事實，事實是無人可以推翻的。再說咱們行道江湖，講的是一個義字，所謂受人點水之恩，應該湧泉以報，咱們縱然不想要他報答，但他也不能如此無情！」

仇如山的確有點不通情理，勿怪這位姑娘要盡情數落，大張撻伐了。

祇不過這一頓數落却使得仇如山汗顏無地，如果有地洞他準會一頭鑽進去。

此時他猛一旋身，先向那位姑娘瞥了一眼，然後對施玉馨抱拳一揖道：「這位姑娘說的是，在下的確有點不近人情，只是……唉……」

施玉馨哈哈一笑道：「別這麼說，兄弟，我知道你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如若在街頭出現，將立即引起武林盟的追殺，個人犧牲事小，今後你那如山的仇恨就永遠無法報復了。」

仇如山長長一嘆道：「施兄說的是，不過小弟不能連累施兄。」

施玉馨道：「兄弟儘管放心，這一點我早有安排。」

那姑娘道：「江湖上沒人知道我師哥會武，所以武林盟不會疑到他的頭上，要是你由此地走出去，倒眞的害了他了。」

施玉馨道：「武林盟欺壓良善，奴役江湖，我早就看不慣他們的作風，只是孤掌難鳴，不得不眼睜睜的瞧着他們爲非作歹，兄弟威武不屈，敢與他們挺身相抗，黃鶴樓兩度出手，實在大快人心，這是決心救你的主要原因，兄弟，你暫時住下來吧，待你內傷痊癒，咱們再聯手快意恩仇，你看可好？」

仇如山道：「只是無端打擾，使小弟難以心安。」

施玉馨走過來握着仇如山的雙臂道：「咱們一見如故，兄弟你不要客套了。」

語音一頓，指着那位姑娘道：「她是我的師妹公孫小小，適才言語冒犯之處，希望兄弟不要放在心上。」

仇如山道：「公孫姑娘義正辭嚴，小弟正覺得受益不淺呢。」

施玉馨道：「只要兄弟不責怪就好了，走吧，咱們進去再聊。」

就這樣，仇如山不得不住了下來，一晃近月，他的內傷已經好了八成。

這一段時日是美好的，因爲仇如山已重新獲得家的溫馨。

他與施玉馨師兄妹之間，相處極爲融洽，彼此推心置腹，可以說無話不談。

尤以公孫小小幾乎天天守着仇如山，照顧他的起居生活，成了她的專差。

別看這位姑娘說話不饒人，對照顧病人她却有獨到之處。

仇如山倔强冷傲，是一個使人不易親近的人物，但他却服了公孫小小，對這位刁蠻可愛的姑娘，幾乎是惟命是聽。

這除了一個緣字，應該歸功於第一次見面之時，公孫小小那一陣尖銳而嚴正的斥責，所謂先入爲主，仇如山怎能不對她畏懼三分？

再說公孫姑娘天生麗質，無論一顰一笑，都會放射出一股迷人的風韻，她說的話仇如山也不忍不聽。

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仇如山的身世，他保留了這一點，施玉馨師兄妹並未介意。

這天傍晚時分，施玉馨對仇如山道：「悶壞了吧？兄弟，現在咱們到外面去走走。」

公孫小小道：「什麼？師哥要帶仇哥哥出去玩？」

施玉馨道：「很抱歉，咱們不能帶妳去。」

公孫小小撇撇嘴道：「別臭美，你以爲我會稀罕？我只是爲仇哥哥的安全担心罷了。」

施玉馨道：「哦，妳就只爲仇哥哥担心？」

公孫小小嬌嗔道：「師哥欺負我，待會我要告訴爹去。」

施玉馨連忙陪着不是道：「別生氣，師妹，小兄說錯了話，趕明兒做一套新衣送妳，算是小兄的一點歉意。」

公孫小小嫣然一笑道：「這話可是你說的，仇哥哥作證，你可不准賴皮！」

施玉馨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接着他取出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道：「兄弟，戴上這個。」

仇如山接過人皮面具戴上，立即變作一年近三旬的英俊青年，公孫小小仔細端詳一陣，道：「這張面具，具有成熟的美，而且還能傳神，師哥還有沒有，我也要一張。」

施玉馨道：「現在沒有，師妹如果喜歡，小兄可以設法弄一張來。」

公孫小小道：「沒有就算了，我只是

說着玩的。」

一頓接道：「你們去玩吧，我也該回去了。」

施玉馨道：「師妹好走，小兄不送妳了。」

待公孫小小去遠，他們才相偕上街，順着沿江大道前進，來到聞名江漢的宴賓酒樓。

此時正當晚餐時分，宴賓樓幾乎已座無虛席，好在施玉馨是常客，酒樓的伙記才設法替他們找到一張臨窗的空桌。

要過了酒菜，他們一面低斟淺酌，一面談論武漢三鎮的風土人情，施玉馨忽然啊了一聲道：「兄弟！你可曾讀過韓翃的章台柳？」

仇如山道：「讀過，那是『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大哥怎麼忽然提起這個來了？」

施玉馨道：「此地有一個消遣的地方名叫章台柳，裏面有個姑娘十分出奇。」

仇如山道：「哦，奇在何處？」

施玉馨道：「她戴着一個鐵製的面具，從不以眞面目示人。」

仇如山道：「施大哥說章台柳是供人消遣的地方？」

施玉馨道：「不錯，那兒是枇杷門巷，追歡尋樂的所在，只要看中了其中某一個姑娘，就可在那兒留宿。」

仇如山道：「這個小弟就不懂了，別人瞧不到她的姿色，誰肯召她陪酒？」

施玉馨道：「這就是另一個使人難解的所在。」

仇如山道：「怎麼說？」

施玉馨道：「她的客人十分之多，不惜一擲千金，要求一親芳澤的大有人在，但那般尋芳客中，能够如願以償，眞個銷魂的却百不得一。」

仇如山道：「這當眞是一個奇女子，施大哥沒有去試試運氣？」

施玉馨微微一笑道：「小兄在章台柳有一個相好的姑娘，再去找她實在有些不便，不過兄弟倒是最爲適當的人選，你如果有興趣，咱們不妨前往一遊。」

仇如山道：「章台走馬，柳巷尋歡，小弟沒有這個經驗，也沒有這份興趣。」

施玉馨道：「不要認眞，兄弟，咱們祇不過逢場作戲罷了，像薇薇那等奇女子豈能不開開眼界。」

仇如山道：「那戴鐵面具的姑娘名叫薇薇？」

施玉馨道：「不錯，章台柳的四大名花，就是薇薇，倩倩，柔柔，綿綿，與小兄相好的是綿綿姑娘。」

仇如山道：「好吧，小弟就去開開眼界。」

施玉馨取出幾片金葉子交給仇如山道：「兄弟！帶着這個，那兒是銷金窟，少了這個是不行的。」

仇如山道了一聲多謝，就毫不客套的收了下來。

於是，他們出了酒樓，逕向章台柳走去。

章台柳在輔東一路的一條小巷之中，此時華燈初上，便已車馬盈門。

施玉馨是此地的常客，一進門就有一名四旬左右，短裝打扮大漢上來打招呼。

「施大爺！你老好，請樓上坐。」

施玉馨向短裝漢子點點頭，便領着仇如山逕向樓上奔去。

仇如山並非貧寒出身，年歲雖然不大，可也見過不少世面，但他自從踏進章台柳，就有眼花繚亂的感覺。

敢情這家娼門的陳設，雖與豪門相比也無愧色，再加上燕燕鶯鶯穿梭其間，怎能不令人眼花繚亂？

此時一名年約五旬的鴇子迎上前來道：「原來是貴客來了，施大爺請。」

在秦樓楚館之中，如若是生客，老鴇子必然在客堂中先奉烟茶，再招呼姑娘見客，以便客人挑選。

施玉馨是常客，而且有固定的對象，只要綿綿姑娘此時並無客人，他自然可以直趨香閨。

綿綿是一個纖細嬌嫩，弱不禁風的姑娘，她那副嬌柔溫馴的神態，眞個是我見猶憐。

她先向施仇兩人檢袵一禮，然後嬌怯怯的道：「兩位爺請坐，小紅快奉茶。」

小紅是侍候綿綿的丫頭，立即沏上兩杯香茗送了上來。

綿綿向仇如山打量一眼，再回顧施玉馨道：「爺！這位公子是……」

施玉馨道：「我這位兄弟姓仇，他想見識妳們這裏的薇薇姑娘。」

綿綿抿嘴一笑道：「仇爺少年英俊，跟咱們薇薇妹子正是一對璧人，只是她近來心情不好，半年多來，從未留過一個客人。」

施玉馨道：「這不要緊，仇兄弟只是慕名，留不留並不重要。」

綿綿道：「好吧，小紅，妳去告訴張大娘，就說仇爺想見見薇薇姑娘。」

小紅找來的張大娘，就是那位年約五旬的鴇子。

她未語先笑，接着喲了一聲道：「仇大爺好眼光，咱們薇薇可是這兒的拔尖人物，不過她近來心情不好，如果有什麼得罪之處，還望仇大爺多多担待。」

施玉馨道：「妳放心，我仇兄弟不會介意的。」

張大娘道：「好，仇爺請。」

仇如山抱着一副好奇的心情，終於見到了聞名遐邇的薇薇姑娘，他只是向她瞧了一眼，便默默的低下頭去。久久，薇薇忽然噗哧一笑道：「奇怪。」

仇如山一怔道：「妳說什麼奇怪？」

薇薇道：「自然是你奇怪了。」

仇如山道：「我？」

一個存心來瞧奇怪的人，反被別人稱作奇怪，仇如山不止是十分尷尬，還感到一肚子的蹩扭。

其實，對堂子裏的姑娘，大可不必認眞，此等地方原本就是打情罵俏的所在。

問題是仇如山太嫩了，在他二十年生命的歷程中，不要說這等風月場所，對女性，還找不出任何親暱的紀錄。

不過他的性格是倔强的，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會讓他皺一下眉頭，又何在乎一個生張熟李，迎新送舊的下等女人？

因此，他目光一抬，冷靜的瞅着薇薇道：「我什麼地方奇怪了？妳說。」

薇薇道：「一般到這兒來的，大概可以歸爲兩種，一種是好奇，一種是縱慾，好奇的不斷問長問短，追根究底，總希望我將面具摘下來給他瞧瞧，縱慾的多半毛手毛脚，說些淫詞穢語，希望我早點跟他上床，只有你跟他們不一樣，所以……」

仇如山哼了一聲道：「妳希望我是那一類的？」

薇薇笑道：「我希望跟你上床，你敢麼？」

仇如山神色一呆，他估不到薇薇會說出如此大胆的話來。

薇薇撇撇嘴道：「回去吧，這種地方你不該來的。」

仇如山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別門縫裏瞧人，天下的事沒有仇某不敢的。」

薇薇道：「你當眞敢跟我上床？」

仇如山冷冷道：「少說廢話，脫下妳的衣服讓大爺欣賞欣賞。」

薇薇一怔道：「脫衣服也得上了床才脫，何況咱們這兒還有一項規矩。」

仇如山道：「我不管什麼規矩，要上床就得聽我的，如果妳不願脫，今後妳就別再門縫裏瞧人了。」

薇薇向他深深的注視一眼，一言不發就一件一件的將衣服脫了下來。

仇如山原以爲一個名噪花國的紅牌姑娘，決不會如此輕易的聽憑擺佈，想不到他這項賭注，竟然全軍盡墨。

當薇薇脫下衣服之後，立即將仇如山的目光吸了過去，他無法以任何詞句來形容她的美麗，只覺得這是上蒼一項完善的傑作。

於是……

× × ×

仇如山變了。

爲了遷就環境，人常常會變的。

何況，像他如此血氣方剛之人，在美色誘惑之下，焉能不變？

× × ×

仇如山成了章台柳的常客，千金買笑，夜夜笙歌，每天，都過着紅燈綠酒的生活。

這天華燈初上之時，他已到達薇薇的香閨，接着一桌精美的酒菜擺了上來。

佳人餚酒，檀板傳杯，人生之樂，不過如此。

忽然，一陣喧囂叱喝之聲由遠而近，仇如山方自一呆，一名老者竟來勢洶洶的闖了進來。

臨老入花叢，這沒有什麼稀罕，但仇如山却目射煞光，好像與那人有什麼深仇大恨似的。

不錯，他們之間，的確有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因爲那名老者是武林盟江漢分壇主歐陽建業。

難道武林盟已發覺仇如山的喬裝改扮？那麼歐陽建業是衝着他來的了。

憑歐陽建業那點能耐，縱然再給他三分胆量，他也不敢來碰仇如山，現在，他敢到老虎頭上拍蒼蠅，必然帶來了什麼武林高人。

這是十分合理的推斷，因而仇如山並未立即發作，雙目烱烱，向着歐陽建業的身後瞧去。

歐陽建業的身後果然有人，祇不過那是張大娘，她正在低聲哀求，希望歐陽壇主高抬貴手，讓仇如山安全的離去。

歐陽建業似乎早已作過薇薇姑娘的入幕之賓，此時是想來重溫舊夢的。

憑他武林盟江漢分壇壇主的身份，在武漢地面，誰敢不對他禮讓三分。

可是薇薇姑娘這個窰姐兒偏偏作怪，半年來竟讓大壇主吃了不少閉門羹，現在薇薇留宿一個小白臉，而且郎情妾意，夜夜春宵，這口窩囊氣他實在嚥不下去。

反手一掌拍出，張大娘被他打得暈了過去，然後雙手向腰際一叉，口中發出陰森森的冷笑。

「小子！你是滾出去？還是爬出去？嗯！」

出語就是威勢凌人，不愧是一方壇主的身份，可惜仇如山不信邪，他不止是不爬不滾，連吭都沒有吭出一聲。

這一下可就惹來了歐陽建業的殺機，武林盟的壇主殺個把人，原本就稀鬆平常得很。

於是，在一聲怒叱之後，歐陽建業出手了，他以八成眞力，拍向仇如山前胸。

以歐陽建業數十年的修爲，這八成眞力的一掌，足可碎石裂碑，只要是血肉之軀必然承受不起。

噗的一聲，掌力結結實實的擊中仇如山的前胸，一幅濺血橫屍的畫面，可能要立現眼前，因此，薇薇姑娘忍不住發出一聲駭極的驚呼。

但，她的呼聲只叫出了一半，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使她將下一半嚥了回去。

因爲仇如山當眞像山岳一般，他站在原地紋風不動，歐陽建業反而被他自己的掌力震得翻出門外。

這是奇蹟，一項幾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意外。

但就事實來說，歐陽建業栽了，論功力，他差得太遠，如果光棍一點，應該就此認敗服輸。

只是羞刀難入鞘，堂堂一方壇主，豈能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手裏！

於是，他雙手齊揚，發出六點藍光。

這六點藍光在迅速的旋轉，尖銳的呼嘯之聲令人頭皮發炸，它們雖是在不規則的前進，却以極快的速度奔向仇如山。

仇如山戴着人皮面具，無法瞧到他此時的神色，但他的身軀猛的一震，對那六點藍光似乎十分激動和重視。

其實激動的不止是仇如山，薇薇姑娘也大爲驚愕。

不待藍光奔近仇如山，薇薇忽然翠袖一揮，它們前進的方向倏的一變，如同萬流歸海一般，一起投進她的衣袖之內。

歐陽建業大吃一驚，他作夢也想不到一個迎新送舊的窰姐兒會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這一回他當眞認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再不走只有更加丟人現眼。

他想走，但雙脚剛剛移動，一條人影已像狂飈般的捲了過來，他來不及作任何防範，腰際忽然一麻，已然半點也動彈不得。

制住歐陽建業的自然是仇如山了，他提起這位江漢壇主將他摔進房中，然後身形一轉，目光灼灼的瞧向薇薇姑娘。

薇薇姑娘此時也正瞧着仇如山，他們一言未發，就這麼互相凝視着。

半晌之後，仇如山終於打破了這耐人尋味的沉寂。

「姑娘適才所使的可是接引神罡？」

「不錯，你所用的，可是太乙分光掌法？」

「妳是誰？」

「你又是誰？」

「這個……咳，姑娘能否摘下妳的面具讓在下瞧瞧？」

薇薇道：「你爲什麼不先除去你的人皮面具？」

「好，咱們一起摘。」

仇如山除去了他的人皮面具，薇薇也同時將鐵面具摘了下來。

「啊，師姐，是妳……」

薇薇道：「是我，師弟，咱們終於……唉……」

「師姐，爲什麼妳會……」

「此事說來話長，你還是先問問此人吧。」

「好的，師姐。」

仇如山用脚尖一挑，歐陽建業的身體就飛了起來，他一把抓住這位壇主的胸衣，冷冷道：「朋友，還記得八年前的一段公案麼？」

歐陽建業心頭一懍道：「你是誰？」

仇如山牙齦一挫道：「少爺黃騰梭，是十三把刀惟一的後人。」

歐陽建業吶吶道：「十三把刀名滿江湖，可惜在下與他們緣慳一面。」

黃騰梭（即仇如山）冷哼一聲道：「大丈夫敢做敢當，閣下也是成名的人物了，爲什麼如此窩囊！」

歐陽建業道：「黃少俠不要誤會，當年偸襲十三把刀之事，的確與在下絲毫無關。」

劉薇怡（即薇薇姑娘）撇撇嘴道：「當年殺害十三把刀，還有我奶奶及彭伯伯，用的都是毒惡卑鄙的玩意，現在人贓俱獲，還敢說與你無關？」

翠袖一抖，六點藍光激射而出，一陣噗噗之聲響過，六隻淬過劇毒的手中箭，已並排的插在牆壁之上。

歐陽建業長長一嘆道：「在下幾十年的江湖白混了，竟不知道薇薇姑娘是一位高人，不過咱們做過夫婦，有不同尋常的感情，我沒有殺害十三把刀及妳的奶奶，妳應該相信。」

劉薇怡冷哼了一聲道：「別做夢，姓歐陽的，誰跟你有不同尋常的感情？告訴你，姑奶奶祇不過尋找刺激拿你玩玩罷了，你如若不講實話，姑奶奶會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咱們就試試！」

聲色俱厲，看情形，她決不是虛聲恫駭說着玩的，因而，歐陽建業與黃騰梭同時一呆。

事關本人生死，歐陽建業自然應該發呆，但黃騰梭呢？爲什麼他也呆了起來？

黃騰梭決不會無故的發呆，他是聽了劉薇怡這一句驚人的言語才有點神情錯愕的。

當黃騰梭發覺這個寄身青樓的薇薇竟是他的師姐之際，心中已蒙上一層痛苦的陰影，不過人生的際遇是難測的，也許她情非得已，出於無奈。

那麼自己已經與她有了肌膚之親，揆情度理，自然應該娶她做妻子。

只是他絕對想不到劉薇怡寄身青樓，只是爲了尋找刺激，玩弄男人，此種出乎尋常的大胆作風，怎能不使他心神震蕩，這一震蕩十分暫短，一聲悽厲慘笑，打斷了他游離的思潮。

發出慘笑的是歐陽建業，在笑聲之後，是幾句含混不清的言語。

「好，好，老夫陰溝裏翻船，算是栽在你們這對狗男女身上，不過，啊……」

啊聲突然中止，一縷血水由歐陽建業的嘴角流了出來。

敢情此人的口中有一顆盛着劇毒的假牙，他此時已經服毒自盡。

黃騰梭長長一吁，道：「師姐，他死了。」

劉薇怡道：「他死了不要緊，還有沒有死的。」

黃騰梭道：「是的，不過今後咱們要與天下武林爲敵了。」

劉薇怡道：「你害怕？」

黃騰梭說道：「不，小弟是爲師姐着想。」

劉薇怡道：「多謝師弟，咱們走。」

黃騰梭道：「師姐，這屍體……」

劉薇怡道：「帶着它，待會往江裏一丟，咱們不要爲章台柳招來麻煩。」

黃騰梭依言抓起歐陽建業的屍體，兩人先後穿窗而出。劉薇怡當先領頭直奔大江，待到達江岸，她脚下一頓，說道：「丟下去吧，師弟，此人一生作惡多端，讓魚龜分享他的屍體，總算替他減少一點罪孽。」

黃騰梭脫口而出道：「勿怪他說與師姐交非泛泛，聽師姐的口吻，對他仍未免有情。」

劉薇怡微微一怔，忽然嬌軀一側，撲到黃騰梭的胸前道：「吃醋了？兄弟，其實姊姊祇不過愛玩罷了，我的這顆心只是你一個人的，爲你摘面具是鐵的證明。」

黃騰梭淡淡道：「小弟怎會跟死人吃醋，師姐請不要介意。」

劉薇怡道：「這樣姊姊就放心了，走，咱們到江漢分壇去。」

江漢分壇就在距江邊不遠的王家巷，屋宇高大，氣派驚人，兩扇黑漆的門洞開着，四名懷抱長刀的大漢正在門前往返巡行。

劉薇怡與黃騰梭剛剛到達門前，兩名勁裝大漢便已奔了過來，其中一人手揮長刀，大聲叱喝道：「站着，你們也不睜開眼睛瞧瞧，也敢隨便亂闖！」

劉薇怡啊了一聲道：「對不起，大爺，你們這裏必然是衙門了，請恕小女子不知之罪。」

勁裝大漢哼了一聲道：「衙門？哼，本地的官兒都得聽咱們的，衙門算什麼東西？」

劉薇怡雙目一張道：「這麼你們比衙門還要大？請問……」

勁裝大漢道：「妳不認識字麼？那匾上不是寫着武林盟江漢分壇？」

劉薇怡道：「原來你們這兒是武林盟江漢分壇，咱們總算找對地方了。」

勁裝大漢道：「什麼？你們要找江漢分壇？」

劉薇怡道：「不錯，咱們夫婦受人欺侮，要請貴壇替咱們主持公道。」

勁裝大漢道：「原來如此，是誰欺侮你們了？」

劉薇怡道：「對不起，大爺，此事太重大，咱們必須見到貴壇壇主才能說。」

勁裝大漢面色一沉，方待出聲叱責，大門門內忽然响起一聲長笑道：「姓仇的好胆量，咱們正在四處找你，你却送上門來，有種。」

語音未落，門內已竄出十幾條人影，刹那之間，劉黃二人已陷入他們的包圍。

黃騰梭劍眉一挑，一股氣吞河嶽的霸氣立即由全身迸射而出。

武林盟的這般高手，全都爲他氣勢所懾，他們雖然在人數上佔了絕對的優勢，竟沒有一個敢於搶先出手。

他們不出手，黃騰梭可沒有那份耐性，他正待揮掌進擊，分壇壇內又魚貫的走出三人。

第一個就是頭戴范陽帽的灰衣老者，第二名是雲裹仙子，緊跟後面的是護法姚潘。

灰衣老者進入圈內，先瞧了黃騰梭一眼，再注目劉薇怡道：「姑娘是……」

劉薇怡冷冷一哂，道：「我麼，仇如山的妻子。」

灰衣老者道：「原來是仇夫人，老夫有點不懂，武林盟到底跟賢夫婦結有什麼樑子？」

劉薇怡道：「原先沒有，現在麼，那就難說了。」

灰衣老者道：「此話怎講？」

劉薇怡道：「我丈夫作人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們一再找碴，還能够說沒有樑子麼？」

灰衣老者道：「原來如此，其實這都是些小事，再說向尊夫找碴的並沒有佔到便宜，仇少俠何必還放在心上，現在老夫代表武林盟向賢夫婦表示歉意，我想仇少俠的氣也應該消了。」

黃騰梭哼了一聲，正待出言反駁，劉薇怡却搶着道：「閣下已如此說，咱們也不爲已甚，不過向咱們找碴的是江漢分壇，希望歐陽壇主能給咱們一個保證。」

灰衣老者道：「歐陽壇主有事外出，此事老夫也能够作主。」

劉薇怡道：「前輩是……」

灰衣老者道：「老夫杜門，現任武林盟的供奉。」

劉薇怡道：「原來是杜前輩，好，愚夫婦就此告辭。」

黃騰梭不明白劉薇怡何以會跟他們如此客套，但他知道這位師姐十分任性，她既然要走，總不能不給她一個面子。

待離開江漢分壇之後，黃騰梭終於忍不住詢問道：「師姐，妳這是做什麼？難道妳怕了那姓杜的？」

劉薇怡微微一笑道：「誰說我怕了他，我祇不過忽然想到明查不如暗訪，咱們縱然殺盡了他們這一夥，也不見得就能查出咱們的仇人。」

黃騰梭道：「師姐，有一點只怕妳沒有想到。」

劉薇怡道：「那一點？」

黃騰梭道：「武林盟決不會就這麼放過咱們。」

劉薇怡道：「我知道。」

黃騰梭道：「那麼咱們是敵人遍天下，走到任何地方都無法逃避武林盟的耳目，試問咱們如何能够暗訪？」

劉薇怡道：「如若武林盟跟咱們化敵爲友呢？」

黃騰梭道：「師姐想的太天眞了，咱們使武林盟損兵折將，聲譽掃地，他怎會與咱們化敵爲友？」

劉薇怡道：「我說可能，而且一二日之內，武林盟必會派人來請咱們。」

黃騰梭道：「師姐必然有所根據了，說說看。」

劉薇怡道：「武林盟勞師動衆，必欲除掉咱們才肯干休，今晚咱們找到江漢分壇，他們若如發動羣攻，未嘗沒有勝過咱們的可能，你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動手，還向咱們好言安慰？」

黃騰梭道：「小弟正爲此事，感到懷疑。」

劉薇怡道：「原因很簡單，他們必是接到指示，準備將咱們收入武林盟。」

黃騰梭冷哼一聲道：「果眞如此，他們算是打錯了主意。」

劉薇怡道：「不，師弟，咱們應該接受他們的邀請，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機會咱們決不能放過。」

黃騰梭沉吟半晌道：「看來小弟別無選擇，只好聽師姐的了。」

劉薇怡道：「聽我的沒有錯，咱們要查出仇敵，只有從武林盟下手。」

黃騰梭道：「好吧，咳，師姐，妳說奶奶及彭伯伯都被人所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還有玉兒呢？」

劉薇怡道：「此事說來話長，咱們先找一個住的地方，我還有些話要問你。」

於是，他們找了一家客棧，開了一間上房，像一對小夫妻般的住了下來。

劉薇怡將手關上房門，然後脫下她外衣，身形一轉，衝着黃騰梭嫣然一笑，道：「師弟，時間多的是，咱們歇息一下再聊。」

黃騰梭向她那白如羊脂玉體瞥了一眼，眉頭不由輕輕一皺。

夫婦在閨房中的情形，是不足爲外人道的，劉薇怡採取主動的大胆作風原也無可厚非。

祇不過，他們並非夫婦，如果以他們過去的男女關係來說，只是嫖客與妓女罷了。

當黃騰梭發覺薇薇姑娘是劉薇怡之際，他曾經作了「娶她」的決定，但，這個決定，現在却有了動搖，因爲劉薇怡的男女關係太隨便了，爲了尋找刺激，她可以隨時更換任何男人，此種女人焉能娶作妻子？

由於以上的心理影响，黃騰梭對她已失去了興趣，不過他依然出言相勸道：「師姐，小弟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劉薇怡道：「你瞧，咱們之間還有什麼話不便說的？」

黃騰梭道：「多謝師姐。」

語音一頓，接道：「世上之人雖是思

想不同，行爲各異，但總有一個道德的規範和行爲的準繩……」

劉薇怡面色一變，說道：「你在教訓我？」

黃騰梭道：「小弟不敢，只是希望師姐不要讓奶奶泉下不安而已。」

劉薇怡沉吟半晌，忽然面色一黯道：「這你不能怪我，那時你墜身絕壑，存亡難卜，奶奶與彭伯伯又被奸人暗害，剩下我一個孤苦無依的女人，只好找刺激來痲醉自己。」

黃騰梭道：「師姐的處境的確值得同情，可是妳的思想還是有些偏激，今後希望師姐能潔身自愛才好。」

劉薇怡道：「你放心，我是你的人了，今後自然會聽你的。」

黃騰梭道：「但願如此，妳說，奶奶及彭伯伯是怎樣被害的。」

劉薇怡道：「在楊柳河你去追那二結化子，我放心不下，跟着與彭伯伯玉兒都中了毒，被彭伯伯逼着回到家裏，經奶奶給咱們治療，半年才告痊癒，那時我吵着說要去找你，奶奶說我毒傷初癒，還得休養百日，我不聽，當日深夜就溜了出來，誰知……唉……」

黃騰梭急道：「快說，師姐，後來怎樣了？」

劉薇怡道：「我走出三日之後，就聽到不幸的傳言，及匆匆趕回，果然奶奶及彭伯伯已經被害。」

黃騰梭目蘊殺機的恨恨道：「是手中箭。」

劉薇怡道：「不錯，除了兩位老人家，連僕婦都無一倖免，只有玉兒，不知去向，我曾經四處打探，都得不到她半點消息。」

黃騰梭一嘆道：「師姐身負毀家喪親之痛，竟然投身青樓，出賣靈魂，小弟眞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劉薇怡無論怎樣放蕩，對黃騰梭却有一股出自內心的怯懼，也許這就是邪不能勝正吧。

自然，其中還包含着她對黃騰梭的眞愛，以及良心上的譴責。

因此，她不敢分辯，只是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

美人的笑固然足以傾城，美人的哭何嘗不能迴腸蕩氣，地裂山崩！

劉薇怡是一個美人，她的哭自然也具有迴腸蕩氣的作用。

「別哭，師姐，我……咳，不再說了就是。」

「你太不體諒我了，怎知我沒有四處流浪，追查仇敵？唉，江湖譎詐，人心險惡，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又被人欺騙失身，你說我該怎麼辦。」

「什麼？妳被騙失身？那惡賊呢？」

「被我殺了。」

「好啦，過去的別提了，今後……」

今後怎樣他無法再說下去，因爲兩片櫻唇堵上了他的嘴，一條溫香滑軟的嬌軀同時纏了上來。

× × ×

夜深了，萬籟俱寂，只是不甘寂寞的貓兒還在咪咪的叫着。

忽然來了一陣驟雨，驚走了貓兒，也驚醒了這對睡夢中的師姊弟。

劉薇怡吐出一口長氣，慵懶的輕輕道：「師弟！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是怎樣死裏逃生的？」

黃騰梭道：「當日我摔下絕壑，自份必死，誰知下面是一個深潭……」

劉薇怡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以你的水功來說，那潭水倒救了你。」

黃騰梭道：「水潭雖是奇寒澈骨，我終於游到岸邊，只是額頭爲巨石擊中，留下了這麼一塊疤痕。」

劉薇怡道：「那你爲什麼不回家來找我？」

黃騰梭道：「我何嘗不想回去看看奶奶，找妳，可是那絕壑不但是立壁千仞，而且全是滑不留手的堅石，除了脅生雙翼，任何人類都不可能生出此谷！」

劉薇怡道：「那……那你是怎樣出來的？」

黃騰梭道：「當我探完全谷之後，幾乎痛不欲生，但經冷靜的思考，決心自己創造奇蹟。」

劉薇怡道：「這項奇蹟你是創造成功了，說說它的經過。」

黃騰梭道：「我是想，當內力達到某種程度之時，可以使五指堅逾金鋼，那時，以手指插入石壁中，不就能够步步高升了麼？」

劉薇怡道：「你練成了？」

黃騰梭道：「練成了，也應歸功一項巧遇。」

劉薇怡道：「什麼巧遇？」

黃騰梭道：「石乳——」

劉薇怡愕然道：「石乳是練武之人夢寐以求的異寶，你是如何找到的？」

黃騰梭道：「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因爲我想練成高深的武功，先決問題必須能够生活下去，於是我搜遍全谷，尋找可以充飢的食物。」

劉薇怡道：「你就找到石乳了。」

黃騰梭道：「是的，除了石乳，還有黃精，山芋，以及不知名的野菓，但也經過七年的苦練，才能離開那條絕壑。」

劉薇怡說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那二結化子想害你，却使你因禍得福，練就絕代武功，這只怕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黃騰梭道：「不敢當師姐謬讚，小弟這點武功算不了什麼。」

劉薇怡撇撇嘴道：「瞧你，對自己的妻子，還要如此客套，難道你還將我當做外人？」

黃騰梭道：「師姐不要多心，小弟決無此意。」

劉薇怡笑笑道：「別發急，我跟你說着玩的，哦，師弟，我想到了一點，咱們必須預作安排。」

黃騰梭道：「什麼事？」

劉薇怡道：「咱們如若加入武林盟，有兩件事必須向他們交待。」

黃騰梭道：「那兩件？」

劉薇怡道：「第一是師門，第二是武功。」

黃騰梭道：「這有什麼要緊，咱們隨便說說就是。」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如龍依從謝玉崙提議，往偵查每天到雜貨舖來購買兩斤鹽，二十隻鷄蛋的怪客，結果發現他們是名震武林的大盜鐵震天和鐵全義，鐵震天因中了絕大師的三陽絕戶手，鐵全義維護他躲在一口古井底下。馬如龍和鐵震天兩人大概是習性相同，竟一見如故，不料他們甫建交，便聽得井口上絕大師等人的聲音傳來，要鐵震天上去受死，鐵震天和鐵全義要馬如龍俟他們衝出去後再徐圖脫身，但馬如龍却在他們衝出去後，跟着衝上去，他認爲絕大師等以爲井底只有二人，如有第三個人衝出，定會吃驚，這就是他的機會——

只知仁與義　不顧生和死

▲義無反顧

（一）

一個人爲什麼要活下去？是不是因爲他還想做一些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

如果一個人自己認爲絕對應該做的事却不能做，他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 × ×

井上面是個院子，現在旭日已升起。

陽光中閃動着血光。

有別人的血，也有鐵震天和鐵全義的血。

鐵震天衝上來時，就有一柄鋼刀迎面砍下，他一隻手擰住了這個人的手腕，一隻手搭上了這個人的肩，虎吼一聲，這個人的臂就被他撕裂。可惜這個人已不是絕大師，也不是馮超凡。

廚房外擺着兩張椅子，絕大師和馮超凡一直端坐在椅上，冷冷的看着。

他們帶了人來，有人替他們動手，以他們的身份，爲什麼要自己出手對付一個受了傷的人？

× × ×

他們的確沒有想到井底還有第三個人衝出來。

無論誰在自己意料不到的事發生時，都難免會造成錯誤。

馬如龍本來想乘這個機會，給他們致命的一擊。

只要能擊倒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他就有希望擊倒另一個。

可惜他衝上來時，絕大師和馮超凡都遠在數丈外。

他還是撲了過去。

他已決定了要這麼做，不管是成是敗？他都已不能回頭了。

× × ×

他身上穿的是套黑色的粗布衣服，蒙面的黑巾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被他揭下拋開——很可能就是在他第一次入井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不敢以眞面目見人的感覺，也沒有這種習慣。

但是他現在這張臉，已經不是絕大師曾經見到過的那張臉了。

現在他這張臉，天下的英雄豪傑，都沒有見過。

他實在不能算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中的頂尖高手，可是，他從能走路時就開始練習。

馬如龍的武功，或許也不能和少林，武當，那些歷史悠久，淵源有的日門派相比，但是天馬堂的武功也有他獨到之處。

一個人能成功，成名，而且能存在，必定有他的獨到之處。

尤其是輕功。

天馬堂的輕功縱橫開闊，如天馬行空，凌空下擊時聲勢更驚人。

一個土頭土腦，穿着身粗布衣服，大家都從來沒見過的陌生人，忽然從自己認爲已經沒有人的井裏衝出來，向自己撲過來，身法居然如此驚人。

無論誰遇到這種事，都難免覺得很吃驚，何況撲過來的還不止他一個人。

× × ×

鐵震天也放過了自己的對手，緊跟着馬如龍撲了過來，一雙鐵掌已伸出。

他的對象却不是絕大師，也不是馮超凡。

他忽然一把抓住了馬如龍的腰帶，食中兩指骨節凸出，抵住了馬如龍後腰的穴眼，虎吼一聲，將馬如龍從他頭頂反掄過去，掄到他的身後。

他一定要阻止馬如龍。

因爲他已看見絕大師一雙鷹爪般的手已由暗青變爲暗紅。連手背上的每一根青筋都變成紅的，就像是秋日夕陽西下時那種又淒艷，又暗淡的顏色。

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三陽絕戶手的可怕，他自己有過這種慘痛的經驗。

他不能讓馬如龍冒險。

絕大師本來已霍然長身而起，又慢慢的坐下，冷冷的望着他們！

「這個人是誰？」

「是個朋友。」

「想不到你居然也有朋友。」

鐵震天狂笑：「鐵某雖然殺人無算，結仇無數，朋友却絕不比你少，像這樣的朋友，你更連一個都沒有。」

絕大師又冷冷的盯着他看了許久，才轉向剛剛站起來的馬如龍。

「你眞是他的朋友。」

「是的。」

「你眞的要爲他拚命？」

馬如龍道：「我拚的是我自己的命，我還有一條命可拚。」

他沒有故意要改變自己的聲音，可是他的聲音已經變了。

玉玲瓏的玲瓏玉手非但改變了他的容貌，也改變了他的聲帶。

絕大師沒有聽出他的聲音，所以又問：「你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追他的命？」

馬如龍不知道。

絕大師再問：「你知不知道『兄友弟恭，孝義無雙』楊家三兄弟？」

馬如龍知道。

楊家三兄弟是河東武林大豪，世代鉅富。

兄弟三個人，就好像是一個人，有錢，有名，有勢，豪爽，義氣，孝順。

兄弟三房，都住在一個莊院裏，輪流供養他們的雙親。

絕大師的神色沉重，又說道：「你知不知道他們三兄弟的全家大小二十九口男人，都已在一夕間死在鐵震天的刀下？十七位婦女都被他賣到邊防的駐軍處去做營奴。」

鐵全義忽然大叫：「你知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這麼做？」他的呼聲悽厲：「你知不知道楊家三兄弟是用什麼法子對付我的父母妻子兒女的？」

絕大師冷笑！

「那是你的報應！」

「那也是他們的報應。」

鐵震天道：「楊家的男人都是我殺的，女人都是我賣的，跟別人全無關係。」

他指着絕大師帶來的那些人，那些還在虎視眈眈，等着要他命的人。「這些人當然都是楊家的親戚朋友兄弟，都知道我已傷在你的三陽絕戶手下，也都知道殺了我是件立刻就可以成名露臉的事，你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俠，所以才沒有跟他們搶這筆生意。」

絕大師居然不否認。

鐵震天厲聲叫道：「但是，我還沒有死，他們想要我的命，還不太容易，我至少還可以先把他們其中三五個人的腦袋擰下來！」

絕大師冷冷道：「他們求仁得仁，爲朋友復仇而死，死亦無憾，我既不能阻止，也不必阻止。」

鐵震天道：「你想不想要我索性成全了他們？」他抬手指着馬如龍：「我做的事，跟這個人，全無關係，只要你放走他，隨便你要誰來割我的頭顱，我也絕不還手。」

絕大師又冷冷的盯着他看了很久，才轉向馬如龍！

「今日之前，我好像從未見過你，」絕大師道：「你看來並不像是個惡人。」

馬如龍只聽，不說，不問也不否認。

絕大師又道：「你是幾時認得鐵震天的。」

馬如龍道：「不久。」

絕大師道：「不久是多久？」

鐵震天插咀道：「他認得我還不到一天。」

絕大師嘆了口氣：「才認得一天就肯爲別人拚命？這種人的確不多。」

他忽然對馬如龍揮了揮手。

「你走吧。」

（二）

馬如龍站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

絕大師也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問：「你不走？」

「我不走。」馬如龍斬釘截鐵地道：「絕不走。」

鐵震天又大吼。

「他要走，馬上就走。」

「要我走只有一個法子。」馬如龍的聲音居然很平靜，堅決而平靜，「把我殺了，抬我走。」

絕大師冷冷道：「要殺你並不難，剛才如果不是有人拉住你，現在你已經被抬走。」

「我知道。」

「你一定要被人抬走?」

「一定。」

「為什麼?」

「不為什麼。」

× × ×

這句話巳經不太對了。

一個人可以「不為什麼」去交一個朋友，不計利害，不問後果，也沒有目的。

可是等他交了這個朋友之後，他為這個朋友做的，巳經不是「不為什麼」了，而是為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情。

為了一種有所必為，義無反顧的勇氣和義氣，為了一種對自己良心和良知的交待，為了讓自己夜半夢迴時不會睡不着。

為了要讓自己活着時問心無愧，死也死得問心無愧。

× × ×

不為什麼?為了什麼?

成又如何?敗又如何?生又如何?死又如何?

成也不回頭，敗也不回頭，生也不回頭，死也不回頭!

不回頭，也不低頭!

（本章終）

▲綠霧非霧?

（一）

馬如龍抬起頭，陽光正照在他臉上，這張臉雖然巳經不是一張美男子的臉，巳不足令少女傾心，但是無論誰看着他時，表情都會顯得十分尊敬嚴肅。

鐵震天正在看着他。

「這交易本來很不錯，而且巳經談成了，你為什麼還不答應?」

「因為我也要跟他們談個交易。」馬如龍道：「我的交易比你的還好。」

「什麼交易?」絕大師問：「還有什麼交易比他這交易更好?」

「他想用他們的兩條命，來換我的一條命。」馬如龍笑了笑：「這是虧本生意，我不做。」

「你的交易怎麼做?」

「用一條命換他們的兩條命。」

絕大師冷笑。

「這交易談不成。」

「為什麼?」

「沒有人能夠用一條命換他們這兩條命。」絕大師冷聲道：「沒有人的命這麼值錢。」

「有一個人。」馬如龍說：「我知道最少有一個人。」

「誰?」

「馬如龍!」

× × ×

聽到這名字絕大師的瞳孔立刻收縮。馬如龍的瞳孔也在收縮。

「我知道你們最想找的一個人並不是鐵震天，而是馬如龍。」

絕大師承認。

「用馬如龍的一條命來換他們兩條命，能不能換得過?」

「能!」絕大師儘量控制着自己：「只可惜誰也找不到馬如龍。」

「有一個人能找得到。」馬如龍道：「最少有一個人能找到。」

「誰?」

「我!」

馬如龍也在儘量控制着自己：「只要你放他們走，我保證，能夠把馬如龍交給你。」

鐵震天忽然大笑!

「你是個好朋友，這也是個好交易，只可惜這交易也做不成的。」

他的笑聲嘶裂：「因為誰也不會相信你說的鬼話。」

絕大師不理他，馬如龍也不理他。

兩個人面對着面，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收縮的瞳孔如尖釘。

馬如龍一字字道：「你應該看得出我說的不是鬼話。」

「我看得出，」絕大師斷然道：「可是我不能先放他們走。」

「你信不過我?」

絕大師道：「只要你交出馬如龍，我立刻放人。」

馮超凡立刻應聲：「我保證。」

馬如龍冷笑：「你們信不過我，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們?」

「因為我是馮超凡，他是絕大師，你只不過是個來歷不明的陌生人。」

這句話本來不能算是回答，却又偏偏是最好的回答。

「你要談成這交易，只有照我們的話做。」絕大師道：「否則我們就先殺鐵震天，再殺你!」

他的話巳說絕。

他本來就是心絕情絕趕盡殺絕的人!

馬如龍別無選擇。

「好，我相信你。」他握緊雙拳：「我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你就是馬如龍?」

「我就是!」

（二）

他就是馬如龍，他把他自己交了出來，他出賣了他自己。

如果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自己也無法回答。

因為他巳不能再說：「不為什麼。」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是因為一時的衝動?是因為滿腔的熱血?還是因為一種誰都無法解釋的義氣和勇氣?

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人有人性。

人性中最偉大的一點，往往也正是最不能解釋的。

× × ×

馬如龍還是抬着頭，陽光還是照在他臉上。

「你認不出我，只因為我的臉巳經被人修整易容過，」馬如龍道：「我在這裏用雜貨店做掩護，巳經躲了很久。」

他不能把他眞正的面目給他們看，因為他自己也無法恢復他本來的面目。

因為玉玲瓏的玲瓏玉手巳經把他的臉從皮膚下改變了。

他也不能說出這一點，因為他不能連累別人。

但是他說的是眞話，每一句都是。

所以他問：「現在你們是不是巳經應該放他們走!」

絕大師看着馮超凡，馮超凡看着絕大師。兩個人臉上都完全沒有表情。

「你看怎麼樣?」絕大師問。

「你看呢?」馮超凡反問：「如果他眞是馬如龍，他有什麼理由要為了鐵震天出賣自己?」

「沒有理由。」絕大師道：「完全沒有。」

× × ×

鐵震天忽又大笑。

「我早就知道你騙不過他們的，我早就知道誰也不會相信你的鬼話。」

他笑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

馬如龍也想笑，拚命的想笑出來，大笑一場。

他笑不出。

他說的不是鬼話，他說的每一句都是眞話，每一個字都是眞話，却偏偏沒有人相信!

這種事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應該讓人把眼淚都笑出來?

如果他笑出了眼淚，他的眼淚是種什麼樣的淚?

× × ×

鐵震天還在笑，好像巳經快要笑得連眼淚都笑了出來。

如果笑出了眼淚，他的眼淚又是什麼樣的淚?

「你只不過是個來歷不明的無名小卒而巳，我却是『翻天覆地』的大盜鐵震天，就算你有十條命，也換不過我的一條命，你還是快走吧。」

馬如龍沒有走。

鐵震天的笑聲忽然結束，忽然大吼!

「你的交易既然談不成，你為什麼還不快走?」

「因為他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都是好朋友。」絕大師冷冷道：「所以他巳決心要陪你 起死在這裏。」

鐵震天霍然轉身，盯着他，眼睛裏忽然露出種恐懼憤怒之極的表情。

「你說過讓他走的。」

「我說過。」

「現在你是不是又不肯讓他走了?」

「不是我不讓他走，」絕大師道：「是他自己不肯走。」

他冷冷的接着道：「我從不做勉強別人的事，所以誰也不能勉強要他走，如果有人一定要勉強讓他走，我就先殺了那個人。」

鐵震天瞪着他，眼角都似巳將睜裂。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的聲音悽厲：「現在我總算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麼?」

鐵震天咬緊牙，握緊拳：「你雖然心胸狹窄，心狠手辣，我還是把你當做個人，你是非不分，寃殺無辜，我也還是把你當做個人，我鐵震天縱橫一生，殺人無算，有時也難免會寃枉好人，被人寃枉又算得了什麼，就算被人砍下頭顱，亂刀分屍，也算不了什麼。」

他厲聲接着道：「但是現在我才知道，你根本不是人!」

絕大師冷冷的聽着，忽然問：「你是想看看你的這位朋友先死?還是想讓你的朋友看着你先死?」

鐵震天怒吼，身子忽然撲起，向絕大師撲了過去。

他的力巳將竭，可是這一撲之勢，仍然有獅虎之威。

就在這時，院子外忽然响起了一陣清悅如鈴的尖聲：「大家都活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死呢?」

（三）

笑聲响起時，牆外巳經有一陣淡淡的烟霧飄進了院子，看來竟彷彿是碧綠色的，帶着種茉莉花的香氣。

等到她這兩句話十四個字說完，霧巳經變濃了，濃如炊烟，綠如翡翠。

這不是烟，更不是霧。

世上根本沒有碧綠色的霧，可是看來又偏偏是霧。

就好像馬如龍明明是馬如龍，可是看起來又偏偏不是馬如龍。

（本章終）

▲不老實的老實人

（一）

鐵震天那一撲，本來巳經是他最後的一擊，生死都在這一擊，他巳抱定必死之心。可是他沒有死，因為他根本沒有撲過去。

這一次是馬如龍拉住了他的腰帶。

絕大師本來巳準備迎上來的，也沒有迎上來。

笑聲一起，綠霧飄散，他的動作忽然停頓，沒有表情的臉上忽然露出種極奇怪的表情。

然後他就巳看不見鐵震天。

× × ×

這一陣綠霧就像是從魔童嘴裏吹出來的，小小的院子忽然間就巳被籠罩，除了這一片霧外，什麼都看不見了。

這時候馬如龍巳經帶着鐵震天回到了他的雜貨店。

（二）

絕大師他們什麼都看不見，馬如龍當然也看不見。

但是他畢竟巳經在這裏住了好幾個月，陶保義的家他也來過。

他的顧忌也沒有絕大師他們那麼多，他不怕被暗算，也不怕撞破頭。

一個本來巳經準備要死的人，還怕什麼?所以他回到了他的雜貨店。

× × ×

睡得早的人，通常也起得早。

附近都是早睡早起的人家，平常在這個時候，雜貨店早就開門了。

今天却是例外。

馬如龍帶着鐵震天，從旁邊一條窄巷繞到雜貨店的後店，從後牆跳進去。

鐵震天顯得很衰弱。

剛才那一擊，雖然沒有擊出，可是他巳將力氣放出，放盡。

馬如龍拉着他走，他只有跟着走，但是他並沒有忘記他的兄弟。

鐵全義雖然不是他的親兄弟，但是多年以來，他們出生入死，同生共死。

他們之間，也巳有了種比血還濃的感情。

「我不能把他留在這裏，」鐵全義道：「我們一定要回去把他帶回出來。」

現在回去巳來不及了。

「他們要的不是他，是你。」馬如龍道：「你還沒有落入他們手裏，他們絕不

會對付他。」

這雜貨店的後院，格局也跟陶家的後院差不多，只少了口井，多了一間屋子。

張老實住的屋子。屋子的門開着，張老實不在屋裏，也不在厨房裏。

謝玉崙在，彷彿已眞的睡着，馬如龍悄悄的推門進去，沒有驚動她。

他讓鐵震天在他平日常坐的那張舊竹椅上坐下，又到前面去把一桶鹽，一籮生鷄蛋都提了進來——張老實也不在店裏。

吞下一大把鹽和兩個生鷄蛋之後，鐵震天才問：「這就是你的雜貨店。」

「嗯。」

「床上這個女人是誰？」鐵震天又問：「是你的老婆？」

馬如龍不能回答。

他不想騙鐵震天，可是他也不知道是應該承認？還是應該否認。

他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鐵震天也沒有再問，忽然嘆了口氣。

「你不該把我帶回這裏來的，絕對不應該。」

「我一定要把你帶回這裏來。」

「爲什麼？」

馬如龍道：「因爲這裏有個人說不定可以治好你的傷。」

鐵震天眼睛裏發出了光。

他不能不興奮，只要有人能治好他的傷，他就有把握可以對付絕大師。

就因爲他一直對自己太有信心，太有把握，所以他才會以掌力和絕大師硬拚。

但是現在他已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誰能治得好我的傷？」

這句話他正想問，還沒有問出來，一直沉睡着的謝玉崙忽然說：「你實在不該把他帶回來的，因爲這裏根本沒有人能治好他的傷，除了謝家的人之外，誰也治不好他的傷。」

「可是你……」

謝玉崙忽然張開眼，瞪着他。

「我不是謝家的人，我只不過是這個雜貨店的老闆娘。」

× × ×

還是同樣的話，同樣的意思。

她知道這是她唯一能逼馬如龍說出眞象的機會，她當然不肯放棄。

鐵震天忽然站起來，又吞了一把鹽，兩個蛋。「我走。」他眞的要走了。

他縱橫江湖二十年，當然已看出這其中一定別有隱情。

他不想讓馬如龍爲難。

——絕不讓朋友爲難。

如果你要交朋友，就一定要把這句話牢記在心。一個眞正的朋友，是絕不會讓朋友爲難的。

謝玉崙不讓馬如龍開口，搶着道：「你本來早就應該走了。」

想不到鐵震天却又坐了下去！

「我不能走。」

「爲什麼？」

問話的人是謝玉崙，鐵震天的回答却是對馬如龍說的。

「我留在這裏，他們來找你的時候，我還可以帮你跟他們拚一拚。」

「找我？」馬如龍問：「他們會來找我！」

「現在他們第一個要找的人是你。」

馬如龍不懂。

鐵震天又嘆了口氣：「你眞的認爲他們不相信你說的話？」

馬如龍道：「你認爲他們相信！」

鐵震天道：「絕對相信。」

馬如龍道：「他們爲什麼不承認？」

鐵震天道：「因爲他們如果承認你說的是眞話，承認你就是馬如龍，他們就得放我走。」他冷笑：「既然我們都已落在他掌握中，誰也逃不了，他們爲什麼要承認？爲什麼要放走我？」

馬如龍怔住。

現在他已經不想笑了，現在他才知道，江湖中人心的險詐，絕不是他所能想像得到的。

謝玉崙一直在盯着他，忽然掙扎着坐起來。

「你就是馬如龍？」她的聲音已嘶啞：「你就是那個陰險惡毒，無惡不作的馬如龍？」

馬如龍只覺得胸中忽然有一口氣湧上來，是血氣，也是怒氣。

「不錯，我就是馬如龍。」他的聲音也已嘶啞：「我就是那個無惡不作的馬如龍。」

鐵震天怔住。

近年來，世上已經很少有能够讓他驚怔的事，可是，這個女人明明應該是馬如龍的妻子，爲什麼不知道馬如龍就是馬如龍？

謝玉崙彷彿也已怔住，過了很久，才嘆出口氣：「你不是那個馬如龍。」

「我是。」

「你不是，絕對不是。」謝玉崙道：「那個馬如龍陰險惡毒，什麼事都做得出。」她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溫柔：「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已經有三個月另二十一天了，我看得出你絕不是個壞人。」

馬如龍沒有說話。他說不出話，他的咽喉彷彿已被塞住。

現在他已習慣被人侮辱，被人寃枉，別人的同情與瞭解，反而讓他難受。

就在這時候，前面的雜貨店忽然有了聲音，張老實的聲音。

馬如龍彷彿不願再面對謝玉崙，所以立刻衝了出去。

張老實果然在店裏，正在整理雜貨，好像準備開店的樣子。

馬如龍盯着他：「你回來了。」

「我沒有回來，」張老實道：「我根本沒有出去過，怎麼回來！」

他眞的沒有出去過？

剛才他明明不在屋裏，也不在厨房裏，店裏也沒有他的人。

張老實道：「剛才我在上茅房。」

剛才他也沒有上茅房，他要去方便的時候，總是把茅房的門從裏面拴起來。

剛才茅房的門却是從外面拴上的。

馬如龍已學會注意這些小事，因爲他已知道，有很多大事，都是從小事上看出來的。

他忽然發覺，這個老實人，也很不老實。

（本章終）

▲老主顧與大主顧

（一）

一家雜貨店在開門之前，總有很多項事要準備，有很多雜貨要清理。

張老實正在做這些事。

一個經營雜貨店已經十八年的人，店裏如果忽然少了一大桶鹽，一大籮鷄蛋，他絕不會不知道。

張老實好像根本沒有發現。

昨日午後有雨，巷子的泥濘還未乾。

他脚上也有泥，也沒有乾透。

剛才他是不是出去過？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不肯認？

馬如龍忽然發現他非但不太老實，而且很神秘，很奇怪。

這已經是馬如龍第二次有這種感覺。

× × ×

張老實已經準備開門了。

他正想插起門上的栓，馬如龍忽然道：「今天我們休業一天。」

張老實歪着頭想了想，才問道：「今天是不是過節？」

「不是。」

「今天我們家裏有喜事？」

「沒有。」

「那末今天我們爲什麼不開門？」

馬如龍既不能把眞正的理由說出來，也編造不出別的理由。

他不是個善於說謊的人。

「因爲我是這裏的老板。」馬如龍道：「我說今天不開門，就不開門。」

張老實又歪着頭想了想，這理由雖然根本不是理由，他却不能不接受。

可是屋裏却有人反對。

「今天我們還是照常開門，他說的話不算數。」

這是謝玉崙的聲音，無論在什麼地方，老板娘說的話通常都比老板有效。

馬如龍衝過去，已經有點生氣了。

「我說的話爲什麼不算數？你爲什麼要管我的閒事？」

「不是我要管，是你這位朋友要我管的。」

鐵震天道：「因爲今天你這雜貨店一定要開門，非開門不可。」

馬如龍想不通。

「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我是馬如龍，是這雜貨店的老板，隨時都可能來找我，我爲什麼還要開門放他們進來？」

「就因爲他們知道你在這裏，所以你非開門不可。」

「爲什麼？」

「因爲雜貨店若是不開門，他們就一定會硬闖進來。」鐵震天道：「現在我們將門戶大張，他們反而摸不透我們的虛實，反而不敢輕舉妄動了。」

謝玉崙冷冷的接着道：「看來這地方每個人好像都比你想得周到得多。」

馬如龍只有閉上嘴。

他不能不承認，謝玉崙和鐵震天想得都比他周到，可是張老實呢？

難道這個從來沒有在江湖中走動的老實人也想到了這一點。

（二）

四塊門 板都已經卸了下來，雜貨店已經開門了。張老實拿了把破掃帚，把門裏門外都掃得乾乾净净，就好像已經知道有貴客要臨門，特別表示歡迎。

巷子裏却聽不到一點動靜。

諸葛武侯定下那至今猶被人津津樂道的空城之計時，豈非也特地叫一些老弱殘兵去打掃城門，去歡迎司馬懿的大駕。

多疑的司馬懿豈非也正因看見了這種情況，反而不敢闖入空城？

這件事也許並非眞有其事，但却是個家傳戶誦的故事，充滿了趣味與機智。

編造這故事的人，無疑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

鐵震天忽然問：「在外面掃地的那個人，就是你的伙計？」

「是。」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老實人。」馬如龍覺得自己好像在騙自己：「他的名字就叫張老實。」

鐵震天眼裏閃着光。

「我喜歡老實人，」他的話中顯然別有深意，「只有老實人，才能騙得過那些奸詐多疑的陰險小人。」他又冷笑：「那位名滿天下的正直君子絕大師，就是個奸詐多疑的陰險小人。」

馬如龍瞭解他的憤怒。

「他相信你就是馬如龍，他還是可以先殺鐵震天，再殺馬如龍，如果他敢這麼做，我反而佩服他。」鐵震天冷笑：「可是他不敢，因爲他不敢當着別人的面，做出食言背信的事，他要讓天下人都確信他絕對是個嫉惡如仇的正直君子。」

他用力握緊雙拳：「我只恨不能將這樣的君子刀刀斬盡，個個殺絕。」

謝玉崙忽然嘆了口氣。

「只可惜這樣的君子你連一個都殺不了，你自己反而快死了。」

× × ×

這是事實，誰也不能反駁。

事實爲什麼總如此無情？如此殘酷？

謝玉崙又道：「就算他們現在摸不透這裏的虛實，還不敢輕舉妄動，但一定已將雜貨店包圍，你們也休想衝得出去。」

她的聲音中帶着種很奇怪的意味，也不知是憐憫？是悲傷？還是譏誚？

「所以你們只有在這裏等，我也只有陪着你們在這裏等，反正他們遲早會來的，說不定現在就已準備先派人來刺探這裏的虛實。」謝玉崙道：「要刺探這裏的虛實並不難，因爲這裏是個雜貨店，任何人都可以來買東西。」

她淡淡的接着道：「等他們來的時候，我好像也只有陪着你們一起死。」

× × ×

這也是事實，不容爭辯，無可奈何的事實。

謝玉崙盯着馬如龍。

「我不管你以前是不是眞的做過那些事？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她問的這句話就像是條鞭子：「你讓我這麼樣不明不白的陪你死，你自己心裏能不能問心無愧？」

話已經問出來，鞭子已經抽在馬如龍身上。

不能，他問心不能無愧！

「我可以告訴他們，你是無辜的，」

馬如龍囁嚅道：「我可以先把你送走。」

謝玉崙冷笑。

「你能把我送到那裏去？他們會相信我是無辜的？」她冷冷的問：「你要我像野狗般被他們捉去，受他們拷打盤問？」

馬如龍只覺得自己彷彿正在被拷打鞭撻。

「你要我怎麼做？」

「我只要你還我幾樣東西。」

「還你什麼？」

「還我眞面目，還我的武功。」謝玉崙忽然變得憤怒而激動：「這些東西我也不知是被你用什麼法子騙走的，如果你還有一點眞心的話，現在你就應該全部還給我。」

馬如龍沒法子還給她。

他不敢面對她，不敢抬頭，他覺得自己就像是個賊，他希望她手裏眞的有條鞭子。他寧願被抽打，被鞭撻，他寧願忍受最酷毒的苦刑，也不願眞心負疚。

就在這時，鐵震天忽然沉聲道：「看來你們的雜貨店已經有主顧上門了。」

今天來的每一個主顧，都可能是絕大師派來刺探他們的人。

鐵震天額上青筋凸起。

「你去看看他是來買什麼的？是眞的來買雜貨？還是想來買我們的命？」

（三）

來的是那挺着大肚子的小媳婦。

馬如龍已經聽見她的笑聲，她不但是附近最愛管閒事的人，也是這裏最愛笑的人。

她笑，因爲她心情愉快，她愉快，因爲她的肚子裏已經有了新的生命。

馬如龍並沒有出去看，他對她很是放心。

「她是個老主顧，每天都來的。」

「每天都來的？來買什麼？」

「來買紅糖。」馬如龍道：「她總認爲紅糖就像是人參一樣，不但滋補，而且能治百病。」

買不起人參的人，只好買紅糖，人參和紅糖同樣都是種心理上的寄託，就好像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信佛一樣。

但是今天她却不是買紅糖的，馬如龍已經聽見她在跟張老實說：

「我知道你一定會奇怪。」她吃吃的笑着：「因爲今天我不買紅糖。」

「你買什麼？」張老實在問。

「買鹽。」

雜貨店裏賣鹽，每家人都要用鹽，天天都有人來買鹽，這一點都不奇怪。

「你要買多少？」張老實又問。

「今天我們家要醃肉，醃得越鹹，越不會走味。」小媳婦好像特地在解釋她買鹽的理由：「我要買三十斤鹽。」

× × ×

雜貨店裏天天有人來買鹽，但却很少有人一下子就來買三十斤。

普通一家雜貨店，最多也只不過有三四十斤鹽。

鐵震天額上的青筋更粗。

「你要她進來。」他壓低聲音：「她不肯進來，就抓她進來。」

馬如龍沒有動。

「你爲什麼不去？」

「她是個大肚子。」馬如龍道：「我不能對一個有了孕的女人做這種事。」

「就算你明知她是那個僞君子派來的，你也不能做這種事？」

「我不能。」

有些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能去做，不肯去做。

寧死也不肯。

鐵震天盯着他，忽然長長嘆息：「你眞的是個好人，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像你這種人，現在已經不多了。」

謝玉崙忽然也輕輕的嘆了口氣：「像他這樣的人，我也沒見過。」

× × ×

小媳婦已經挺着大肚子走了，因爲張老實已經告訴她：「店裏的鹽已經賣光，你最好晚上再來。」

小媳婦臨走的時候還在笑，一家雜貨店裏居然沒有鹽買，眞是件可笑的事。

鐵震天道：「你讓她走，就等於已告訴絕大師我在這裏，要把鹽都留給我。」

馬如龍也知道這一點。

鐵震天道：「所以我保證你這雜貨店今天生意一定很好，很快就會有第二個主顧上門的。」

× × ×

他沒有說錯。

沒過多久，第二個主顧已經上門了。

（四）

第二個主顧是個大主顧，一進門就說：「我想來買點東西。」這個人的聲音嘶啞低沉：「你們有什麼，我都想買。」

「每一樣都買？」

「每樣都買。」這人道：「每一樣我都要全部買下來。」

（本章終，全文未完）

青萍劍一劍封喉

希華．文

中國的劍術十分神奇，每一門派的劍法都有它的特徵，認眞出色的劍客，能够寶劍出鞘，便即封喉，對方避無可避，出手既然快速，變招亦多，故此，練劍之人，一定要有所準備，認爲總有一天碰着一個武林高手，劍法離奇，以劍會劍，展開一場生死的龍虎鬥，要是抱着這種心理學劍，就要專心練習，除了出劍快速，騰挪閃避都有法度，還要懂得各種變招出擊的原理。青萍劍之所以傳誦至今，仍是很有名氣，就因爲它的招式極多。

照劍譜所述，青萍劍是江西龍虎山天師傅的修士潘元圭創造的，稱做道家劍術，先要練習靜坐，然後有資格使用它。

潘元圭的青萍劍，暗示着劍光發青，而且行踪飄忽，至於這一套劍法，一共有六趟，每一趟的動作就是六十招，六六三百六，施展出來，就算以極快的姿勢舞劍，也要一個半鐘頭然後能够把它表演完畢，如果是用慢動作姿勢舞劍那就要三個鐘頭過外了，三百六十招，招招不同，虧他想得出來。

青萍劍的劍術有二十一個字，稱做劍訣，那是劈，砍，掃，撩，刺，棚，絞，雲，掛，剪，挑，錯，點，抛，撥，摸，衝，截，戳，削，攢。

練劍之際，必須走圈子，忽然之間改變方向，兩隻手互相交接，右劍變成左劍，登時劍路不同。故此，舞劍時循環連貫，行踪飄忽，聲東擊西，騰挪閃避，有如天然的妙用，久練不輟，便會出神入化，一劍在手，變化無窮。

近代最擅長使用青萍劍的一個武林高手，叫做姜容樵，他認爲青萍劍並非逐招計算的，有許多小組的劍是一發三招，妙用就在這裏，對方接得第一招，等於跌進圈套，三招之內，取人性命。

太極劍裏面有一招叫做「三環套月」，就是這一種劍路，能够把大圈變成細圈，逐漸套住對方的劍，不過，青萍劍的變化更多，首先要明白這一點，對方一劍刺來，隨即削下，或者對方由高處劈落的劍，自己用劍橫擋，這一類的劍法是最劣的，因爲兩劍相交，除非握着寶劍，削鐵如泥，否則，兩個人的劍鋒相碰，便會崩損，甚至把一把劍削斷，分爲兩截，那是很不利的，未必隨身携帶寶劍，故此，應該使用閃刺的方式接招，不宜硬接，再又因爲對方所握的一把劍究竟是否寶劍，不得而知，萬一它是寶劍，那就更糟，如果擅長青萍劍，招招向對方的弱點發招刺去，根本上難得兩劍相交，就算對方所持的確是寶劍，也不會給它削斷。

舉例言之，對方一劍當胸刺來，只要身形一閃，把自己的劍稍爲傾斜，便可刺中對方的前鋒馬膝蓋骨，由於前鋒馬必然伸長一點，對方的劍已經刺到盡，暫時未必能够收回，很容易就會在膝蓋骨吃了一劍，甚至一劍就倒下來，這一類的劍法就是青萍劍的特徵，盡量在鬥劍時不要兩把劍接觸，話雖這樣說，眞的相打，却不容易。姜容樵能够把青萍劍的絕招發揮，已經是許多年的事情了，最初的一個階段，青萍劍由潘元圭這個道長創造，傳給金教華，馮希陽，賈雲鶴，到了賈雲鶴已經是第四傳的傳人了，而賈雲鶴所傳的還有楊四以及劉也如這兩個支派，楊四在光緒末年已經八十大壽，隨即入山修道，在四川隱居，以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只是知道他有兩個弟子，叫做楊蘭圃以及米連科，劉九如則把青萍劍傳給李雨三，那就分成兩派。回說上文，姜容樵不但精於武功，內功和硬拳都十分出色，而且文學上的修養亦很豐富，在上海居住時，他寫了許多本書，都是有根據的，特別是拳經以及劍譜，更有研究。

他寫的劍譜以青萍劍的劍法爲主，至於他懂得使用青萍劍，是從李雨三學習得來的，李雨三就是劉九如門徒。

後來中央國術館提倡國術，到處拜訪拳擊，劍棒的名手，聽到一個姓米的劍客，就是上文所說的米連科。

那時米連科已經有八十五歲，雖然一生苦練青萍劍，可是，究竟年事太高，到了南京，雖然在中央國術館以客卿的姿態出現，已經不能親自執教，故此，把他的絕技教給姜容樵。姜容樵本來是從李雨三學習得到青萍劍的，加上了另一派的青萍劍，兩派合一，劍法也就更高。

當時有一個姓彭，名曠的拳師和劍客，他在八卦門下有很高的地位，曾經在陽羡山學劍，那一手劍叫做「九子尋母劍」，內有梅式，龜式，蛇勢，八仙，醉仙，分路，滾龍，以及青萍這幾個名目，就包括一部份屬於青萍劍的招式在內，此外，他曾經在青城碧落觀結識了一個劍師張松嶠，知道張松嶠是嵩山道士張空振的門徒，擅長青萍劍，於是，這套劍法也就從張松嶠傳給彭曠，後來彭曠離開青城，看見姜容樵所著的青萍劍譜，把它加以更進一步的修正，於是更爲精練。

照彭曠所述，青萍劍必須身手靈活，當時他在張松嶠那邊學習，苦練了一百八十天，眞的脚步如飛，張松嶠跟他對劍之際，隨意把那條劍向遠處抛出，只要那一把劍抛到離地二十尺高，然後跌落，不管它跌在那一個方向，彭曠都可以飛奔到該處單手接劍，跟着轉身出擊，直到這個階段，劍不落地，隨意發招，一抛一收，張松嶠然後說他已經升堂入室，得到青萍劍的絕學。

彭曠跟高手過招時，往往把那條劍抛高，隨即飛身躍起，一手接過，自己的身體還沒有落地，便已把那一劍向對方刺去，有如大鷹凌空而下，這種身形手法，只是在武俠影片中以特技的攝影術然後能够拍攝得到，殊不料他本人却可以如法表演出來，單是這一招，已經奠定他的劍客身份。彭曠舞劍之際，如果在月色溶溶之夜，他把青萍劍舞動，渾身給劍光罩着，看來眞的像一片青光，至於他用青萍劍以跳躍的姿勢出擊，一跳就是十多尺，劍法如風，看來那柄青萍劍給月光照映，正是一條劍光，其快無比，對方稍爲慢了一點，就中劍身亡。

彭曠認爲古代的劍客所謂劍光護身，或者飛劍殺人，一條白光閃過，對方就會喪命，這一類神奇的描寫，不過略爲誇大了一點，事實上在月夜之下舞劍確有此種現象。

彭曠還說，飛劍是另外一種劍，並非現有的長劍，它是曲尺形的，略爲傾斜，看來這種曲劍就像是澳洲土人用來打擊野獸的曲木，由於空氣的浮力，曲木飛出去，可以擊中奔走中的鹿子，然後飛回來，到達自己的掌心，如果把曲木改爲用鐵鑄成的曲劍，效果完全相同，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曲木兩邊都可以用手去接，倘若把它變成劍鋒，前後兩邊都是很鋒利的，只有中間較厚的一截，稱做劍心，它是鑾鐵，絕不尖銳，才可以用手去接，因此之故，飛出曲劍的人，如果單手接劍，一定要握住劍心的一截，不但眼睛要快，手法仍要非常準確，否則，接過了劍鋒，便會割損了自己的掌心，弄巧反拙。

大概是有了這種顧忌，一向擅長飛劍的劍客，不肯把這種絕技傳給別人，故此愈傳愈少，以至變成絕藝，其實把青萍劍中的抛劍接劍手法加以變換，就有這種妙用，能够利用曲劍飛去又飛回的原理，使它變成古代劍客所用的飛劍。

這種飛劍要是練習得好，使用最薄的曲劍，長度僅有一尺，能够飛得很遠，眞的可以在百步之內殺人，見血封喉，要是在月夜飛出這樣子的曲劍來，從遠處望去，便是一條白光，繞過敵人的咽喉，就此殺敵建功。這種劍術透過生花妙筆，在武俠小說作家的筆下寫出來，就是飛劍，實情如此，並非那些作家憑空幻想出來，古代確有武林高手苦心練劍，可以在崖岩峭壁之上飛劍到樹林那邊殺人之後劍光仍然飛到崖上，落在他的手中。

紅粉金剛（七）

俠艷奇情中篇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與慕容婉在紅粉山莊，發現慕容婉等的姑姑失踪，慕容婉請南宮俊往一秘處查察，南宮俊發現那秘處有一棟精緻小屋，屋前有水道可通山外而不須經過前莊，並在潭水中發現梁婆婆割斷的衣袖及另些女孩子的飾物，南宮俊判斷梁婆婆已遭害，姑姑可能巳由水道他去，但他不敢將懷疑姑姑是殺死梁婆婆的兇手直告慕容婉，只是順從慕容婉的意思說姑姑可能被人綁擄，自水道遁去，慕容婉請求南宮俊停留半日以俟她稍作安排，然後同往追查，南宮俊答允後，慕容婉命婢女雙雙、翩翩送來茶點——

江湖原險惡　賊人更可誅

南宮俊道：「原來就是你做的，了不起，了不起，我不是虛誇，的確是好，我是個很挑嘴的人，江南名厨，我差不多全都領略過了，但是像這麼精妙的手藝，以及如此可口美味，今天才是初次領略！」

翩翩高興地道：「眞的！公子，你可不作興騙我！」

「怎麼會呢，再說我也不能騙妳們小孩子，好就是好！」

翩翩却又不樂意地一噘嘴道：「公子，人家都十六歲了，怎麼還是小孩子。」

「哦！妳有十六歲了，這倒是看不出，我還以爲妳們不過十三四歲！」

這是南宮俊故意跟她們開玩笑，其實這兩個女孩子看上去雖是稚氣未脫，但身材高，而且完全發育，說十七八也有人相信的。

那知道這個小玩笑却使得兩個女孩子都非常失望，雙雙鬱鬱地問道：「公子，我們看起來眞是只有那麼小，外面的女孩子到十六歲是不是已經很大很大了！」

南宮俊嗯了一聲道：「不錯，江南的女孩子成長得快，一般女孩子嫁得早，十六歲已經做母親了！」

兩個女孩子臉上紅了一紅，翩翩低聲問道：「公子，要怎麼樣才能做母親?」

南宮俊做夢也想不到她會問出這句話的，自己倒窘了個滿臉通紅，吶吶地道：「這個……這個……妳們問這個幹嗎?」

雙雙很誠懇地道：「我們從來也沒到過外面，因爲莊子裏就是我們兩個人年紀最小，一直要受別人的欺侮，別人不願意做的事，都推到我們頭上來，我向大姐告訴，大姐總是說，妳們小，該讓着別人一點！」

南宮俊道：「這倒是正經話。」

翩翩噘着嘴道：「讓她們一點也無所謂，最氣人的是幾個後來才進谷的，武功

不如我們，入谷比我們晚，照山莊的規矩，她們該聽我們才對，可是她們也神氣地爬到我們頭上，指使我們做這做那的，跟她們頂兩句，她們開口就是罵我們小鬼，說她們的女兒也比我們大……」

南宮俊忍住了笑道：「不錯，我也看見過三十六姊妹中有幾位都已經是中年婦人了，她們如果有女兒，是比妳們大！」

雙雙道：「更氣人的是她們入谷時，武功平平，可是過了兩年，居然就邁過我們去了，進步實在快，我向她們請教原因，她們總是說，她們嫁過人，生過孩子，做了母親，所以進步神速……」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她們修習的姹女寒魄神功，所以才會速成！」

翩翩叫了起來道：「不錯，我看過她們練功的經典，叫什麼姹女篇，跟我們的玉女篇不一樣！」

南宮俊道：「是不一樣，不過她們雖然速成，却成就有限，不如妳們的底子紮實，根基穩，成就無限……妳們看三十六位列名的金剛姊妹，列在前幾名的都是修習玉女心功的，而且三十六位列名的人數中，也以修習玉女篇的居大多數！」

翩翩嘆了口氣：「大姐也是這麼說，可是我們眞璧死了，三十六列名的姊妹分爲兩班，我們玉女篇上的姊妹，只能由前二十名上補缺，不知道要那一天才輪到呢，我眞想早點出去。」

南宮俊輕嘆道：「傻孩子，在這兒渡神仙般的歲月多好，要出去幹嗎?」

翩翩道：「在裏面太無聊，像這百花珍菓，我是沒事兒才想出花樣來打發時間，所以公子，你告訴我，要怎麼樣才能做母親好不好?這樣我能早點出去！」

南宮俊又好氣又好笑地道：「別胡說，如果給大姐聽見了，不打妳們的嘴巴才怪！」

兩個女孩子聽了都一伸舌頭，雙雙輕聲道：「公子，你說得眞對，上次我向大姐問了這麼一句，挨了一嘴巴不說，還罰做三天苦工，這件事是不是很壞?」

南宮俊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道：「是的……」

翩翩却哼了一聲道：「我才不信呢，假如眞的是壞事，爲什麼又允許那些做母親的人入谷呢，紅粉山莊擇人很嚴，絕不會要個壞人進來的！」

南宮俊嘆了一口氣：「這雖然不是件壞事，却不是一個女孩子該問的，所以妳們以後也別再問了，免得給人笑話！」

兩個女孩子倒不再問了，南宮俊這才吁了口氣，端起茶來喝了一口！淸香撲鼻，入口沁芳，忍不住讚道：「好茶！」

這下子可輪到雙雙高興了，得意地說茶葉是我摘下來，自己焙製的，大姐說我的手藝很高，只是數量太少了，除了大姐之外，只有姑姑才能吃得到。」

「哦！妳們也能見到姑姑了。」

雙雙笑道：「是的，大姐在的時候，我們侍奉大姐，大姐出去的時候，我們就上止水谷侍奉姑姑。」

「妳們跟姑姑也很接近了。」

「是的，只是姑姑要我們別告訴大姐。免得她聽了不高興，因爲大姐規定很嚴，除了前五位姐姐，誰都不准進入止水谷。所以只有等大姐不在的時候，才叫梁婆婆來叫我們進去！」

南宮俊道：「是到後面的竹樓，還是到石樑下……」

翩翩怔了一怔，說道：「公子到過石樑下……」

南宮俊笑笑道：「當然去過！」

雙雙道：「那我們也實說了吧，兩個地方我們都去過，因爲姑姑有時在上面品茗彈琴，有時在底下飲酒取樂！我會烹茶，翩翩會做菜，都是姑姑很喜歡的事！」

南宮俊道：「姑姑在飲茶取樂時，也是一個人嗎?」

翩翩想了一下才道：「不！不止一個人，還有一些人，乘了船進來的。」

南宮俊道：「都是些什麼人?」

「這就不知道了，那些人無名無姓，姑姑都是用幾郎，幾娘稱呼他們！」

「都是年青人?」

雙雙笑道：「是的！都是年青人，長得也很俊秀，只是跟公子一比起來就差太多了！」

南宮俊笑道：「妳們這兩個小鬼奉承人的本事也不小，當面就給我戴起高帽子了！」

雙雙很認眞地道：「是眞的，那些男男女女，雖然都長得不錯，可是一個個不知怎麼，看起來就會給人一些不順眼的感覺……。」

南宮俊點點頭，好像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並不感到驚奇，只是繼續問道：「他們跟姑姑很熟嗎?」

「很熟，好像他們都是跟姑姑學過武功，像紅粉姊妹一樣，只是他們稱姑姑叫娘！」

「叫娘！」

南宮俊對這一點較爲詫然，但是雙雙一笑道：「她們只是習慣了如此稱呼，並不是姑姑的孩子，姑姑只有一子一女，也是同胎雙生的，一個叫管天龍，一個叫管天女，總共只來了一次，那才是姑姑的孩子，姑姑很喜歡他們，可是他們對姑姑却很不孝順，姑姑每次都問起他們兄妹倆，他們却始終不肯再來看望姑姑！」

她把酒茶都放在桌子上笑道：「大姐說過要公子先用了酒飯後立刻就可以啓程了！」

南宮俊道：「她還沒忙完?」

翩翩笑道：「沒有，請公子用酒飯吧，由於您來得匆忙，我們事先沒有準備，只有用現成的材料將就了，魚片是自已魚塘裏養的，還算新鮮，雞是現殺的，也還嫩，您就嚐個新鮮吧！」

南宮俊見到一盤炒魚片的顏色潔白，而炒雞丁的肉色嫩紅，似乎都還是半生不熟的，可是却聞不到一點腥味，乃點點頭道：「單看這顏色，就知道是好的了！翩翩，妳這份手藝實在很了不起！」

翩翩笑道：「公子！您還沒嚐呢。」

南宮俊於是舉箸各嚐了一口，果然鮮嫩滑軟，芳美可口，連聲稱讚道：「我一看魚跟雞的顏色還保持着新鮮，却聞不到

腥味，就知道火工，佐料都下得恰到好處，魚片的厚薄，鷄丁的大小，這都可以見出手藝的高低，所以我說好，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胡捧亂誇！」

翩翩的目中射出了異采：「公子，從這幾句話就可以聽出您是個眞正的行家，婢子能侍候您，也就不枉此生！千里馬年出代有，就怕伯樂難再，所以千里馬才覺得名貴，公子，婢子好高興能跟着您！」

她是眞的高興，而且有喜極涕下的樣子，南宮俊却笑着道：「翩翩，妳瞧妳這孩子，有什麼好哭的呢？」

翩翩擦了眼淚道：「婢子是太高興了，婢子這點手藝並不算什麼，可是下在上面的功夫，却比練武還多，大姐根本不懂什麼，姑姑會吃，却沒有公子這樣懂得品評的；能够侍奉公子這樣一個眞正懂得了解我們的人，實在是婢子修來的福氣，婢子怎能不高興呢……」

南宮俊却聽得滿頭霧水．問道：「侍奉？」

「是的，大姐吩咐過了，叫我們姊妹倆從現在起就跟着公子，侍奉公子……」

南宮俊忙道：「慢來！我要跟大姐說說清楚，這怎麼可以呢？」

翩翩神色一慘道：「公子可是嫌棄我們？」

「那當然不會，我對妳們倆印象很好，而且妳們也確是有所專長……」

翩翩苦笑道：「我們的專長是侍候人，侍候人的本事，却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領略的，尤其是像公子這種識家，更是舉世難求，公子忍心不要我們？」

南宮俊嘆口氣，道：「唉！我不是不要妳們，而是於情於理不合，二位是紅粉山莊……」

雙雙黯然道：「大姐早就說過我們倆人不適合做紅粉姊妹，所以對我們的要求也很馬虎，雖然姑姑叫我們別告訴大姐，但是我想大姐是知道我們在暗中去侍候姑姑的，所以把我們專調在身邊，不讓我們跟別的姊妹多接觸。」

翩翩道：「是啊，我們所學的這些在紅粉山莊中別無用處，因爲大家的生活都很儉樸，大姐對我們所鑽研的這些不加過問，必定是知道姑姑需要我們，可是現在姑姑不需要我們了，公子如果也不肯收留我們，我們只有死路一條了！」

最後那句話使得南宮俊爲之一震，他知道這是可能的，慕容婉對這位姑姑崇敬之至，姑姑的行爲她多少有點知覺，可是她一直設法去遮掩着，甚至於連她自己都瞞着，自然不會容任何人去揭曉的！

這兩個丫頭是知道太多了！

他沉吟片刻，才道：「我要跟大姐談談！」

翩翩道：「大姐在半個時辰前，就走了！」

「什麼？她走了，走上那兒去了？」

「她選十二名候補姊妹，半個時辰前走了，沒說上那兒去，但是她說公子知道的！」

南宮俊呆了道：「我是知道，可是她爲什麼要一個人先走呢？」

翩翩道：「這就不清楚，她有封信留給公子！」

「信呢，快拿給我！」

翩翩遲疑地道：「還……還不到時候，大姐是吩咐等公子用過酒飯，休息一會兒之後，再把信呈上給公子的！」

「爲什麼？她怕我提早知道了就會吃不下飯了？」

南宮俊一肚子火，說話不免尖刻，說了之後，自己也感到有點後悔，但是翩翩却嚇住了，忙道：「公子，您別生氣，大姐是怕您早知道了會追上去，她要在半個時辰之後呈上信，您就追不上了！」

南宮俊道：「笑話了！才半個時辰，我就追不上了，她就是先走半天，我也能在一口氣之內追上去。」

說完覺得很無謂，這像是賭氣吵架的口吻了，他自己也很奇怪，怎麼會一下子變得如此暴躁粗魯了，因此又補充道：「她一個人走，我當然追不上，可是她又帶了一批人，而且這批人又是都沒出過門的，行動絕難快得了，先走半個時辰，我實在想不透有什麼用處！」

翩翩道：「我去準備酒菜的時候，大姐正要出發，已經走了兩個時辰了，她只是要多留公子半個時辰！」

南宮俊差一點又要發作了，但想想忍住了，把手一伸道：「信呢？」

翩翩還在遲疑，雙雙道：「妹妹，妳就快把信拿出來吧，別惹公子生氣了！」

「可是大姐的吩咐……」

雙雙道：「大姐已經關照過，我們姊妹倆以後是公子的人，那自然應該聽公子的話，以公子的命令爲上，大姐的吩咐就得放在第二位了，公子！您說是不說？」

這丫頭够狡猾的，一句話套上來，使南宮俊在不知不覺間就承認收留了她們。

果然南宮俊未假思索地道：「是啊！妳們既然不是紅粉山莊的人了，就該聽我的，快把信拿出來！」

翩翩慧黠地睞睞眼，看樣子她跟雙雙早有了默契，就是要鈞出南宮俊的承諾，南宮俊既然答應了，妳們的目的已達，所以翩翩在內衣裙下，把信掏了出來。

這是用密緘封套的，封口上還打着火漆印子，只寫了南宮兄親啓五個字。

南宮俊撕開封口，裏面有一張紙箋：

一，心切姑姑，故未遑等候，率姐妹先行矣，且小妹獲報，南宮世家，已遣兩位高手執事前來，如與彼等會合後，小妹行動亦有不便處，敬請見諒！

二，贈君雙姝，冀君萬勿拒之，此二婢對谷中事知之頗多，然性格狡黠，不合我紅粉姐妹行例，驅之他處，良以不忍，唯以託君，想君能善視之。

三，今後如有關立場不同，或有衝突之處，祈兄見宥，忽存敵意。

小妹慕容婉拜。

字跡娟秀而有力，寫得頗見功夫，南宮俊倒是呆了，翩翩很想知道信上寫什麼，但是又不敢過來看，只有問道：「大姐的信上說些什麼？」

南宮俊把信摺好收起道：「也沒什麼，要我好好照顧妳們，好了，大姐既然要妳們跟着我，收拾一下我們也該走了！」

翩翩道：「謝謝公子，不過公子恐怕還要等一下，我們要收拾一點東西。」

南宮俊道：「沒有什麼要收拾的，包上幾件衣服就行了，我們要快點走。」

「是不是要去追上大姐！」

「不；但我的事跟她是一宗上的。」

雙雙說道：「那我們還可以碰到大姐了？」

南宮俊笑笑道：「當然可以，卽使路上碰不到，也可以在一個地方見到，不但是大姊，還包括所有的紅粉姊妹！」

翩翩拍手笑道：「那太好了，這也可以叫那些個臭婆娘們看看，我們還不是一樣出谷來了；尤其是那幾個潑婦，就好像以爲我們一輩子會被關在這兒似的！」

南宮俊道：「翩翩，做人不可以這樣小氣，一點點小事情都放在心裏！」

翩翩伸了伸舌頭道：「是的！公子，我們也不過是說說而已，眞見了她們，我也不會怎麼樣的，不過，那幾個婆娘也實在太氣人，背着大姐，簡直就不拿我們當人。」

雙雙道：「是啊，尤其是那個排名第三十的辛姍娘，最爲可惡了，叫我們替她洗衣服，洗臭脚，動不動就是一巴掌過來，連大姐跟姑姑都沒這樣子對我們！」

南宮俊道：「這個辛姍娘爲什麼又敢對妳們如此呢？」

翩翩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她入莊的時間很短，不過才三年，而且，好像是帶着武功來的，可是她的人很聰明，在第二年就擠上了三十六紅粉金剛之列了，她排名雖在後面，但是很機心，連排名十八的李月子都對她言聽計從！」

「妳說的這些人都是紅粉姊妹中已婚的婦人，她們有幾個？」

翩翩想想才說：「是的，都是已經嫁過的人，目前是有十二名，十八姊李月子排名最前，最後一個是三十一娘桑乙娘，她們這十二個人平素跟一般姊妹也不住在一起，雖說紅粉姊妹是以排名論秩序的，但她們却很跋扈，除了對前五名的姊妹客氣，其餘的人都不放在她們眼中……」

雙雙道：「在前五名姊妹中，她們也只是怕四姊跟五姊兩個人，大姐雖是一莊之主，對她們反而很客氣，二姐三姐根本不管事，只不受她們的氣而已！」

南宮俊道：「她們還敢給別的人氣受嗎？」

雙雙道：「當然她們對榜上的姊妹，還不敢太過份，只是別的姊妹們列名在她們之上，却不能管她們，有一回她們欺侮我，七姐看不過眼，說了她們幾句，她們立刻頂嘴，吵了起來，七姐氣不過告訴了大姐，大姐勸七姐忍忍算了，被東方四姊知道了，跑了去，每個人着着實實地掌了她們一頓嘴巴！」

南宮俊又問道：「她們不跟姊妹們住在一起，那又住在那兒呢？」

「住在南邊的另一個小山窪子裏，大姐說她們都是嫁過人的，跟一般女孩子們住在一起不太好！」

「她們又是什麼來歷呢？」

「不知道，反正都是姑姑的人從外面給送來的，而且一直維持着十二個的數額，缺一個補上一個！」

南宮俊心中有數，這一批人必然是止水谷主在外面另外設置的一個集團，看來這紅粉山莊內，曲折還很多。

這個組織在外表上看來嚴謹，暗中的弊病破綻還很多，難怪慕容婉有時言未能盡，對自己時有支吾顧忌！

尤其是這一次，她要跟自己分開，先帶了一批人趕出去，可能是需要把紅粉姊妹作一番整理，她帶了十二個人去，很可能是要替換掉那十二名已婚婦人。

想到這兒，南宮俊心中的不快又減低了一點，於是笑道：「大姐既然要搶着領先，我們也不必跟她爭去，妳們去準備一下，我們等足半個時辰後，再一齊離莊，免得妳們爲難了！」

兩個女孩子很高興，忙着去了。

差不多半個時辰後，她們再來請南宮俊動身，却見山莊中已另是一番氣象了。

那些女孩子本來是在蒔花，種菜，養菊，理桑，植麻，顯出一片和平安怡的，現在，却個個勁裝佩劍，在作着待戰的準備。

南宮俊愕然道：「這是在做什麼，難道有什麼緊急動靜了！」

雙雙道：「不知道，是大姐吩咐的；她說山莊內恐怕會有人前來騷擾，要大家提高警覺，隨時備戰！」

南宮俊想了半天才道：「如果她得到了什麼消息，山莊內可能有警，就不會離開了，如果是平安無事，她爲什麼要如此劍拔弩張呢！」

翩翩道：「這個婢子也不清楚，山莊中的姐妹已經把我們看作外人，什麼話也不告訴我們了，公子如果一定要知道，婢子就把莊中的執事姐妹叫來，由公子問她，她不敢不說的！」

南宮俊搖頭道：「算了，現在我們都是外人了，何必去過問人家的私事，走吧！這一次離開後，妳們可能也沒機會再回來了，要向誰告別的，就去說一聲……」

翩翩道：「爲了姑姑的原故，大姐一向不讓我們跟別的姊妹多接觸，雖然我們在這裏十多年，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好的人，只有東方姊對我們好一點，她既不在山莊內，我們就沒有要找的人了。」

南宮俊輕嘆了一聲，也明白了慕容婉要把這兩個女子送給自己的用意，她們跟山莊中的人是脫節的，或者可以說是不屬於紅粉姊妹中的人，假如自己不來，這兩個女孩子的命運就很可悲了。

到了山莊中，兩個女孩子帶了東方倩的霹靂火過來，南宮俊道：「這是東方姑娘的馬，我不必再借用了。」

「公子，您只有騎着牠，因爲山莊中沒有別的馬了，而且四姐不在，這匹馬的性子很壞，沒人能制得了！」

「什麼，沒有別的馬？那妳們呢？」

「我們走路跟着您，公子，您放心了，我們跟得上的，絕不會拖累您！」

南宮俊嘆了口氣：「這不是短距離，要走上幾千幾百里路呢。」

「再遠的路我們也跟着，公子，我們雖沒出過遠門，可是從早到晚，在山莊裏來回走動，跑的路不會少！」

「走長路不一樣，那是一口氣跑下去，不像妳們平時走走停停……」

「沒有停，爲了練輕功，我們每天至少要上山下谷，來回不停地奔跑縱跳，一兩個時辰，不准歇口氣，再說我們不會騎馬，有了馬匹也沒有用……」

「那就把馬匹留下，我也跟妳們一起走……」

「公子，您只管騎您的馬，別爲我們操心，我們絕對累不着，至於這匹馬，您騎來還是您騎去，四姊不在，沒人侍候得了牠……」

「難道平時也是東方姑娘自己照料牠的……」

「差不多，除了四姐，只有我們兩人還跟牠接近一下，餵餵牠，別人只要走到牠身邊，牠都會發性子踢人的，我們都走了，留下牠就會活活餓死的，牠不要別人餵！」

南宮俊苦笑着，但終於還是騎上了馬，兩個女孩子各自揹了個大包袱，跟在後面，爲了等她們，南宮俊倒是不忍心催馬太急，可是十來里走下來，已經離開了山區，進入了官道，看看兩個女孩子毫無倦容，而且因爲看見了其他的人了，兩個女孩子都很好奇，東張西望的，十分高興。

南宮俊直在嘆氣，慕容婉留下這兩個女孩子，至少又可以躭誤了一下他的行程了。

走出了將近兩個時辰，天色將黑，他們來到了一個市鎮上，南宮俊道：「我們在這兒打尖歇下吧，明天早上，渡江再趕路！」

翩翩道：「不要歇，趁着天黑，路上的人少，您正好快趕一程。」

南宮俊笑笑道：「我快趕一程，妳們呢，難道妳們就拚着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

雙雙笑道：「我們兩個人加進來也是四條腿，加起來不會比您的四條腿慢！」

南宮俊不禁啼笑皆非，雖然他知道雙雙並不是在罵他，不過這兩個女孩子從未涉世，談話時的應對實在還很欠缺，因此苦笑一聲道：「這倒好，我們成了一窩四條腿了。」

「四條腿有什麼不好，跑起來比兩條腿快，我以前聽出去的姊妹們說起她們殺壞人的情形，經常講起一句話，說什麼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可見多兩條腿是好事呀！」

南宮俊嘆了口氣：「雙雙，四條腿是罵人家畜生的意思，妳們到了外面，不能再像以前在山莊裏過日子，說話要顧全外面的習慣，要不然鬧笑話事小，無端地得罪人，不是太不值得嗎？」

雙雙這才伸伸舌頭道：「對不起，公子，我可實在沒想到這個，可是外面的說話又是怎麼樣的呢？」

南宮俊道：「我也說不上來，妳們多用心聽，學，少開口就是了，今天晚上就開始，妳們要過過外頭的日子！」

他在一家較大的客棧前下了馬，店裏的伙計忙過來要接過馬匹，霹靂火怒嘶一聲，揚起雙蹄，把那個伙計掀倒在地，要不是南宮俊的動作快，把馬牽開了，那兩個碗大的蹄子差點就沒落在肚子上！

伙計的臉都嚇白了，爬起來摸着屁股道：「我的媽呀，公子爺，您這頭牲口可眞兇，我還沒碰牠呢……」

南宮俊笑笑道：「牠的性子是烈一點，不肯讓陌生人接近，你找一間單獨的槽房，我們自己牽了去料理！」

伙計苦着臉道：「公子爺，這可作難了，小店可沒單間的槽房，連人都是睡大統舖，那兒有爲畜生單獨準備廊房的！」

南宮俊道：「怎麼？你們沒有單間的上房麼？」

伙計忙道：「有！有！連僻靜的單院都有，小店是鎮上最大的一家棧房，可是沒有爲牲口準備的單間呀！您見諒，再過去二十里就是縣城，騎馬的客人都上那兒住宿去了，這兒祇是一個渡口……」

南宮俊道：「好！那就給我們找一所單院，把馬匹也牽到那兒去！」

伙計道：「公子爺！您一共是幾位住棧？」

雙雙忍不住道：「你沒長眼睛是不是，我們一共是三個人，還要問什麼？」

伙計道：「是！是！姑娘，小的只問問各位還有沒同伴。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難道三個人就不能住單院。」

伙計道：「那倒不是，小店只有一座單院，那是爲着大夥的客人們住的，有十來間房。」

南宮俊笑道：「十來間客房，還叫單院。」

「那是在店房後面一所宅子，裏面分三進，合着一個院子，您三位最多只要一進就够了，可是院子裏拴着這麼一頭牲口，別的客人住去就不方便了。」

南宮俊一笑道：「原來是爲這個，那好辦，我們包下整座院子就是。」

「公子，那要十兩銀子一宿呢！」

「只不過十兩銀子，我們出錢就是了，翩翩，拿二十兩銀子給他！」

店伙連聲稱謝，翩翩却直了眼道：「公子，銀子是什麼？」

南宮俊怔住了，道：「妳沒有見過銀子。」

翩翩道：「銀子當然見過，在山莊裏的銀盤，銀壺，銀筷，銀碗，多得很，可是，我不知道那些東西外面沒有，根本沒帶着。」

南宮俊直了眼，這倒不是爲了翩翩不懂事，而是他自己身邊也從不帶銀兩。出門時，一應支付都有楊公直去管，後來跟着慕容婉走，也沒爲這操過心，這會兒才輪到要自己付錢住店吃飯了，才想起來身無分文。

兩個女孩子是從沒出過門的，大概也不會知道帶銀錢。

伙計這下子又翻着白眼了，冷冷地道：「我說這位客人，您老出門帶着這兩個標緻的粉頭兒，却不帶銀子的！」

他的眼睛溜來溜去，瞧着南宮俊，一副不信任的神色，好像在猜疑着這個年青哥兒是什麼來路，而且語氣也變了，把公子換成了客人！

南宮俊從來也沒有這麼窘過，心裏雖然生氣，也只得由着人去說風涼話！

伙計的眼睛又轉到兩個女孩子身上道：「兩位姑娘是第一次出門吧！」

翩翩道：「是啊，你怎麼知道的，我們正是從沒出過門，所以公子才帶我們出來見識見識！」

伙計又壓低了聲音道：「妳們跟他很熟？」

翩翩道：「不熟，才見面一天，不過以後我們要跟着公子！」

伙計瞟了南宮俊一眼，神秘兮兮地道：「那位公子衣服穿得很考究，又騎着那麼神駿的一匹馬，怎會身上不帶銀子！」

翩翩道：「馬是我家四姊的，四姊沒在家，所以才讓公子騎了！」

伙計冷笑一聲道：「我說呢，那有這種事的，敢情只是個空架子呀，我說二位姑娘，人心險惡，妳們年紀輕，不懂得世道多詐，別只爲了貪圖好玩，胡里胡塗地跟個陌生人跑了出來，那會吃虧的！」

雙雙道：「我想，公子不會是那一種人！」

伙計輕嘆道：「我在外頭可見得多了，知人知面而不知心哪，等到妳們被他賣掉了，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像妳們二位姑娘這麼年青，又這樣俊，最容易受壞人的欺騙，瞧妳們不懂事，花言巧語地把妳們騙出來！」

翩翩道：「不是騙，是我們心甘情願地跟他出來的！」

伙計嘆了口氣。「妳們知道什麼，姑娘，聽我勸，還是快回去吧！」

「那不行，我們已經出來了，就不能再回去，再說我們也沒有家。」

伙計道：「那也得找個好歸宿呀，跟着這種浮浪子弟，妳們準會吃虧的。」

南宮俊一聽，這伙計簡直把自己當作了拐帶少女的拆白騙子了，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他也怪不得人，而且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怕兩個女孩子吃虧，因此也發作不得，乾脆站在一邊，看看這伙計要怎麼樣。

那伙計見南宮俊一直不作聲，以爲他是心虛了，就更爲神氣了，一拍胸膛，逼到南宮俊面前，惡狠狠地道：「小子，你的來路，老子可清楚得很，叫我遇上了，你就別再想害人，識相的，趁早乖乖的滾蛋，否則老子就把你送到官裏去……」

翩翩連忙道：「那怎麼行，你叫他走了，撇下我們姊妹倆怎麼辦呀？」

伙計道：「姑娘，妳別擔心，一切有我呢，我雖然在這兒當伙計，那是爲了學學生計，這家客棧的掌櫃是我舅舅，他沒兒子，等我學熟了，將來店也會交給我的，跟着我，準保不叫妳們吃虧……」

才說到這兒，拍的一聲，臉上已經挨了一個大嘴巴，那是雙雙出手摑過去的！

這一掌打得很重，伙計足足被摔出丈多遠去，滿口流血，而且這時又聚了很多人過來，大家都好奇地望着她們，那伙計挨了打，吃力地爬了起來，他大概是昏了頭沒有想想一個女孩子何以會有這麼大的力氣，能把他的人打得飛了起來，看見圍觀的人多了，膽氣更壯，大聲叫道：「好！好！請各位客人評評理，這小子是個騙子，騙了兩個大姑娘，私自離家出走，我好意點醒她們，她們不但不領情，反而伸手打我，各位看看這不是沒天理了嗎？」

雙雙沉下了臉，踏前兩步，一把提着那伙計的胸前衣服，她的臉上雖是一團稚氣未脫，但個子却已不小，居然把那伙計提得雙腳騰空離地，嚇得哇哇直叫，旁邊的人也都嚇得嘩然出聲，遠遠地躲開了。

雙雙一隻手提着伙計，另一隻手指着他的鼻子罵道：「不長眼的東西，無憑無據，居然就敢誣指我們公子是騙子，而且還存心不良，敢在我們姊妹身上打主意，你也不照照鏡子，就憑你這副長相，就算我們公子是騙子，我們情願叫他騙了，也不會看上你這頭癩蝦蟆……」

她不但口齒伶俐，而且更懂得說話的技巧，只幾句話，就把事情解說得清清楚楚。

因此，旁邊圍觀的那些人，立刻也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把本來盯在南宮俊身上不屑的眼光，移轉到那伙計身上，更有人刁鑽地批評道：「廖大順這小子是油糊了心，今天可受到教訓了，這小子平時就不是什麼好東西，色眉色眼的，客人上門，他老是推三阻四的，支使別的人去侍候，只要有堂客跟姑娘家上門，他就像遇見了親娘似的，趕着來侍候，嬉皮笑臉，滿臉的不正經，我就說他總有一天會倒霉的，今天果然遇上了，姑娘可別饒了他……」

雙雙道：「好！原來你這麼混帳，那倒是饒你不得，你仗着這兒店東是你舅舅，就敢對客人如此無禮，實在該殺，要知道你們開的是店，登門的客人就是你們的衣食父母。連你舅舅都得像孫子一般的侍候着，你就是曾孫子，灰孫子，該更小心侍候才是，你居然敢如此大膽，本姑娘不給你點厲害還行嗎？」

說着把那伙計往上一丟，足足拋起了三四丈高，伙計嚇得大叫救命，手舞腳伸地直掉下來，雙雙伸手去接，不知怎地一個沒接好，脫手往地下掉去，圍觀的人嘩然驚呼。

但是雙雙用腳輕輕一伸一勾，居然把伙計的身子接住了，往外一撥，那伙計滾了出去，雖然連翻幾個身，却沒摔着。

可是他早已嚇破了膽，軟癱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那些圍觀的人這才知道這個小姑娘不但勁兒大，而且還身懷絕技。

膽子小的已經悄悄地溜了，免得惹是非上身。膽大好事的則大聲叫好湊熱鬧。

雙雙更得意了，上前踢着那伙計道：「本姑娘就成全你，乾脆一刀宰了你！」

伙計那裏還起得來，只會哼哼，可是雙雙把背上的大刀，幌啷啷一抖，他嚇得一跳而起，跑得比兔子還快，雙雙大叫道：「你敢跑，你要是跑得了，姑娘就服了你！」

正要追上去，店中出來一個老者攔住了她。

雙手一拱，滿臉惶急地道：「姑娘，大人不見小人怪，這都是小老兒疏於管敎之罪，請姑娘原諒他這一次吧。」

雙雙雙眉一掀道：「你就是這個店家的店掌櫃，那個混球是你的外甥。」

「是的，是的，小老兒正是店東，請姑娘原諒，我那不長進的外甥自幼就沒了父母，疏於管敎，所以才如此不堪，小老兒今後一定要好好的管敎他。」

雙雙道：「你是不是沒兒子，將來這家店子都要交給他的。」

店掌櫃的苦笑道：「小老兒雖無兒女，可是，還有幾個本家子姪，這家董家老店是祖產，小老兒縱有權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這都是那個畜生胡吹亂講的。」

雙雙嬌笑道：「那倒沒有什麼，連年紀大的說話都未必靠得住，何況是年青人呢！」

她儼然是一派敎訓人的口吻，顯得老氣橫秋起來，店掌櫃的也只有哈着腰聽着，口中直道：「姑娘海涵，姑娘海涵！」

雙雙道：「可是有一點你們店裏的規矩實在是該打，我們還沒有住下來，就伸手要銀子！」

那個店伙躲在遠處，苦着臉爭辯道：「我可沒伸手向你們要，是他自己先開口說叫拿二十兩銀子給我的，結果却拿不出銀子來！」

雙雙冷笑道：「拿不出銀子，你就可以開口罵人是騙子，天下有你們這樣子開店的，我們拿不出銀子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誰出門在外，揹着那種累贅的重玩意兒，沒有銀子，可有金子，珍珠，寶石，隨便拿一樣也能換成大塊銀子的，再說，我們就是身無分文，也不會白住你們的店，憑我們公子騎的這匹馬，拆了你們這家破店子也還賠得起。」

這時那老者才看見了那頭霹靂火，當時嚇得臉色大變，連忙恭身道：「姑娘指責的是，小老兒實在該死，就請姑娘跟這位公子爺進去先歇下，小老兒當親自前來侍候！」

他忙着吆喝其餘的伙計去收拾整理後院，然後再親自引導他們走向後面去，態度十分恭敬，到了院子裏，他又親自招呼了手下，把一邊敞房門打開了，捧了許多乾草舖在堂屋裏，以供霹靂火歇宿之用，一面吩咐人調配上好的飼料來餵馬，然後在另一端的上房中，設下了一桌豐盛的酒席。

南宮俊看得心頭發毛，但是沒做聲，等到他們坐定，掌櫃的退走後，雙雙才笑道：「公子，您看婢子安排的如何，不費一分銀子，也能得到這麼隆重的招待，而且明天走的時候，還可以叫他給我們準備一些銀子帶着。」

南宮俊冷冷地道：「雙雙，妳說妳沒出過門。」

「是啊！來到了山莊以後，就沒再出去過，所以不知道出門要帶銀子，害得公子受窘。」

「我倒無所謂，因爲我原該有所準備的，只是我自己疏忽忘了，不過我有辦法可想的。」

「公子的辦法可沒有我的辦法好。」

「雙雙，妳的說話，可不像沒出過門的。」

雙雙笑道：「那可是我聽來的，有回我在谷中侍候姑姑跟兩個年青人喝酒，其中有個叫十四郎的也是住店沒帶銀子，結帳時正難以脫身，忽然看到那個掌櫃的衣服上揷的標記。」

南宮俊微微一怔，道：「衣服上揷有標記！」

「是的，就是在衣襟上佩一個紅色瑪瑙的金剛神像，那是紅粉金剛外圍幾人的特有標識，是姑姑告訴他們的，原是叫他們有事情時，可以利用那些地方傳到止水谷來禀告姑姑，那個十四郎說他看見了店掌櫃的戴着那種標記，記起了姑姑的話，於是就亮出了紅粉姊妹的底子，果然嚇得那個掌櫃的不但不敢要銀子，而且還送了一大塊過去，剛才我看見那個掌櫃的，也是戴了那麼一個標記，所以也照樣來了一次！」

南宮俊很在意地聽着，這時才問道：「紅粉姊妹的底子，又是什麼呢？」

雙雙道：「這就不知道了，大概是列名榜上的姊妹，對外面的眼綫連絡時的一種切口吧，我們還沒有資格上榜列名，是不會知道的，可是我想四姐的霹靂火是一頭名駒，他們總該認識的，所以特別指了出來，果然生了效！」

翩翩却責怪她道：「妳這小鬼頭眞壞，這麼有趣的事情也不告訴我一聲……」

雙雙笑道：「以前我早就忘了那回事，妳不記得姑姑告訴我們的話，凡是在谷中聽見的話，看見的事，都不准說給第二個人聽見，我是看見那個掌櫃的身上戴的標記，才想起那回事的！」

她們兩個侍候着南宮俊先用酒菜，南宮俊却一直在想着心思，怕她們打擾，指指旁邊的座位，說道：「妳們也坐下來吃吧！」

雙雙道：「那怎麼行呢，不是亂了規矩了？」

「這是妳們紅粉山莊的規矩，跟着我，却沒有這些個規矩，吃吧，只是不准喝酒！」

翩翩的手才摸到酒壺上，被南宮俊一說，只得放開了道：「在山莊裏，大姐就是不准我們喝酒，害得我們整天都想，酒究竟是什麼滋味，想不到還是落了空！」

南宮俊笑道：「妳這麼想喝酒？」

「這倒不是，因爲大姐規定的，只有列名榜上的姊妹，才准少喝一點，其餘的姊妹，則是滴酒不沾，使我們感到特別好奇！」

南宮俊道：「不必好奇，妳們從來沒喝過，喝醉了容易誤事，而且女孩子家，在外面舉杯牛飲也不成個體統，妳想喝，等回到了我南宮世家後，給妳們喝個飽就是！」

翩翩倒不是眞的想喝，聽南宮俊這樣一說，就開始裝上飯來吃了，可是她對那

些菜餚却大加批評，不是說太鹹，就是說火候太過，無一是處。

南宮俊道：「將就點吧，這是出門在外，能够有這麼好的東西已經很不錯了，有時趕不巧，露宿荒郊山野，說不定只能採兩個野果充飢……」

翩翩笑道：「那也比這個强，如果在野外，只要有野菓可摘，婢子就能弄出可口美味的東西來，在止水谷中，限於材料，有時什麼都沒有，婢子就挖幾枝嫩筍，池裏抓兩尾魚，石頭縫裏抓老鼠長虫，樹上捕幾頭小鳥就能弄出一桌佳餚來……」

南宮俊道：「老鼠跟蛇也能吃……」

雙雙道：「怎麼不能，這妮子的本事可大了，甚至於田裏的水蛙，草裏的蚱蜢，到她手裏都是好東西，這次她什麼都沒帶，却把她那套法寶都帶齊了，所以公子不必怕餓肚子！」

南宮俊笑問道：「什麼法寶？」

「她有個百寶囊，裏面有一口扁鍋，一些瓶瓶罐罐的調料，隨時都可以架起爐灶來生火弄炊！」

說時，指指放在屋角的那個包袱，南宮俊啼笑皆非地說道：「妳把這些帶着幹嗎？」

翩翩道：「這是我隨時用的東西！」

南宮俊嘆了口氣：「我們出來可沒那麼多閒工夫弄東西來吃！妳帶着不嫌累贅嗎？」

翩翩很委屈地道：「不累贅，公子，我只會這些，如果您用不到我這點手藝，那我跟着您才成了累贅！」

看她泫然欲泣之狀，南宮俊又頗爲不忍，於是又安慰她道：「也不是累贅，我這個人天生好吃，而且嘴巴很刁，吃得很挑剔，來到紅粉山莊前，我一路上也是在東挑西揀的，所以大姐才會把妳們姐妹兩托交給我，自然也是因爲妳們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而我也眞需要妳們呀！」

這一說翩翩才高興了起來，笑着道：「公子，您要吃什麼，怎麼個吃法，我總有辦法變着出來讓您滿意，可是最好別把我們往家裏一關，想到我們時，才叫我們去弄點什麼吃吃，那我們跟在紅粉山莊有什麼分別呢？」

南宮俊道：「這個妳們放心，我家可沒有那些門禁，妳們也不會被關起來的，隨時都可以出來逛逛，玩玩，只要不闖禍，不招搖，不仗勢凌人，誰都不會來干涉妳們，絕對自由，南宮家門規就是那三條，那不僅是對妳們，連我也要遵守的！」

雙雙也跟着問道：「什麼叫不闖禍，不招搖，不仗勢凌人呢，公子說明白了，也免得我們給您丟人呀！」

南宮俊道：「不闖禍就是不去惹事生非，違禁犯法，不招搖是不准打着南宮世家的名義在外向人誇示，不仗勢凌人就是不得倚仗聲勢，欺負一般百姓！」

「說了半天，這三點，根本就是一回事！」

「大致上說來是互有關連的，但是分得細一點，却有很多不同，這個我一時也說不清楚，以後隨時有機會，我就告訴妳們，現在快點吃吧！吃了早點休息，明天一早，我們就要渡江趕路的。」

好容易把兩個寶貝給安頓好了，食罷撤席，南宮俊來到一間精緻的雅房中，才脫了衣服，想休息一下。可是躺在床沒多久，雙雙推門端了盅茶進來道：「公子！您睡下來了，這是我帶出來的茶葉，大姐起個名字叫絳楓香露，最宜睡前飲用！」

南宮俊只得又起來接了試嚐了一口，果然滿口芳香，微帶着一點甜味，再看看那顏色，紫絳如楓，不禁讚道：「好！眞好！」

雙雙得意地道：「我一共焙製了十二種茶葉，分在十二種不同的時間飲用，這次我每樣帶了一小罐出來，以後可能沒法再製那麼多種了，因爲有些茶葉是必須要在紅粉山莊的止水谷中種植，才有那種清香，和特殊的韻味，不過我可以看看你家的情形，能否另外焙製別的品種……」

南宮俊道：「難爲妳這麼細心，不過那些茶葉妳好好留着，別再泡了，等回到家裏，孝敬我奶奶去，她老人家別無所好，就喜歡品茗，她的本姓陸，據說是茶聖陸羽的後人，她不但能品茗，更善於自己焙茗，妳去了，她一定特別高興的。」

雙雙笑道：「眞的？那可好了，我研究過陸羽的茶經，有許多不懂地方……」

南宮俊好不容易把她給打發走了，嘆了口氣，覺得帶了這麼一對寶貝走路實在是麻煩，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則又是一種樂趣，只可惜自己現在不得閒，否則的話，伴着這一對解語花，畫眉鳥，欣賞她們的赤子天眞，享受她們的慧黠和殷勤，的確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閉目假寐，不到一刻工夫，翩翩又推開了門進來，這次更妙，她竟是披散着長髮，底下是赤足，身上只穿了一件緊身的小衣，下面只是一件薄綢的短褲，長僅及股。

上面敞着圓領口，露出半截胸口，連新隆的菽乳都隱約可見，下面則是兩條雪白圓潤的粉腿，這副打扮的確誘人。

南宮俊雖非登徒子，但是看了這副樣子也不禁有點怦然而心動，在白天看，這還是兩個小孩子，那大概是她們梳了辮子，穿了束胸的原故。沒想到把辮子打散，解除了束胸後，竟有如此動人的風情。

祇是這個樣子跑到他屋子裏來，也未免太不像話了，尤其是這副打扮……

南宮俊剛要開口，翩翩却已經先說話了，而且一臉的正經，鄭重地對他說：「公子，我特地跑來問一聲，什麼樣的情形才能不算闖禍！」

南宮俊被她夾頭夾腦這麼一問，倒是怔住了半天才道：「妳這話是怎麼說？」

翩翩道：「我很想打人，但是又怕違了規矩，所以特地來問一聲！」

南宮俊道：「打人，爲什麼要打人，是人家欺侮妳了？」

「沒有，如果是人家先欺侮了我，再打他一頓，那是天經地義，就像先前那個伙計罵了您，雙雙揍他一樣，這個我是知道的，正因爲人家既沒罵我們，也沒惹我們，甚至於根本沒有靠近我們！」

南宮俊道：「那就不可以打人家！」

翩翩嘆了口氣道：「那就只好由着他在那兒看下去，不過這實在很氣人……」

南宮俊忙道：「究竟是怎麼回事？誰在那兒看什麼？」

「我跟雙雙正在洗澡，有個傢伙在看我們洗澡，而且還說了些討厭的話……」

南宮俊一掀蓋在身上的被子，跳了起來道：「這還得了，眞該挖了他的眼珠，居然闖入女子的私室窺浴，唉！翩翩，妳怎麼連這點都不懂的？」

翩翩道：「如果是那種情形，我自然是懂的，可是他並沒有闖入我們的住房，只是坐在院子裏的樹幹上。」

「坐在院子裏的樹幹上，那也不行……怎麼，妳們不是睡在東邊的廂房裏！」

「是的，房間裏很講究，比山莊裏住的好多了，跟姑姑在石樑下面的屋子差不多少。」

南宮俊道：「那原是專爲賓客們設的屋子，只不過那兒離院子還遠着呢，他若是坐在樹幹上，怎麼會看得見妳們在屋子裏淨身呢？」

「我們沒有在屋子裏，是在院子裏洗澡！」

「什麼，妳們在院子裏洗澡！」

「是啊，在山莊中，我們都是在水池裏洗澡的，大家走來走去，看見了也沒什麼，討厭的是那個傢伙嘴裏胡說八道，說我們的腰肢太粗，前胸太平，還說我們是什麼是白虎，寸草不生，這些話我也不懂，反正他的樣子很討厭就是了！」

南宮俊又有啼笑皆非之感，但也無可如何，她們是在一個全是女人的圈子裏長大的，對男女禮防之嫌，自然不太講究，說她們也沒有用，只得道：「妳們跑到院子裏來淨身，在這麼大冷天，也不怕冷着的？」

「不冷，在山莊中，我們都是在露天洗澡，那怕下雪的日子也是如此，大姐說這是種練身體的方法，可以寒暑不侵！」

「唉！話不錯，但是要看地方，就算是妳們不怕冷，但是水也會冷掉的！」

「水本來就是冷的，我們倆原是爲您騎的那頭霹靂火刷身體的，那東西最愛乾淨，毛片上沾了點灰土，就不肯老實歇下來，我們提了兩桶水，把它洗乾淨了，自己却累出一身汗來，於是再提兩桶水來，我先冲着洗了，那個傢伙就冒了出來！」

南宮俊苦笑道：「你們也眞是的，這叫我怎麼說好呢，對了！雙雙呢？」

「正在洗澡，那個傢伙大概也在跟她相纏個沒完，雙雙脾氣比我好，我叫她跟他先敷衍着，我是去提水的，先來問問公子，能不能揍那個傢伙一頓。」

「當然可以，這實在太不像話了，我去打他，妳快把衣服穿上了。」

「我……我的衣服也在院子裏，我怕打草驚蛇，嚇跑了那傢伙，所以沒帶衣服來！」

「那就到房間裏去另穿一件！」

「沒有了，一共才兩件，髒的脫下來，乾淨的待換上，我都帶了去了！」

南宮俊嘆了口氣：「難道妳就是兩套衣服不成！」

「我們兩個人一共才三套衣服，我跟雙雙各穿一套，然後留一套待換，我們商量好了，一個人輪流換一天，今天是該我換，等我身上穿的那一套洗乾淨了再給她換！」

「我的天哪，妳們不會多帶一套？」

翩翩噘着嘴道：「那有這多衣服，這多餘的一身還是我跟雙雙併着湊起來的，在山莊中都不重穿衣，每個人也沒有多餘的衣服，只有列名榜上的姊妹才有大紅的衣褲跟裙子，其餘的人都一式青衣，每年給布做一身，我們的都是些破的打了補釘，在山莊中可將就，出來可不像話了！」

南宮俊直嘆氣：「大姐對妳們何其吝嗇！」

翩翩忙道：「這倒不是吝嗇，是別有用心的，大姐說要養成我們樸實無華，不重修飾的習慣，而且在山莊中，每個人都如此，我們誰也沒重視穿着……」

南宮俊無可如何，只得拿出自己的一套衣服給她道：「先穿上這個吧，明天第一件事就是給妳們買兩身衣服，出門在外，可不比在山莊裏，那簡直是開玩笑！」

翩翩無所謂地穿上了，南宮俊已經一頭衝到院子裏，院裏的情形更讓他尷尬。因爲他看見廊上吊着風燈，廊下有一具大木桶，雙雙脫得赤條精光，手中高舉着一個水瓢，正在往身上澆水呢。

他倒是不便貿然闖過去，首先打量一下對面的那棵槐樹，想找出那輕薄的歹徒，可是樹上却空蕩蕩的沒半個人影。

情形似不像翩翩所說的那樣，南宮俊微微一怔，但是他相信翩翩總不至於騙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看了一下，他發現有所不對勁了，雙雙的手中握着水瓢，高舉過頂，乍見之下，以爲她是在淋水冲浴，可是這麼過了有一會兒工夫了，她還是那個樣子，一動也沒動過，水瓢也沒動過，水瓢中也沒見有水滴下來。

這祇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雙雙自己不動，呆立在那兒，這個可能似乎沒道理，因爲這種大冷天，雖不至滴水成冰，天還是很冷的，而且她高舉着水瓢，抬頭上望，並不是個很舒服的姿勢，不會久立不動的。

那就是第二個可能，她被人制住了穴道，根本無法行動了；而且這個可能性非常之大，南宮俊本待立刻上前去的，可是他想想究竟又覺得不妥，於是回頭叫道：「翩翩，妳去看看雙雙怎麼了？」

叫了兩遍，却沒有了回音，他回頭一看，跟在他後面的翩翩已經不見了。

這就怪了，他離開自己的房間時，還清楚地聽見翩翩跟在後面的，就是快到院子裏的時候，他急於知道院子裏的情形身形加快，但翩翩也該跟得上呀，就這麼一下子工夫，那個人就失蹤了！

南宮俊很冷靜，他知道必須冷靜，因爲他面對着一個武功絕高，而且很狡猾，陰險的對手了！

翩翩不知下落，暫時不去管她，目前他必須首先要把雙雙救下來！

他不知道對方打的什麼主意，但是他知道這正是對方要他做的事，而他又不能不做，照雙雙的情形看，她被制的是很重要的穴道，所以才能把個人定住不動。

這種制穴的手法是截斷了經絡的運行，如果不立即解救的話，重則死亡，輕則殘廢，現在雙雙被制不知道有多久了，但是一個人能耐這種制穴手法的時間，最多祇有一刻工夫！

南宮俊知道自己再無考慮的餘閒了，很快地走到雙雙身邊，但見她雪白的皮膚已經發紫，那已經到了極爲危險的關頭。

再也不能躭誤了，他抱起了雙雙，趕忙回到屋裏，先把人放平在床上。

雙雙還是一手高舉的姿態，南宮俊在她身上仔細地看了一遍，心中更爲吃驚，普通被這種重手法制住經穴的人，被制處都會凸起一塊，雙雙身上却看不出有凸起地方，這證明她是被一種暗器所傷，所用的手法跟自己的無形勁氣是同一路子。

外表上既無痕跡，他只好用手試了，於是他用手指輕叩她身上的每一處穴道，微微地輸入一絲勁道，察探反應，終於察出了被制的是命門會陰之處，心中又多了一層憤慨，這下手的人太過於卑劣了，如果對方是個男子的話，尤爲該殺。

因爲這二處穴道是在人的下身，命門在後腰股上之處，會陰則是在糞門與陰戶之間，對一個少女點這兩處穴道，其下流可知。

他沒有別的選擇，只得把內勁提足，雙手一叩命門，一叩會陰，灌入內力，以三陽眞火，陣陣注入，衝開了被閉截的穴脈。

等到內力能夠通過時，穴道是衝開了，雙雙高舉的手也鬆弛了下來，人只輕輕地動了一下，但是却沒有更進一步動作。

那是她被制的時間已經很久，氣血還無法很快的及時行開，而且下手的人，用的是一種陰寒之功，使血液凝結，必須還要把陰毒化除，才能使她恢復正常。

南宮俊只得把內力繼續不斷地輸入進去，先是整個代她催送血脈運用，慢慢地等她本身有了知覺後，帮助她運用，一直等她的身體恢復了溫熱。

南宮俊正想把手抽開，忽地心中一動，因爲他感覺到雙雙的身體裏面情況不太正常，血脈流得很急速，體溫也增加得很快，而且她的身子在作着一種不安扭動。最明顯的是她的乳房，突然變得很堅挺，嫩紅的乳頭也像兩顆紫葡萄的鼓了起來。

這是一種思春的情懷，而且是在受到肉慾極度衝擊的情況才致如此的。

雙雙雖然發育得很好，但畢竟是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平時情懷未開。還是懵懵懂懂的，更是在被人制住之後乍醒，照理不該如此，而她何以會有這種現象呢！

南宮俊的思緒很快地轉了一下，放開了抵穴的手，把雙雙扶着坐了起來，她已有了呼吸，從口中噴出了一股濃濃香氣。

南宮俊聞到那股香氣後，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那個下手的人用心尤爲卑劣。在制住了她的穴道後，居然還餵了她一顆藥性極強的媚藥。

幸好她的神智尚未完全清醒，行動的能力也沒有恢復，藥力已經行開了，否則在這種情形下，會把她激成個瘋人。

儘管心中充滿了憤怒，但南宮俊的行動却很冷靜，想了一下，他起身放下帳子，然後自己也鑽進了帳子。

不一回，帳中傳出了一陣陣咿唔之聲，聽來極其銷魂，而且帳子也在瑟瑟地抖動，慢慢地，呻吟聲更大了，抖動也更形激烈，房門處輕輕閃進一個穿黑衣的人。

這黑衣人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長得很俊秀，只是眉目之間，充滿一股邪意。

他輕手輕脚地進來後，手上還托着昏迷不省人事的翩翩，充滿了邪惡的笑意，朝帳子看了一眼，他還是保持着相當的戒意的，在床前十幾步的地方，他就停了下來，側耳靜聽床上帳中發出的呻吟聲，顯然他在這方面是相當地在行的。

、那膩人的呻吟聲正好也到達了高潮，顯然是女子在情慾到達十分頂點時的，那種情不自禁的喘息與忍不住脫口而出嬌呼。就是如此，他也不敢托大，還使力地用鼻子吸了兩下，嗅嗅在空氣中，由帳隙透出來的那種氣味……

終於，他十分滿意了。把翩翩托舉得高一點，走前幾步。

他的姿勢依然很謹愼，假如這時帳中的人突出攻擊的話，他手中的翩翩就將是最好的遮掩，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他才顯得很放心地貿然直入。

帳中的人似乎正在最緊要的關頭，根本沒理會到外面來了人，這當然是因爲黑衣人腳步輕到幾乎完全沒有聲息。

把翩翩也放在一張椅子上後，蒙面人迅速地後退，一掠身就到了門口，身形快到了極點，一直到他自認爲極頂安全的位置上，他才笑了一聲道：「南宮少俠，嬌花嫩蕊，不宜暴摧，在下知道公子意猶未盡，故而把另一個也送來了。」

帳中喘息依舊，遽抖驟停，南宮俊的聲音傳了出來道：「你是誰？」

黑衣人笑笑道：「好朋友！而且細數淵源，跟公子還可以算得一家人，因此公子不必置疑，在下並無敵意。」

南宮俊冷笑一聲道：「制住了雙雙的穴脈，又在她口中餵下媚藥的是你。」

黑衣人笑道：「是的，這完全是一片好意，唯恐公子旅途寂寞，而且又過於拘謹，白白的辜負了這一雙麗姝，所以小可才略盡棉薄，玉成好事而已，公子在探幽尋勝之際，應該知道，桃源勝地，漁人猶是初度，在下可沒撈半點油水！」

南宮俊冷冷地哼了一聲，黑衣人又道：「少俠不必如此耿耿於懷，敝教主此舉對少俠絕無惡意，只是以此向少俠示友好攀結之心而已……。」

「你們是什麼教？」

「天人教，敝教主天人合一，以求人生至樂之境，無拘無束，舉凡人與生而來，六情七慾，都可以得到盡情的發洩，再無憾缺！」

南宮俊冷哼一聲道：「荒唐，眞到了那個時候，無君無父，無常無倫，人與禽獸不分，那還成什麼世界！」（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與畢無霜互較玄功之際，突遭一旁的鄧雙溪暗算，負傷跳崖而逃。郭彤在達雲寺逃過了向陽君的追殺後，回復俗家裝束，改頭換面，闖蕩江湖，這日在鄂楚交界的一座小酒亭裏歇脚飲酒，驀見一老偕一對青年夫婦乘馬而來，從他們談話中，知是江漢地方的西門世家，老者是西門舉，青年夫婦是他兒子媳婦，西門舉認出酒亭掌櫃夫婦和他的女兒，是黑道魁首岳罡和雷婆子及女兒紅蜂子，以是出言譏諷，岳罡也反唇相譏，西門舉又帶譏帶奉的說他這幾年走的暗鏢，全靠岳罡見愛，才沒有失手——

險死魔頭手　幸逢太歲臨

說到「暗鏢」這兩個字，郭彤可就情不自禁的發覺到這個西門舉背後微微隆起的一個小箱子——

那箱子四四方方，不過約有一尺見方，從隱隱露出的一角，可以看出來是銅做的，外面包着一方青綢子，——不知道是什麼值錢的寶貝，否則西門老爺子萬萬不會這等重視。

這可好，駝子那邊剛剛放了口風，西門舉這邊立刻打上了招呼！

這番話，西門舉也說得十分乾脆，明顯的告訴對方，自己此刻保有一趟暗鏢，要對方高抬貴手，賣個交情，千萬不可存心染指。

駝子那雙三角眼瞟也不瞟對方一眼，聆聽之下，嘻嘻笑道：「老爺子這番話，依我駝子看是多餘，如果你老說的那個姓『岳』的大盜，眞有跟老爺子過不去，嘿嘿，只怕你老爺子就是千防萬防，也透着有些麻煩——」

西門舉神色一振，不悅道：「掌櫃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駝子嘻嘻一笑道：「那有什麼意思？無非是『光棍一點就透』，這就是老爺子你平常爲人好，又不招惹道上的朋友，你賞人家一口飯吃，人家心裏怎會沒有數？少不得對你老爺子可就有一番照顧。」

西門舉這才把話聽明白了——

以他在江漢地面上的聲名德望，聽了這番話，雖然處處是在給他高帽子戴，可也不無「弦外之音」！

西門舉那張紫黑的臉膛，一陣陣的冒着光。

「這麼說，老夫倒是領了情了！」

「哈哈！」一笑，他老爺子挺了一下腰幹，道：「——掌櫃的這番話說的眞够意思，只是，據老夫想，那位岳朋友買老夫的賬，一半放交情，一半却也別有原因吧？」

駝子擠了一下三角眼，赫赫一笑道：「還有什麼別的原因嗎？——我看是沒有囉？」

「怎麼沒有？」西門舉睜大了眼道：「那是因爲我西門舉背後這口劍不是好招惹的，任何人要是想在我西門舉眼皮子底下鬧什麼鬼吹燈，他可就得小心一下我西門舉的這把寶劍，他得自問一下能不能贏得過我這把傢伙，掌櫃的你說是不是？」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一旁的郭彤諦聽到這裏，由不住心裏動了一下，好呀！這一下他們雙方可是叫上了陣了，我倒要聽聽這個鄂中巨盜怎麼回答法了？

駝子聆聽之下，那張黑臉，忽然現出了一片蒼白！三角眼裏，現出了一種「獰厲」——

桀桀笑了幾聲，他臉色又趨於緩和！

「老爺子話可也不要說得太滿了啊！」他吃吃笑道：「據我所知那個姓『岳』的也不是省油的燈啊，人家不犯他，他是不犯人，人家要是眞的給他叫了陣，嘿嘿，他可是不服輸的啊！」

「單掌托塔」西門舉一推桌面，碗筷「嘩啦！」一聲大响——他怒聲道：「怎麼——不服氣，掌櫃的你就傳過話去，叫那位岳朋友來找老夫試試看！」

駝子「篤篤！」兩聲，用力的把一雙刀栽在菜板子上，眼看着就要說出一番話來——

却是那個婆子啞着嗓子笑道：「駝子——盛餃子吧！都快煮爛了！」

駝老人那雙三角眼珠子「咕嚕嚕！」一轉，笑嘻嘻的擦了一下剁肉的手，拿起漏撈子就去盛餃子去。

——這邊那個「紫衣老人」西門舉也忽然平下了氣，嘻嘻一笑又坐了下來——

却聽見那個老婆婆高聲道：「啊唷，今天可眞是好生意，又有客人來了！」

各人被她這麼一吆喝，俱都向外面看過去——可就看見了一騎黑馬，帶着滾滾一團黃沙，直向着眼前風掣電馳般的飛馳了過來！

紫衣人西門舉向外看了一眼，遂即問兒子道：「是咱們那位貴客麼？」

說話時，那騎黑馬已來到了眼前里許光景——

馬上人一身皂白色的衫子，頭上却戴着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

由於草帽的帽沿極大，將這人上半邊臉整個遮住，看不怎麼清楚，只是在馬行波動時，若隱若現的可以看見這人有濃黑的一雙眉毛——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各人抬頭注視的一刹，那匹大黑馬已馱着來人來到了亭子脚下！

陡然間，馬上客帶着了袴下的牲口，大黑馬人立前蹄；發出了唏哩哩一聲長嘯，地上黃塵，揚起了丈許來高，却是未曾將馬上的那個豪邁漢子給折下來！

黑馬不服韁勒；再次怒嘯着，帶着馬上漢子圍着亭子頻頻直打着轉兒！

那漢子左手輕輕一托帽沿，向着亭子裏瞄了一眼——各人這才有機會把他看得清楚！

一張「國」字臉，上額和下額一般寬，掃帚眉，獅子鼻，大嘴，却在兩處腮帮子上生滿了黑糊糊的一層短髯，圍着亭子轉了幾轉，這個人看來一時還沒有下馬的意思，倒使得「西門」一家子人心裏納悶不已！

「單掌托塔」西門舉看了兒子一眼，示意他盤問對方一下——

藍衣青年西門雲飛立刻由座位上站起來，大步跨出亭外，向着馬上那個濃眉漢子抱了一下拳：「朋友，下來喝杯酒吧，在下西門雲飛有禮了！」

「西門」一家人，在江漢武林道上該是如何聲望，對方只要是武林中人，在這個地面上，就斷斷不會沒有聽說過這個姓氏——

然而馬上這個漢子可是透着有些新鮮，聆聽之下，翻動着一雙白多黑少眼睛珠子，咕碌碌在西門雲飛身上打了一轉——

「抱歉！」這個人冷冷的笑着：「在下跟朋友還有約會，不能在此逗留——」

聲音雖低，却帶着磁性口音——一種本地很少聽見的「關西」音韻！

西門雲飛怔了一下：「那倒巧的很，我等也正好是在等位朋友，足下是——」

濃眉漢子忽然岔口道：「在下是跟人約定，要取一樣東西——那東西至爲名貴，絕不能跑光露臉，這地方，只怕不太適合——」

一面說，這個人那雙黑光睜亮的眸子却瞄了正在掌杓的駝子一眼，巧的是駝子也正在看他，兩個人四隻眼睛，有意無意的湊在了一塊！——

濃眉漢子趕忙把頭往下低了一些，駝子更是急着把臉偏向一旁！似乎雙方都不願意讓對方看清自己臉的樣子！

那濃眉漢子說了這幾句話，向着馬前的「西門雲飛」注視了一眼，遂即帶過馬頭來，哼了一聲，陡地馳馬如飛而去！

隨着馬股之後，騰揚起大片黃塵，轉瞬之間，已把對方這一人一馬吞噬了一個乾淨！

西門雲飛望着他的前行背影，發了一會兒呆，道了聲：「怪事！」踟躕着走向亭子裏。

西門雲飛這裏剛剛踏進亭子，他爹爹西門舉，可就站起來，喝道：「掌櫃的看賬！」

駝子嘻嘻一笑，兩隻油手在下身圍裙上擦着，嘴裏吶吶道：「貴人光臨，這頓酒菜讓我駝子請了吧！」

駝子的老婆也嚷着：「我們絕不能要西門大爺的錢，絕不能要錢！」

西門舉嘿嘿笑道：「笑話，我們豈有白吃白喝的道理？玉英給錢！」

那個俏麗的小媳婦答應一聲，取出一塊碎銀——

西門舉哈哈一笑道：「怎生這等小家子氣？」

說時隨即由攤開的銀包裏，拿出了一塊重有二十兩的銀子，轉身雙手遞上——

「老哥——西門舉承你們夫婦盛情招待——這點銀子，不成敬意——」

駝子嘻嘻一笑道：「不過幾十個小錢的酒菜，大爺你却給上這麼許多——好傢伙，二十兩——我駝子活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過！」

一邊說他搖着兩隻手，足下頻頻向後面退着，那副樣子看來惹人發笑！

「單掌托塔」西門舉那能聽不出來對方的「弦外之音」，當下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一笑道：「掌櫃的這是嫌少了！今天事忙，改天自當會有一番人心，老夫等這就告辭了！」

一面說遂即把手上那錠銀子向石頭桌子上一放，平手一撫，待他手掌離開時，那錠重約二十兩的銀子，已深深陷入石面之內，最上面竟然與桌面一般平齊！

——這一手功夫，雖然是一般江湖武林人物，慣施的伎倆，可是却大有不盡相同之處！

即以眼前情形而論，堅硬的青石枱面到底較諸一般木質桌面要硬上許多，是以西門舉這一手功力，也就越加顯得驚人！

西門舉一面朗着大笑聲：「打擾，打擾！」

說着遂即與家人陸續的翻身上馬——

駝子追出來躬身哈腰的在打着拱，他女兒睜着一雙挺機靈的眸子咕嚕嚕的轉着——只是駝子的那個老婆，却一時行踪飄渺，不知到那裏去了。

眼看着駝子頻頻打躬道：「老爺子好走，好走，不送，不送——」

「單掌托塔」西門舉一家三口早已抖

動韁繩，三匹馬箭矢也似的直循着前路飛馳下去。

一直看到他們走得沒有了影，那駝子才眨着兩隻三角眼，慢吞吞的轉了回來。

郭彤自始至終，一直是一個有耐心的冷眼旁觀者——似乎這一切都不曾逃開過他的眼睛。

——他曾經注意到了西門舉的那一手掌壓銀錠，也曾注意到駝子婆婆假借揀柴的便而溜進樹林……

現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個駝子身上，却見駝子拿着把刀在石桌子上挖銀子。

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個掩飾而已！

過了一會兒，駝子的老婆回到了亭子裏，郭彤注意到她頭髮上沾滿了樹葉。

回來之後，她一聲不响的低下身子去，一邊木桶裏洗碗，駝子借着送碗之便，把身子湊了過去，兩口子開始嘀嘀咕咕說了起來。

忽然駝子回過身來大聲道：「丫頭，把我那頭小驢子牽出來，我要進城買肉去了。」

大姑娘答應了一聲，就去後面牽驢子去。

郭彤這才注意到後面還拴着三頭小毛驢。

驢子牽出來，駝子收拾了一下身上，脫下了圍裙，又揹上了一個藍布包袱。

老婆婆叮囑道：「這邊的事你就不要管了，一切都有我照顧着，可不要把到手的大肥豬給人家弄走了。」

駝子哼了一聲道：「他跑不了的。」

老婆婆送他上了驢，又道：「要不要丫頭跟着你去一趟？」

駝子搖搖頭：「用不着——」

休看他個頭兒不高，身子可處處透着俐落，這時就見他單手在驢背上輕輕一按，「呼！」一下子已經坐在了驢背上——坐定之後，駝子才道：「明天晌午要是我沒訊兒，妳就到城裏來接應——」

老婆婆道：「我知道——」左右看了一眼，她聲音放低了道：「多半是住在『快活齋』——入夜我就……」

駝子不耐的道：「知道啦——照顧你的生意去吧！」

一面說他就策動韁繩，胯下小毛驢扒開四蹄，一溜風似的直向前奔馳而去。

郭彤看到這裏，遂即站起來道：「算賬！」

老婆婆回身道：「客人要走麼？」

郭彤點點頭，手指前面問道：「借問這條路通向那裏？怎麼走法？」

婆子沙啞的乾笑了幾聲道：「你客人大概是剛由外地來的吧？敢情連漢陽府也沒來過呀！」

郭彤這才知道，敢情前面鎮市竟是「漢陽」府城大鎮，當下道了謝，結了酒資，拿起了棍杖。

那婆子又道：「客人是起早，還是走水？」

郭彤笑道：「當然是起旱！」

婆子笑道：「啊——那你只怕不好走啊——從 裏到府城，少說還有百八十里路呢，這會子天可也是不早了呀！」

郭彤道：「啊！這個，我還沒有想到呀。」

那婆子桀桀怪笑道：「這要等個機會，看看是不是有騾子車經過，運氣好的話，你還可以搭個便車坐坐！」

郭彤告了擾，步出亭外，無巧不巧，一輛篷車風馳電掣般由來路上奔過來。

婆子桀桀一笑道：「客人你好福氣——想什麼就來什麼，這下省了走路了！」

說話之間，那輛大騾車已乒乓乒乓的來到了近前。

郭彤忙自上前揮手令車子停住——趕車的五旬開外的一個小個子，頭上戴着破毡帽，一隻手把着老長的一根旱烟袋桿子，却用一隻手攏着兩匹牲口的韁繩——老遠的地方，就見他用力的扯着韁，嘴裏呼着牲口：「吁——」

騾車停了下來，郭彤上前抱拳道：「對不起老鄉，是往漢陽府去的車麼？」

趕車的那個小老頭擠着一雙小眼睛，想是早已知道是怎麼回事，聆聽之下，徐徐噴出了一口烟，看着郭彤道：「就你一個人麼？」

郭彤點點頭，小老頭翹起鞋底，一面磕着手裏的烟灰：「去漢陽府？好吧，你上車吧！」

郭彤抱拳告了擾，遂即攀上了車座！

車把式重新上了一袋烟，這才向着老婆婆一笑道：「大嬸子，給我來兩張油餅，半隻鷄——」

老婆婆招呼着她女兒把餅送去，收了錢，那趕車的又把他的壺裏灌滿了水，這才甩起大鞭，「叭！」的响了這麼一聲，那輛騾車這才咕咕嚕嚕的向前移動起來。

這時候「晌午」已過去有一個多時辰了。

太陽微微有些個偏西，雖說是「秋高氣爽」的時令，但是在夜晚來臨之前，仍然顯得十分燠熱！

一陣陣的暖風由水面上飄過來，江上有幾隻白鷺在緩緩的飛，景像極爲寧靜！

車把式又要了兩個响鞭，把長鞭挿向座旁，拿起了烟袋，繼續就口抽着。

「我說——」瞇着一雙小眼，他徐徐的噴出了一口烟，道：「這位客人，你府上是——？」

郭彤道：「我是南方來的——」

「啊，南方是好地方！」車把式赫赫笑着：「那地方是『山明水秀，鳥語花香』，我早年去過一回——嗯！說起來這話該是靠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郭彤道：「趕車的，你老貴姓呀！」

車把式一笑道：「姓郭，郭子儀的郭，你呢？」

郭彤微微一笑：「那倒是巧，我也姓郭！」

「咦！巧的很！」趕車的笑道：「原來咱們五百年前還是一家呀，我說，郭東家，你上漢陽是投親還是找事？」

郭彤搖搖頭道：「都不是，只是找個人！」

趕車的嘿嘿笑道：「啊啊，是是……客人那你進了城住在那裏？」

郭彤道：「有一家叫『快活齋』的客棧，你知不知道？」

趕車的「啊！」了一聲，又回頭看了郭彤幾眼，道：「快活齋？那是城裏第一塊大字號，我當然知道，怎麼，你要住在

那裏？」

郭彤點點頭道：「不錯，我打算住在那裏。」

趕車的聽後情不自禁的回過頭，頻頻打量了他幾眼，嘿嘿笑道：「倒看不出，東家老弟台你還是個土財主呀！失敬，失敬！」

郭彤道：「怎麼，我又怎麼會是土財主？」

趕車的道：「能在『快活齋』裏面住下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人物，再不就是有錢有勢，所以你老弟一定也差不到那裏去……哈哈……幸會，幸會！」

郭彤心裏一動，這才知道那「快活齋」敢情是專爲豪門所設，自己別只顧了跟踪人家看熱鬧，而忽略了眼前任務，想着不禁有些氣餒，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所要尋覓的那個叫「崔奇」的前輩，所居住的「狠牙山」正當漢陽之北，此行亦是順路，眼前既然自己無意間發覺了「黑道刦財」的勾當，站在俠義道的立場來說，縱不便插手干預，也應該設法暗中向物主點明，讓他提高警覺——

這正是郭彤此行的打算，因爲方才小食亭人多口雜，那「單掌托塔」西門舉一家人又走得張惶，未能有說話之機，後來又見駝子夫婦的一番勾搭，才使他發覺到這件事態的嚴重，不得不隨後趕上，如能找到了西門家人相機進言，點破了駝子的陰謀詭詐，也算是善事一樁！

想到這裏，他遂即向前面那個趕車的道：「剛才亭子裏賣酒的那一家人，他們一直都在這裏做生意麼？」

「可不是！」車把式道：「那個駝子姓岳，這裏人都喊他是岳老六，一家三口人手都巧的很，你別瞧他們開着這麼個小店，生意可是好的很呢！尤其是他們賣的酒，更是出諸自己親手釀製，味道醇極了，叫做『漢陽紅』，一年出土一次，客人你剛才喝的就是那種酒，味道怎麼樣？」

郭彤點點頭道：「怪不得呢，味道確是不錯——當家的，你們認識很久了？」

「敢情是很有些年了！」車把式咳嗽一聲道：「那一年漲大水，這一家子人說是祖產被水給淹了，就飄落到了這裏，從此就在這『二道溝子』盤桓不去了——」

「說也奇怪——」車把式睜大了眼睛又道：「要照說，這爺娘三個這些年應該很存了些錢了，應該開上一家像樣子的大酒館，用上幾個夥計帮帮手，又何必還要自己累成這個樣？——這可眞是『要錢不要命』了！」

郭彤本想由這個車把式嘴裏，打探出對方這個駝子的一些怪異行踪，却沒有想到出諸他嘴裏的却是一些家常廢話，當下也就沒有興趣再去多問。

騾車在鋪着平平一層黃沙的地上放速前進。車子上滿筐滿袋裝的都是棉花！郭彤背倚着軟軟的棉花，耳中聽着「嗒嗒！」的蹄音，心情略一鬆弛，情不自禁的閉上了眼睛！

車把式還在有一句沒一句的說着話，說了半天沒有聽見郭彤的回話，扭過頭一看才知道他原來睡着了。

× × ×

傍晚時分，騾車在一條寬敞的石板巷道口停了下來。

郭彤抱了一下拳，拿起棍杖和隨身衣囊由車上跳下來。

車把式手指着巷口對面的那座巍峨建築道：「吶，那就是這裏最講究的『快活齋』了！」

說話時，正有一輛油壁鮮車，馳向那客棧的正門，兩個身穿長大褂的聽差的趕上前拉開車門，迎接着車廂裏一個大腹翩翩的白胖客人！

天色才不過有些入暮，快活齋門前的一溜子高挑長燈，可都點着了，八名身穿青布長大褂的茶房，分兩列站立在門側左右——

透過敞開的門，往裏面看，牡丹，芍藥，紅黃各色的菊花，開得一片五彩斑爛，高懸的鳥籠子，裏面的八哥鳥不時的跳上躍下，哇哩嘩啦的叫跳甚歡！

郭彤看了幾眼，摸出一塊碎銀賞與趕車的把式，道了聲謝，遂即將行囊挑在棍棒上，抗上肩頭，大搖大擺的向着「快活齋」門前走來。

站在快活齋門前的幾個夥計，眼看着來了這麼一個布衣少年，氣勢堂堂，一時還眞摸不清他到底是什麼身份，只當他是先進去的那個白胖子的跟班兒，倒也未加阻攔就讓他搖搖擺擺，神氣活現的走了進來。

遠遠注視着他的那個車把式，只當他無論如何也進不了「快活齋」的大門，見狀不由得大感驚奇，搖搖頭，這才趕着騾車走了。

× × ×

郭彤抗着行囊，搖搖擺擺的走進了「快活齋」的大門，才見裏面好大的一片地方，假山，花圃，亭，台，樓，榭，無不齊全，大別於一般客棧！

鳥語花香聲中，郭彤一逕來到了一行廊舍盡頭，迎面走過來一個穿着青布長大褂的夥計。

郭彤就叫住他道：「喂，夥計！」

那個夥計站是站住了，却現出不大瞧得起人的樣子，斜過眼睛來看着他：「什麼事？」

郭彤瞪着眼睛道：「我是來住店的，竟然沒有人來照顧我，豈有此理！」

那個夥計一雙狗眼，上上下下的在他身上看了一轉，不屑的道：「你是來住店的？」

「當然，」郭彤怒聲道：「我是跟着前面那輛鮮車一塊來的，你們是顧前不顧後——」

那個夥計立刻臉上堆滿了笑容，哈腰道：「噢噢噢……原來是崔五爺手下的人，你怎麼不早說。對不起，對不起，請跟我來吧！」

郭彤把眼睛一瞪，正待發作，轉念一想，自己果眞表明身份，很可能對方根本不與接納，倒不如將錯就錯，先住下來再說。

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辯白，冷笑了一聲，遂即跟着那個夥計身後向前步進。

穿過了一個洞門，脚下踩着間有「花崗石」的石道，面迎着和靄秋風，來到了一排房舍——

那個夥計回過臉陪笑道：「是小的疏

忽了，以爲崔五爺只帶來了兩個人，原來還有一個，沒請教貴姓？」

郭彤道：「我姓郭！」

那個夥計抱拳笑道：「郭爺還請多原諒——」一指那排房舍，「其實空房多的是，咱們掌櫃的只當崔五爺身邊一定帶着很多人，所以把整排房子都事先空了下來，郭爺你請！」

一邊說遂即掏了鑰匙，打開了一扇門，把郭彤請進了房裏。

那房子雖不似正房那般寬敞闊氣，但是在郭彤眼睛裏却已是十分的難得了，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點點頭坐下來。

當下，那個夥計忙着給他打水洗臉，沏茶鋪牀，忙成一團。

郭彤問道：「這裏住棧，一夜房錢多少？」

夥計滋牙一笑道：「郭爺還問這個？這整個的客棧一總還不都是崔五爺的嗎，只要郭爺你樂意，愛住多久就住多久，說白了，還不都是一家人嗎？」

郭彤心知他誤會自己是那個「崔五爺」的身邊人，聽他這個口氣，那個崔五爺原來竟是他們這所客棧的大東家，這就難怪了，想想不禁好笑，也就不與說破，有了這層關係，那夥計自然百般巴結討好！

一會送茶，一會送飯，郭彤也就老下臉皮，來個樣樣享受——等到吃完了飯，那個夥計兀自賴在房子裏不走……

幾經猶豫之後，他才吶吶的道：「……郭爺，小的有一事請託……不知……郭爺您肯不肯帮忙？」

郭彤怔了一下道：「是什麼事？」

那個夥計滋牙笑了一下，搓着兩隻手道：「是這麼回事，小的姓張叫張有財，來到『快活齋』也有五六年了……」

郭彤點點頭道：「怎麼樣呢？」

張有財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是這麼回事，郭爺——小的聽說襄陽『快活齋』有一個賬房先生出了缺，不瞞郭爺說，小的自幼唸過幾年書，也學過幾天算學，自信記個賬什麼的大致還不會誤事，只是……嘿嘿……」

他汗顏的笑了一下，接下去道：「……小的如今這個身份，別說在崔五爺身前說話了，簡直連他老人家的面也難得見上一面，郭爺是五爺跟前人，見面的機會是很多，所以小的是想……是想……」

郭彤這才明白對方是什麼心意，當下冷笑一聲道：「你是說襄陽那家分號，有一個賬房先生出了缺，張老兄你是想頂那個缺是不是？」

張有財鞠躬打揖的笑道：「是是……全賴郭爺您大力成全，全賴郭爺您大力成全！」

郭彤眼見對方一臉諂媚之態，心裏大生惡感，越是這樣他倒反而不與說破——

諦聽之下，他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好吧，這件事，就看看你是不是有這個造化了，過兩天崔五爺正好要去襄陽，我就見機給你說上一說，可是不一定準能成功！」

張有財聽了頓時大爲欣喜，千恩萬謝不已。

郭彤遂即趁機道：「噢，對了，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可知道？」

張有財立刻道：「誰呀？」

郭彤說：「這個人大大有名，就是人稱『單掌托天』的西門舉，不知是否住在這個店裏？」

張有財道：「是父子媳婦三個人一塊來的，是不是？」

郭彤點點頭道：「不錯，他們住在那裏？」

張有財想了一下，說道：「在北院裏，郭爺找他們有事麼！我這就帶您找他們去！」

郭彤道：「使不得，你千萬不要驚動了他們，只把他們下榻的地方告訴我就行了，這件事是崔五爺暗中關照我辦的，可不能出岔子！」

張有財連口的答應着道：「是麼……既然這樣，郭爺請隨小人走上一趟，容小人指點西門一家住宿之處也就是了！」

郭彤點點頭道：「這倒可以。」

二人出了棧房，是時天色早已大黑，只是這「快活齋」裏外一片通明，處處笙歌管弦，間以隱約不斷的呼盧喝雉聲，交織出此一刻的「歡樂今宵」！

張有財眉開眼笑的同着郭彤一直來到了所謂的「北院」，這雖不若前院建築的那般華麗雅緻，但却極爲寧靜！不似前院那般亂囂，人聲喧嘩！

行到一個亭子裏，張有財左右打量了幾眼，指着前面一排棧房道：「呶！如果小的記的不差，那西門舉一家人就在第二第三兩間房裏……」

話方出口，即見那第二扇房門「咿呀！」一聲敞了開來，由裏面出來一個紅衣少婦。

郭彤眼尖，一眼即看出了來人正是西門舉的媳婦兒，人稱「紅尾蜂」沈雲英。

由於方才郭彤與她在小食亭子裏共同晉食，彼此總算朝過臉，在事情還沒有清楚之前，郭彤還不打算給她見面，當下她出來，趕忙把身子轉向屋內。

不意他方自轉過臉來，却出乎意外的發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看年歲約在三旬上下，一身黑色長衣，長到幾乎可以垂落地面，白卡卡的一張長臉，活似一具殭屍，却又雙顴高聳——因此一來，那深深嵌在眶子裏的一雙瞳子，就更具陰森之感。

郭彤原來以爲亭子裏空無一人，加以這個人偏偏又是坐在黑暗的角落裏，乍然發覺，未免吃了一驚。

黑衣人那雙深邃的眸子，原是瞬也不瞬的向正面那排房舍注視着，這時便情不自禁的落在了郭彤身上，四隻眼睛對視之下，黑衣人陰森森的向着他滋牙笑了一下，點點頭。

「朋友貴姓？」拱了一下手，這人點頭道：「幸會幸會！」

郭彤道：「郭——」

說了這個字，他遂向張有財道：「我們走吧！」遂即步出亭外。

足下方自跨出亭外，耳邊上却聽得亭內那個黑衣瘦子，發出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

「凡事可有個先來後到！」黑衣人嘴裏喃喃的道：「朋友你晚來了一步。」

這幾句話雖像是自言自語，其實却絕

對的有爲而發，一入郭彤耳內，登時大吃一驚，倏地回過頭來。

黑衣人却將一雙眸子轉向他方，嘴中即自道：「這碼子買賣可是『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要想動人家，可得先衡量一下自己。」

一面說時，這個人已自暗中站起，抖了一下身上那襲黑綢子長衫，却向另一面步出。

郭彤不禁怔了一下，一時還弄不清楚對方是甚麼身份。

張有財也跟着在一旁發愣，郭彤向他揮了一下手道：「你走吧！我要一個人在這裏靜一會！」

那個張有財答應了一聲，打躬而去。

郭彤獨自個在亭子一角坐下，即見先時由對面房中步出的那個「紅尾蜂」沈雲英，一路姍姍的又來到了近前，一直走到亭子跟前才定了下來。

郭彤不自然的笑了笑，欠了一下身子，正想開口說話，不意那個「紅尾蜂」沈雲英却冷笑一聲。

「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她一隻手叉着腰，怒視着郭彤：「白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你，你到底想幹甚麼？」

郭彤情知她是誤會了自己，當下深深一揖道：「西門娘子請了，在下姓郭，單名爲彤——」

「我不管你叫甚麼名字。」沈雲英忽然打斷了他的話，說：「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字？」

郭彤愕了一下，道：「西門娘子不要誤會，白天用飯時，在下耳聞一切，所以知道。」

沈雲英一聲冷笑道：「看你一副老實樣子，想不到居然敢心生歹念，不給你一點厲害，怕你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話聲出口，身軀略幌，捷若電閃般的已閃了過來，郭彤還不知是怎麼回事，這個小婦人已自揚手一掌，直向郭彤臉上打來。

郭彤身子向下一矮，只聽得「呼！」一聲，一股疾風直由頭頂上掠了過去。

沈雲英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手，就在她一掌落空之下緊跟着她玉手輕翻，由上而下，直向着郭彤當頭直拍下來。

這一手「翻天掌」勢，小婦人施展得極見功力火候，郭彤心裏一驚，只覺得一股壓力，直貫頂門而下，此時此刻，只要略顯猶豫，定將爲其擊中。

驚心之下，郭彤也只得不假思索，霍然亮起掌心，一掌反向對方落下的手掌上扣了過去——「叭！」一聲迎了個正着。

郭彤只是一時情急，萬萬沒有絲毫向對方輕薄之心，等到雙方手掌接觸，他才忽然想到了對方乃女子身份，只是却已收勢不及。

心中一急，猛的用力摔手，施出了全身勁道，猝然托掌向外甩出。

須知郭彤雖然並不曾具有甚麼特殊的功力，但是他早年在家，曾隨父親練有「鶴爪」之功，浸淫有年，不知不覺間，手掌上乃具有驚人的力道，即以眼前這一式而論，這一摔一甩之力何止千斤？

「紅尾蜂」沈雲英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方竟會有這等神力，一時大驚失色，想從容化解，那裏還來得及。

就在郭彤反手摔摔之下，沈雲英整個身子有如一隻大鳥般霍地騰空直起，足足被拋起了丈許高下，直向着一旁猛摔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一刹間，猛可裏一條人影「唰！」一聲亮身而出，其勢絕快，乍然一經現身，陡地高舉雙腕，只一下，已把沈雲英直墜下來的身子接到了手上，遂即輕輕放下。

是時郭彤由於冒失出手，心中正感孟浪，見狀雖然心中一鬆，却意想到對方只怕不肯放過自己。

果然，那個乍然現身的人，正是那個叫「西門雲飛」的藍衣青年，他與這個沈雲英乃是夫婦，郭彤白天在小食店時已經認定。

當下不待對方發作，他慌不迭上前抱拳道：「西門娘子萬請海涵，請原諒在下一時失手之誤。」

話未說完，即見方自現身的那個西門雲飛一聲冷笑道：「去！」

足下一個跨進，陡地掄起右掌，一掌直向郭彤迎面劈了過去。

郭彤猝然只覺得對方這股掌風，其力絕猛，雙方距離又近，這一掌給他的感受是萬難逃過，心中正自驚嚇，打算運起全身之力，來接住對方一掌。

不意，他心念方自一動，尙還來不及提聚眞力的當兒，就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叱道：「雲飛！」

西門雲飛一掌眼看着就要擊出的當兒，聆聽之下，霍地坐腰收掌，硬生生的將遞出的手掌收了回來。

郭彤只覺得身上一輕，才知對方已把遞出的手掌收回，抬頭一看，才見遠處房簷下站立着一個長鬚老者，正是那個頗具盛名，人稱「單掌托塔」的西門舉。

藍衣青年西門雲飛，似乎對於父親很是畏懼，經此一呼，立刻不敢再行出手。

當下他回身向父親道：「爹爹快來，這個人——」

立在瓦簷下的西門舉冷冷哼了一聲道：「不許多事，回來！」

說了這句話，遂即轉身回房。

西門雲飛應了一聲：「是！」狠狠的瞪了郭彤一眼，轉向他妻子道：「雲英，咱們走！」

郭彤抱拳道：「西門少俠慢走一步，在下有重要事情見告！」

可是對方夫婦却連頭也不轉的一逕去了。

郭彤甚是懊喪的嘆息一聲，暗忖道：我這是何苦？罷！罷！這個閑事，我不管了。

越是不想管閑事，却偏偏有許多閑事要他非管不可。

就在他方自轉過身來的一刹，那一條黑影，就像是一縷輕烟般的，驀然拔空而起。

郭彤慌不迭的把身子向着亭柱後面一閃，其實他這番應措純是多餘，對方萬萬是不會發現他的。

那人猝然拔身而起，輕若無物的已落在了瓦脊之上。敢情這「快活齋」內地勢

廣大，即以眼前這片院落內，即有客舍數排。

此刻夜行人現身之處，乃是第二排房舍，距離着郭彤所站立地方，少說也有十來丈距離，這時入夜不久，竟有人這般出沒，不禁使得郭彤大感驚異，當下這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直向對方盯過去。

夜行人端的是好身法。

在郭彤暗中注視之下，這人不過是冒了個高兒，遂即落身直下，容到他一雙足尖方自一經觸到了瓦面上，頓時全身下伏，動作之靈活，簡直形同一隻大貓般的靈巧，一落一伏，絲毫不着痕跡。

他緊緊的扒伏在屋脊上，動也不動一下，只是靜靜的向着一邊注視着，一雙眸子映着天月，燦出兩點寒光，足見此人內功十分精湛。

郭彤由於有見於先，是以對方雖然身軀伏下，依然能辨其大概，否則一任你觀察如何仔細也難以看出。

雙方距離甚遠，只是郭彤却能依稀的看見這個人一些輪廓——瘦白瘦白的一張尖臉，身上穿着一襲黑色長衣，這使得郭彤忽然記起先前在亭子裏所看見的那個中年黑衣人。

就外表而論，這兩個人都是有很多相似之處。

郭彤心裏一驚，暗忖道：「你也未免胆子太大了，這個時間，竟敢下手行刦不成？」

思念之間，對方夜行人已有所異動，先見他手足併用，活像一條大守宮般，一陣悉索聲中，已順着屋脊爬出去三四丈。

這時郭彤才經認定，原來對方所注視之處，竟是西門父子所下榻的那排房舍，心裏也就有了幾分認識。

——他只當西門舉的這一趟暗鏢，僅爲駝子「岳罡」夫婦所探知，這時看來，顯然知道的還不少，起碼眼前這個瘦子，就絕非無爲而至。

心裏這麼想着，那雙眼睛也就越加放不開對方。

房上那個夜行人，端的是好大的胆，就見他手足併施，不知着力何處，猛然就像是箭矢一般的射了出去。

「哧！」一聲，好快的身法。

郭彤心裏吃驚，眼看着對方這個夜行人足足穿出了四五丈距離，就空一個折滾，使了一招「雲裏翻身」，遂即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這一下郭彤算是把他看清楚了。

一點不錯，正是剛才自己在亭子裏看見的那個瘦若殭屍的中年漢子。

這人不用說，必然是冲着西門那家子來的。

就見他身子站定之後，那雙光華畢露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向正面的兩間房門——顯然正是西門父子居住之處。

黑衣漢子看着看着，那張白瘦的臉上現出了一片凌厲表情，唇際兩道紋路，深深陷下去，像是頗爲「不屑」的神情。

即見他緩緩伸開了兩隻瘦手，正面對着一扇房門比了比，身子一轉，移向另一扇房門，又比了一比，倏地翻了個身子，打了一個旋風，飄出丈許以外——這一切動作，在他施展時都極爲輕微，沒有帶出一點點聲息。

郭彤由於自幼奔波江湖，見識頗深，對方夜行人這些動作，一經落在眼內，頓時使他想到江湖黑道上一種名叫「量天尺」的手法。

——那是一種江湖黑道人物，用以探探大戶人家的特殊手法，其用意是在勘測對方房間內的空間到底有多大，手法與理解都至爲微妙，非局外人所能瞭解到的。

眼前這個黑衣人想不到竟然用此手法，採上了西門舉的盤子。

可是有一點他似乎沒有料到，以西門舉的老練沉着，當不會任憑他襯心如意——事實上這個黑衣人的一切，早已落在了他的眼中。

黑衣人這裏方自慶幸的當兒，猛可裏就見迎面房門陡地大開，隨着敞開的房門，一人怒叱道：「打！」

緊接着「蓬！」的一聲，一蓬光雨，直認着黑衣人正面飛射過來。

黑衣人驚呼一聲，擰身疾竄而起，身法極爲輕快，只是饒是這樣，却也像爲那蓬銀色光雨沾着了一些，容得他身子下落時，情不自禁的打了個顫兒，緊接着他足尖力點之下，奇快如矢的穿身而起，一路輕登巧縱的直向着院牆外翻越出去。

房子裏的西門父子自然是放他不過，人影乍閃，極其快捷的已追了去——一條，兩條，三條，顯示着西門舉連同他兒子媳婦都追出去！

一逃一追，轉瞬之間已消逝無踪！

郭彤心裏一動，有意要去看個究竟，不意他心裏方自動念，即見緊接着西門父子隣舍的那扇房門，忽然「吱！」的一聲敞開來。

借着當空有限的那一點星月之光，使得郭彤看清了對方的一個大概——

一看之下，使得郭彤內心大大的爲之一動，暗忖道：好個老小子，你果然露了面了。

站立在門前的這個人，身材不過五尺來高，黑黑的一雙眉毛，之下是一雙三角眼——如果郭彤自信眼不花，那麼這個人，正是日間開設小食店的那個駝背老者。

只是有一點，眼前這個人背部並沒有絲毫彎曲，根本就不是一個駝子，若非是郭彤對他這張臉，保有深刻的印像，簡直萬萬難以認出。

敢情他的駝背，竟是假裝出來的！

這人雖然開了門，却並不急於外出，只是靜靜的站在當門，轉動着一雙眸子，前後左右看了一遍，忽然身子一轉閃到了隔壁房門。

開門，進入——身法之快，簡直令人不及交睫。

郭彤暗忖一聲：不好！

當下實在也顧不得自己一身功夫是否能是對方對手，倏地縱身而起，直向着西門舉居住客房撲了過去！

——他身子快速撲向房前，忽然站住，心裏忖道：不好，我豈能這樣冒然闖入？萬一西門父子這時轉回，不分青紅皂白，我豈非跳入了黃河，再也洗不清了？

這麼一想，頓時站定脚步，不敢輕舉妄動——遂即順手由地上檢起了一粒石子，自己先選好了一個避身之處，遂即抖手

將這粒石子打了出去。

「篤！」一聲，石子破窗而入。

郭彤也就在這時施出全身之力，霍地騰身而起，直向着對面屋簷上落去——

他的身法實在是相當快了，可是房子裏的那個巨盜「雲裏翻」岳罡，身法却要較他更快。

——就在郭彤身子方自騰起的一刹，猛然間窗門乍開，先時潛身進入的岳罡，進而復出，閃得一閃，如同穿雲飛燕一般的已落在了一堵高牆之上。

郭彤雖然身法已經够快，却仍然落在了對方眼中，耳聽得背後的岳罡一聲冷笑道：「相好的，你還想跑麼？」

嘴裏說着，已施展出「流星趕月」的輕功身法，驀地直循着郭彤背後，追了過去。

郭彤心裏一急，一摸身上，雖不曾有什麼厲害暗器，却有幾粒佛門「菩提子」，當下急扣掌心，倏地一個快速滾翻，待機回頭，施展滿天花雨手法，把一掌「菩提子」全數打出。

來人——「雲裏翻」岳罡，果然具有非常身手。

隨着對方猝然擊來的暗器，這個「雲裏翻」岳罡霍地向下一蹲，雙掌同時運力劈出，一陣叮咚之聲，來犯的暗器全數都反彈了出去，紛紛濺落在屋瓦之上。

「雲裏翻」岳罡忿怒之下，身形陡然騰起，在空中手脚齊張，活似一隻大青蛙，直循着郭彤身上猛然落了下來。

這一式身手，他施展的極爲快速，倏到身子一經挨近對方身邊，倏地手脚齊施，其力萬鈞——

郭彤心裏一慌，「叭！叭！」兩聲，上面着了一掌，下面着了一脚，這一掌一脚力道至猛，郭彤只覺得再也站立不住，一個觔斗，直向旁墜落下來！

「噗通！」一聲，這一下子還摔得眞不輕。

郭彤咬牙切齒的忍着痛疼。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身站起來，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雲裏翻」岳罡已到了他面前。

岳罡的身勢，其快無比，身子向下一落，眼看着郭彤已經躍身而起，如何肯就此放過，就見他右手抖處，烏光一閃，一支「判官筆」已直直的點在了郭彤前心位置。

郭彤用勁一挺，還想閃開，那裏來得及？只覺得透過對方鐵筆之鋒，像過來一股尖銳的力道，使得他全身由不住打了一個哆嗦！登時動彈不得！

「雲裏翻」岳罡一經注視對方的臉，不禁登時一驚，獰笑一聲道：「好呀！原來是你這個小子——」

一面說時，手上鐵筆一緊，正待向對方當胸扎去——

郭彤心裏一急，脫口道：「且慢！」

「雲裏翻」岳罡正待向對方運力扎下，聆聽之下，登時中止住這個動作——揚了一下眉毛，他翻動着一雙小眼道：「怎麼回事？」

郭彤冷冷一笑道：「你我無寃無仇，何必下此毒手？」

岳罡怔了一下，冷哼道：「你可認得老夫是誰？」

一面說，他故意伸了一下背部，下意識表示自己不是駝子——這雖然是極爲微細的小小動作，但是却能常常發掘出一個人的內在情虛——

郭彤當然洞悉他的用心，對方分明希望自己不曾認出他的本來面目，自然如果郭彤一語道破，他即係小食店的那個掌廚，這條性命可就萬無保全之理，如果裝胡塗諉稱不知，說不定還有活命之機！

這麼一想，他就睜大了眼睛，在對方臉上迷糊的轉了一轉，搖搖頭道：「不——我不認識你！」

岳罡嘿嘿一笑：「眞的不認識？」

郭彤搖搖頭：「眞的不認識，你……到底是誰？」

岳罡挑動了一下眉毛，心裏不禁暗忖道：「莫非這斯眞的不曾認出我來？」心裏一樂，遂即忍不住又自嘿嘿笑了幾聲——

郭彤在對方說話之時，已窺出了他眸子裏隱現的殺機，暗忖不好，也無暇再與他胡言亂語，這時乘着對方得意發笑之際，忽地一個快速滾翻，滾出了丈許以外，左手伺機早已抓起了一把沙土，用力向對方臉上擲了過去。

「雲裏翻」岳罡倒不曾想到，對方死在目前，竟然還會有此一手，當下身形閃了閃，讓開了郭彤擲出的一把砂土——是時郭彤早已翻身躍起，手裏的木棍用足了力道，猛力向岳罡當頭直打了下去。

岳罡鐵筆一迎，「噹！」一聲架住了對方的棍勢。

郭彤雖然與對方不過動了三招兩式，却已知道自己絕非是他對手，值此性命相關之際，豈能束手待斃——

當下霍地跳身而出，扯高了喉嚨，大聲嚷道：「强盜殺人——有賊呀！」

靜夜裏這聲嘶喊自是驚人！

隨着他喊叫之後頓時就有幾間客房裏亮起了燈光。

郭彤叫聲出口，再也沒有心情與他惡戰，足下一點，運出了全身之力，霍地縱身而出，向着一堵最近的院牆上落去。

「雲裏翻」岳罡切齒恨聲道：「小子，你是找死！」

休看他個頭兒不高，脚下是快到了極點，足尖點處「呼」的一聲，其快如風的已躡到了郭彤身後，一雙判官筆倏地掄起，用連環雙投刺手法，直向郭彤兩處後腰上力扎下來。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眼看着岳罡這雙鐵筆幾乎已經扎在了郭彤背上，猛可裏一股風力直襲向岳罡後背。

一條人影，凌空直由岳罡頭上掠了過去——

當然不僅僅是掠過去而已——

這人隨着掠身之勢，陡地飛起右脚，一脚直向岳罡後腦上猛踢了過去——

「雲裏翻」岳罡一雙判官筆，眼看已將扎到了郭彤身上，想不到猛可裏竟然會殺出了這麼一個人來，如果他不急於抽招換式，眼前休能逃過背後人的暗算。

心裏一驚，不得已即時把遞出的一雙判官筆用力收回，就勢身子向前低頭一個搶撲，滾了出去。

這人飛足而踢不過是個幌子，倒也並

非眞的打算去傷對方，當下身子往下一墮，已落在了郭彤身邊，忽然分出一隻手抓住了郭彤的左臂，嘴裏叱道：「走！」

緊接着騰身而起。

郭彤只覺得對方這一抓之力，力道至猛，只得跟着足下一頓，隨着這人騰起之勢，一併縱了出去。

這人決計要把岳罡誘出棧外，是以身子一經騰起，毫不停留，倏起倏落，一連着六個起落，已帶着郭彤翻出了客棧院牆外。

牆外是一片寬敞的菜園，這人單手摻着郭彤，施展出「陸地飛騰」之術，雙腳快速的幾個起落，已竄出十數丈外——

菜園之中，搭有一個茅篷——像是爲守菜園的農夫而設。

是時郭彤早已被這人快速的一陣拉奔，祇累得頻頻氣喘，上氣不接下氣——直到此刻爲止，甚至於連對方這個人的臉還不曾看上一眼。

二人身子方經站定，身後的「雲裏翻」岳罡已怒嘯着趕到，就腳程上來說，他顯然已較諸前面那人慢上了許多。

前面人把他誘來菜園，就是要給他一個厲害，這時身子方站定，右掌一推郭彤肩頭道：「小夥子，一邊涼快涼快去！」

雖然像是隨便一掌，郭彤却感覺到大大吃受不起，足下一個踉蹌，幾乎蹌倒在地，只覺被推的肩頭，火辣辣的一片爆熱，大大不是滋味！

是時，「雲裏翻」岳罡，已來到了近前——

那個人顯然已經在等着他了。

白眉，白髮，白鬚，外加上一襲月色的長衣，這人顯然是很有一把子年歲了，光光的一顆頭，那展露的部份，被月光一照，閃閃生輝！

郭彤這才第一次看清了這個人，給他的印像，簡直有如「畫上仙人」一般！

「雲裏翻」岳罡身子一撲到，嘴裏怒哼一聲，兩支判官筆「噹！」一聲交擊，却又分開，分向着對面白衣老人兩肋上點了過去。

出乎意外的，白衣老人站在那裏的身子，動也不曾動一下，那姿態，簡直宛若未覺！

「雲裏翻」岳罡的雙筆，眼看着已經扎了個正着，可是不知怎麼回事，他忽然快速的收回了遞出的雙筆，身子一擰，旋身而出，落出了丈許外的一堆土之上，單足點地，把身子定了下來——

「相好的！」岳罡雙筆交叉前胸，「噹！」的响了一聲，那雙眼睛直直的逼視着對方——

「請報出萬兒聽聽！姓岳的可栽不起這個觔斗。」

白衣老人「嘻嘻！」一笑：「你說你姓什麼來看？」

這一開口說話，郭彤才聽出了他話聲之中，帶有極爲濃重的陜省口音！

「雲裏翻」岳罡似乎自一開始，就已經認識到對方這個人不是好惹的，是以言談神態，處處都顯得特別謹愼，就以先時動手出招，却又中途撤回那一手而論，即透着他對來人大大存有戒心！

這時聆聽之下，岳罡冷森森的笑了笑道：「老朋友，你這是在盤我的底吧？嘿嘿……我姓岳——相好的你呢！」

白衣老人嘻嘻又笑了一聲：「你還不配問我姓什麼，就是我說出了名姓，你也未必知道！」

說到這裏，他忽然臨時頓住，點點頭道：「姓岳？……這麼說，你就是那個人稱『雲裏翻』的岳罡了？」

岳罡後退一步，冷笑一聲：「不錯，行不更名，坐不更姓，我就是岳罡，相好的，八成兒你就是冲着岳某人來的吧！」

白衣老人眨着一對瞳子，搖頭笑道：「我已經說過了，你還不配，我老頭子眼睛裏，你還算不了一號，不過，話可又說回來，你在這個地面上小有名氣，我倒是久有這個念頭，想會一會你！」

換在任何一個人，要是胆敢對岳罡用這種口氣說話，岳罡勢將當場發作，必不與其干休。

然而，對當前這個老人，他却顯現出少有的涵養與耐性，聆聽之下，非但不曾發作，却緩緩的向後退了一步——

「老爺子，你太看得起我姓岳的了！」一面說，他那看來不高的身子，緩緩的向下蹲了一些，兩支烏油油的判官筆筆鋒下垂，反扣在掌心裏，一時弄不清他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有兩條路你可以走！——」白衣老人大刺刺的向着面前的岳罡道：「第一，當着我面前，把你一雙腕子給廢了——這樣做，雖然很痛苦，可是總還能保全住你一條活命！」

像是大堂裏審案子的大老爺，絲毫沒有妥協的口吻。

「第二……」他輕鬆的笑了一聲，道：「如果你不願意廢了你那雙手，也行，那可就得把你那條命給我留下來，只要你點點頭，我保證你絕對活着出不了這所菜園子。」

「雲裏翻」岳罡先是神色一變，緊接着仰天怪笑了一聲：「好說——好說——老人家你對我岳某人可眞是太照顧。姓岳的活了這麼一把子年紀，今天晚上才算見識了高人，哈哈！」

笑着笑着，他的表情可就變了。

白衣老人仍然是保持着原有的姿態，甚至於臉上的那些笑意，看起來都和先前一般無二——他那雙細長的瞳子，直直的看着對方，也不曾移動過。

雖然是溫和的一種表情，却使得那個名震湘鄂的巨盜，雲裏翻岳罡打從心底，滋生出一番寒意。

「老爺子——」他接下去道：「咱們第一次見面，你居然就要摘我的腦袋瓜子，手段也未免太厲害一點吧！金磚不厚，玉瓦不薄——你總得說出個名堂，叫我岳罡心裏明白，就是摘了我的瓢子，也叫姓岳的心裏有個數兒，是不是？」

「嘻嘻！」白衣老人仍然是帶着那種笑：「你還是胡塗一點的好！」

一面說，但見他一雙袖子霍地向後揮了一下，直立的身子陡然間向前竄進了丈許。

——休要小看了這一式不顯眼的動作，如果你心思够細，即能看出這個動作裏截然不同一般之處。

原來他前進之勢，完全借助那雙袖子發揮之力，直立的一雙膝蓋，甚至於連彎也不曾彎上一下，在內功中，這種前進之力，誠所謂傳聞中的「氣行」一術，武林中端的還不曾多見。

「雲裏翻」岳罡不愧是老江湖了，一刹間，他那雙三角眼睜得極大——

其實他早已蓄勢以待，對方老人既已擺明了態度，眼前似乎只有「決戰」之一途。

難得對方恰在這當口欺身而進，岳罡說不得下手給他一個厲害。

起先，在二人見面之初，岳罡早已將一雙鐵筆裏貫足了內力，這時迎着白衣老人前進的身子，陡然間他雙腕翻處，一雙鐵筆挾着兩股尖銳風聲，疾若電閃星馳般，直向着白衣老人前胸兩肋飛到。

「雲裏翻」岳罡這番出手，當得上早有存心，大有「奮椎一擊」之勢，慢說敵人是血肉之軀，就算是一堵石牆，也能爲之洞穿。

可是這個白衣老人顯然大不簡單，迎合着電閃飛來的兩道烏光，就見他雙袖乍分，長袖捲處，但聞得叮噹兩聲脆响，所來鐵筆爲之捲出十數丈外。

「雲裏翻」岳罡不禁大吃一驚，眼前白影一閃，白衣老人猝然欺身而近，隨着他前進之勢，岳罡只覺得身上一緊，一股巨大的無形力道直叩前心，已吃對方那股無形潛力，將身子鎮住。

「雲裏翻」岳罡一驚之下，怒叱一聲：「閃開！」

——他雙掌一合，猝然以「雙撞掌」式猛力向外推出，借勢身子一個飛轉，飄出丈許以外——

只是隨着白衣老人的身勢轉處，岳罡立刻又爲對方強大的內功潛力鎭住。

眼看着白衣人長襟飄飄的繼續向前踏進。

每踏一步，那種無形的強大壓力也遂即增加了一些，岳罡心頭一寒，不得不打起精神來與對方抗衡。

兩股內力交集之下，岳罡鼻子裏發出了一聲怒哼，一時臉色漲成了通紅！

白衣老人顯然不當回事的微笑着，繼續向前踏進，他每踏一步，岳罡即感覺到強力相逼的痛苦——如此三五步後，岳罡已由不住喘出聲，臉上微微現出汗珠——

「且慢！」岳罡一面喘着氣：「老爺子你請報個萬兒吧，也叫我岳罡臨死也落個明白鬼兒。」

白衣老人聆聽下，倒是停住了脚步。

「好吧，」他那雙細長的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岳罡：「你聽着，我老頭子已經很多年不問外事了，你一定要問我的名字，我還眞有點碍難出口。」

岳罡眼睛裏充滿了驚嚇：「大丈夫豈能無名？岳某洗耳恭聽。」

白衣老人吶吶的道：「好吧——」

一面說時，他抬頭看了一下天上的那輪滿月，頗有感觸的笑笑道：「今夜是滿月之夜，三十年前，也是一個滿月之夜，我老人家曾在漢陽府幹了一件體面的事！那一夜，我老人家，曾經在那裏殺了幾個人！」

「雲裏翻」岳罡冷森森的笑了一下：「殺了些什麼人？」

白衣老人喃喃道：「十二銀龍！」

這「十二銀龍」一入岳罡耳中，頓時使他大吃一驚，由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哦——」岳罡驚異的看着他：「殺害了十二銀龍的竟是你……？」

「不錯——是我。」

「那麼，你就是那個人稱『鬼太……歲』的神秘人物了？」

一面說時，岳罡只覺得頭皮一陣子發炸，由不住全身上起了一陣兢驚。

敢情這地方對於這個老人的傳說，早已不脛而走，人云亦云，簡直把他形容爲「鬼魅」一樣可怕的人物。

傳說之一，這個人曾經在一夜之間，將稱雄川鄂垂三十年之久的黑道魁首人物「十二銀龍」殺了個精光。

之二——橫行湘江的「排教」，曾擁有數千門下，勢力之龐大，盡人皆知，然而他們的首領「八太公」以及七堂長老，却因爲開罪了這個「鬼太歲」，亦都相繼身遭橫死，這件事較前一件事更加震驚武林！爲此「鬼太歲」的大名，更爲之傳散開來。

之三，鬼太歲也曾與正派人物作對，在三年之內，曾經不動聲息的將湘鄂境內，大大小小六個正道門派剷除消滅乾淨，妙在這些正派人物，雖遭閉門之羞，却無一人胆敢對此事稍作評論，其中之一，無意中道及「鬼太歲」其名，第二日竟然無疾而終。

有了以上三件聳人視聽驚天動地的大事，「鬼太歲」其名正如同「鬼」一樣，深深震撼着這裏黑白兩道每個人的人心。

是以有人把「鬼太歲」其名，比作「五殿閻羅」，因爲他只要你死，簡直無異於「閻羅王」下的旨意，誠所謂「閻王要人三更死，誰能留命到五鼓？」

有人把「瘟疫」與「鬼太歲」其名聯在一塊！因爲凡是有「鬼太歲」名字出現的地方，這地方必將有很多人莫明其妙的死亡。

二十年來，「鬼太歲」正如同「五殿閻羅」或是「瘟疫」一樣的在執行他的「死亡」任務，然而，却不曾有一個活着的人，能够道出他的廬山眞面目，以爲他的行踪「來龍去脈」。

「鬼太歲」誠如似一陣「鬼風」，陰森森的吹進到每一個人的內心，却又像是一塊寒冰那般的奇寒砭骨，以至於緊緊的凍結了人們的「嘴」！

「雲裏翻」岳罡豈能會未有所聞？未有所懼？

現在，這個簡直是「神話」「幻想」中的人物，忽然「奇跡」也似的出現在他面前，給與岳罡的感觸，又豈止僅僅是「驚異」而已？

一刹間，他面色慘變。

「哦——不——這是不可能的事……」岳罡足下踉蹌着，一連後退了好幾步，「這絕不是眞的！」

「你何妨當成是假的？」

被稱爲「鬼太歲」的白衣老人忽然張開了咀，——一股陰風冷颼颼的直向着岳罡臉上吹來，後者情不自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有意安排與成中岳等一行毫不相識，而暗中却示意成中岳晚上投宿在少林白眉大師和胡逢春歇宿的一家客棧，一來可藉白眉大師的威望保護篷車中人的安全，二則如有什麼變故，也可引起江湖中人的注意，那晚，果然有人用陰燐雷火彈向篷車偷襲，但為白眉大師出手破去，偷襲者不逞，逕自逃去，翌日，胡逢春請來楚小楓和成中岳，他是要查知篷車中究竟是何人，竟會有人敢在白眉大師前進行偷襲，成中岳沒有正面答覆，只說他們是出身於迎月門，胡逢春追問下去道：看來，你們迎月門中的人手不少——

兩番施毒手　片語激羣情

成中岳道：「不多啊！」

胡逢春道：「你們這一行，至少有十幾個人吧？」

成中岳道：「不錯，是有十幾個人，這是我們全門中所有的精銳。」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你們是全數出動了。」

成中岳道：「雖非全數，但已到了十之七八了。」

胡逢春道：「哦，你們這次大部出動，定然有什麼目的了。」

成中岳道：「咱們是要另找一個安身之地，準備把門戶遷入泰山深處。」

胡逢春道：「你們不是來看春秋筆的麼？」

成中岳道：「我們是小門戶，但却也希望能有一天，出人頭地，所以，我們這一代練武很勤，自信也都有一點成就，不過，這一次，趕上了春秋筆的事，大伙兒計議，希望也跟着去看一次熱鬧，長長見識。」

胡逢春點點頭道：「是這麼回事。」

白眉大師道：「貴門的掌門人，在不在此地。」

成中岳道：「他沒有來。」

白眉大師道：「那你是領隊了。」

成成中岳道：「臨時頭頭。」

白眉大師道：「你們為什麼要遷入泰山羣峯之中，不在原地住下去。」

成中岳道：「因為，敝掌門人，看我們這一代還有點出息，準備遷入深山之中，好好下一番工夫，練好武功，準備十年後一鳴驚人。」

胡逢春道：「好志氣。」

白眉大師道：「那些賊人的來路？你們清楚麼？」

成中岳道：「我們初入江湖，見識不多，瞧不出他們的來路，不過，咱們也感覺車中的女眷，給我們帶來了麻煩，所以，一路上都很小心。」

胡逢春目光突然轉注到楚小楓的臉上，微微一笑，道：「楚老弟，你聽到這位成兄的話了。」

楚小楓道：「聽過了。」

胡逢春道：「你有什麼看法？」

楚小楓道：「在下的看法麼，事情不會如此的單純。」

胡逢春道：「願聞其詳。」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昨夜來犯之人，不可能只是為了一個色字。」

胡逢春道：「嗯！小小年紀，見解頗合吾意。」

楚小楓道：「在下想來，不外兩種原因，一是殺人滅口……」

白眉大師呆了一呆，接道：「殺人滅口，為什麼？」

楚小楓道：「為什麼？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胡逢春道：「還有一個可能是……」

楚小楓道：「他們要搶到，或是要毀了一件什麼東西。」

胡逢春道：「嗯！有道理。」目光一掠成中岳道：「成兄，說實話，你們帶的什麼東西。」

成中岳不瞭解楚小楓的用心何在，不禁一皺眉頭，道：「眞的沒有帶什麼。」

胡逢春道：「那麼車中的人呢？」

成中岳道：「是女人。」

胡逢春道：「我知道是女人，是什麼樣子女人呢？」

成中岳道：「很年輕的女人。」

胡逢春臉色一變，似要發作，但却又勉强忍了下去。

楚小楓低聲道：「胡前輩，他也許有難言之隱，要不要晚輩問他幾句。」

胡逢春道：「好，楚老弟你問吧！」

楚小楓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位，你有口不能暢所欲言，必有苦衷，在下可以替你說出來，說的對了，你點點頭，如是說錯了，你可以搖搖頭。」

成中岳點點頭。

楚小楓道：「你們車中那位女子，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你們才動員了那麼多人保護她，對是不對？」

成中岳點點頭。

楚小楓道：「這位大師和胡前輩，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俠義人物，你們跟着他們走，是不是有借重他們保護之意。」

成中岳又點點頭。

楚小楓一面打出暗記，一面問道：「那車中女人可是要到映日崖的？」

成中岳又點點頭。

胡逢春忍不住，接口道：「她去幹什麼？」

成中岳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楚小楓道：「你不便說，可是因為你對人有了承諾。」

成中岳又點點頭。

楚小楓道：「其實，你很想告訴我們，只因答應了別人，丈夫一言，駟馬難追，所以，心中雖急，却無法說明。」

成中岳連連點頭。

事實上，成中岳根本就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楚小楓回顧了胡逢春一眼，道：「胡前輩，這件事，只怕有些麻煩了。」

胡逢春道：「什麼麻煩？」

楚小楓道：「照晚輩的猜想，問了這幾句話，似乎是很對路，再問下去，很可能問出眞實情形，咱們不明內情時，可以不理，一旦問明白了，是不是要管呢？」

白眉大師道：「那要看什麼事了？」

楚小楓道：「自然是插手保護那車中人的安全了。」

白眉大師道：「如若她應該保護，咱們自然要保護她。」

胡逢春道：「至少，咱們要先明白，為什麼要保護她？」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據在下的想法，咱們目下倒不宜逼問什麼。」

胡逢春道：「這是什麼話，楚老弟，難道咱們連他們是誰，都不知道，要我們胡胡塗塗的保護她麼？」

楚小楓道：「胡前輩，這位仁兄已然不能作主，你問他什麼，也是白問。」

胡逢春道：「哦？」

楚小楓道：「他不肯說固是可能，但最可能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這事的內情。」

胡逢春點點頭道：「這倒也有理。」

楚小楓道：「胡前輩，他們敢和你胡大俠和大師走在一起，借重兩位的聲望，以保平安，是原因之一，但他們敢面對兩位，足證明他們內心之中並無什麼了。」

胡逢春道：「楚老弟，照你的意見，那就是說，不用多問他們了。」

楚小楓道：「在下正是此意。」

白眉大師道：「胡兄，這位楚檀樾說的很對，就算他們有什麼隱密，不肯說出來，也是一樣不知道。」

楚小楓道：「問題是，咱們要不要插手這件事。」

白眉大師道：「自然也插手，咱們總不能眼看着，有人要追殺他們，而置之不理。」

胡逢春目光轉到成中岳的臉上，道：「你運氣不錯，不過，一個人的運氣，不能夠每一次都很好。」

成中岳道：「至少，在下這一次的運氣還不錯。」

胡逢春道：「運氣不可恃，重要的是要守信，講理。」

成中岳道：「在下會謹記指教。」

胡逢春聽得很高興，這一高興，很多事，都可以馬虎一下，不予追問了。

楚小楓低聲道：「胡前輩，請他先退席，晚進有下情奉告。」

胡逢春笑一笑，道：「你也該去準備一下，咱們很快就要起程了。」

成中岳一站起身子，一抱拳，退了出去。

胡逢春道：「楚老弟，說說看，你有些什麼事情？」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他們可能準備把車中人帶入映日崖。」

胡逢春道：「嗯！可是爲什麼呢？」

楚小楓道：「他們會不會是春秋筆找來的證人。」

胡逢春點點頭，道：「這個，倒是大有可能。」

白眉大師道：「對！一定是春秋筆找來的證人，咱們一定得好好的保護她。」

胡逢春道：「大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算篷車中，不是春秋筆找來的證人，咱們也該助他一臂之力。」

白眉大師道：「不錯，他們如眞敢在這多武林人物面前殺人，決不會是什麼好人。」

胡逢春回顧了楚小楓一眼，道：「楚老弟，這件事，你既然知道了，到時候，也該出手帮個忙了。」

楚小楓笑道：「晚進雖然也練過幾天武功，但這點身手，只怕是很難帮得上諸位的大忙。」

胡逢春道：「帮不上大忙，帮個小忙也行，至少可以站在一邊，吆喝幾聲。」

楚小楓道：「對，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到時，我一定在現場就是。」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成！你只要有這樣的想法，說不定十年二十年後，你也能到老夫這地位。」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晚輩如何能和前輩相比，只怕難有這等造化。」

胡逢春臉上泛起了微微的笑意，那是一種愉快的微笑。

楚小楓那兩句恭維之詞，使得胡逢春大爲開心，內心中對楚小楓的印像，又好了不少。

白眉大師道：「好！就這樣決定，幸好老衲這一次，帶了十二羅漢同來，人手上，不慮缺少，老衲倒要看，江湖上有誰能在老衲的保護之下，出手殺人。」

胡逢春道：「也許他們已知大師在此，不會再來了。」

幾句話，說的白眉大師也笑了起來。

笑聲中，三個人離開了酒樓。

原來，胡逢春這個人，也很會給別人戴高帽子。

高帽子，似乎是人人喜歡，連白眉大師這等佛門中的高人，也有些大感受用。

× × ×

篷車離開了白茅集。

東行的大道上，人、馬絡繹不絕。

胡逢春說的不錯，去看春秋筆的人，大部份都是步行，以示敬重，連騎馬的人都不多，坐車的絕無僅有，只有成中岳等這一輛。

所以，這輛篷車就顯得特別的注目。

正午時分，白眉大師等一行到了一座小集鎮。

說是集鎮，倒不如說是一座村落。

全鎮也不過是十幾戶人家，臨近官道的一家，打開了院牆，開了一座小飯舖。

大概是這幾天，過往的客人很多，而且，又都是肯化錢的江湖人，這家小飯舖，又在門前搭了一個草棚。

這草棚却搭的相當大，擺了十七八張桌子。

但現在，仍然坐滿了人。

店裏的人手也很多，不少中年婦人在厨下做菜。

想來是，村中人過來帮忙的。

大饅頭，大鍋菜，煮好的大鍋麵，烙好的葱油餅，吃起來，却是很快。

自然，有時間，也可以叫幾個小菜，但也是炒蛋，炒肉之類。

白眉大師在江湖上，確然是很有身份，也有不少人認識他。

一進飯棚，立刻有不少人站了起來讓座。

十二羅漢，擠了一桌，和尚不吃葷，簡單很多，叫了一些饅頭，油餅，大吃起來。

白眉大師，胡逢春，楚小楓，坐了一張小桌子。

後面的人，不停的行入飯棚，見到了空位就擠了上去。

但白眉大師這一桌上，明明空了一個位置，但却沒有人過來坐。

顯然，這白眉大師，在江湖上，却有相當的地位。

成中岳等一行人，連位置也沒有。

事實上，就算有位置，他們也不會坐，只是遣派一兩個人來，進入棚中，買了一些食用之物，然後，就退了出去。

雖然，在進食之中，仍然分佈在那馬車的四週。

對一輛篷車，如此保護，已然引起所有在場人的注意。

眼看着把吃喝之物，送入了車中，那是顯然說明了，車中坐的是人。

胡逢春低聲說道：「大師，這些人，倒是謹愼，稱職的很。」

白眉大師道：「不錯，只看他們保護這輛篷車的小心謹愼，就叫人十分的欣賞了。」

楚小楓道：「人必自助，才得人助，他們這樣的小心謹愼，所以才遇上了大師這樣的人。」

白眉大師笑了一笑，說道：「不錯，不錯。」

在談話之間，忽覺傳來了一陣馬蹄之聲。

四匹快馬，如飛而來。

馬過篷車前面，忽然一揚右手，幾點黑芒，直飛過去。

成中岳等一行人，一直在戒備之中，見幾人手一揚，立時霍然而起。

他坐在大車邊，正在吃着一塊油餅，右手一揚，油餅飛了出去。

擋在了那團黑影之上。

蓬然一聲，爆出了一團火花。

四個騎馬人，打出了四枚燐火彈，但

卻都被七虎，四英手中的油餅，饅頭，飛過來，截在空中。

這是很精彩的一場好戲，也表現出了這一羣保護篷車，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都有一副好身手。

他們擲出的饅頭，油餅，不但很準，而且力道相當的强大，使那四枚燐火彈在突然發難之下，竟然沒有一枚擊中篷車。

成中岳目光轉動，檢點了人數，沒有傷亡，才暗中吁了一口氣。

飯棚中的人，大都站了起來，但却沒有人追出飯棚。

原來，那四匹馬去勢奇快，一眨眼間，人已走的不見了。

似乎是心中都明白，就算追出來，也追不上。

官道上燃燒着幾團碧光火團。

飯棚內有不少識貨的人，立刻叫道：「陰燐雷火彈。」

很厲害的陰燐雷火彈。

殘餅，饅頭，撞爆了火彈之後，竟然被一團綠火包圍起來，熊熊的燃燒着。

如若這等陰燐火彈，擊中了人身之後，如此燃燒，揮之不去，實在是暗器中最惡毒之物。

白眉大師滿臉怒容的行了出來，道：「可惡匪徒，竟敢在青天白日，衆目睽睽之下如此肆無憚忌的出手傷人，實在叫人氣忿。」

胡逢春緊隨在白眉大師身後，接道：「看來，他們已志在必得，連這等江湖大忌之事，也不放在心上了。」

楚小楓道：「這麼看來，那篷車中的人，實在很重要。」

白眉大師點點頭，道：「他們兩度施襲，用的都是陰燐雷火彈，大有置那車中人於死地的用心，所以，咱們應該全力保護那輛篷車。」

這老和尚是屬於明快那一類型的人，說幹就幹，立刻召集了十二羅漢，道：「由此刻起，你們分批保護這輛篷車。」

一個灰衣僧人低聲道：「師伯，那篷車中坐的什麼人？」

這一問，倒是把白眉大師給問住了，他實在不知道車中坐的是什麼人。

當下一皺眉頭，說道：「不用管什麼人，反正車中人很重要，你們小心保護他就是。」

灰衣和尚應了一聲，道：「師伯，他們一行人數不少，看樣子都是保護篷車的人，要不要先過去和他們說明一下。」

白眉大師道：「這倒很需要，你去和他們的頭兒說明一下。」

這灰衣僧人，似是十二羅漢之首，點點頭，轉身行了過去，雙掌合十，道：「那一位施主是執事？」

成中岳抱拳，道：「在下領隊，大師有何吩咐。」

灰衣僧人道：「貧僧志堅，奉命保護篷車，施主意下如何？」

成中岳道：「在下等十分感激。」

志堅大師道：「感激倒是不用，只要施主不反對就行了。」

成中岳道：「大師言重了。」

志堅大師微微一笑道：「咱們之間，必須有一個安排之法，施主帶來的屬下不少，如是貧僧再派人來，只怕會生出人多湧擠之弊。」

成中岳道：「不錯，這得好好計劃一番。」

志堅大師是十二羅漢之首，而且，也是一位很有江湖經驗的人，提出了一個辦法。

成中岳感覺那辦法相當適用立刻同意。經過了一番風險之後，篷車立刻引起了場中大部份江湖同道的注目。

有些人，故意的慢了下來，走在篷車的前後，希望看到一場熱鬧。

楚小楓對自己設計的篷車，雖然充滿着信心，但亦擔心着情況會有突然轉變。

日落西山的時刻。

篷車行到了一條狹長的山路上，兩面都是夾峙的山壁。

楚小楓看了形勢一眼，心中暗道：如若他們要硬行動手，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楚小楓並不很擔心對方的攔截。

因爲，這一行的人數很多，長長一行，不下百名。

在這樣的江湖人面前，再大膽的匪徒，也會有很多顧忌。

篷車正行在峭壁夾峙的山道中間。

在篷車的前面，至少有五十個人。

但白眉大師，胡逢春，楚小楓等都走在篷車的後面。

絕沒有人會想到，在這麼多武林人物前面，會出現截刼篷車的人。

但忽然之間，前面山壁上，滾落下兩塊巨大的山石。

重過數千斤的巨石，由兩側峭壁上滾動下來，重量加上速度，變成了一種人力難以抗拒的奇大力道。

所有的人，紛紛讓開。

谷道中人數雖然很多，但個個身手靈活，飛騰，躍避，竟是無人受傷。

白眉大師兩道白眉聳動，臉上怒意泛生，冷冷說道：「好大的膽子，他們竟敢對這多江湖同道偷襲，志堅，分出六個人，攀登兩面山壁。」

志堅大師應了一聲，六個少林僧人，分向峭壁爬去，每面三人。

楚小楓低聲道：「胡前輩，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這麼多人，一片零亂，老前輩何不挺身而出，招呼一聲，使他們合於一處，把力量集中起來。」

胡逢春心生猶豫。

他不相信自己，能有這麼大的聲望，使這多武林人物，能够聽命於他。

幸好白眉大師接道：「胡檀樾，當仁不讓，你該出面了，老衲絕對支持你。」

有白眉大師支持，情勢完全不同，胡逢春突然一提氣，高聲說道：「諸位，請靜靜。」

原來，這時，正有不少人物在商討，叫囂，嚷成一片。

胡逢春的喝叫聲，倒是發生了極大的效用，那叫鬧聲，立刻停了下來。

胡逢春對成中岳一揮手，道：「借用

篷車。」

呼的一聲，飛上了車頂，接道：「諸位聽着，春秋筆秉至誠大公，寫出武林中這些年的陰暗是非，江湖道上，無不敬仰，想不到，竟有人在途中攔截觀賞春秋筆出現的人。」

楚小楓示意王平。

王平高聲說道：「胡大俠說的不錯，這是大背江湖規矩的事，單是那兩塊滾落下的巨石，就存心傷害咱們。」

周横接着說道：「是啊！幸好，在場的人，都會兩下子，如是不會武功的人，單是那兩塊大石，至少要使七八個人死亡，傷者就難以數計了。」

王平道：「看這情形，對方決不是單獨數人的行爲，必然是一個龐大的組合，才敢這麼膽大妄爲，不把咱們放在眼中，所以，咱們最好也能推舉一個人出來，領導咱們，才能和他們對抗。」

這番話，激動衆情，立時有數十人附和，說道：「對！咱們要推一個領導的人，才能號令統一，進退有序！」

人羣中有人叫道：「白眉大師聲望最隆，咱們就推他爲首吧！」

王平說道：「諸位，白眉大師顯然當之無愧，但他是出家人，心中慈悲之念太重，對這等頑強敵人，下不得毒手，在下之意，應該推舉盧州胡大俠，出面領導才是。」

周横又叫高聲道：「胡大俠和白眉大師，一路同行，友情深重，那個人都是一樣。」

谷道上，立刻响出一片掌聲，叫嚷聲，道：「對，咱們擁戴胡大俠就是。」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好！諸位盛情，老朽却之不恭，不過，我只能答應作臨時頭頭，等一到映日崖後，我就算退了位。」

楚小楓心中暗道：看來，這胡逢春，也是好名之人。

但見胡逢春舉手互擊三掌，谷道中突然靜了下來。

胡逢春抱拳行了一個羅圈揖，道：「諸位對老朽的厚愛，逢春十分感激，江湖無老少，達者爲尊，我想諸位之中，定然有不少異人，奇士，不喜虛名，老朽既被諸位抬了出來，只好厚顏承擔，還望大家多多捧場。」

語聲一頓，臉色也變的嚴肅起來，高聲接道：「春秋筆出現映日崖，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盛事，天下英雄，雲集於此，無非都是想一睹春秋筆對近年來江湖中的善惡批判，但想不到的是，竟然會有人在途中向咱們施襲……」

抬頭望了一下，正在向西面峭壁上攀的少林寺高僧接道：「白眉大師帶來了少林寺十二羅漢，再加上諸位之力，不論來的是什麼人，咱們也不用放在心上……」

這時，突然有一個粗壯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胡大俠，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在這麼多高手之下，出手施襲，想來，如非有很充分的準備，就是有很大的仗恃，咱們也不能掉以輕心！」

胡逢春凝目望去，只見那說話的人，身軀高大，虎背熊腰，一臉繞頰短髭，手中抓着一根熟銅棍，看重量決不在少林僧侶的禪杖之下。

點點頭，道：「朋友說的沒錯，請教大名？」

那大漢道：「在下曹州武承松。」

胡逢春道：「武兄，請這邊來，只怕一旦有事，要多偏勞武兄了。」

武承松大步行了過來，一面說道：「只要有用到武某之處，武某決不推辭。」

這時，另有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胡大俠，如果在下的看法不錯，好像是他們的用心，是在對付這一輛篷車。」

此言一出，全場中立刻引起了一片竊竊私議之聲。

楚少楓轉頭望去，只見那說話的人，乾枯瘦小，剛好和武承松，是相反型的人物。

胡逢春輕輕呼了一口氣，道：「這位兄台說的不錯，看樣子，他們是衝着這輛篷車來的。」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胡逢春竟是這麼一個見風轉舵的人。

心中念轉，一再示意王平接口。

王平忽然高聲說道：「胡大俠，這位兄台的話就不對了。」

胡逢春道：「閣下的意思是……」

王平道：「咱們把你推舉出來，主持大局，希望你胡大俠，擁有全權，如是你一言，我一語，鬧的意見紛紜，咱們推舉你胡大俠主持其事，豈不是變成了一個傀儡了。」

這幾句話說的很重，也揑着了胡逢春的痛處。

皺了一皺眉頭，胡逢春道：「這倒也是。」

這時，那枯瘦之人，突然快步行了過來，道：「胡大俠，到映日崖的人，大都步行，至多騎馬，我不知車中人什麼身份，但他們坐車而來，第一，就表現出了對春秋筆的不敬。」

王平道：「就算是如此，咱們也不能看着他們被人刦殺呀！」

枯瘦人冷笑一聲，道：「你朋友的意思，咱們應該保護他們的了。」

王平道：「見義勇爲，義俠本色，那有什麼不對？」

枯瘦人笑一笑，道：「這倒也是，不過，但至少應該使咱們見見篷車中的人，是個什麼樣子？什麼身份？值不值得咱們大家保護他。」

這人明退暗進，幾句話確是擊中了要害。


一時間，全場呼應，道：「對，咱們先見篷車中人。」

車中人，本就有點神秘，這輛篷車又很特別，更引起人的好奇，再經那枯瘦人挑起羣豪情緒，立刻形成一股浪潮。

胡逢春久走江湖，一看這場面，心中已明白，決不是幾句話可以壓下去了。

回頭望去，只見楚小楓就站在身側，立時隨口問道：「楚老弟，你看看，現在的情形應該如何？」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